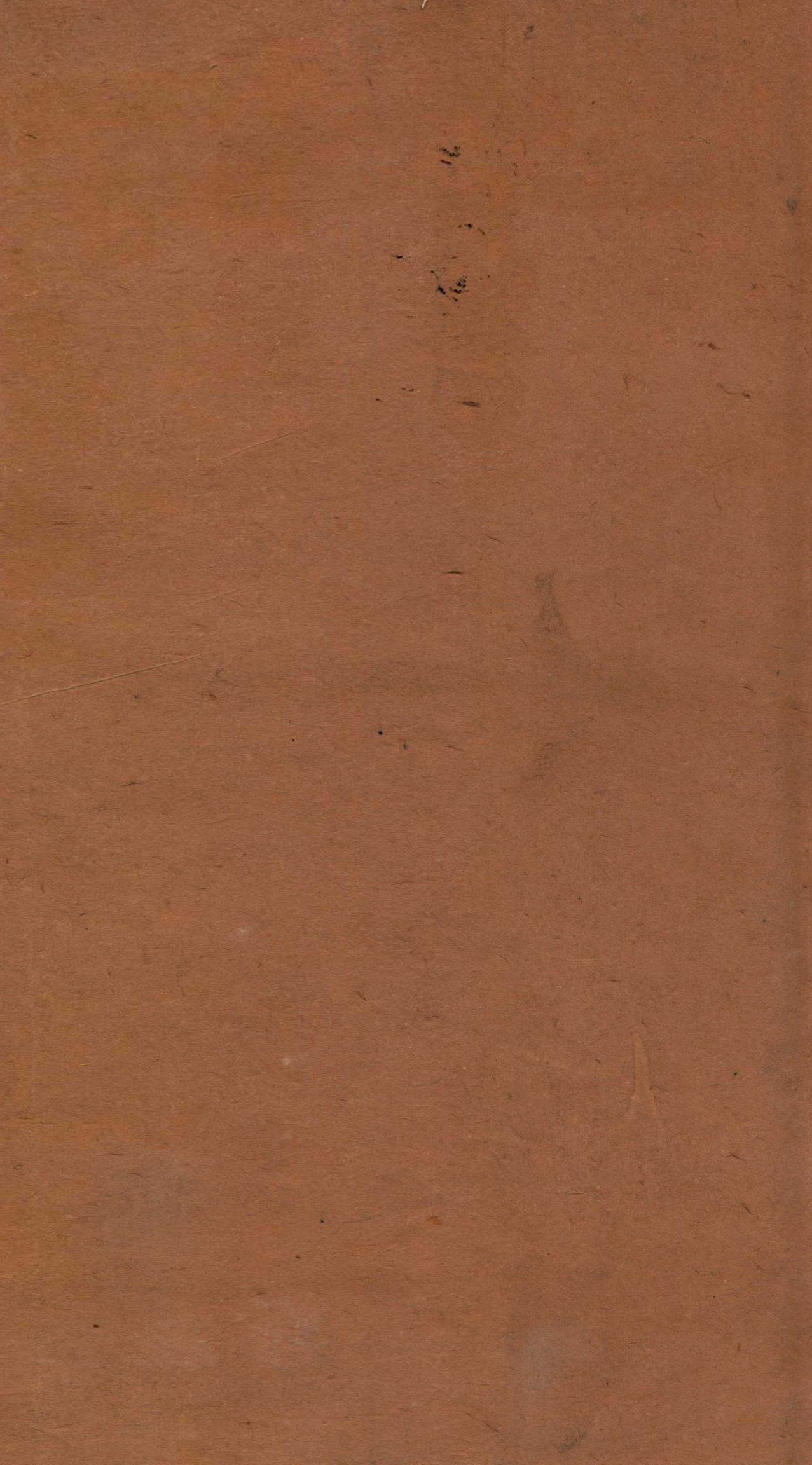


史记会注考证



史記會注考證

一

司馬遷撰
日本瀧川資言考證

重印文學古籍緣起

一、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要一環。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我們要建設新的社會主義文化，就必須批判地繼承自己民族的文化遺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建設也無例外。

二、重印文學古籍就是基於上述這個認識進行的。其目的在於供給古典文學愛好者、文藝工作者、高中以上學校文學教育工作者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以閱讀、參考和研究的便利；為整理與繼承文學遺產準備條件；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因獲得更豐富的營養而迅速成長起來。

三、重印文學古籍的工作，和爲普及古典文學而着重於編選、注釋和批判的整理工作有所不同。重印工作只着重於書籍的選擇、版本的審定、斷句和校勘等的加工，對於原文，一般不作任何刪改。

四、重印文學古籍的範圍，以「五四」以前的著作爲限；已經出版的現代人所編選和校注的古人著作，確於研習古典文學有幫助者，亦可選擇重印。

文學古籍選擇的標準有三：（一）流傳最廣而爲世人所熟知的優秀作家的專集或別集，優秀的選集或總集；（二）能代表一時代文學的特色和流派，能反映一時代的社會面貌與人民生活的各種著作；（三）具有參考、研究價值，而流傳極少的孤本和珍本。

五、版本的選擇也有三個標準：（一）校注簡明、扼要而能解決疑

難者；（二）歷來讀者都認爲校注精確者；（三）校注廣徵博引而有參考價值者。有多種注本的重要古籍，還擬選擇其較好者數種同時印行，以資參證。沒有注本的，就根據最早的刻本或精刻本重印。

六、重印的專集、別集和選集、總集，其內容不免有重複之處。因從專集、別集可以看出各個作家的特色及其成就，而從選集、總集亦可窺見某一時代文學的主潮或某種文體的流變，兩者各有一定的意義，不應有所偏廢。但宋、元以來，個人別集在文學上的地位，因話本、戲曲、小說等盛行而相對地減低，故以後者爲刊印重點，並將儘量按時代或類別編爲各種叢書。

七、重印各書將酌附校勘記，並選擇比較好的作家傳記、年譜、評介文章等作爲附冊印行。

八、刊行辦法以排印爲主，亦可採用影印（以孤本珍本爲限），舊紙型之已斷句者，也將選擇利用。各書格式儘可能求其一致；專供圖書館和專家用之影印本擬用線裝；純屬研究性質的書籍，不廣泛發行。

九、刊行文學古籍工作，本社極少經驗，調查研究及各項準備工作又非常不够，工作中的缺點一定很多，希望讀者和專家們隨時指教，使這項工作得以逐步改進，達到較爲完善的地步。

文學古籍刊行社 一九五五年一月

出版說明

史記是公元前一百年頃中國的一個偉大歷史家司馬遷的作品。五世紀中葉劉宋裴駙曾爲作集解一百三十卷，八世紀左右唐司馬貞曾爲作索隱三十卷，張守節又作正義一百三十卷，對於研讀原書頗有幫助。可惜從北宋以後刊行的史記三家注本，把注釋部分刪去了不少。流傳在日本的舊鈔本史記卷子，許多還保存着北宋以前的史記和三家注的真面目，一九三四年瀧川龜太郎根據日本所藏史記舊鈔本並蒐輯三家以後研究史記的有關資料，編成史記會注考證一書，其中僅就正義而言，即超出宋以來刻本約有千條之多，這是一部可貴的參考資料。現在，我們把它影印出來，提供讀者參考。

文學古籍刊行社編輯部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史記會注考證目錄

史記索隱序 司馬貞

史記索隱後序 司馬貞

三皇本紀 司馬貞

史記正義序 張守節

史記正義論例 張守節

史記集解序 裴駰

五帝本紀第一

夏本紀第二

史記一

史記二

殷本紀第三

史記三

周本紀第四

史記四

秦本紀第五

史記五

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記六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二

三代世表第一

史記十三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史記十四

六國年表第三

史記十五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史記十六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第五

史記十七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史記十八

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

史記十九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史記二十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記二十一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記二十二

禮書第一

史記二十三

樂書第二

史記二十四

律書第三

史記二十五

曆書第四

史記二十六

天官書第五

史記二十七

封禪書第六

史記二十八

河渠書第七

史記二十九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一

齊太公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二

魯周公世家第三

史記三十三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記三十四

管蔡世家第五

史記三十五

陳杞世家第六

史記三十六

衛康叔世家第七

史記三十七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八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 | | |
|-------------|-------|
|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 史記七十三 |
|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 史記七十四 |
|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 史記七十五 |
|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 史記七十六 |
|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 史記七十七 |
|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 史記七十八 |
|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 史記七十九 |
| 樂毅列傳第二十 | 史記八十 |
|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 史記八十一 |
|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 史記八十二 |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一百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十二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十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十六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十七

淮南衡山王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十八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十九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一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佞倖列傳第六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二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九
史記一百三十

史記總論 瀧川資言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

司馬貞唐人諱世作系，下文系本亦世本也，全文做之。

始變左氏之體。而年

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屬稟，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錯綜彙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矣。比於班書，微爲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

侯聽古樂，則唯恐臥。

樂記、史記樂書

良有以也。逮至晉末，有中

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宋外兵參軍裴駟，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合爲八十卷。雖麤見微意，而未窮討論。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作音義三卷。音則微殊，義乃更略。爾後其學中廢。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達學宏才，鉤深探賾，又作音義二十卷。比於徐、鄒，音則具矣。殘文錯節，異音微義，雖知獨善，不見旁通。

館校刊本音作旨

欲使後人從何準的。貞諛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疏遺。義有未通，兼重注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

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注，又重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

厥孫謀云。

考證錢大昕曰：司馬貞注高祖紀，母曰劉媪，云：今近有人云：母溫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溫字，云：母溫氏，貞與賈

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歎古人未聞按膺復當作膺福先天二年爲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預太平公主逆謀誅今河內縣有大雲寺碑卽膺福書也徐彥伯卒於開元二年見唐書本傳而司馬貞張守節二人新舊唐書無傳守節正義序稱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而小司馬兩序則不載撰述年月以此注驗之其與賈徐諸人談議當在中睿之世計其年輩似在張守節之前補史記序自題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唐制弘文館皆以他官兼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曰直學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上故得學士之稱神龍以後避孝敬皇帝諱或稱昭文或稱修文開元七年仍爲弘文小司馬充學士蓋在開元七年以後也唐書劉知幾傳開元初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辨質博士司馬貞等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唯子夏易傳請罷詔可又考唐藝文志稱貞開元潤州別駕蓋由弘文館出爲別駕遂躋蹬以死也

史記索隱後序

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閒殘闕蓋多。或芻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既後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采眾賢、羣理畢備。索隱單本且又作是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

仰。

本所作行單

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

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舊俗風謠。

本宅作壁單

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注解者絕省。音

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

作者何人。

音隱 單本 音隱作章隱

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

作音義十三卷。

張文虎曰：十三卷，原誤一十卷，依前序及集解序正義改。唐志亦云十三卷。

唯記諸家本

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駟，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

注本，合爲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

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尙奇，義則罕說。

隋經籍志

日本現在書目作梁輕車錄事參軍鄒誕生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引誕生史記音。

隋秘書監柳顧言，尤善此

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解隨而記錄，凡三

十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勅於弘文館

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二十卷。音

乃周備、義則更略。惜哉。

考證日本現在書目云、史記音義廿卷、唐大中大夫劉伯莊撰二十卷、諸本作三十卷、今從金陵書局

本。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祕寶。故其學殆絕。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注義、不覩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注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闕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注之。然其功殆半。乃自惟曰。千載古史、良難紬繹。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述贊。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轅於司南也。凡為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考證單本、惟作唯、細釋作問、然於是更作因、述贊作贊述。

三皇本紀

小司馬氏撰

并注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敘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爲首其實三皇已還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

按伏犧風姓出國語其華胥已下出帝王世紀然雷澤澤名即

舜所漁之地在濟陰成紀亦地名按天水有成紀縣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按譙周古史考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也

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

宓犧氏。

按事出漢書
歷志宓音伏

養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

索隱單本，以下無庖厨故曰四字。

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

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

按位在東方，象日之明，故稱太皞。皞

也。都於陳。東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按皇甫謐，伏犧葬南郡，或曰家在山陽高平之西也。

其後裔。當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女媧氏

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無革

造。惟作笙簧。

按禮明堂位及系本，皆云女媧作笙簧。

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曰。女媧

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

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頻木王也。當其末年也。諸侯有

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承木。

各本承，作乘，今從單本。乃與

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

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

冀州。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

按三皇說者不同。譙周以燧人爲皇。宋均以祝融爲皇。而鄭玄依春秋緯以女媧爲皇承伏羲。皇甫謐亦同。今依之爲說也。炎帝神農氏。姜姓。

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

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按國語。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媧氏之女。據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後。凡八代。五百餘年。軒

轅氏代之。豈炎帝黃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皇甫謐以爲少典有媧氏。諸侯國號。然則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黃帝之母。又是神農母氏之後代女。所以同是有媧氏之女也。

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耨之用。

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楮鞭韮草木。

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爲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

按今淮陽

有神農井。又左傳魯有大庭氏之庫。是也。

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故

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

下。是也。

按鄭玄云厲山神農所起。亦曰有烈山。皇甫謐曰厲山今隨之厲鄉也。

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

諛。爲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鼈。鼈

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

氏興焉。

按神農之後凡八代。事見帝王代紀及古史考。然古典亡矣。況譙皇二氏。皆前聞君子考按古書而爲此說。豈至今鑿空乎。此紀示據以爲說。其易稱神

農氏沒。即榆罔。榆罔猶襲神農之號也。

考

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

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掌四岳。當周室。甫

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蓋聖人德澤廣

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長云。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弃。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蓋天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長

久也。然言十二頭者。非謂一人之身有十二頭。蓋古質比之鳥獸頭數故也。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

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天皇已下。皆出河圖及三五歷也。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五龍氏兄弟

第五人。並乘龍上。下故曰五龍氏也。燧人氏。按其君鑽燧出火。教人熟食。在伏羲氏前。譙周以爲三皇之首也。大庭氏。栢皇氏。

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

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

天下者之號、

按皇甫謐以爲大庭已下一十五君皆襲庖犧之號、事不經見、難可依從、然按古封太山者、首有無懷氏、乃在太昊之前、豈得如謐

所說、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爲自古

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

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

影
本無無字、

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邈、皇王何昇而告、

但古書亡矣、不可備論、豈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

通紀。十日流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

此補紀之也。

言三皇然三皇之號見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不得言三代

以前無此稱也。第未有專指其名者。其見於秦博士所議。但云天皇地皇人皇而已。孔安國書序。乃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司馬遷以黃帝入五帝之內。而無少昊。鄭康成依運斗樞註尙書中候。乃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司馬貞因之作三皇本紀。亦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孔穎達註尙書最尊安國。故其駁鄭注。謂女媧但修伏羲之道。無所改作。不得列三皇。既不數女媧。則不可不取黃帝爲三皇。又曰安國之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以下。合之高辛堯舜。乃爲五帝耳。然穎達又云。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帝繫本紀家語。又以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穎達雖尊安國。亦未敢竟以黃帝入三皇之內。少昊列五帝之中。而顯與史記相戾也。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繫詞所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元人胡一桂又從而引伸之。謂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黃。帝之文。可見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本皆稱帝。秦以前未嘗列之於三皇也。其三皇之號。終不可泯。則仍以秦博士所謂天皇地皇人皇當之。而不必附會其人。此論較爲直捷。然近日王西莊又謂繫辭以羲農爲上古聖人。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則羲農宜爲皇。黃帝宜爲帝。惟三皇中少一人。則司馬貞據康成說。以女媧充數。亦未爲無據。西莊最尊鄭學。故持論如此。要之去古愈遠。載籍無

無考、傳聞異詞、迄無定論、愚按三皇之名既無定說、何問其事、有司馬貞爲補本紀、非也、今錄之、索隱序後、以與史文區別、

史記正義序

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上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紉經傳，芴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既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裴駟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楊雄，皆稱良史之才。況墳典湮滅，簡

冊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兩漢，文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觀探，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濟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祕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厥子孫，世疇茲史。于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

考 錢大昕曰：張守節正義，成于開元廿四年。小司馬索隱前後序，則不著撰述之年，而唐書藝文志注，貞開元潤州

別駕是兩人生于同時，而其書不相稱引，司馬長于駁辨，張長于地理，要皆龍門功臣，難以偏廢。守節官諸王侍讀，右清道率府長史，唐志失書，小司馬序自題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而唐志云潤州別駕，殆終于別駕者。與正義索隱兩書，唐時皆單行，不附于正史，今索隱尚有汲古閣所刊單行之本，正義舊本失傳，卷帙次第，无可考矣。四庫全書提要，是書據自序三十卷，晁公武陳振孫二家所錄，則作二十卷，蓋其標字列注，亦如索隱，後人散入句下，已非其舊。至明代監本，採附集解索隱之後，更多散節，失其本旨。地理脫十七

條故實注二十五條音注脫二十三條其他一兩字之出入殆千有餘條尤不可毛舉苟非震澤王氏刊本具存無由知監本之妄刪也愚按我永正中有僧桃源者著史記桃源苟抄補記今本所刪落正義一千有餘條多者二百字少者亦十字二十字皆震澤王氏刊本所無也蓋依僧幻雲所錄幻雲題三注會刻本云吾邦有索隱本有正義本索隱與此注所載大同至正義則此注所不載甚多故標記諸欄外東北大學藏史記古活字本二種一爲慶長本一爲寬永本欄外補記正義蓋依桃源抄也前田侯爵書庫有博士本本史記異字五卷所錄正義概與桃源抄合今依此數本補訂以略復張氏之舊云

史記正義論例

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上

論史例

古者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爲尙書、事爲春秋。太史公兼之。故名曰史記。并採六家雜說、以成一史。備論君臣父子、夫妻長幼之序、天地山川國邑名號、殊俗物類之品也。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作本紀十二、象歲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也。作書八、象一歲八節、以記天地日月山川禮樂也。作世家三十、象

一月三十日、三十幅共一轂、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

史公自序云、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作三十世家、張氏所本、

作列傳七十、象一

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餘也。以記王侯將相英賢、略立功名於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及閏餘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廢一不可以統理天地、勸獎箴誡、爲後之楷模也。

論注例

史記文與古文尙書同者、則取孔安國注。若與伏生尙書同者、則用鄭玄、王肅、馬融所釋。與三傳同者、取杜元凱、服虔、何休、賈逵、范甯等注。與三禮論語孝經同者、則取鄭玄、馬融、王

肅之注。與韓詩同者，則取毛傳、鄭箋等釋。

考論錢泰吉曰：韓詩下疑脫薛君注云云。

與周易同者，則依王氏之注。與諸子諸史雜書及先儒解釋善者，而裴駟竝引為注。又徐中散作音訓，校集諸本異同，或義理可通者，稱一本云，又一本云，自是別記異文。裴氏亦引之為注也。

論字例

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

考論以上采經典釋文序。

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漑，勅字作飭，

考論班馬字類，此之般流作如此之類。

制字作劓，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為好本。程邈變篆為隸，楷則有常。後

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為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祕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日久、其黼黻之字法從衛。丁履反今之史本則有從崑。

音端秦本紀云、天子賜孝公黼黻。錢泰吉曰、孝公當作獻公鄒誕生音甫

弗。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崑矣。如此之類、竝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黼黻從龜、辭亂從舌、覺學從與、秦恭從小、匱匠從走、

考張文虎曰、走疑是唐玄宗御書道德經匠作近。巢藻從果、耕籍從禾、席下為帶、美下為

火、哀下為衣、極下為點、析旁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禹。此之等類、例直是訛字。各本火作大、依班馬字、類改凌本之等倒字類無之字、寵勅勇反字

為寵、錫字為錫。音楊以支章移反代文、問分反將无混无。若茲之流、便

成兩失。

論音例

史文與傳諸書同者，劉氏竝依舊本爲音。至如太史公改五帝本紀，便章百姓，便程東作，便程南譌，便程西成，便在伏物，咸依見字讀之。太史變尙書文者，義理特美，或訓意改其古澀，何煩如劉氏依尙書舊音。斯例蓋多，不可具錄。著在正義，隨文音之。君子宜詳其理。庶明太史公之達學也。然則先儒音字，比方爲音，至魏祕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今竝依孫反音，以傳後學。

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云：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始爲翻語，魏朝以降，蔓衍寔繁，其說皆與張守節合。唐元和十年，景審序慧琳一切經音義云：古來音反多以傍紐而爲雙聲，始自服虔。史記張耳陳餘

傳吾王辱王也索隱案服虔音鈕閑反服虔先於孫炎梁玉繩警記云翻切起於孫叔然而涿郡高誘在孫之前其注呂氏春秋淮南子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法已為反切萌矣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

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

異於茲遂生輕重訛謬矣然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

最為鉅異或失在浮清或滯於重濁

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

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陸方

今之取捨冀除茲弊夫質有精麤謂之好惡

竝如

心有愛憎

稱為好惡當體則為名譽

預

論情則曰毀譽

餘

自壞

乎怪

壞徹

上音怪精麤謂之好惡

鄭康成云以下采經典釋文序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

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生惡殺是為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愚按此釋文序所本又按顧炎武音論云先儒兩聲各義之說不盡然余考惡字如楚辭離騷有曰理弱而媒

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濶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已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
 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終古又曰何所獨無芳艸兮爾何懷乎故宇時幽昧以眩曜
 兮孰云察余之美惡漢趙幽王友歌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此皆
 美惡之惡而讀去聲漢劉歆遂初賦何叔子之好直兮為羣邪之所惡賴祁子之一言兮
 幾不免乎徂落魏丁儀厲志賦嗟世俗之參差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兮固真
 偽以紛錯此皆愛惡之惡而讀入聲乃知去入之別不過發言輕重之閒而非有此疆爾
 界之分也盧文招曰顧氏此言極是但不可施於今耳

自斷 徒緩反自去離也
刀斷 端管反以刀割令相去也
耶 也奢反未也

亦且反助復富反重也過古臥反解核買反閒紀莧反陳也張文虎曰
 句之語也復富反重也過古臥反解核買反閒紀莧反陳也張文虎曰
 有重文異言今失畜許又畜許六反先蘇前反仙屑然反尤羽求反侯胡溝反治持直音
 反之止而脂砥祗夷反惟維遺唯佳反怡貽頤詒之反與夷

寅彝姨 竝音以脂反私息脂反綏雖雖菱選反偲司伺絲竝音巨支反張文虎
 曰上下紐皆非蓋

涉下祗歧而誤
厄枝祗肢 竝音章移反
祗歧 竝音巨支反
其期旗棊蹠 竝音渠之反
祈頎旂幾畿 竝音渠希反
僖熙嬉嘻 竝音許其反
希晞晞稀 竝音虛幾反
霏妃

非駮

竝音芳
非反

飛非扉

竝音匪
肥反

尸屍著

竝音式
脂反

詩

書之
反

巾

居人
反

筋

舉欣
反

篇偏

竝音芳
連反

穿

詳連反、
及上篇偏竝當有聲混異呼之字今失

里李裏

竝音良
止反

至贄

竝脂
利反

志

之吏
反

利泄

竝力
至反

吏

力置
反

寺嗣飼

竝辭
吏反

字特

竝
疾

置
反

自

疾二
反

致蹟鷲

竝陟利反、
致蹟在至部不當同音蓋傳寫錯亂

器

去冀
反

氣

去既
反

亟

去吏
反

冀概

几利
反

既

居未
反

覆

敷救反、
敷福反、又

副

敷救
反

富復

竝府
副反

若斯清

濁實亦難分。博學碩材，乃有甄異。此例極廣。不可具言。庶後

學士幸留意焉。

音字例

文或相似，音或有異。一字單錄，乃恐致疑。兩字連文，檢尋稍易。若音上字，言上別之。所音下字，乃復書下。有長句在文中，

須音則題其字。

發字例

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

考錢大昕曰、自齊梁人分別四聲、而讀經史者、因有點發之例、觀守節所言、知唐初已盛行之矣。若發平聲、每從寅起。又

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恐難辯別。故略舉四十

二字。

考錢大昕曰、如字初音者皆爲正字、不須點發。畜許六反

也、又許救反、六畜也、又他六反、聚也、從認容反、隨也、又縱容反、南北長也、又但容反、又子勇反、相勸也、數

色具反、歷數術數也、又色五反、次第也、又色角反、頻也、傳逐戀反、書傳也、又逐全反、卒子律反、卒終也、又蒼忽

字體各別、不辯故發之也、考張文虎曰、體辟君也、微也、又類亦反、罪也、開也、正亦

又普覓反、辟歷也、考張文虎曰、體施書移反、張也、又式政反、閒紀閑反、隙也、又紀覓反、虎曰、君也、上脫必亦反一音、

射

蛇夜反，射也。又成亦反，音石。

夏

胡馬反，禹號也。又胡嫁反，春夏也。又格雅反，陽夏縣也。

復

符富反，重也。又音伏，又音福，除役也。

重

拱直

反尊也，直龍反。疊也，又直用反。累也。

適

聖石反，寬也。之也，又丁歷反。大也，又張革反。責也，又音敵。當也。

汜

音祀，水在成皋。又音凡，邑名。在襄城。又孚劔反，為水。在定

陶高帝即位處也。又音夷，楚人呼土為汜橋。錢大昕曰：音祀者，从巳，形聲俱別。張文虎曰：汜字从巳，音怡，不音夷。愚按：末句當作楚人呼土橋為汜，此誤。

倒樂

音岳，謂音樂也。又音洛，歡也。又音五，教反，好也。情願也。

覆

敷富反，蓋也。又敷福反，再也。

恐

曲用反，疑也。又丘拱反，懼也。

惡

烏各反，蠱

也。又烏路反，憎也。又音烏，謂於何也。

斷

端管反，有物割截也。又段緩反，自相分也。又端亂反，斷疑事也。

解

佳買反，除結縛也。又核散也。又佳債反，忘墮也。又核

詐反，幾

音機，庶幾也。又音祈，近也。又音紀，錄也。

過

光臥反，度也。罪過也。又音戈，經過也。度前也。

率

所律反，平例也。率伏也。又

音類也。又音刷，徐廣云：率，即鏗也。又音色，類反。將帥也。

屈

丘勿反，曲也。又君勿反，姓也。又羣勿反，盡也。強也。

上

上，時讓反，位也。元在物之上，又時掌反，自下而上。

王

子方反，人主也。又于放反，霸王也。又盛也。

長

直良反，久也。又張丈反，長上也。

藉

才昔反，名籍也。又薦藉也。又租夜反，即借也。

培

勃回反，補也。又

蒲口反，家也。

勝

音升，又式證反。又

難

乃丹反，艱也。乃且反，危也。

使

所里反，又所吏反。

相

息羊反，又息匠反。

沈

針甚反，又針禁反，又直今

反，又沈禁反，厭沒也。沈字無針，甚針禁二音，上紐皆誤。

任

入今反，又入禁反。

棺

音官，又古玩反。又古患反，斂之也。

造

曹早反，七到反。

至也。妻七低反、費非味反，用也。又音祕，邑也。扶味反，姓也。

諡法解

安南太守劉熙注，亡案大戴禮本有諡法篇，見白虎通。北堂書鈔卷三引大

戴禮諡法，其時尚未亡。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二引大戴禮曰：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諡法一段，與周書諡法篇同。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

敘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

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爲稱也。

車服者位

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名，謂號諡。一重，白後人誤，以一一上一下讀之。至改兩重爲一列，亦依今人所讀，而大失乎本來之次第矣。史記正義所載諡法解，亦本是兩重，改爲一列，文多間雜，亦當移正。張文虎曰：諡法解原本，蓋上下兩排，傳刻錯亂，惟游本尚存舊式。王本兩行相間，猶可攷尋。今參盧氏文，昭鍾山札記訂本移正，其末三十餘諡，善惡雜糅，無可訂改，略依游本。

民無能名曰神

不善名

一德不懈曰簡

一曲

靖民則法曰皇

靖安

平易不訾曰簡

不信

德象天地曰帝

同於地

尊賢貴義曰恭

尊事賢人
寵貴義士

仁義所往曰王

民往歸之

敬事供上曰恭

供奉也

立志及衆曰公

志無私也

尊賢敬讓曰恭

敬有德
讓有功

執應八方曰侯

所執行
方應之

既過能改曰恭

言自知

賞慶刑威曰君

能行四者

執事堅固曰恭

守正不移

從之成羣曰君

民從之

愛民長弟曰恭

順長接弟

揚善賦簡曰聖

所稱得人所善
得實所賦得簡

執禮御賓曰恭

迎待賓也

敬賓厚禮曰聖

厚於禮

芘親之闕曰恭

修德以蓋之

照臨四方曰明

以明照之

尊賢讓善曰恭

不專己善
推於人

譖訴不行曰明

逆不知之故

威儀悉備曰欽

威則可畏儀則可象

經緯天地曰文

成其道

大慮靜民曰定

思樹惠

道德博聞曰文

無不知

純行不爽曰定

一行一傷

學勤好問曰文

不恥下問

安民大慮曰定

以慮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惠以成政

安民法古曰定

不失舊意

愍民惠禮曰文

惠而有禮

辟地有德曰襄

取之以義

賜民爵位曰文

與同升

甲冑有勞曰襄

亟征伐

綏柔士民曰德

安民以居安士以事

小心畏忌曰僖

思所當忌

諫爭不威曰德

不以威拒諫

質淵受諫曰釐

深故能受

剛彊直理曰武

剛無欲強不屈懷忠恕正曲直

有罰而還曰釐

知難而退

威疆敵德曰武與有德者敵

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征故能定

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能使服

夸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極

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

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

溫柔好樂曰康好豐年勤民事

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

合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

布德執義曰穆故穆

溫柔賢善曰懿性純淑

心能制義曰度制事得宜

聰明叡哲曰獻有通知之聰

知質有聖曰獻有所通而無蔽

五宗安之曰孝五宗之愛

慈惠愛親曰孝周愛族親

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

協時肇享曰孝協合肇始

執心克莊曰齊能自嚴

資輔共就曰齊資輔佐而共成

中情見貌曰穆

露性公

容儀恭美曰昭

有儀可象
行恭可美

昭德有勞曰昭

能勞
謙

聖聞周達曰昭

聖聖
通合

治而無眚曰平

無災
罪也

執事有制曰平

不任
意

布剛治紀曰平

施之
政事

由義而濟曰景

用義
而成

耆意大慮曰景

耆強
也

布義行剛曰景

以剛
行義

甄心動懼曰頃

甄精

敏以敬慎曰頃

疾於所
慎敬

柔德安衆曰靖

成衆
使安

恭己鮮言曰靖

恭己正身
少言而中

寬樂令終曰靖

性寬樂終
以善自終

威德剛武曰圉

禦亂
患

彌年壽考曰胡

久也

保民耆艾曰胡

六十曰耆
七十曰艾

追補前過曰剛

勤善以
補過

猛以剛果曰威

猛則少寬
果敢行

清白守節曰貞

行清白執志固

大慮克就曰貞

能大慮非正而何

不隱無屈曰貞

坦然而無私

辟土服遠曰桓

以武正定

克敬動民曰桓

敬以使之

辟土兼國曰桓

兼人故啓土

能思辯衆曰元

別之使各有次

行義說民曰元

民說其義

始建國都曰元

非善之長可以始之

主義行德曰元

以義為主行德政

猛以彊果曰威

強甚於剛

彊義執正曰威

問正言無邪

治典不殺曰祁

乘常不衰

大慮行節曰考

言成其節

治民克盡曰使

克盡無恩惠

好和不爭曰安

生而少斷

道德純一曰思

道大而德一

大省兆民曰思

大親民而不殺

外內思索曰思

言求善

追悔前過曰思

思而能改

聖善周聞曰宣

聞謂所聞善事也

行見中外曰懿

表裏如一

兵甲亟作曰莊

以數征為嚴

狀古述今日譽

立言之稱

叡圉克服曰莊

通邊圉使能服

昭功寧民曰商

明有功者

勝敵志強曰莊

不撓故勝

克毅秉政曰夷

秉政不任賢

死於原野曰莊

非嚴何以死難

安心好靜曰夷

不爽

屢征殺伐曰莊

以嚴釐之

執義揚善曰懷

稱人之善

武而不遂曰莊

武不成功

慈仁短折曰懷

短未六十折

柔質慈民曰惠

知其性

述義不克曰丁

不能成義

愛民好與曰惠

與謂施

有功安民曰烈

以武立功

夙夜警戒曰敬

敬身思戒

秉德尊業曰烈

合善典法曰敬

非敬何以善之

剛德克就曰肅

使其終

執心決斷曰肅

言嚴果

不生其國曰聲

生於外家

愛民好治曰戴

好民治

典禮不愆曰戴

無過

未家短折曰傷

未家娶

短折不成曰殤

有知而天殤

隱拂不成曰隱

不以隱括改其性

不顯尸國曰隱

以聞主國

剛克為伐曰翼

伐功也

思慮深遠曰翼

小心翼翼

外內貞復曰白

正而復終始一

不勤成名曰靈

任本性不見賢思齊

死而志成曰靈

志事不委命

死見神能曰靈

有鬼不為厲

亂而不損曰靈

不能以治損亂

好祭鬼怪曰靈

瀆鬼神不致遠

極知鬼神曰靈

其智能聰徹

殺戮無辜曰厲

見美堅長日隱美過其令

官人應實日知能官人

肆行勞祀日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修德

年中早天日悼年不稱志

恐懼從處日悼從處言險圯

凶年無穀日荒不務耕稼

外內從亂日荒家不治官不治

好樂怠政日荒淫於聲樂怠於政事

在國遭憂日愍仍多大喪

在國逢難日愍兵寇之事

復很遂過日刺去諫曰復反是曰很

不思忘愛日刺忘其愛己者

蚤孤短折日哀早未知人事

恭仁短折日哀體恭質仁功未施

好變動民日躁數移徙

不悔前過日戾知而不改

怙威肆行日醜肆意行威

壅遏不通日幽弱損不洩

蚤孤鋪位日幽鋪位即位而卒

動祭亂常日幽易神

禍亂方作曰愍

國無政
動長亂

使民悲傷曰愍

苛政
賊害

貞心大度曰匡

心正而
用察少

德正應和曰莫

正其德
應其和

施勤無私曰類

無私唯
義所在

思慮果遠曰明

自任多
近於專

嗇於賜與曰愛

言貪
恡

危身奉上曰忠

險不
辭難

克威捷行曰魏

有威而
敏行

克威惠禮曰魏

雖威不
逆禮

柔質受諫曰慧

以虛
受人

名實不爽曰質

不爽言
相應

溫良好樂曰良

言其人可
好可樂

慈和徧服曰順

能使人皆
服其慈和

博聞多能曰憲

雖多能不
至於大道

滿志多窮曰惑

自足者
必不惑

思慮不爽曰厚

不差所
思而得

好內遠禮曰煬

朋淫於家
不奉禮

去禮遠衆曰煬

不率禮
不親長

內外賓服曰正

言以正
服之

教誨不倦曰長

以道教之

彰義揜過曰堅

明義以蓋前過

肇敏行成曰直

始疾行成言不深

華言無實曰夸

恢誕

疏遠繼位曰紹

非其弟過得之

逆天虐民曰抗

背尊大而逆之

好廉自克曰節

自勝其情欲

名與實爽曰繆

言名美而實傷

好更改舊曰易

變故改常

擇善而從曰比

比方善而從之

愛民在刑曰克

道之以政齊之以法

除殘去虐曰湯

隱哀也。景武也。施德爲文。除惡爲武。辟地爲襄。服遠爲桓。剛

克爲儔。

張文虎曰剛克爲儔此有脫文逸周書作剛克爲發柔克爲懿履正爲莊有過爲儔

施而不成爲宣。惠

無內德爲平。亂而不損爲靈。由義而濟爲景。餘皆象也。

以其所爲

設象其事行

和、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秉、順也。就、會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康、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布、施也。敏、疾也。速也。載、事也。彌、久也。

以前周書諡法，周代君王，竝取作諡，故全寫一篇，以傳後學。張文虎曰：以前周書云云二十三字，各本連上大書，今依下文分野題例別行細書。

張文虎曰：以前周

列國分野

張文虎曰：游本王本，並連諡法解後，無題目。

漢書地理志云：本秦京師爲內史。

顏師古云：京師，天子所居畿內也。秦并天下，改立郡縣，而京畿所統，特號

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馮翊，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也。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

魏地。觜、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滎、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

卷，去權反。鄆，張文虎曰，依志，鄆陵當作鄆許，僞陵。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今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緜氏。

韓地。角、亢、氏之分野。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

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邾。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

趙地。昂。畢之分野。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

張文

虎曰脫中山

又得涿郡之高陽。莫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

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燕地。尾箕之分野。召公封於燕。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樂浪。玄菟。亦宜屬焉。

齊地。虛危之分野。東有菑川。東萊。瑯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

魯地。奎婁之分野。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

宋地。房心之分野。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今之睢陽。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及魏郡之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

楚地。翼軫之分野。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

中汝南郡。後陳魯屬焉。

吳地。斗牛之分野。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

臨淮郡。

張文虎曰志作斗分野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今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

以前是戰國時諸國界域及相侵伐犬牙深入然亦不能委細故略記之用知大略

史記集解序

裴駟

駟字龍駒，河東聞喜人，宋中郎外兵曹參軍，父松之，字世期，太中大夫，注三國志，宋書父子同傳。

而解史記，故題史記集解序，序，緒也。孫炎云：「謂端緒也。」孔子作易，序卦，子夏作詩，序之義，其來尚矣。諸本裴駟上有「宋中郎外兵曹參軍七字」，游王本止「署裴駟二」

字，今從之。錢大昕曰：「索隱序稱外兵參軍，後序稱外兵郎，互有不同，考隋書經籍志，史記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參軍裴駟撰，又宋書南史本傳俱云：「南中郎參軍，蓋龍駒爲」

南中郎府之外兵參軍，宋齊之世，四中郎將，皆以皇子爲之，得開府置官屬，外兵其一曹也。南中郎者，所仕府之名，外兵者，所署曹之名，參軍則其職也。中郎之上，當有南字，

索隱後序稱外兵郎，則誤甚矣。

班固有言曰。

固撰漢書，作司馬遷傳，評其作史記所採之書，兼論其得失，故裴駟此序先引之爲說也。案固字孟堅，扶風人，後漢明帝時，仕至

中護軍，祖穉，廣川太守，父彪，徐令，續太史公書也。

司馬遷

字子長，左馮翊人也，漢武帝時爲太史令，撰史記百三十篇，父談亦爲太史令。

據

左氏國語

丘明所撰，上起周穆王，下訖敬王，其諸侯之事，起魯莊公，迄春秋末，凡二

十一篇 采世本戰國策

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已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諡名號，凡十五篇也。戰國黃

策高誘云六國時縱橫之說也一曰短長書亦曰國事劉向撰為三十三篇名曰戰國策案此是班固取其後名而書之非遷時已名戰國策也 述楚漢春

秋案漢太中大夫楚人陸賈所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閒事 接其後事訖于天漢案武帝年號言

太史公所記迄至武帝天漢之年也 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案案字書撫拾也音之赤反

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案抵音丁禮反牾音吾故反抵者觸也牾亦斜相抵觸之

名案今屋梁上斜柱曰柱牾是也直觸橫觸皆曰抵斜觸謂之牾下觸謂之抵牾牾言其參差也以言彼此二文同出一家而自相乖舛也 亦其所涉獵

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已勤矣

案言作史記採經傳百家之事上下二千餘年此其甚勤於撰錄也 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案聖人謂周孔子也言

周孔之教皆宗儒尚德今太史公乃先黃老崇勢利是謬于聖人也案太史公史記各顯六家之宗黃老道家之宗六經儒家之首序游俠則退處士述貨殖則崇勢利處士

賤貧原憲非病夫作史之體務涉多時有國之規備陳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該通而遷天縱之才述作無滯故異周孔之道班固詆之裴駟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漢書與史

記同者五十餘卷謹寫史記少加異者不弱即劣何更非剝史記乃是後士妄非前賢又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

年事司馬遷引父致意班固
父修而蔽之優劣可知矣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皆稟乎自然不

可稱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黃
帝老子遵崇斯道故太史公論大道須先黃老而後六經
序游俠則退處士

而進姦雄
也言能相從游行挾持之事又曰同是非曰俠也
游俠謂輕死重氣如荆軻豫讓之輩也游從也行也俠挾也持
姦雄姦猶雄

豪之人
述貨殖
言貨物滋生也
則崇執利
利之人
而羞貧賤此其所

蔽也
為而言之其志有可傷者孟堅之言未免深文至於先黃老後六經自是史談所

論談當文景之後尚黃老者隨時也至遷則不然矣老子與韓非同傳仲尼為世家自序
言禮以節人云云止言六經不及黃老父子自不同班孟堅楊子雲言無分別蓋未審耳

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

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
之語則俚亦野也俗也不俚謂詞不鄙樸也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書司馬遷傳贊

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
所論司馬遷史記是非世人稱班固之言
雖時

有紕繆、

紕音匹之反，紕猶錯也，亦作怪。字書云：織者兩絲同齒曰怪，繆亦與謬同。

實勒成一家。

雖有小紕繆，實編

勒成一家之書矣。

總其大較、

猶言大略也。較音角，較猶略也，則大較猶言大略也。

信命世之宏才也。

案孟子云：五百年之閒，必有名世者。趙岐曰：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閒也。此言命者名也，言賢人有名於世也。宏才，大才，謂史遷也。

考

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

此，是非相貿，真偽舛雜。

貿音茂，舛音昌，轉反。言世之迷惑淺識之人，或定彼從此本，更相貿易，真偽雜亂，不能辯其是非。

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

作音義十三卷，裴駭爲注，散入百

三十篇。具列異同，兼述訓解。

徐作音義，具列異同之本，兼述訓解釋也。

麤有所發明。而

殊恨省略。

殊，絕也。左傳曰：斬其木不殊。言絕恨其所撰大省略也。省音山，景反。

東莞姑幕人云：此傳敘述頗詳，並不言廣注史記。晉書八十二卷本傳南史三十三卷本傳並同，蓋偶然漏略。

聊以愚管

方朔云：以管

窺天，以蠡測海，皆喻小也。然此語本出莊子文，今云：愚管者是，願謙言已愚陋，管見所識不能遠大也。

增演徐氏。

演音羊，善反。增，益也。言裴駭

更增益演徐氏之說，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采取也，或取傳說，採諸子百家，兼取先儒之義，先儒謂孔安國鄭

玄服虔賈逵等是也。言百家，廣其非一。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史記盡抄內其中抄音楚交反。

刪其游辭，取其要實。刪音師，顏反，刪除也，去經傳諸家浮游之辭，取其精要之實。或義在可疑，

則數家兼列。致生疑惑，不敢偏弃，故皆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

知氏姓。案即傳瓚，而劉孝標以為于瓚，非也。據何法盛晉書于瓚以穆帝時為大將軍，誅死，不言有注漢書之事，又其注漢書有引祿秩令及茂陵書，然

彼二書亡于西晉，非于所見也。必知是傳瓚者，案穆天子傳目錄云：傳瓚為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即當西晉之朝，在于之前，尚見茂陵等書，又稱臣者，以其職典祕書

故也。瓚音殘，岸反。洪頤煊曰：臣瓚劉昭續漢志補注，劉孝標類苑，杜氏通典，俱作于瓚。史記索隱，李善文選注，俱作傳瓚。鄭道元水經注，又作薛瓚。顏氏漢書敘例，不載薛

瓚之說。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義中有全無姓

名者，裴氏注史記直云漢書音義，案大顏以為無名義，今有六卷題云孟康，或云服虔，蓋後所加，皆非其實，未詳指歸也。時見微意，有所裨

補。益也，裴氏云，時見己之微意，亦有所補益也。譬譬星之繼朝陽。微小

貌也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言衆無名微小之星各隨三心五噶出在東方飛塵之亦能繼朝陽之光嘒音火慧反朝陽日也嘒星繼朝陽喻己淺薄而注史記也

集華嶽

西嶽華山極高大裴氏自喻才藻輕小如飛塵之集華嶽亦能成其高大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華音胡化反又

如字亦能成其高大六字可削

以徐爲本

徐廣音義辨諸家異同故以徐爲本也號曰集解未

詳則闕弗敢臆說

有未詳審之處則闕而不論不敢以有臆之中而妄解說也

人心不同

言人心

既不同所見亦殊別也

聞見異辭

耳聞目見心意既乖其辭所以各異也

班氏所謂疏略抵牾者

依違不悉辯也

案周公世家敘傳曰依之違之周公綏之也

愧非胥臣

之多聞

管大夫曰季名曰胥臣案國語稱管文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又胥臣對文公黃帝二十五子及屯豫

皆八等事子產之博物

鄭卿公孫僑字子產案左氏傳子產聘晉言晉侯是多是多聞也之疾非實沈臺駘之祟乃說飲食哀樂及內官不及同姓

則能生疾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

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闢諸畜德庶賢

無所用心而已

關預也畜德謂積德多學之人也裴氏謙言已今此集解豈足闢預於積學多識之士乎正是冀望聖賢勝於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愈於論語不有博奕者乎、心之人耳、昭庶幾
也、言區區編摩亦勝羣居終日無所用乎心之人耳、索隱賸賸、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五帝本紀第一

史記一

集解 凡是徐氏義稱徐姓名以別之餘者悉是駟注解并集衆家義**集解**紀者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又紀理也絲縷有紀而帝王書稱紀者言爲後代綱紀也

在私曰帝案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讎周應劭宋
 均皆同而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竝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稱本紀諸侯曰世家本者繫其本系
 故曰本紀者理也統理衆事繫之年月名之曰紀第者次序之目一者舉數之由故曰
 五帝本紀第一禮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正義云左陽故記動右陰故記言
 言爲尚書事爲春秋案春秋時置左右史故云史記也考國史公自序曰維昔黃帝
 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
 第一柯維騏曰五帝之名見於孔子家語及大戴禮其說有二其一孔子答季康子以
 伏羲配木神農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此言數聖人革命改號取法於五
 行之帝非五帝之定名也其一則孔子所答宰予五帝德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
 曰舜太史公所述五帝紀是也厥後皇甫謐作帝王世紀蘇子由作古史鄭樵作通志
 竝祖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五峰雙湖胡氏又
 主秦博士天皇后地皇人皇之議而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道原劉氏遂以爲定
 論竊謂皆不如太史公之說爲可徵耳林伯桐曰古來制作自黃帝而定禮記祭法曰
 黃帝正名百物孔疏云上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名其體也然則史記
 託始自有深意既以黃帝爲始固當撥大戴禮五帝之論爲據不容任意增損後來胡
 五峯劉道原謂五帝當冠以伏羲神農而削去顓頊帝嚳論似近正然非史公自黃帝
 始之意矣又以秦博士天皇后地皇之議爲三皇定名此則載在秦始皇紀而史公終不
 以爲據者願欲捨其所棄以相難不亦異乎中井積德曰凡帝紀稱本者對諸侯明本

統也。本幹也。謂宗也。詩云：本支百世。紀是綱目之紀。謂相比。次有倫理也。林駟曰：子長以事之繫于天下。則謂之紀。秦始皇已并六國。事異于前。則始皇可紀也。項羽政由己出。且封漢王。則項羽可紀也。孝惠高后之時。政出房閨。君道不立。雖紀呂后。亦可也。趙翼曰：文心雕龍云：太史公取式呂覽著本紀。以述皇王。今按呂覽十二紀。非專述帝王之事。而史記大宛傳贊則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五百丈。又云：禹本紀及山海經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是遷之作紀。非本於呂覽。而漢以前別有禹本紀一書。正遷所本耳。烏田重禮曰：歐陽永叔曰：孔子修書。以堯舜爲斷。而子長上述黃帝。蓋以此爲詬厲。是亦不深考耳。夫宗其道。則欲詳其人。詳其人。則欲并其父祖。曾高而詳之。子長紀五帝。乃所以著堯舜所自出。孔子傳周文之易。而遂及羲黃堯舜。子長亦祖述其意焉耳。且其所探出於戴記。世本等。歷歷可徵。一則曰：不離古文二則曰：取其最雅馴者。其可目以好奇哉。尚

黃帝者

徐廣曰：號有熊。案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猶神農火

均亦以爲然。而孔安國、皇甫謐、帝王代紀及孫氏注系本。竝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注號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亦號軒轅氏。皇甫謐云：居軒轅之丘。因以爲名。又以爲號。又據左傳：亦號帝鴻氏也。與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黃帝初都。遷有熊也。案黃帝有熊國君。乃少典國君之次子。號曰有熊氏。又曰縉雲氏。又曰帝鴻氏。亦曰帝軒氏。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兗州曲阜縣東北六里。生日角龍顏。有

景雲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黃帝
封泰山禪亭亭亭在牟陰
少典之子
皇甫謚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

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又案國語云少典娶有嬌氏女生黃帝炎帝然則炎
帝亦少典之子炎黃二帝雖則相承如帝王代紀中閒凡隔八帝五百餘年若以少典是

其父名豈黃帝經五百餘年而始代炎帝後為天子乎何其年之長也又案秦本紀云顓
頊氏之裔孫曰女脩吞玄鳥之卵而生大業大業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國號非

人名也黃帝即少典氏後代之子孫賈逵亦謂然故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亦謂其後
代子孫而稱為子是也譙周字允南蜀人魏散騎常侍徵不拜此注所引者是其人所著

古史考之說也皇甫謚字士安晉人號玄姓公孫名曰軒轅云黃帝生於壽丘
晏先生今所引者是其所作帝王代紀也

長於姬水因為姓居軒轅之丘因為名又以為號是本姓公孫長居姬水因改姓姬
大戴禮帝繫篇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博士家本史記異字引鄒誕生音云作軒

冕之服故曰軒轅愚按大戴禮五帝德無姓公孫三字未詳史公所本崔述曰公孫
者公之孫也公族未及三世則無氏氏之以公孫非姓也況上古之時安有是哉
生

而神靈弱而能言
為神異也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言神

異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書云人惟萬物之靈故謂之神靈也
二十曰弱在幼之後黃帝紀弱而能言則在幼之前與曲禮不同下文云成而聰明此成

字乃曲禮
所謂弱也
幼而徇齊
駟案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
斯文未明今

案徇齊皆德也。書曰：聰明齊聖。左傳曰：子雖齊聖，謂聖德齊肅也。又案孔子家語及大戴禮，竝作叔齊。一本作慧齊。叔齊皆智也。太史公探大戴禮而為此紀。今彼文無作徇者。史記舊本亦有作濟齊。蓋古字假借。徇為濟。濟深也。義亦竝通。爾雅齊速俱訓為疾。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云：齊疾也。今裴氏注云：徇亦訓疾。未見所出。或當讀徇為迅。迅於爾雅與齊俱訓疾，則迅潛雖異字而音同也。又爾雅曰：宣徇遍也。潛通也。是遍之與通，義亦相近。言黃帝幼而才智周徧，且辯給也。故墨子亦云：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俗本作十五。非是。案謂年老踰五十不聰明，何得云十五。幼謂七歲已下時也。引查德基曰：徇當作徇。說文：人部，徇疾也。徐諧繫傳引史記：幼而徇齊。羣書治要引同。張文虎曰：如索隱所言，則相承作徇久矣。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明開見明辯也。此以上至軒轅皆

大戴禮文。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神農氏作，是為炎帝。班固曰：教民

耕農，故號曰神農。世衰謂神農氏後代子孫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即班固所

謂參盧、皇甫謐所云帝榆罔是也。帝王世紀云：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嬌氏

女登為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以火德王。故號

炎帝。初都陳，又徙魯。又曰魁隗氏。又曰連山氏。又曰列山氏。括地志云：厲山在隨州隨縣

北百里。山東有石穴，曰神農生於厲鄉。所謂列山氏也。春秋時為厲諸侯相侵伐，

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呂征不

享。

案謂用干戈以征諸侯之不朝享者本或作享享訓直以征諸侯之不直者

考博士家本史記異字引楓山三條南化本云能征之征作正洪頤煊曰詩韓

奕榦不庭方國語周語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左氏襄十六年傳同討不庭不享乃不庭古字通用

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

爲暴莫能伐。

案應劭曰蚩尤古天子瓚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

案此紀云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則蚩尤非爲天子也又

管子曰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篇竝入大戴記今此注見用兵篇也

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竝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慈仁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

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

弭服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

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呂氏春秋蕩兵篇蚩尤作兵非作兵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

炎帝欲侵陵諸侯

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

案振整也

治五氣

案五行之氣

王肅曰

丙丁火氣之屬是五氣也

蓺五種

案五種鄭玄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

案駟案載樹也詩云蓺之荏菹周禮曰穀宜

蓺種也

樹也五種卽五穀也音朱用反此注所引見詩大雅生民之篇爾雅云荏菽戎菽也郭璞曰今之胡豆鄭氏曰豆之大者是也正義菽音魚曳反種音腫考證五帝德作設五

撫萬民度四方

集解王肅曰度四方而安撫之正義度音徒洛反

教熊羆貔貅羆虎

集解書云如虎如貔爾雅云貔白狐禮曰前有犖獸則載貔貅是也爾雅又曰羆羆似羆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卽古服牛乘馬亦其類也正義

熊音雄羆音碑貔音毗貅音休羆音丑于反羆如熊黃白色郭璞云貔執夷虎屬也案言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也考證林伯桐曰正義之說最確後世軍陣之

名實防於此愚按林說雖巧難從史文但當以字解耳

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集解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謐曰

在上谷正義阪音白板反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媯州懷戎縣東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東北與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媯州東南五十里本黃帝所都也晉太康

地理志云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上有黃帝祠案阪泉之野則平野之地也考證五帝德炎帝作赤帝傳二十五年左傳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阪泉今在直隸保定境

三戰然後得其志

正義謂黃帝克炎帝之後考證崔述曰漢書律歷志以炎帝爲神農氏太皞爲庖羲氏後人纂古史皆遵之無異詞

以余考之不然易傳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是庖羲神農在黃帝之前也春秋傳曰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太皞氏以龍紀是炎

帝大皞在黃帝之後也然則庖羲氏之非大皞神農氏之非炎帝也明矣史記五帝紀曰軒轅氏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又曰炎帝欲侵陵諸

侯軒轅乃脩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且前文言衰弱，凡兩稱神農氏，皆不言炎帝，後又云諸侯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又不言炎帝，然則帝於黃帝與神農氏無涉也。其後又云：「神農氏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此則與前文相合。前有神農氏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且前文言衰弱，凡兩稱神農氏，皆不言炎帝，後又云諸侯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又不言炎帝，然則帝於黃帝與神農氏無涉也。其後又云：「神農氏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此則與前文相合。前有神農氏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且前文言衰弱，凡兩稱神農氏，皆不言炎帝，後又云諸侯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又不言炎帝，然則帝於黃帝與神農氏無涉也。其後又云：「神農氏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此則與前文相合。

用帝命。

言蚩尤不用黃帝之命也。

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

鹿之野。

涿鹿山名，在涿郡張晏曰：涿鹿在上谷。或作濁鹿。古今字異耳。案地理志：上谷有涿鹿縣，然則服虔云在涿郡者，誤也。

鹿，今直隸宣化保安州南。

遂禽殺蚩尤。

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蚩尤。

帝斬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注：皇覽書名也，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所撰也。

帝斬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注：皇覽書名也，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所撰也。

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戰國策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

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

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

不服者即去也

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徐廣曰披他本亦作破字蓋當音披者旁其邊之謂也披語誠合今世然古今不必同也

音如字謂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徐廣音諛恐稍紆也

東至于海登丸山

案地理志曰丸山在郎邪朱

虛縣注丸一作凡音扶嚴反丸音桓括地志云丸山即丹山在青州臨胸縣界朱虛故縣西北二十里丹水出焉丸音執守節案地志唯有凡山蓋凡山丸山是

一山耳諸處字誤或凡或丸也漢書郊祀志云禪丸山顏師古云在朱虛亦與括地志相合明丸山是也及岱宗

里也西至于空桐

登雞頭

成孺曰徐堅初學記九引史記丸山名也後漢王孟塞雞頭道在隴西一曰崆峒山之別名

子受九品之方過空桐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即此山括地志又云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縣西百里禹貢涇水所出輿地志云或即雞頭山也鄭元云蓋大隴山異名

也莊子云廣成子學道崆峒山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此案二處崆峒皆云黃帝登之未詳孰是

頭熊湖並繫以登而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空桐但與江漢類列則其為地名而非山可知韋昭曰在隴右索隱前說云在隴西最合應劭及索隱後說並非也

南至于江登熊湖

長沙益陽縣封禪書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湖地理志曰湖山在

里齊桓公登之以望江漢也湖山一名編山在岳州巴陵縣南十八里也考成孺曰黃帝所登熊耳與湖山相近自當以在益陽者為是集解以桓公所登者釋之誤

北逐葷粥

別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葷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

曰匈奴葷音薰粥音育

合符釜山

於塗山然也又案郭子橫洞冥記稱東方朔云東海大

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堯時有赤雲之祥蓋黃帝黃雲之瑞故曰合符應於釜山也括地志云釜山在媯州懷戎縣北三里山上有舜廟

而邑于涿鹿之阿

廣平曰阿涿鹿山名已見上涿鹿故

遷徙往來

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

自衛若轅門即其遺象

官名皆以雲命為

雲師

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

命名也昭公十七年左傳引鄭子言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史公所本又見家語辨物篇

置左右大監監于

萬國。

監平聲若周邵分陝也

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

徐廣曰多一作朋與音羊汝反與猶許也言萬國同而鬼神山川封禪

井積德曰言鬼神封禪之事於其政理中許多也徐孚遠曰此皆武帝時方士附會詳在封禪書中本紀略舉其遠獲寶鼎迎日推筴。

晉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封禪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下云於是推策迎日則神策者神著也黃帝得著以推算歷數於是

逆知節氣日辰之將來故曰推策迎日也筴音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

鴻以治民。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班固曰力牧黃帝相也大鴻見封禪書

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

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藝文志云風后兵法十五篇圖二卷孤虛二十卷力牧兵法十

五篇鄭玄云風后黃帝之三公也案黃帝仰天地置列侯衆官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也封禪書云鬼與區號大鴻黃帝大臣也死葬雍故鴻冢是藝

文志云鬼容區兵法三篇也崔述曰黃炎之世卿相之名未有見於傳順天地者則四人恐亦後人託言縱使有之而其時未有典冊則兵法非其所著明矣

之紀

正義

言黃帝順天地陰陽四時之紀也。李筮曰：順字蒙下三句，爾雅釋詁：順，陳也。

幽明之占

正義 陰明、陽也。

占數也。言陰陽五行，黃帝占數而知之。此文見大戴禮。五帝德家語占作故李筮曰：占疑是故之爛文。

死生之說

集解 徐廣曰：一云幽明之數。

合死生之說。此謂作儀制禮則之說。說謂儀制也。

存亡之難

集解 存亡猶安危也。易曰：危者安其位，凶者保其存，是也。難猶說也。凡

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詞，則曰難。又上文有死生之說，故此云存亡之難，所以韓非著

書有說林說難也。**正義** 難，音乃憚反。存亡猶生死也。黃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黃帝

造屋宇制衣服營殯葬，萬民故免存亡之難。**考證** 李筮曰：家語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

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曰：知曰達，亦即陳順之意，以死生存亡和作一句者，避說字之

時播百穀草木

集解 王肅曰：時是也。

複也。小司馬云：難猶說，是矣。然韓子說難，謂游說之不易，辨難之義與彼無涉。愚按：難猶變也。

淳化鳥獸蟲蛾

集解 為一句。蛾音牛綺。反一作多。言淳化廣被

為一句。**正義** 言順四時之所宜而時讀為時。布種百穀草木也。**考證** 時讀為時。

菑羅日月星辰

水波土石金玉

集解 徐廣曰：波一作沃。**考證** 菑，非一方羅，廣布也。今案大戴禮作歷離離，即羅也。言帝德秀羅日月星辰水波及至土石

金玉，謂日月揚光，海水不波，山不藏珍，皆是帝德廣被也。**正義** 菑羅猶遍布也。日月陰陽時節也。星二十八宿也。辰，日月所會也。水波瀾漪也。言天不異災，土無別害，水少波浪

山出珍寶。易曰：凌稚隆曰：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愚按：百穀草木，鳥獸蟲蛾，日月星辰，土石金玉，心力耳目，水火材物，皆物。時播淳化，旁羅水波，勞動節用，皆事。水波未詳，或云：水，壞字，扁旁，存者，波當從徐氏一本作沃。大戴禮作極，敗阮氏補注云：敗，治也。極，言至於四邊，亦不通。

勞勤心力耳目節

用水火材物。

正義曰：黃帝教民，江湖陂澤山林原隰，皆收採禁捕，以時用之，有節，令得其

利也。大戴禮云：宰我問於孔子曰：予聞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凶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中井積德曰：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材物是一件泛稱，愚按：順天地之紀以下，采五帝德。

黃帝

炎帝

黃帝

土代

之

即黃龍

地螾

見是也

螾，土精

大五六圍，長十餘丈

螾，音引，螾，音以

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史記封禪書云：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崔述曰：近代纂古史者，咸云伏羲以木德，王神農以火德，黃帝以土德，王少皞以金德，王顓頊以水德，王帝堯舜以降，皆以五行，周而復始。余按：帝王之興，果以五行終始，則此乃天下之大事也。二帝之典，三王之誓，語必有言之者，即不言，若易春秋傳，窮陰陽之變，徵黃炎之潤，述神怪之說，詳矣，猶絕無一言及之。然則是戰國以前，原無此說也。明矣。洪範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不言其為帝王受命之符也。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帝王受命者？曲直從革之屬，抑未矣。何故舍其大者不言，而但言其細者乎？傳曰：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太皞氏以龍紀，少皞氏以鳥紀，是帝王

之與各因物以取義不必於五行也各因義以立名無所謂終始也不然以水以火可矣以雲龍鳥何說焉傳曰陳水族也又曰衛顓頊之虛也其星爲大水此自謂顓頊之應乎水耳非謂帝王皆以五行相終始也若皆以五行相終始則舜以土德王何以論陳者不近係之舜之土而反遠係之顓頊之水乎夫五行之說防於洪範上古帝王之事詳於春秋傳洪範不言春秋傳之說不合然則是爲五德終始之說者乃異端之說而非聖賢之旨也明矣五德終始之說起於鄒衍而其施諸朝廷政令則在秦并天下之初史記封禪書及始皇本紀孟子荀卿列傳言之詳矣其說以爲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皆以所不勝者遞推之是以秦之代周自謂水德而漢賈誼公孫臣皆謂漢當土德太初改制服色尙黃用衍說也蓋自周道既衰異端並起大略分爲六術史記自敘所謂儒墨道德名法陰陽是也而衍以陰陽專門名家漢志九流次陰陽於道家法家之間而其書目有騶子四十九篇騶子終苟五十六篇史記亦云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不可勝數也則是司馬遷固已非之矣且龍止銀溢皆荒唐無可證赤鳥之符雖見於河內女子之泰誓然白魚入舟不又爲金德乎此固大雅君子所不道也以秦之愚至於焚詩書求神仙其爲衍說所欺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

人。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葢任荀偃媯嬛依是也唯青陽與夷鼓同已

蓋國語文誤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陽當爲玄鸞是帝嚳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其

國語上文青陽，卽是少昊金天氏爲己姓者耳。旣理在不疑，無煩破四爲三。傳音力其反，姑其吉反，嬀音在宣反。黃帝二十五子以下，本晉語胥臣言，崔述曰：上古之時，人情樸略，容有未受姓者，故因錫土而遂賜之，所以禹貢有錫土姓之文，非每人皆賜之以姓也。安有同父而異姓者哉？姓也者，生也。有姓者，所以辨其所由生也。苟同父而各姓其姓，則所由生者無可辨。有姓曷取焉？且十二姓之見於傳者，姬、祁、己、任、姑、五姓而已。然皆相爲昏姻，后稷取於姑，王季取於任，春秋時晉之欒與祁昏，魯之孟與己昏，而姬、劉、祁、范、乃世爲昏姻，皆無識者。果同祖也，可爲昏乎？若同祖者，易其姓而卽可爲昏，則吳之孟子何譏焉？春秋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又云：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觀其文，皆似古帝王之子孫，世守其姓而不改者。唯虞後本姚姓，而陳乃媯姓，故晉史趙以爲周之所賜，蓋偶然之事。時或有他故焉，要之媯猶姚耳，非姚與媯之遂可以相爲昏也。自國語始有一人子孫分爲數姓之說，而大戴記從而行之。史記又從而采之，遂謂唐虞三代共出一祖，而帝王之族姓遂亂雜而失其真矣。然則是誣古聖而惑後儒者，皆國語爲之濫觴也。黃帝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爲名，又以爲號。山海經曰：在窮山之丘，際西射之南。張晏曰：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而娶於西陵氏之女，是爲嫫祖。祖一作俎，嫫力追反。氏字各本脫，依古鈔本，楓山本三條本及御覽引史記補大戴禮帝繫篇亦有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皇甫謐云：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生

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案國語夷鼓蒼林是二人又案漢書古今人表彤魚氏生夷鼓嫫母生蒼林不得如謚所說太史公乃據大戴禮以累祖生昌意及玄囂玄囂即其一日玄囂是爲青陽也皇甫謐以青陽爲少昊乃方雷氏所生是其所見異也

青陽。

玄囂帝嚳之祖案皇甫謐及宋衷皆云玄囂青陽即少昊也今此紀下云玄囂是爲青陽

當是誤也謂二人皆黃帝子竝列其名所以前史因誤以玄囂青陽爲一人耳宋衷又云玄囂青陽是爲少昊繼黃帝立者而史不敘蓋少昊金德王非五運之次故敘五帝不數之也抗世駁曰按戴禮有孝昭冠辭則其後於太史公明矣集解意以爲太史公乃據大戴禮疑有誤沈家本曰太史公所據帝繫篇在今大戴禮中故裴注云然大戴禮亦漢初相傳之書戴德刪篇八十五篇遂名大戴實非德所撰述也

青陽降居江水。

括地志云安陽故城在豫州新息縣西

南八十里應劭云古江國也地理志亦云安陽古江國也帝繫篇江水作泝水

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降下也

言帝子爲諸侯降居江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國也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南過邛都又東北至朱提縣爲盧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

昌意

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

黃帝居軒轅以下采帝繫古鈔楓山三條南化本慶長本標記引鄒誕本僕作漢

與帝**高陽有聖惠焉。**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後子孫因封焉帝顓頊高陽氏

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昌僕亦謂之女樞河圖云瑤光如蜺黃帝崩諡曰在位百

年而崩年百一十一歲案大戴禮幸我問孔子曰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對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凶而

人用其教百年則士安之說略可憑矣列仙傳云軒轅自擇亾日與羣臣辭還葬

橋山山崩棺空唯有劍鳥在棺焉林伯桐曰史記於黃帝紀最慎所謂擇其言尤雅者也正義於蚩尤則引龍魚河圖於風后力牧則引帝王葬橋山黃帝冢在上郡

世紀於黃帝崩則引列仙傳皆不雅馴之言豈史公之意乎黃帝冢在上郡

橋山地理志橋山在上郡陽周縣山有黃帝冢也括地志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陽周縣橋山南有黃帝冢案陽周隋改為羅

川爾雅云山銳而高曰橋也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帝顓頊高

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皇甫謐曰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宋衷云顓頊名高陽有天

下號也張晏云高陽者所興地名也張文虎曰案史記篇自為卷脈絡相貫後人

取便簡閱中斷提行然亦有改之未盡者舊刻毛本此紀帝堯接帝嚳不提行是其迹也

他合傳亦有類是者今桀不提行以歸一例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

材以任地

言能養材物以任地大戴禮作養財

載時以象天

載行也言行四時以象天大戴禮作履時

象天履亦踐而行也。依鬼神以制義。象禮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是也。鬼神聰明正直當盡心敬事因制尊卑之義。

曰神也。鬼神謂山川之神也能興雲致雨潤養萬物也。故已依馮之制義也。制古制字。治氣以教化。謂理四時五行之氣以教化萬人也。

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幽州也。南至于交阯。交州也。西至

于流沙。地理志曰流沙在張掖居延縣。括地志云居延海南甘州張掖縣東北千六十四里是。東至于蟠木。

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東北有門名曰萬鬼所聚也天帝使神人守之一名神荼一名鬱壘主閱領萬鬼若害人之鬼以葦索

縛之射以桃弧投虎食也。錢大昕曰蟠木扶木也呂覽為欲篇西至流沙東至扶木又求人篇禹東至搏木之地說文搏桑神木日所出也搏與扶通扶木即扶桑古音扶

如醕聲轉為蟠也。動靜之物。動物謂鳥獸之類靜物謂草木之類。大小之神。大謂五嶽

衍。日月所照莫不砥屬。依王肅音止屬據大戴禮作砥礪也。砥磨石

也取其平也。帝顓頊生子曰窮蟬。一云窮係諛也。帝舜

之高祖也。顓頊崩。皇甫謐曰在位七十八年九十八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頓丘者城門名頓

丘道梁皇甫謐云據左氏歲在鶉火而崩葬東
郡又山海經曰顓頊葬鮒魚山之陽九嬪葬其陰

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

爲帝嚳帝嚳高辛者

張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

字爲號上古質故也

宋衷曰高辛地名因爲號嚳名也皇甫謐云帝嚳名俊也

炎帝作耜以利百姓教民種五穀故號神農黃帝制輿服宮室等故號軒轅氏

少昊象日月之始能師太昊之道此謂象其德也帝王紀云
倍母無聞焉梁楓山三條南化本云嚳一作倍音國黃帝之曾孫也高

辛父曰嬌極

音同又巨遙反帝堯之祖也嬌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

黃帝自玄囂與嬌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

皇甫謐曰都亳今

河南偃師是

帝嚳以下采帝嚳高辛於顓頊爲族子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

名

帝王紀云帝倍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見其神異自言其名曰

普施利物

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

字當依戴

記作意讀如勤恤民隱之

隱楓三南本無物字仁而威惠而信脩身天下服取地之財而

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

望晦朔、日月未至

而迎之、過而送之、上迎日推策是也、虎曰尚書、寅餞納日與寅賓出日相對、

中井積德曰、歷謂推步之、張文、蓋即賓餞之意、

明鬼神

而敬事之、

之神賢人之精氣謂之鬼、言明識鬼神而敬事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又云、聖人之精氣謂

其色郁郁、其

德嶷嶷、

郁作神、嶷作俟、嶷嶷、猶穆穆也、嶷嶷、德高也、今案大戴禮、今本大戴禮與史文同、

其動也時、其服也

士、

舉動應天時、衣服服士服、言其公且廉也、服士之祭服、緇衣、纁裳也、服行也、士事也、言服事不懈也、

帝嚳漑執中

而徧天下、

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徧字一作尹、漑音既、言帝借治民若水之漑、漑、平也、而執中正、徧於天下也、

戴記無漑字、徧作獲、洪頤煊曰、既古通作概字、概、平也、言執中以徧及於天下、沈濤曰、集解引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既之作漑、猶夷之作鍊、是史遷書古字之僅存

者、此外為小司馬、張守節輩所竄改者不少矣、五帝紀曰、賜谷、索隱曰、史記舊本作湯谷、今竝依尚書字、則小司馬所改也、曰竝、蓋不止一字、孫詒讓曰、徧、大戴作獲、獲當為護、

猶云辨護、理董監治之義、李筮曰、徧即辨之、段音、古字通、大戴禮當作護、史記當作辨字、異義同、竝理董監治之義、日月所照、風雨所至、

莫不從服、

高辛生而神靈以下、五帝德、

帝嚳娶陳鋒氏女、

音峯、案系

本作陳郭氏，皇甫謐云：陳錄氏女曰慶都，慶都名也。錄音峯，又作豐。帝王紀云：帝偁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邵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女曰簡狄，生高

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助。次妃嬖氏女曰常儀，生帝摯也。生放勳。言堯能放，音方，往反。勳亦作助。音許云：反

祁氏，帝王紀云：帝堯陶唐氏。娶娥嬖氏女，生摯。案皇甫謐云：女名常祁，姓也。母慶都，十四月生堯。宜也。娥嬖，足須反。音紫

移反。帝摯，帝摯崩。皇甫謐曰：帝魯家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而摯代立。

帝摯立不善，崩。猶不著明，衛宏云：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焉。帝

王紀云：帝摯之母於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摯於兄弟最長，得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助為唐侯。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羣臣造唐，而致禪。唐侯自

知有天命，乃受帝禪，乃封摯於高辛，今定州唐縣也。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義引尚書大傳曰：堯年

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遂以為號。吳裕垂曰：堯嗣摯統，兄弟相及也。堯即帝位，經無明文，於是滋生異說，有謂摯服義而致禪者，有謂摯荒淫而見廢者，此皆亂賊之徒，欲飾篡為

禪，附會其說以自文耳。太史公所謂百家之言，其文不雅馴者，莫甚於此。故博採羣書，擇其尤雅者，著為本紀，以為帝摯不善既崩而後放勳立，可謂折衷至正，俾萬世人臣無所

藉口。帝堯者，伊祁氏案。皇甫謐云：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

故從母所居為姓也。徐廣云號陶唐帝王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

其南有晉水括地志云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平陽河水一名晉水也。**放動。**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

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崔適曰依舜本紀名曰重華夏本紀名曰文命此當補名曰二字愚按此承上文弟放動而言與舜禹本紀異不必補

二字又按堯舜禹皆名放動重華文命皆其徽號當時函養也。**其仁如天。**如天之

郭璞注爾雅云仁覆憫下謂之昊天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就之如日。**臨人成就之若葵

奮傾心以**望之如雲。**如雲之覆渥言德化廣大而溥潤生人人咸仰望之故向日也。**望之如雲。**曰如百穀之仰膏雨也。**中井積德曰如日謂其溫仁也**

猶炙背于陽如雲謂其高大覆冒索隱非**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舒猶慢也大戴禮作不豫

有天下之富**黃收純衣。**徐廣曰純一作綖駟案太古冠冕圖云夏名冕曰收禮記曰野夫黃冠鄭玄曰純衣士之祭服。**收冕**

名其色黃故曰黃收象古質素也純讀曰緇。**形車乘白馬。**德形戴記以上采五帝。**能明**

馴德以親九族。馴也言聖德能順人也案尚書作俊德孔安國云能明用俊德

之士與此文意別也。陸九族可以便章百姓可以合和萬國。

九族既睦便章

百姓。

曰百姓百官鄭玄曰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古文尚書並作平字孔安國

平為浦耕反平既訓便因作便章其今文作辯章古平字亦作便音婢緣反便則訓辯遂為辯章鄭誕生本亦同也。

百姓昭明合和萬國。

遠是堯之所以有天下致太平也尚書皋陶謨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

勸翼邇可遠在茲亦述此意詩大雅思齊稱周文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論語為政篇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戴記犬

身孟子離婁篇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黎也案聖人不獨治必須賢輔乃命相敬順昊天。敬猶恭勤也元氣昊然

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而獨言數法日月星辰。日月則此言數法是

訓歷象二字謂命羲和以歷數之法觀察日月星辰之早晚以敬授人時也。歷數

乃命羲和

孔安國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

重黎傳云重即羲黎即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

敬順昊天

敬猶恭勤也元氣昊然

數法日月星辰

日月則此言數法是

之法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天數以為一歲之曆

敬授民時。

種黍菽 尚書考靈耀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昂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

四星之中知民緩急故云敬授民時也。述顛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

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余按經文四時之紀閏之疏密替之日數多寡皆至堯而後定非舊已有成法而中廢

至堯又修復之也重黎之司天地本於楚語然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民所

司者乃天神之祭祀非天象之屬縮也故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曰夫人作享家爲巫史

皆謂宗祀祭事耳與羲和之司歷法者無涉也歷象之官自在帝畿三苗之亂自在蠻

夷相距數千里三苗安能廢帝廷之二官而乖其閏餘乎至楚語所稱堯復育重黎之後

者乃本呂刑之文非襲堯典之語堯自命羲和自有重黎今因其皆爲堯所命遂取而合

之然則堯在位百年所命之官止有此二族乎嗟夫自劉歆班固誤合楚語於堯典後學

祖而述之遂謂黃帝以來歷數已有成法然則堯典之累累而驗之諄諄而命之與夫史

臣之瑣瑣而記之者不皆贅乎韋昭國語解及尚書孔傳蔡傳並以重黎爲羲和皆沿漢

志而誤。分命羲仲居郁夷日暘谷。稱岫夷日出於暘谷羲仲治東方之官地

案 舊本作湯谷今竝依尚書字案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於咸池則湯谷亦有他證

明矣又下曰昧谷徐廣云一作柳谷亦日入處地名太史公博採經記而爲此史廣記異

聞不必皆依尚書蓋郁夷亦地之別名也。郁音隅陽或作暘禹貢青州云岫夷既

略案岫夷青州也堯命羲仲理東方青州岫夷之地日所出處名曰陽明之谷羲仲主東

方之官若周禮春官卿考沈濤曰釋文云堯典宅嵎夷史記及攷靈耀作禺鏡是陸氏所見史記本與小司馬張守節不同又曰索隱云史記舊本湯谷作湯谷今並依尚書字然則湯谷者小司馬所改也史遷從安國問故則古文尚書必作湯谷山海經黑齒國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楚辭天問云出自湯谷至蒙記淮南天文訓云日出于湯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古書皆以湯谷為日出之地錢大昕說同

敬道日出便程東作。孔安國曰敬道出日平均次

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考劉伯莊傳皆依古史作平秩音然尚書大傳曰辯秩東作則是訓秩為程言便課其作程者也考道音導便程並如字後同導訓也三春主東故言日出耕作在春故言東作命義仲恭勤道訓萬民東作之事考日中星鳥以殷使有程期考尚書敬道日出作寅賓出日使程作平秩下同

中春。孔安國曰日中謂春分之日也鳥南方朱鳥七宿也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孟季則可知也考下中音仲夏秋冬

同**其民析鳥獸字微。**孔安國曰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也乳化曰字尚書微作尾字說云尾交接也考

呂覽尾生高注云即論語微生高尾微古通用**申命羲叔居南交。**孔安國曰夏與春交此治南方之官也考孔注未是然則冬

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

便程南為。義叔主南方官若周禮夏官卿也考韓非子十過篇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

敬致。

集解 孔安國曰：爲化也。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也。**索隱** 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爲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正義** 爲音于，僞反。命羲叔宜恭勤民事，致其種殖，使有程期也。**考證** 張文虎曰：南爲各本作南，譌依尙書撰異改錢大昕梁玉繩說同。日

永星火，以正中夏。

集解 孔安國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也。以正中夏之氣節，馬融王肅謂日長晝漏

六十刻，鄭玄曰：五十五刻。**考證** 中井積德曰：六十刻者，以日出入而言，五十五刻者，以晨昏而言。愚按據下文注，集解五十五刻下當有失之二字。

其民因

鳥獸希革。

集解 孔安國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稀少，改易也。革，改也。

申命和仲居西

土。

集解 徐廣曰：一無土字，以爲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駟案鄭玄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正義** 和仲，主西方之官。若周禮秋官卿也。

日昧

谷。

集解 徐廣曰：一作柳谷。駟案孔安國曰：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

敬道日入，便程西

成。

集解 孔安國曰：秋，西方萬物成也。**考證** 尙書作寅，饒納日。

夜中，星虛。

集解 虛，舊依字讀，而鄭誕生音墟。案虛，星主墳墓。鄭氏或得其理。

以正中秋。

集解 孔安國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也。

其民夷易，鳥

獸毛毳。

集解 孔安國曰：夷，平也。老壯者在田，與夏平也。毳，理也。毛更生曰毳。理，尙書無夷字。史公以易代夷，今本夷字，後人旁注誤入正文。夷，易義。

複博士家異字云中彭中韓本南化本無易字蓋誤創集解毛更生曰卷理書傳作毛更生整理

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

正義 案北方幽州陰聚之地命和叔居理之北方之官若周禮冬官卿尚書北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蓋是也

作便在伏物

聚 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尚書作平在朔易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

據之而書尚書大傳云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者萬物伏藏之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萬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

日短星昴

以正中冬

孔安國曰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竝見以正冬節也馬融王肅謂日短晝漏四十刻鄭玄曰四十五刻失之

其民燠鳥獸氄毛

徐廣曰氄音茸駢案孔安國曰民入室處鳥獸皆生氄氄細毛以自溫也孔冬時其民因鳥獸生氄氄細毛

之時當服精綿絮褚衣溫之服以禦冬寒也褚音竹呂反

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

夫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度數也而日行運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月行天一月又逐及日而與會一年十二會是為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過半年分出小月六日是每歲餘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舉全數云六十六日其實一歲唯餘十一日弱未滿三歲已成一月則置閏若三年不置閏則正月為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為夏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皆反以此四時不正歲不成矣故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忤是也

信飭百官、衆功皆興。

和耕三百有六句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

工庶績咸熙，蓋在書歷成堯戒義和之言，而史公改爲敘事之文，崔述曰：歷有三率，一晝夜爲日率，一盈虧爲月率，皆易知者，獨一寒暑爲歲率，其間贏縮奇零最爲難齊，故歷法

以成歲爲要，然歲之終始非有定界，不可以徒求，故分以爲四時，而命二仲二叔分居四方以考驗之時之終始，尤無定界，益不可以徒求，故但求定天下四時之中，中得則前推

之，卽爲始，後推之卽爲終，日永日短者，考之以晷漏，星鳥星虛者，考之以躔度，猶懼其未也，復驗之於人物，出入變化之節，而後四時可定，四時定則日數可得，月閏不差，而歲成

矣，又曰：歷法政事之一端耳，何爲詳記之如是也？曰：帝王之治，莫先於授時，四時不爽，然後農桑可興，政令可布，人物之性可盡，天地陰陽之化可得，而輔相變理，書契史冊之文

可得而次第考核，故堯典載堯之政，特詳於此，而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亦以行夏時爲第一義也，所謂夏時卽堯所定之歷。

事。

正義：言將登用之嗣位也，正義：嗣位二字當削。

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

孔安國曰：放齊，臣名。

堯娶散宜氏，女曰女臯，生丹朱，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范汪荊州記云：丹水縣在

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水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丹水故爲縣，尙書作胤子朱，啓明。

堯曰：吁，頑凶不用。

爲頑凶，訟也，言丹朱心既頑，又好爭訟，不可用之。

左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訟也。

德曰不用也。堯又曰。誰可者。考尚書無又字。誰可者作疇咨若予采。謹兜曰。共工殂聚

布功可用。集解孔安國曰。謹兜。臣名。鄭玄曰。共工。水官名。尚書作都共工。方鳩僝功。堯曰。共工

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正義漫音莫干反。共工善為言語。用意邪僻也。似於恭敬罪惡。漫天不可用也。

庸書作吁靜言。堯又曰。嗟四嶽。集解鄭玄曰。四嶽。四時官。主方嶽之事。四嶽即上羲和四子也。分掌四嶽之諸侯。故稱焉。嗟嘆鴻水。問四嶽誰能理也。孔安國云。作咨語詞。四岳。鄭說為是。下曰。皆曰。非一人也。與羲和四子異。

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集解孔安國曰。懷。包。襄。上也。湯音商。今讀如字。

湯湯廣平之貌。言水奔突有所滌除。地上之物。為水漂流。湯湯然。案懷。藏。包。襄。之義。故懷為包。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皆在上也。言水襄上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尚書作湯湯。浩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有能俾乂。楓三。南本湯作蕩。南本洪作鴻。皆曰。鯀可。集解馬融曰。鯀。臣名。禹

鯀。負命毀族。不可。正義負音佩。依字通。負。違也。族。類也。鯀。性很戾。違負。致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詩云。貪人敗類也。李筮曰。負。倍。佩。背。聲。義。竝相通。

嶽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正義音異。孔安

類也。李筮曰。負。倍。佩。背。聲。義。竝相通。

國云，异已，已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考尚書作異哉，試可乃已。陳仁錫曰：洞本可下無用字。張文虎曰：舊刻無用字，審經文及傳，無者是錢大昕曰：古人語急，以不可為可也。古經簡質，得史記而義益明。堯於是聽獄用鯀。考尚書作帝曰往欽哉。九載功用不

成。

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云：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

終更始也。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為年也。案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也。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而用其子禹也。考尚書作九載績用弗成，愚按尚書又云：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鯀蓋歷三考也。舜所以黜之，又按以堯曰：嗟，四獄。朕在位七十

載。女能庸命，踐朕位。

鄭玄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孔安國云：堯年十

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載，時八十六，老將求代也。考陳仁錫曰：湖本女作汝，誤。篇內同。王觀國曰：伊訓曰：朕載自毫，此伊尹自稱朕也。洛誥曰：朕復子明辟，此周公自

稱朕也。離騷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此屈原自稱朕也。秦始皇帝初并天下，以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自是惟人君稱朕，臣下不敢稱也。獄應曰：

鄙惠忝帝位。

四嶽皆云：鄙俚無德，若便行天子事，是辱帝位，言己等不堪也。

堯曰：悉舉貴戚及疏

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

孔安國曰：無妻曰矜。

正義 於古頑反 **考證** 崔述曰古者三十而娶三十未娶常事耳何以鯀稱也以下釐降二女故於此稱鯀焉明舜之未娶也 **堯曰然朕聞之**

其何如。獄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

姦。 **乘解** 孔安國曰不至於姦惡 **正義** 烝之升反進也言父頑母嚚弟傲舜皆和以孝進之於善不至於姦惡也 **考證** 王引之曰烝烝即孝德之形容謂之烝烝者言

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云文王烝哉韓詩云烝美也魯頌泮水云烝烝皇皇傳云烝烝厚也愚按不至於姦不使至於姦惡也 **堯曰吾其試哉**

正義 欲以二女試 **正觀** 其理家之道也 **於是堯妻之二女** **正義** 妻音七計反二女娥皇女英也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舜升天子娥皇

為后女 **觀其德於二女** **正義** 視其為德行於二女以理家而觀國也 **考證** 楓三南本德作自為尙書作刑 **舜飭下**

二女於媯汭如婦禮。 **乘解** 孔安國曰舜所居媯水之汭 **正義** 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系本作女瑩大戴禮作女媯

皇甫謐云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汭水涯也猶洛汭渭汭然也 **正義** 飭音勅下音胡亞反汭音芮舜能整齊二女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媯汭使行婦道於虞氏也括地志

云媯汭水源出蒲州河東南山許慎云水涯曰汭案地記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媯水北流者汭水二水異原合流出谷西注河媯水北曰汭也又云河東縣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壇 **考證** 尙書飭下作釐降句下有帝曰欽哉四字蔡沈云堯治裝下嫁二女於媯水之北使為舜婦於虞氏之家也欽

戰堯戒二女之辭。經義蓋如此。史公句上冠以舜字。與經殊。正義得之。

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

從。

鄭玄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考五典。五教。說詳布五教條下。

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

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

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

皆有美德也。

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

納于大麓。穀梁尚書云。

傳云。林屬於山曰麓。是山足曰麓。故此以為入山林不迷。孔氏以麓訓錄。言令舜大錄萬機之政。與此不同。尚書大傳云。納之大麓之野。野即山林川澤也。是史公所本。漢

書王莽傳。張竦稱莽功德曰。比三世為三公。送大行。秉冢宰。職填國家。四方幅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公之謂矣。又莽曰。予前在大麓。論衡正說篇書云。入于

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錄三公之位。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王肅注尚書曰。麓。錄也。是以大麓為大錄。萬幾之政。與史公義異。堯以

為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

鄭玄曰。

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考績之義。

舜讓於德不擇。

徐廣曰。音亦。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擇也。古文作不嗣。

今文作不怡。怡。即擇也。謂辭讓於德不堪。所以心意不悅。擇也。俗本作澤。誤。爾亦當為擇。史公自序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台。怡通。釋詁。怡。擇樂也。史公以故訓代之。

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

馬融曰：上日，朔日也。鄭玄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

改，故依堯正月上日也。以上采尚書堯典。

文祖者，堯大祖也。

鄭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尚書

帝命，駿曰：五府，正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

也。尚書帝命，駿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黃曰：神斗，注云：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燔怒之府，名曰

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斗。周曰：太室，顯紀者，白帝，招拒之府，名曰：顯紀，紀法

也。金精，斷割萬物，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玄矩者，黑帝，汁光紀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昧，能權輕重，故謂之玄矩。周曰：玄堂，靈府者，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

黃帝，姚範曰：以文祖為堯太祖，此疑太史公從安國問故而得之者。今書傳乃云：堯文德

之祖廟，則謬悠之說矣。康成以緯書解經，裴氏不當取以解此。愚按：五天帝之說，自五人帝而生，皆以五德配五色。周末始有之，唐虞所無。

於是帝堯

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

於是以下，本孟子萬章篇觀天命，即薦諸天也。

舜乃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鄭玄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案舜雖受堯命，猶不自

安更以瑤璣玉衡以正天文。璣爲運轉，衡爲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器也。觀其齊與不齊，今七政齊則已受禪，爲是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竝縣璣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而強也。鄭玄云：運轉者爲璣，持正者爲衡，尙書大傳云：政者齊中也。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蔡邕天文志：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也。尙書大傳云：七政布位，日月時之主，五星時之紀，故此爲七。日月有薄食，五星有掇聚，七者得失在於人君之政，故謂之政。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自異政，故曰七政也。按五星名，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也。

遂類于上帝

集解鄭玄曰：禮祭上帝于圓丘。正義五經異義云：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時舜告攝，非常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鄭玄云：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

星 禋于六宗

集解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駢案：六宗，義衆矣。愚謂鄭說爲長。正義周語云：精意以享曰禋也。孫炎云：禋，絜敬之

祭也。案星，五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星也。雨師，畢星也。孔安國云：四時寒暑也。日月星也。水旱也。禮祭法云：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禋，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禁，祭星也。雩，祭水旱也。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立六宗祀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禮比大社，魏因之。至晉初，荀顛言：新祀以六宗之神，諸家說不同，乃廢之也。正義六宗，自漢以來無定說。歐陽及大小夏侯皆曰：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

劉歆曰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馬融曰天地四時鄭玄曰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王肅曰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與某氏書傳合張繫曰三昭六穆未知孰是

望于山川

集解徐廣曰名山大川也山川五嶽四瀆也爾雅云梁山晉望也

辯于羣神

集解徐廣曰辯音班駟案鄭玄曰羣神若丘陵墳衍集解辯音遍謂祭羣神也考封禪書辯作徧王先謙曰黃圖載元始儀說苑辨

物篇漢書王莽傳論衡祭意篇白石神君碑魏公卿上尊號表皆作徧愚按辯又或作班徧辯班音近蓋與類禋望同祭神也其義未詳

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

集解馬融曰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

正義揖音集周禮典瑞云王執鎮圭尺二寸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五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言五瑞者王不在中也孔文祥云宋末會稽修禹廟於

廟庭山土中得五等圭璧百餘枚形與周禮同皆短小此即禹會諸侯於會稽執以禮山神而埋之其璧今猶有在也考楓三南本無月字封禪書班作還崔述曰此記布政

於內之事先事神而後治人者奉天而以出治明不敢自專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崇

集解馬融曰舜受

終後五年之二月鄭玄曰建卯之月也崇祭東嶽者考績崇燎也正義案既班瑞羣后即東巡者守土之諸侯會岱宗之嶽焚柴告至也王者巡狩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任己

恐其壅遏上命澤不下流故巡行問人疾苦也風俗通云太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始也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嶽之長也案二月仲月也仲中也言得其中也

望

秩於山川。

正義乃以秩望祭東方諸侯境內之名山大川也言秩者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遂見東方君長合

時月正日。

正義君長乃合同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周禮太史掌正

歲年以序事頒正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因巡狩合正之同律度量衡正義鄭玄曰律

斛衡斤兩也正義律之十二律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兩皆使天下相同無制度

長短輕重異也漢律歷志云庚書云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律有十二陽六

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

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度者

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為一分十分為

一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

起黃鍾之侖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侖合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

為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侖容千

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衡平

也權重也正義正義本起黃鍾之管以下十七字與漢書律歷志同訛館本依宋史律

志改作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脩五禮正義賓軍嘉也正義周

積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一為一分十分為寸

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

親萬民也尚書堯典云類于上帝吉禮也如喪考妣凶禮也羣后四朝賓禮也大禹謨云

汝徂征軍禮也。堯典云：女于時嘉禮也。女，音女。慮反。五玉，也。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三帛，孤所執也。鄭玄曰：三

帛所以薦玉也。必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孔安國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也。案三統紀：推伏羲為天統，色尚

赤，神農為地統，色尚黑，黃帝為人統，色尚白。少昊黃帝，一一生，周禮：大宗伯云：羔，小羊

也。取其羣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一死，也。案不可生為贊，故死雉取其

卿執羔，大夫執鴈，案羔鴈性馴，可生為贊。一死，也。案不可生為贊，故死雉取其

守介死不為摯。音至。贊，執也。鄭玄云：贊之言至，所以自致也。韋昭云：贊，六贊，孤執皮

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也。如五器卒乃復。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

卒，音子。律。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

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禰，音乃。禮反。何休云：生曰父，死曰考。廟曰禰。公義錢大昕曰：藝禰，音近。崔述曰：此

記布政於外之事，亦先神而後人。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巡狩之年，諸侯見於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崔述曰：此總上內外之政

言之。又曰：於舜攝政之日，何以詳記其朝覲巡狩也。曰：朝覲巡狩之制，始於舜也。自堯以

前聖帝迭興其時亦必有朝覲巡狩之事但正義徧告以言正義徧音遍言遍告天子治理之言也 明

試以功車服以庸。正義孔安國云功成則錫車服以表顯其能用也正義肇十

有二州。決川。正義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

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也鄭玄曰更為之

定界濟水害也考崔述曰此舜平地之政所以開禹敷土之先肇首成天次治人次

平地三才之道備矣又曰肇始也前此未有而始設之謂肇若前此固有九州析九以

為十二是但增之非肇也舜攝政之初但曰日觀四岳羣牧不曰九牧牧未有定數也及

舜即位前曰咨十二牧不曰咨於羣牧牧已有常額也其後禹別九州亦曰九牧不曰羣

牧州之肇於舜而非增於舜明矣至十二州之名經傳皆無之幽并營之

為州雖見於周官爾雅然彼自記九州之名與舜之十二州初無涉也 象以典刑。集解馬融曰流放

其人也正義孔安國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也 流宥五刑。集解馬融曰流放

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耆三曰蠢愚五刑墨劓荆宮大辟正義孔安國

云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也鄭玄云三宥一曰弗誡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也 鞭作官

刑。集解馬融曰為刑 扑作教刑。集解鄭玄曰扑擯楚

辨治官事者為刑 金作贖刑。集解馬融曰

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 眚裁過赦。集解鄭玄曰眚裁為人作患

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 怙終賊刑。

集解 徐廣曰終一作衆鄭玄曰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考孔穎達曰易繫辭云象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做法徐孚遠曰馬說象刑卽王莽所謂畫衣冠也書蔡傳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也於說爲長過赦尙書作肆赦崔述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刑之大者也五刑呂刑所述墨劓刑宮大辟是也刑重則流遠刑輕則流近故刑有五流亦有五所謂五刑有服五流有宅是也當刑而宥之者蔡傳所謂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是也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爲贖刑刑罰之小者也官刑者在官之人因官事而得罪教刑者居學校而不率師長之教訓贖刑則常人之犯小罪者三者皆不麗於五刑故不殘其肢體不流之遠方皆災肆赦怙終賊刑則刑之變也蔡沈曰終謂再犯

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

集解 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爾雅曰謚靜也考注惟刑之謚

哉案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誦郵謚聲近遂作謚也考舜乃在璿璣玉衡以下采尙書堯典梁玉繩曰漢書儒林傳言史公從孔安國問古文尙書故史記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則是爲壁中真古文而非史公之不循經典自任胸懷矣然字句之間每與今所傳迥異何歟蓋古字多通借又漢儒各習其師不能盡同許慎生于東漢和安問從賈逵受古學而其所撰說文解字引經甚別亦以雜舉衆家之本也宋洪适隸釋所錄諸碑俱後漢人其引經亦殊況當西漢之世乎因知史公之于尙書兼用今古文復旁搜各本皆萃成一家言索隱所謂博采經記而爲此史不必皆依尙書是也而古人用舊籍不拘定本文則增損竄易誠所不免但今之尙書自東晉元帝時書改從俗書不但科斗古文遂至真僞雜廁非安國之舊文字體數更迨唐天寶時詔學士衛包

也。王觀國曰：司馬遷好異而惡與人同。觀史記用尙書戰國策國語世本左傳之文，多改其正文，改績用爲功用，改厥田爲共田，改肆覲爲遂見，改宵中爲夜中，改咨四嶽爲嗟四嶽，改協和爲合和，改方命爲負命，改九載爲九歲，改格姦爲至姦，改慎微爲慎和，改烈風爲暴風，改克從爲能從，改濟川爲決川，改恤哉爲靜哉，改四海爲四方，改熙帝爲美堯，改不遜爲不訓，改胄子爲穉子，改維清爲維靜，改天工爲天事，改底績爲致功，如此類甚多。又用論語文分綴爲孔子弟子傳，亦多改其文，改吾執爲我執，改毋固爲無固，改指諸掌爲視其掌，改性與天道爲天道性命，改未若爲不如，改即便爲辯辯，改滔滔爲悠悠，如是類又多子長，但知好異而不知反有害於義也。馮班曰：尙書多古語，不易通，遷所載頗易其文字，卽太史公之書傳也。愚按：孟子之時，百篇具存，而解尙書曰：涿水者洪水也，去齊景未遠，而釋其詩曰：畜君者好君也。太史公後，孟子百五十六年，文字旣與三代異，言語亦不同，其以今辭解古書，苦心可想。馮班所謂「謹兜進言共工」，池也，共工，窮奇

也。鯀，檣杌也。三苗，鬻鬻也。傳云：舜臣堯，流四凶於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也。三苗，與左氏四凶族自異，說詳于舜紀。堯曰：不可而試

之工師。工師若今大匠卿也。共工果淫辟。匹亦反。四嶽舉鯀

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

三苗。馬融曰：國名也。左傳云：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孔安國云：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鬻鬻也。吳起云：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案

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為左彭蠡在東為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

在江淮荊州。

江東匯澤為彭蠡是也 音胡罪反今彭蠡湖也本屬荊州尚書云南入于

諸苗其種不一故唐虞時即號三苗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

馬融曰北裔也 尚書及大戴禮皆作幽州括地志云故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神異經云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鬚蛇身人手足

而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以變北狄徐廣曰變一作變 變謂變其形及衣服

裔各於四夷放共工等為中國之風俗也變於變之變 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馬融曰南裔也

神異經云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鳥喙而有翼兩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為人很惡不畏風雨禽獸犯死乃休名曰驩兜也遷三苗於三危

以變西戎馬融曰西裔也 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神異經云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

足皆人形而胫下有翼不能飛為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殛鯀於羽山以變

東夷馬融曰殛誅也 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神異經云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皆誅也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神異經云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

毛自解水土知通寒爲人自

用欲爲欲息皆曰云是縣也

四舉而天下咸服。采大戴記五帝德參以尚書

堯典孟子萬章篇梁玉繩曰罪四凶見于尚書述于孟子至大戴禮五帝德始有變四夷之說豈真孔氏語哉舍經文而從別記史公之好異也乃又謂舜巡狩歸而言于堯以罪之與夏紀同誤流放遷殛不同一時特尚書總紀于舜攝位之後見天下咸服帝堯以起下如喪考妣耳崔述曰此因上文恤刑之文遂及其退不肖之大略

堯立

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

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與解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駟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丘壠皆小呂氏春

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卽城陽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而堯葬百一十六歲括地志云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年也凡年百一十七歲孔安國云堯壽百一十六歲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緣生述征記云城陽縣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澤縣本漢城陽縣也考堯尙書堯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孟子釋之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而本書下文舜紀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二說不同崔述曰史記二十有八歲自舉舜時數之也蔡沈書傳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

年則是自舜受終時計之矣余按堯典云乃言底可績三載不容舜舉已二十年而底可績者止三載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不容初舉歷試之時卽以相堯稱之蔡氏之說是也愚按薦之於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天采孟子萬章篇

位以下本尚書三載四海湯密八音是也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

足授天下

鄭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父也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

於是乃權

授舜。

父子繼立常道也求賢而禪權道也權者反常而合道

授舜則天

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

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

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

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鄆城

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案濮州北臨漯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

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

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

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

三條

南化本獄訟作訟獄與孟子合

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劉熙曰天子之位

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于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堯崩以下孟子文也孟子萬章篇洪頤煊曰以河在冀州南故曰南河與九河無涉禮記王制尚書禹貢左傳閔二年可證梁玉繩曰孟子是爲帝舜虞舜者仁聖盛明曰舜

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鄠元注水經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于虞

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國所封之邑杜預云舜後諸侯也又越州餘姚縣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姚縣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

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卽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孝經授神契云舜生於姚墟案二所未詳也古鈔南化

本無者字舜名非諡諡自周始都君見孟子猶言一都之君非字名曰重華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

用七十九年壬午卽真百歲癸卯崩尚書云重華協於帝孔安國云華謂文德也言其光文重合於堯堯姓媯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目重瞳子

故曰重華字都君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閔若璩曰古堯典曰放勳乃徂落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非史臣之贊辭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徂落

許氏說文正同他日引堯之言爲放勳曰則可知其以是爲號也矣屈原賦二十五篇最

凡三見皆實謂舜豈得云重華本史重華父曰瞽叟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

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叟。叟無目之稱也。瞽上文云。盲者子。瞽叟是名。身實無目。叟尚書左傳。孟子新序諸書作瞽。戴記作叟。 瞽叟父曰

橋牛。又音嬌。橋。橋牛父曰句望。 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

至舜七世矣。三。南本。重昌意二字。重華父曰瞽叟以下。采帝繫。趙翼曰。左傳昭公八年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者。舜重之以明德。國語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則舜之先有名幕者。史記無之。 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舜

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皇甫謐云。舜母名握。登生舜於姚墟。因姓姚氏也。 瞽叟更娶妻而生

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

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崔述曰。史記此文采之書及孟子而書。孟子皆未

言爲後母。則史記但因其失愛。故億之耳。愚按帝王世紀云。舜能和諧。大杖則避。小杖則受。蓋敷績史文有小過則受罪六字。

舜冀州之人也。

蒲州河東縣。本屬冀州。宋永初山川記云。蒲坂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壇。括地志云。媯州有媯水。源出城中。者舊傳云。卽舜釐降二女於媯。納之所。外城中有舜

五帝本紀第一

井城北有歷山，山上有舜廟。舜耕歷山。案：鄭玄曰：在河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棗山，亦名猪山，亦名狗頭山，亦名薄山，亦名吳山。此山西起雷首山，東至吳坂，凡十一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漁雷澤。案：鄭玄曰：雷夏兖州澤。今

屬濟陰。案：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山海經云：雷澤有雷神龍首人，頰鼓其腹，則雷也。陶河濱。案：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所

也。案：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所

也。案：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所

也。案：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所

也。案：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所

也。案：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所

也。案：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所

也。案：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所

也。案：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所

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

考論兄疑當作友。古鈔楓三。南本嘗作常。

舜年二十

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

考論可用謂可為天子也。考論五帝德云。舜二十以孝聞於天下。

四

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嬌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

舜親戚。甚有婦道。

考論二女不敢以帝女驕慢舜之親戚。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顛手等也。顛音苦果反。

堯九男

皆益篤。

考論篤。惇也。非唯二女恭勤婦道。九男事舜皆益惇厚謹敬也。考論孟子盡心篇。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淮南

子秦族訓。四岳舉舜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洪頤煊曰。呂氏春秋去私篇。堯有十子。不與其子而授舜。

高誘注。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云十子。殆丹朱為胤子。不在數中。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考論韓非子

歷山之農相侵略。舜往耕。年耕者讓畔也。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

不苦窳。

窳音庾。史記音隱曰：音游甫反。駟謂窳病也。苦讀如鑿，音古。鑿籛也。窳音庾。考。舜耕以下采韓非子難篇，楓三南本澤下有之字。李笠曰：上

當作之，以歷山之人句例之可知也。新序一年而所居成聚。反謂村落也。喻二

年成邑，三年成都。

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也。戶子及呂氏春秋貴因

篇云：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莊子徐無鬼篇：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餘萬家，與是史微異。中井積德曰：邑大於聚都，又大於邑，如是而已矣。

不當引周官制度。梁玉繩曰：耕稼陶漁，乃舜微時事。在堯妻舜前，上文已載之矣。則讓居以成聚成都，宜并入上文。何又重見于釐降後邪？疑當時舜耕歷山至苦窳三十一

字，置上文舜冀州之人也。下而上文衍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十字，再移一年成都十

字，置上文就時于負夏之下。蓋史文之複出錯見者也。崔適曰：舜耕歷山至三年成都，皆四嶽薦舜之辭，當移上文四岳咸薦虞舜曰可之下。愚按崔說尤捷。

牛羊。

絺，勑遲反。細葛布衣也。鄒氏音竹几反。

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

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

笠自扞已身

有似鳥張翅而輕下得不損傷。皇甫謐云：兩繖繖笠類。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是也。通史云：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

得免去也。考楓南本無塗字，正義鵲作借。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

案音孔，列女傳所謂龍工入井是也。正言舜潛匿穿孔旁，從他井而出也。通史云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

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媯州懷戎縣西，外城中，其西又有一井，著舊傳云竝舜井也，舜自中出，帝王紀云河東有舜井，未詳也。舜既入深，瞽叟

與象共下土實井。案亦作填井。舜從匿空出去。案劉熙曰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

之助。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

扶問反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

乃止舜宮居，鼓其琴。案宮即室也，爾雅云室謂之宮，禮云命士已上，父子異宮也。舜往見之。象鄂

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案言汝猶當庶幾於友悌之情義也，如孟

子取尚書文，又云惟茲臣庶，女共于予治，蓋欲令象共理臣庶也。考楓三南本，鄂下有然字，瞽叟尚復欲殺之，以下又見孟子萬章篇微異，梁玉繩曰焚廩拚井之事，有無

未可知，疑是戰國人妄造也，即果有之，亦非在妻二女之後，新序雜事篇以耕稼陶漁及井廩等事為未為天子時，論衡吉驗篇謂事在舜未逢堯時，蓋近之矣，不然四岳薦舜，何

以言格父，伯益贊禹，何以稱允若乎？此萬章隨俗之誤。孟子未及辯，而史公相承，未察爾。宋司馬光、史剡、程子遺書、洪邁容齋三筆及古史大紀、路史發揮、通鑑前編俱糾其謬。

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堯典

云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名見左傳。昔字疑衍，下同。世

得其利，謂之八愷。賈逵曰：愷，和也。陽氏有才子八人，倉舒、隕、皐、檣、戡、大臨、克、龍降、庭堅、仲容、叔達。

梁玉繩曰：左傳無得利語。以下文世謂之八元例觀當衍。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見左傳。世謂之

八元。賈逵曰：元，善也。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十六族者，世濟

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謂元愷各有親族，故稱族也。濟，成也。言後代皮前代也。

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王肅曰：君治九土之宜，杜預曰：后土地官。禹為司空，司空主土。

則禹在八愷之中。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言禹度九土之宜，無不以時得其

次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為司徒，司徒敷五教，則契在八元之數。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杜預云：內諸夏，外夷狄也。案契作五常之教，諸夏太平，夷狄向化也。內謂室家。

外謂鄉黨。中庸：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未嘗以五道為唐虞之五教。至孟子則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淮南子：人間訓亦云：百姓不親，五品不治，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是與左傳史記異。愚按：父母兄弟，一家之事也。君臣朋友，一國之事也。孟子以周代具備之道推唐虞之古耳。左傳史記蓋得古意。

昔帝鴻氏有不

才子。

賈逵曰：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讎兜也。

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

沌。

正義：隱，惡也。一本云：天下之民謂之渾沌。渾沌，即讎兜也。言掩義事，陰為賊害，而好凶惡，故謂之渾沌也。杜預云：渾沌，不開通之貌。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

犬，長毛四足，似熊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性，有腹無五藏，有腸直而不旋，食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觸之，有凶德，則往依憑之。名渾沌，又莊子云：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忽乃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欲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案言讎兜性似，故號之也。少皞氏有不才子。服虔曰：少皞，金天氏帝號。毀信惡忠，崇飾

惡言。天下謂之窮奇。

服虔曰：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正義謂共工言毀敗信，行惡其忠直，有惡言語高粉飾之故，謂

之窮奇案常行終必窮極好諂奇異於人也神異經云西北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鬪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案言共工性似故號之也

考證 楓三本無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八字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

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橈杙

正義 賈逵曰橈杙頑凶無疇匹之貌謂鯀也凶頑不可教訓不從詔令故謂之橈杙案言無疇匹言自縱恣也神異經云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二尺人面虎足豬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橈杙一名傲很一名難訓案言鯀性似故號之也

考證 楓三南本無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八字

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

去縉雲氏有不才子

正義 賈逵曰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任縉雲之官也

書云縉赤繒也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

正義 謂三苗也言貪飲食冒貨賄故謂之饕餮

饕餮神異經云西南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性很惡好息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強者奪老弱者畏羣而擊單名饕餮言三苗性似故號之

貨賄八字愚按依楓三南本上文掩義隱賊好行凶惡八字亦當衍

天下惡之比之三凶

正義 杜預曰非弟子孫故別之以比三

凶也

考證 此以上四處皆左傳文或本有竝文次相類

舜賓於四門

正義 杜預云關四

門達四聰以資禮衆賢也。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集解賈逵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以御螭魅。

集解服虔曰：螭，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爲人害。而御音魚，呂反，螭音丑，知反，魅音媚。案御，魑魅，恐更有邪諂之人，故流放四凶以禦之也。故下云無凶

也。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考論昔高陽氏以下，采左傳文公十八年文通鑑輯覽云：自孔安國書傳以饗養爲三

苗，而杜預左傳注遂并以渾沌窮奇檮杌卽驩兜共工鯀，由是經之四罪，傳之四凶，混而爲一，不知四凶之投裔，在舜賓門之時，四罪之咸服，在舜攝位之後，時殊人異，經傳可據，

且鯀則殛死，而四凶不過投諸四裔，又何可強爲牽合。梁玉繩曰：堯之放四罪，共驩苗鯀也，事出尙書舜之流四凶族不才子也。事出左傳太史克語，事既各出，時亦相縣，史公分

載堯舜兩紀，未嘗言四罪卽四凶族，後儒察見人數之同，遂并八愆爲一，豈非賈服杜孔之謬哉。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

迷。考論楓三，南木，無烈風雷雨不迷六字。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

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

崩。考論中井積德曰：舜微用三載，攝位又二十八年，而堯崩也。此年數差誤，且與堯紀不合。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

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集解彭祖卽陸終氏之第三子，錢鏗之

後、後爲大彭、亦稱彭祖。作義皋陶、高姚二音、字庭堅、英六二國、是其後也、契音薛、殷之祖也、伯夷、齊太公之祖也、夔、巨龜反、樂官也、倕音垂、亦作垂、內言之官也、益、伯翳也、卽秦趙之祖、彭祖自堯時舉用、歷夏殷、封於大彭。作義彭祖之名、不見於尙書、大戴禮五帝德亦但言帝堯舉舜、舜彭祖、而不言舜用彭祖、史記下文亦無彭祖分職。自堯

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

作義分符問反、又如字、謂封疆爵土也。梁玉繩曰、旣曰舉用、又曰未有分職、語意相戾、中井積

德曰、未有分職、元來訛舛之語、注更錯謬。

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

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

作義舜命十二牧、論帝堯之德、又教之於民、遠離邪佞之人、言能如此、則夷狄亦服從也。考牧下當補曰字、崔述曰、四岳十二牧皆舊官、以舜新卽位、故申儆之、使敬厥職

也、舊官故書其官於前、然則稷契皋陶之非舊官可知矣、四岳不載、命詞者、統率羣僚、無專責也、十二牧共一命詞者、域異職同、無分別也、舜謂四嶽曰、

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

作義馬融曰、奮明庸功也。

皆曰、伯禹

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

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

作義鄭玄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也。

舜

曰弃黎民始飢。

集解徐廣曰今文尙書作祖飢祖始也。集解古

汝后稷

播時百穀。

集解鄭玄曰時讀曰蒔。正義農官也播時謂順四時而種百穀。

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

不馴。

集解鄭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肅曰五品五常也。正義馴音訓。考證尙書馴作遜。

汝爲司徒而敬敷五

教在寬。

集解馬融曰五品之教。

舜曰皋陶蠻夷猾夏

集解鄭玄曰猾夏侵亂中國也。

寇賊姦

軌。

集解鄭玄曰由內爲姦起外爲軌。正義亦作宄。

汝作士。

集解馬融曰獄官之長。正義案若大理卿也。

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

集解馬融曰五刑墨劓刑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正義孔安國云服從也言得

輕重之中正也案墨點鑿其額涅以墨劓截鼻也刑別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三幽閉也大辟死刑也。

五流有度。

正義度音徒洛反尙書作宅

孔安國云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也。

五度三居。

正義案謂度其遠近爲三等之居也。

維明能信。

集解馬融曰謂在八議

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考證崔述曰禹於堯之季年已成司空但莅事不久水土猶未平故舜仍其官而專責之以平水土水土平然後耕耨可興故命稷次之衣食足然後禮義可教故命契次之不教而殺謂之虐教之不從然後齊之以刑故命皋陶次之此四官皆

救民之急務，正民之要術，故舜先之。**舜曰：誰能馴予工。**馬融曰：謂主百工之官也。**皆曰：垂可。於是**

以垂爲共工。

馬融曰：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徐孚遠曰：是時禹爲司空，宅百揆，垂亦何得亦爲司空，抑禹自宅揆，解司空之職，以授垂。

邪，將共工別爲一官，與司空分職，而馬說誤。邪，梁玉繩曰：史依尙書並載禹益諸臣之讓，而垂獨缺，疑有脫文。**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

木鳥獸。

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

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

馬融曰：虞，掌山澤之官。

名，考。梁玉繩曰：書所謂朕虞，舜自言之也。此連文爲官名，非王莽改水衡都尉曰予虞。漢書百官表序亦曰：益爲朕虞。地理志曰：爲舜朕虞。豈皆誤讀尙書邪？愚按朕字後人從漢書誤補。**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即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孔安國云：朱虎、熊

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也。

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

爲益之

佐也。尙書無諸臣二字，蓋注文竄入，又不言以朱虎、熊羆爲佐，或今本尙書訛脫邪。抑史公以意推之也。崔述曰：本務舉而後末務可圖，人性盡而後物性可遂，故命垂命益次。**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玄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

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

鄭玄曰：主秩尊卑，若太常也。漢書百官

表云王莽改太常曰秩宗依古也孔安國云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也考張文虎曰正義百官表當作王莽傳 夙夜維敬直哉維

靜絜。正義靜清也絜明也孔安國云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 伯夷讓夔龍舜曰然。正義孔安國云然

其推賢不許其讓也。以夔為典樂教稗子。正義鄭玄曰國子也案尚書作胄子稗胄聲相近考稗胄雉反孔安國云胄長也

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直而溫。正義馬融曰正直而色溫和 寬而栗。正義馬融曰

寬大而謹敬戰栗也 剛而毋虐簡而毋傲。正義孔安國云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也 詩言意歌

長言。正義馬融曰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考尚書意作志長作永邵晉涵曰以意易志疑後漢詠其義以長其言也考

人避桓帝所改也 聲依永律和聲。正義鄭玄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也考孔安國云聲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律謂六

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當依聲律和樂也 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正義鄭玄曰

德讓其一隅也正義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孔安國云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正義鄭玄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考於音鳥孔安國云石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

禮云夏官有服不氏掌服猛獸下士一人徒四人鄭玄云服不服之獸也舜曰龍朕

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

爾雅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衆臣使

之疑惑爾雅僞音危睡反言畏惡利口讒說之人兼殄絕姦僞人黨恐其驚動我衆使龍遏絕之出入其命惟信實也此僞字太史公變尙書文也尙書僞字作行音下孟反言

己畏忌有利口讒說之人殄絕無德行之官也爾雅尙書畏忌作僞僞命汝爲納

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

爾雅孔安國云納言喉舌之官也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宜於下必信也

舜曰嗟

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

爾雅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勅禹及

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鄭玄曰皆格于文祖時所勅命也正義相視也舜命二十二人各敬行其職惟在順時視天所宜而行事也爾雅蔡沈

曰二十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崔適曰自禹至彭祖共爲十人加以十二牧乃爲二十二人也愚按在尙書則當如蔡說在史則崔說近是但彭祖無分職未審史公之意相

天事堯典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衆功咸興分北三苗。

爾雅鄭玄曰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爾雅於是舜乃至文祖以下采尙書堯典絀陟遠近尙書作黜陟幽明慶長本標記云絀丑律反北如字又爲

背、鄒誕生音步代反，愚按三苗有生熟之別，或既從化，或猶抗命，所以分處之。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爲

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

正義皋陶作士，正平天下罪惡也。考大當作

作士，忠信疏通，本書夏本紀亦云。皋陶作士以理民，張文虎曰：御覽八十一引史伏作服，李筮曰：伏通作服，項羽紀一府中皆懼伏，下文作諸將皆懼服，又衆乃皆伏，漢書項籍傳

伏作

服。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

正義工師若今大匠卿也。益

主虞，山澤辟。

正義婢亦反，開也。

弃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

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

正義禹九州之民無敢辟違，舜十

二牧也。

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

正義披音皮，義反，謂傍其山邊以通。

通九澤，決九河，定

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

考披九山

以下采尙書禹貢，楓三南本，九河作九川。

南，撫交阯。北發，

正義一句。

西，戎析枝。渠廋氏羌。

正義一句。

考南本廋作搜。

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

正義鄭玄曰：息慎，或謂

之肅慎，東北夷。

言帝舜之德皆撫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撫字總之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又案漢書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以北發爲南方之國誤也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錯亂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長字下少一夷字長夷也鳥夷也其意宜然今案大戴禮亦云長夷則長是夷號又云鮮支梁搜則鮮支當此析枝也鮮析音相近鄒氏劉氏云息竝音肅非也且夷狄之名古書不必皆同今讀如字也注鳥或作嶋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海中有大嶋十五所皆置邑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西南大海中嶋居凡百餘小國在京南萬三千五百里案武后改倭國爲日本國南撫交趾以下采大戴記五帝德但北發作大教大戴記少間篇云舜以天德嗣堯海外肅慎北發梁搜氏羌來服查德基曰北發疑當作大發西戎之戎發息慎之發疑皆衍字說苑修文篇南交趾大發西析支梁搜北山戎息慎東長夷鳥夷似可據以正史鳥鳥古通用愚按北發國名又見管子及漢武紀韓安國傳大教大發北發三者未知其孰是又四海之內咸戴帝舜按西北東下亦當有撫字以上文撫字該之是古文簡處

之功。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

來翔。招音韶卽舜樂簫韶九成故曰九招三南本招作韶尙書阜陶謨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德齡曰禹字當作夔敍禹于諸臣之後者以禹功最大也而大樂之作所以告成功故又敍夔于禹之後其次序固秩然不紊也夏本紀舜德大明于是夔行樂一段尤可爲夔字明證天下明德皆自

虞帝始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

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

集解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陽。

或言潘潘，今上谷也。正義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潘今媯州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阪，故城是也。

踐帝位三十九

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集解皇覽曰：

舜家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皇甫謐曰：或曰二妃葬衡山。

考論堯典云：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孟子離婁篇云：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禮記檀弓篇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大戴記五帝德云：舜之少也，惡穎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

史公蓋采檀弓五帝德，崔適曰：年三十堯舉之，卽尙書所謂三十徵庸也。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卽上文所謂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也。堯崩時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卽上文所謂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也。踐帝位三十九年崩，乃尙書所謂五十載陟方乃死，自攝政八年，居喪三年，在位三十九年，合爲五十載也。愚按史公之意，與尙書孟子異，說見上文。

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

集解徐廣曰：夔夔和敬貌。載

考論孟子萬章篇書曰：祗載

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封弟象爲諸侯。集解孟子曰：封之有庠，音鼻。正義：帝王紀云：舜弟象封於有鼻，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

縣北六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為鼻亭神輿地志云零陵郡應陽縣東有山山有象廟王隱晉書云泉陵縣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孟孟子

萬章篇吳裕垂曰道州之有庫亭猶靈博之有象祠也南蠻苗夷所建舜子商均不必問其所自始而有庫之封必近帝都方得常常而見原原而來

亦不肖。州虞城縣括地志云虞國舜後所封邑也或云封舜子均於商故號商均也

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位也薦於天謂告天使之攝三年

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避商均非時久居也括地志云禹居洛州陽城者

本崩下重崩字無乃字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肖以下采孟子萬章篇堯子

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漢書律歷志云封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

侯商均封虞在梁國今虞城縣也括地志云定州唐縣堯後所封宋州虞城縣舜後所封也

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為天子之賓客也尚書阜陶謨云虞賓

在位傳云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禮記郊特牲云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

異其國號以章明德。

虞翻云以德爲氏姓又虞說以凡有二十五人其二人

人同姓姬又十一人爲十一姓酉祁己滕歲任荀蓋姑偃衣是也餘十二姓德薄不紀錄
蓋音力其反姑音其吉反偃音在宣反外傳國語晉語崔述曰上古之時
 人情樸略容有未受姓者故因錫土而遂賜之有姓者所以辨其所由生也苟同父而各姓
 以姓也安有同父而異姓者哉姓也者生也所以辨其所由生也苟同父而各姓
 其姓則所由生者無可辨有姓曷取焉自國語始有一人子孫分爲數姓之說而大戴記
 從而衍之史記又從而采之遂謂唐虞三代共出一祖而帝王之族姓遂亂雜而失其真
 矣然則誣古聖而惑後儒者皆國語爲之濫觴也且晉語前既云青陽與夷鼓爲己姓後
 又云青陽與倉林爲姬姓是青陽一人而有兩姓矣晉語既云黃帝之子青陽夷鼓皆爲
 己姓鄭語又云祝融之後己姓昆吾蘇顧溫董是己一姓而又有兩祖矣其自矛盾如是
 焉可爲信哉梁玉繩曰黃帝至禹諸帝王竝非一族安得同姓史于五帝之姓多缺不具
 而夏之姓姁下文已明書之何云同姓哉此史通所謂連行接句頓成乖角者也歐陽修
 曰司馬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
 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
 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
 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故黃帝爲有
 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

熊。

熊傳記無所概見

黃帝爲有 帝顓頊爲高陽。帝嚳爲高辛。帝堯爲陶唐。

矣。張晏曰：堯為唐侯國於中山唐縣是也。帝舜為有虞。虞因以為氏。今河東大陽西山上虞城是也。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夏后氏王則間稱之何論帝也。帝禹之稱，且以帝與后連書亦複。又曰：三代以前，必著功德，然後賜姓命氏。故人不皆有姓。三代以降，族類繁亂，皆所謂姓，但有氏而已。姓一定而不易，雖百世弗改。氏遞出而不窮。即再傳可變。史公承秦項焚燹之餘，譜學已紊。姓氏遂混。有以姓為氏者，如秦之趙漢之劉氏也。非商之

也。而加姓于其上，曰姓趙姓劉然其謬非始于史公。穀梁隱九年南季來聘傳云：南氏姓也。則已混稱之矣。或問春秋書姜氏子氏，姜與子俱姓，而書氏何居。曰：古者男子稱氏，婦人稱姓，而姓之與氏散亦得通。是以通志氏族序云：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從未有姓氏并稱之者。易言黃帝堯舜氏作，則又以號為氏，以名為氏，亦稱姓為氏之比矣。

契為商。姓子氏。契氏而契姓子氏者亦以其母吞乙子而生。禹因姓 弃為周。姓

姬氏。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

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以此言之。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言，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

太史公曰。

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又云：太史公遺李陵之禍，明太史公司馬遷自號

也。遷爲太史公官，題贊首也。虞喜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獨遷。姚鼐曰：太史

公係後人尊稱之辭。漢官儀乃云：其官本名太史公，此謬說也。漢書臣瓚注引茂陵書：司

馬談以太史丞爲令，又孔北海告高密縣曰：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

名臣，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據此則凡史記內以

太史公稱談者，卽子長所加，以稱子長者，皆後人所益。又何疑焉？若文選載報任安書，首

云：太史公牛馬走，公字乃令，字之誤耳。稱太史令，猶後人之列銜稱牛馬走，猶後人稱僕

稱弟之類。梁玉繩曰：太史公之稱，今上紀及自序傳注，引桓譚新論云：東方朔所署，又引

韋昭云：遷外孫楊惲所加，又引衛宏漢儀注謂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遷死後宣帝

以其官爲令，行文書而已。又引虞喜志林謂古主天官者皆上公，由周至漢其職轉卑，然

學者多稱五帝尙矣。

也。然尙矣。文出大戴禮。然尙書獨載堯以來。

朔安得見之，索隱非之矣。遷傳有楊惲祖述其書之語，韋昭所本，索隱亦從之。但一部史

記均稱太史公，惟自序中遷爲太史令一句稱令，然正義引史作公，疑今本傳譌，或依漢

書改，豈盡惲增之邪？索隱以爲姚察非之矣。蓋太史公是官名，衛宏漢人，其言可信。又曰：

史記祇天官書，太史公推古天變及封禪書兩稱太史公，自序前篇六稱太史公，指司馬

談、文義顯白，餘皆自謂。愚按太史令官名，太史令之稱，太史公猶太倉令之稱太倉公，自

是當時官府通稱，固非官名，亦非尊加。姚梁之說，恐皆非是。說又見于太史公自序。

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訓，訓也。謂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訓。 薦紳先生難

言之。徐廣曰：薦紳，即縉紳也。古字假借。 孔子所傳宰予問五

帝德及帝繫姓，音奚計反。 儒者或不傳。五帝德帝繫姓，皆大戴禮及孔子家語篇名以二者皆非正

經，故漢時儒者以為非聖人之言，故多不傳學也。 余嘗西至空桐，余，太史公自稱也。嘗，曾也。空

道於廣北過涿鹿，涿鹿山在媯州東南五十里。山側有涿鹿城，即黃帝堯舜之都也。 東漸於海，南浮

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楓三南本。 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即帝德帝系二書也。近是聖人之說。 沈濤

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是古文即謂尚書。太史公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亦謂古文尚書。小司馬于紀贊則以為帝德帝繫等書于自序則以為左傳國語等書皆非。是又曰：漢

書儒林傳曰：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諸篇，多古文說。是史記之用古文，孟堅言之鑿然矣。自漢以來皆無異說。惟史遷每以訓詁字易經文，又兼

裴駟司馬貞張守節所據本，每多互異。蓋已為六朝人所竄亂，然藉此以求古文之真，尚

諸侯年表序。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公言己以太史

秋國語古書博加考驗，益以發明五帝德等說甚章著。顧弟弗深考。徐廣曰：弟但也。史

記漢書見此者非一，又左思蜀都賦曰：弟如滇池而不詳者多，以為字誤。學者安可不博觀乎？願念也。弟且也。太史公言博考古文，擇其言表見之不虛甚章著矣。思念亦

且不須更深考論。錢大昕曰：弟但聲。其所表見皆不虛。德帝系所有

相近，中井積德曰：非深考，讖儒者不傳也。其所表見皆不虛。言帝

表見者皆不為虛妄也。書缺有闕矣。言古文尚書缺失，其間多矣，而無說黃帝之語，

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言古典殘缺有年，載故曰有闕，然帝皇遺事散軼，乃時時旁見於他記說，即帝德帝系等說也。故

己今採案而備論。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太史公據古文并諸子百家論次

擇其言語典雅者，故著為五帝本紀。在史記百三十篇書之首。趙恆曰：此論本紀所以首黃帝之意，蓋尚書獨載堯以來而史記始黃帝，史記之所據者五帝德帝繫姓也。乃儒者或不傳之書也。然遷以所涉歷驗之風教而近是，參之春秋國語而所表見為不虛，是以尚書雖缺，而其軼之見於他說如五帝德帝繫姓者，不可不言而傳之也。要在學

者博聞深思精擇而慎取之耳故以黃
帝著爲本紀首則顛頊高辛在其中矣

四述贊帝出少典居于軒丘既代炎曆遂禽蚩尤高陽嗣位靜深有謀小大遠近
莫不懷柔爰泊帝嚳列聖同休帝摯之弟其號放勳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郁夷東作昧
井積德曰索隱述贊百三十篇無一篇可觀並削之可也考證中

五帝本紀第一

史記一

史記會注考證卷二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夏本紀第二

史記二

考證史公自序云：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陳仁錫曰：夏紀自啓以前，多本諸尙書，故紀事詳悉。至太康以下，事不經

見則不免
疎略矣

夏禹

王紀云禹受封爲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

名曰文命

尙書云文命敷于四海孔安國云外布文德敎命不云是禹名太史公皆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未必爲得孔又云虞氏舜名則堯舜禹湯皆名矣蓋古者帝王

之號皆以名後代因其行追而爲證其實禹是名故張晏云少昊已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已來天下之號因其名又按系本錄取有辛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云高密

禹所封國帝王紀云父鯀妻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曾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長本西夷人也大戴禮云高陽之孫鯀之子曰文命揚雄

蜀王本紀云禹本汝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括地志云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七十三里華陽國志云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猶不敢放六畜按廣柔

隋改曰汶川禹名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

文命徽號說已詳五帝紀

項之子字熙又連山易云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系本亦以鯀爲顓頊子漢書律歷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按鯀既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卽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

之言近得其實 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

在帝位，為人臣。

項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

張照曰：夏本紀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五帝紀：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是禹為帝顓頊之孫，而舜為帝顓頊六世孫矣。禹為舜之高祖，行得相見已屬僮事，必年大長於舜矣。乃舜命禹治水時，禹方娶塗山之女，復受舜禪十七年而崩於會稽，則禹年幼於舜，又可知。豈理也哉！歐陽修辭而闕之，當矣。 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

一作洪。

鴻，大也，以鳥大曰鴻，小曰鴈，故近代文字大義者皆作鴻也。

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

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顓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

無功狀。

乃殛鯀於羽山以死。

鯀之羽山，化為黃熊。

入于羽淵，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為三足也。東晉發蒙紀云：鼈三足曰熊。

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

蘇子禹而使續蘇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

以上采堯典。巡狩行視。蘇之治水無狀。史公以意增。

禹為人敏給克勤。其

惠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

言禹聲音應鍾律。

身為度。

王肅

曰。以身為法度。按今巫猶稱禹步。

稱以出。

徐廣曰。一解云。上文聲與身為律度。則權衡亦出於其身。故

按大戴禮見作士。又

云稱以出也。言出教命。皆合衆心。是稱以出也。出一作士。按稱者衣服也。禹服繻衣。繻裳。是士之祭服也。孝經鈞命決云。禹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是也。其義亦通。不及出字之義也。律。律呂也。度。尺度也。稱。適事之宜也。出。猶為也行也。言聲之高下疾徐。合於律呂。身之進退屈伸。合於尺度。皆稱其宜而行也。

也。 壘。壘。穆。穆。為網。為紀。

以上采五帝德。

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

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

尚書傳字作敷。馬融曰。敷。分也。尚書作敷。馬融

土隨山刊木今案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傳即付也謂付功屬役之事若尚書作敷數分也謂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也表木謂刊木立為表記與孔注書意異 定

高山大川。集解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駟案尚書大傳曰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考以上采尚書禹貢孟子滕文公篇命諸侯百姓與

人徒八字。史 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公以意增

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考張文虎曰父鯀疑衍御覽引作禹傷先人之功不成受誅梁玉繩曰此及河渠書及漢書溝洫志

皆言禹在外十三年與孟子言八年異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考曰祭祀豐潔 卑宮室致費

於溝減。集解包氏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減減廣深八尺。考薄衣食以下采論語泰伯篇中井積德曰此論語論其為天

子之事也史援引失次愚按包說據周考工記然可以概夏制 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考徐廣曰

他書或作藪駟案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茅藪之藪謂以板置其泥上以通行路也。考按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腳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

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也。擿 山行乘橇。考徐廣曰橇一作橋音丘遙反。駟案

天歷反今乘船猶云擿舡也。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紀錄反。按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也。權音與上同也。考陸行乘車以下釋尚書臯陶謨予乘四載也張文虎曰山行乘

權漢書溝洫志權作楫如淳云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屨下以上山據此則今之屨也
 權榻同紀錄反今音屨為渠載反蓋其轉音河渠書作橋疑屬之借字說文屨屨也屨屨
 也是橋也屨屨
 左準繩、右規矩、
 運用堪為人之準繩右所舉動必應規矩也載四時。

矩所以求高低遠近治水者宜測量地形水勢以施功故一日不可離又曰四時此謂測

中星候暑景漏刻定方向四時當時亦必有其器故云載周禮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
 蓋亦其器姚鼐曰四時四方之時也蓋指南之法禹時已有其時道路不通非以候時日

定方嚮不能行也
 以開九州、通九道、
 州之道路也九
 陂九澤、度九山。

曰山者產也按洪水已去九州之山川所生物產視地所宜
 商而度之以致貢賦也
 左準繩以下采五帝德文
 令益予眾庶稻可

種卑溼、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

侯。
 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不言鮮食而以益稷皆奏庶艱食者誤也下文言與益予衆

亦非。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

始。冀州既載。
 曰冀州
 孔安國曰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鄭玄曰兩河間
 按理水及貢賦從帝都為始也黃河自勝州東直南

至華陰，即東至懷州南，又東北至平州碣石山入海也。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皆冀州也。壺口治梁及岐。曰地理志，壺

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鄭玄曰：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括

地志云：壺口山在慈州吉昌縣西南五十里，冀州境也。梁山在同州韓城縣東南十九里，岐山在岐州岐山縣東北十里。二山雍州境也。孔安國曰：從東循山理水而西也。凡

何倬曰：史漢皆以既載為句，又曰：鄭康成釋禹貢，惟以漢地理志為據，是先儒之精慎也。陳仁錫曰：冀州句既載壺口句，治梁及岐句，載始也。梁岐皆冀州山，鄭注誤。張文虎曰：壺

口集解全同索隱，小司馬注本以補裴，不當相襲。既脩太原，至于嶽陽。孔安

蓋傳寫錯亂，今不能別，各仍之後，放此不復記。國曰：太原今為郡名，太嶽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嶽，太嶽，即冀州之鎮，霍太山也。按地理志：霍太山在河東，遼縣東。凡如此例，不引書者，皆地理志文也。凡括地志云：

霍太山在沁州沁原縣西七十八里。覃懷致功。內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鄭玄曰：懷縣屬河

二字，或當時共。至於衡漳。非王肅云：衡漳二水名。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東

北，至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東至鄴入清漳也。凡括地志云：故懷城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衡漳水在瀛州東北百二十五里，平舒縣界也。衡音橫。其

土白壤。曰土無塊曰壤。賦：上上錯。一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田，中中。

九州之中為第五，常衛既從，大陸既為。

鄭玄曰：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

此文改恆山恆水皆作常，避漢文帝諱故也。常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澧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摩沱郭璞云大陸今鉅鹿北廣河澤是已為亦作也。

成澤，鳥夷皮服。

害除。鄭玄曰：鳥夷，東北之民，搏食鳥獸者。孔安國曰：服其皮，明水澤。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慎也，在京東北萬里已下，東及

北各抵大海，其國南有白山，鳥獸草木皆白，其人處山林間，土氣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至接九梯，養豕食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貴臭穢不潔，作廁於中，

園之而居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葬則交木作椁，殺豬積椁上，富者至數百，貧者數十，以為死人之糧，以土上覆之，以繩繫於椁頭，出土上，以

酒灌，醉繩腐而止，無四時祭祀也。鳥讀為鳥，古鳥作鳥，今本尚書作鳥者，蓋後人依孔傳改，集解所引鄭注可證。

夾右碣石入于海。

孔安國曰：碣石，海畔之山也。徐廣曰：海一作河。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在遼西臨榆縣

南水中，蓋碣石山有二，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海，當是北平之碣石。梁玉繩曰：海字誤，徐廣曰：一作河，是也。禹貢及漢地理志作河，崔述曰：碣石，海畔之山，鳥夷在渤海東，其

貢必由海，乃入于河，而海道漫漶無可指，故以山誌曰：夾右碣石而西行，然後入于河也。皮服，鳥夷所貢，又曰：尚書禹貢篇名以貢，紀貢制也。貢冠以禹誌禹功也。水土既平，經制

既定，天下諸侯，慎帝之德，感禹之勳，已各擇其土宜之貴重者，以薦於帝，畿以致其愛戴之誠，史臣因而紀之於冊，以表禹之功，以見舜德之盛，是故九州之文皆主言貢，箇亦貢

也。包亦貢也。貢之盛於籩包者也。有賦而後有貢。賦者庶人所以奉國君。貢者國君所以奉天子也。故以賦先之。有田而後有賦。有土而後有田。故又以土與田先之。然使九山未刊。九川未濬。九澤未陂。何由辨土之色與性。而況於田賦貢乎。故又以平水土之事先之。水土之平。往日事也。故其文曰。既載既修。既作於山。則曰。既藝既旅。於水。則曰。既道既入。於澤。則曰。既澤既瀦。皆以明其為前日之事。而因原貢所由致。故追溯之也。每州為一章。章各分三節。第一節。平水土之事。第二節。土田賦之別。第三節。貢籩包之制。而以冀州域始之。以識貢道終之。此九州之章法次第也。愚按以上敘冀州。又案古來注尚書者數十百家。而朱鶴齡長箋。胡渭錐指。丁晏集釋諸書。專解禹貢。採摭繁富。討論詳明。讀史者就而究之。濟河維沅州。

濟河維沅州。
鄭玄曰。言沅州之界在兩水之間。錢大昕曰。沅州本以沅水得名。尚書作兗州。由隸變立水為橫水。在上可也。

又誤三 九河既道。
馬融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

同。
鄭玄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北。雍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也。

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
孔安國曰。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何焯曰。兗地勢下。俟其土黑墳。曰。色黑而墳起。

草繇木條。
孔安國曰。草繇木條。長也。

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其貢漆絲。其筐織文。

孔安國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

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浮於濟，潔通於河。

鄭玄曰：地理志云：潔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其

流東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潔陰縣東，潔水出東郡東武陽縣，北至千乘縣而入于海。

以上叙沈州。海岱維青州。

鄭玄曰：

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

隅夷既略。

馬融曰：隅夷地名，用功少。曰略，索。孔安國云：東表之地。

稱隅夷，按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鐵。在遼西，鐵古夷字也。古鈔本隅字從土，與札記所引宋本舊刻本合，古文也。索隱本作隅，蓋後人依今文改，見尚書撰異。濰

淄其道。

鄭玄曰：地理志：濰水出琅邪，濰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北東至博昌縣入出琅邪箕縣，北至都昌縣入海。濰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北東至博昌縣入

濟也。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濰山，濰水所出。淄川濰水所出，淄川縣東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其土白

墳，海濱廣瀉。

徐廣曰：厥田斥鹵。

鄭玄曰：斥，謂地鹹鹵。東

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錢大昕曰：上文既有海濱廣瀉句，斥與瀉文異義同，不當重出。禹貢漢志皆無之，此後人妄增。史記引禹貢厥皆作其，此獨作厥，此亦其一證。愚按

王念孫說同，楓三本，索隱鹵下有可煮為鹽者也六字。

田，上下賦，中上。

孔安國曰：厥貢鹽絺。

海物維錯。

孔安國曰：綳，細葛，錯，雜非一種。**鄭玄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依文例**，厥當作其。

岱，吠絲，臬，鉛。

松怪石。

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

萊夷爲牧。

夷地名，可以牧放。

萊，按左傳云：萊，人劫孔子，孔子稱夷不亂華。又云：齊侯伐萊。其筐，會絲。

孔安

爾雅云：壓山桑，是蠶食壓之絲也。

浮於汶，通於濟。

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

南入濟。

海岱及淮，維徐州。

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淮沂其治，蒙羽

其藪。

山可以種藪。**鄭玄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蒙羽，二山名。**孔安國曰**：二水已治，二

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下邳縣入泗。蒙山在泰山。

大野既都。

在山陽鉅野北，名鉅

野澤。**孔安國曰**：水所停曰都。

東原底平。

鄭玄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

之東原也。**廣平曰**：原，徐州在東，故曰東原。水去已致平，復言可耕種也。

其土赤埴墳。

廣曰：埴，黏

也。草木漸包。

漸長進包叢生也。

其田上中，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在豫章彭澤西孔安國曰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居此澤也音澤都古交尙書作豬

云彭蠡湖在江州澤音澤三江既入音澤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為三江其南江從會稽

陽縣東南五十二里音澤三江既入音澤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為三江其南江從會稽

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故下文東為中江又東為北江孔安國云有北有中南可知也震澤

致定音澤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音澤震一作

筮澤亦謂此也音澤澤在蘇州西南四十五里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

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筮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曰上

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

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

為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

西其口闊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山南即山陽村，西北連常州無錫縣老岸，湖周廻一百九十里，已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西亦連太湖，河渠書云：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傳云：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又太史公自敘傳云：登姑蘇望五湖是也。

竹箭既布。 孔安國曰：水去布生。

其草惟夭。

其木惟喬。 少長曰夭，喬高也。地理志：無後人增之。

其土塗泥。 馬融曰：字惟字，當削段玉裁曰：地理志無後人增之。

漸洳也。 **田下下。賦下上。上雜。** 孔安國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貢金三品。 孔安國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曰金銀銅，鄭玄曰：銅三色也。

瑤琨竹箭。 孔安國曰：瑤琨皆美玉也。

齒革羽旄。 孔安國曰：象齒犀皮鳥羽旄。

牛尾也。 周禮考工記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郭云：犀似水牛，豬頭大腹，庫腳，牛角好食棘也，亦有一角者。按西南夷常貢旄牛，尾為旄旗之飾，書詩通謂之旄，故尚書云：右

秉白旄。 詩云：建旄設旄，皆此牛也。羽旄下，禹貢有維木二字，此及漢志無之，可以正今書之訛。

島夷卉服。 孔安國曰：南海島夷草服，葛

越。 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渤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邑落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在百濟南，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此皆揚州之東島夷也。按東

南之夷草服，葛越焦竹之屬，越即苧也。 史記原本：島作鳥，此後人所改，上文可證。中井積德曰：日本必不在此列，注誤。

其筐織貝。 孔安

國曰：織，細繒也，貝，水物也。鄭玄曰：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織之即成矣。 集解：細繒，書傳作細紵，書疏引鄭注：成下有文字，愚按織貝，鄭說近是。

其

包橘柚錫貢。

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乃貢言不常也鄭玄曰有錫

瑞云史記錫大龜錫土姓皆改作賜惟此與與錫貢磬錫是今文說亦當為貢錫皮說與鄭同愚按史下文云帝錫禹玄圭宋微子世家云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史公未必悉改錫作賜
均江海通淮泗。
敘揚州沈濤曰禹貢沿于江海釋文云沿鄭本作松皮說未得

松當作沿馬本作均云均平按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皆作均與馬
荆及衡陽維

荆州。

荆山南及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

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此

海為宗宗尊也下括地志云江水源出岷州南岷山南流至益州即東南流入蜀至瀘州東流經三峽過荆州與漢水合孫卿子云江水其源可以濫觴也又云漢水源出梁州金牛縣東二
九江甚中。
中鄭玄曰地理志九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

州十八里嶓冢山
九江甚中。
中鄭玄曰地理志九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

按尋陽記九江者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沙江映江廩江隄江箇江又張漬九

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江聲曰中猶言水由地中行也孫星衍曰九江在豫章非荆州水而水經云沔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是九江入此澤而合大江故云甚中皮錫瑞曰禹貢所言必合治水源流施功次序非必一州之水不可旁及他州冀州云治梁及岐梁岐即不在冀州境合觀諸說亦可無疑於九水不屬

荆州 矣。沱、涔已道。

沱

孔安國曰：沱，江別名。涔，水名。鄭玄曰：水出江為沱。漢為涔，涔亦作潛。沱出蜀郡郫縣，西東入江。潛出漢中安陽縣，直

西北入漢。故爾雅云：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括地志云：繁江水受郫江，禹貢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源出益州新繁縣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源出利州緜谷縣東

龍門山大石穴下也。雲土夢為治。

去可為耕作。映畝之治。夢一作書。鄒誕生又音

蒙。案雲土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知者據左傳云：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是二澤各別也。韋昭曰：雲土今為縣，屬江夏南郡華

容。今按地理志云：江夏有雲杜縣，是其地。張文虎曰：雲土夢，柯凌本與索隱本合錢大昕三史拾遺引淳熙耿秉本同。館本作雲夢土，辨見撰異。李笠曰：夢字衍。雲土即雲

杜，為漢江夏雲杜縣。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田第八，賦第三。貢羽鹿齒革。

金三品，杙榦栝柏。

國曰榦，拓也。柏，葉松身曰栝。礪砥督丹。國曰砥，細於

礪，皆磨石也。箸石中矢鏃丹，朱類也。維箇籥箝。

矢鏃也。或以箭足訓釋箇籥乎。駟案鄭玄曰：箇籥，聆

風。三國致貢其名。

馬融曰：言箇籥箝。包匭菁茅。兩纏結也。菁茅

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括地志云：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陽記云：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因名包茅山。其箇

玄纁璣組。

孔安國曰此州染玄纁色善 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中組綬類也。九江入賜大龜。孔安國

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賜命而納之。

浮于江。沱。涔。于漢。踰于雒。至于南河。

考以上敘荊州古鈔本漢上無于字。荊河惟豫州。孔安國曰西南至

與禹貢及漢書地理志合陳仁錫曰此衍。荊山北距河水。孔安國曰西南至

地志云荊山在襄州荊山縣西八十里韓子云下。伊雒瀍澗既入于河。孔安國

國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灑池山灑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灑水出河南穀城縣替亭北澗水出弘

農新安縣東皆入于河。括地志云伊水出虢州盧氏縣東轡山東北流入洛洛水出商州洛南縣冢領山東流經洛州郭內又東合伊水灑水出洛州新安縣東南流至洛

州郭內南入洛湖水源出洛州新安縣東白石。滎播既都。孔安國曰滎澤

滎古文尚書作滎波此及今文竝云滎播播是水播溢之義滎是澤名故左傳云狄及衛戰於滎澤鄭玄云今塞為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為滎播。古鈔楓三南本播

作潘張文虎曰宋本舊刻作潘與說文合段注謂潘正字播假借是也然小司馬謂播是播溢之義則所見史文作播。道荷澤被明都。

周禮稱望諸，皆此地之一名。括地志云：荷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定陶城東，今名龍池，亦名九卿陂。理之曰道某，已理曰某道。

其土壤

下土墳墟。

孔安國曰：墟，疏也。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墟也。

田中上賦雜上中。

孔安國曰：田

第四賦第二貢漆絲絺紵其篚織絮。孔安國曰：細縣也。

錫貢磬錯。

孔安國

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也。浮於雒達於河。

以上敘豫州古鈔南化本達作通錢大昕曰：史公引禹貢皆改達爲通。兗州云：通於河。青州

云：通於濟。徐州云：通於河。揚州云：通淮泗。獨豫州云：達此轉寫之誤。

華陽黑水惟梁州。

孔安國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括地志云：黑水源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太山。

汶嶓既藝。

鄭玄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汶一作嶓，又作岐。岐山

封禪書一云：嶓山在蜀都湔氐道西。嶓冢山在隴西西縣。漢水所出也。

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音子踐反。氏音丁爰反。沱涿既道。

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蔡蒙旅平。

孔安

國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也。鄭玄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此非徐州之蒙。在蜀郡青衣縣。青衣後改爲漢嘉。蔡山不知所在也。蒙縣名。括地志云：

蒙山在雅州嚴道縣南十里。

和夷底績。

馬融曰：和夷地名也。

依文例，底績當作致功，下同。

其土青驥。

田 孔安國曰色青黑也 尚書職作黎 **田下上賦下中三錯** 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孔安國曰田第七賦

貢 **璆鐵銀鏤罍磬** 之美者謂之鏤鏤剛鐵可以刻鏤也 孔安國曰璆玉名鄭玄曰黃金 **熊羆狐狸織**

皮 獸之皮也 孔安國曰貢四 **西傾因桓是來** 是來言無餘道也 鄭玄曰地理志

西傾山 在隴西臨洮 括地志云西傾山今岷臺山在洮州臨潭縣西南三百三十六里

朱熹 曰西傾雖在雍州其人有事於京師者必道取梁州因桓水而來故梁貢道及之 **浮于潛踰于沔** 漢上水為沔 鄭玄

曰或謂漢為沔 **入于渭亂于河** 孔安國曰正絕流曰亂 王鳴盛曰經例由水而陸以

三水潛作溝與漢志合 **入于渭亂于河** 入水曰逾由水入水曰入此經不可兩言逾故變言入非沔渭有相通之理傳寅云上言

逾沔可以該下而省文是也金履祥曰潛沔于渭無水道可通必踰山而後入渭史文當 **黑水西河惟雍州** 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

是入于沔踰于渭如荊州踰 **黑水西河惟雍州** 孔安國曰西距黑水東 **弱水既西** 曰導之西流至

危山黑水出其南山海經黑水出崑崙墟西北隅也 **弱水既西** 孔安國 **涇屬渭** 于合黎鄭玄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也 按水經云弱水出張掖刪丹

汭

定涇陽孔安國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也鄭玄曰地理志涇水出安

涇水源出原州百泉縣西南筭頭山涇谷渭水源出渭州渭原縣西七十六里鳥鼠山今

復理澧水亦漆沮既從正義括地志云漆水源出岐州普潤縣東南岐山漆溪

南漢高帝於櫟陽置萬年縣十三州地理志云萬年縣南有涇渭北有小河即沮水也詩

志闕澧水所同也澧音豐孔安國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澧水地理志無文而

獨以爲一又云是洛水澧水出右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正義括地志云雍州鄠

縣終南山荆岐已旅云荆山在雍州富平縣今名掘陵原岐山在岐州岐山縣東

北十里尚書正義云洪水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言理水功畢也按雍州終南敦物至

荆山即黃帝及禹鑄鼎地也襄州荆山縣西荆山即下和得玉璞者終南敦物至

子鳥鼠武功也孔安國曰三山名言相望也鄭玄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

爲終南華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扶風武功縣東正義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中南山

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橋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

萬年縣南五十里，考張文虎曰：索隱，原隰底績，至于都野。考鄭玄

華山漢志作垂山，蓋小司馬所見本誤。原隰，幽州地也。按原，高平地也。隰，低下地也。言從渭州致

三危既度

南與岐山相連，度劉伯莊音田各反，尚書作宅。三苗大序。

三苗大序

功也。考孔安國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禹之其土黃壤。田，上上。

賦中下

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貢璆琳琅玕

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

浮

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

南龍門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括地志云：積石山，今名小積石，在河州。枹罕縣西七里。河州在京西一千四百七十二里。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李奇云：禹鑿

通河水處，廣八十步。三秦記云：龍門水懸船而行，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故云：暴鯁點類。龍門下，按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也。禹發源河水小

積石山，浮河東北下。歷靈勝北。而南行，至于龍門，皆雍州地也。會于渭汭。考水經云：河水又南，織皮，昆

命析支渠，搜西戎，即序

沙之內，羌羣之屬，皆就次序。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支在河關西，西戎在西北，王肅以爲地名，而不言渠搜。今按地理志：金城臨羌縣有昆侖，折祠敦煌，廣至縣有昆侖障，朔方有渠搜縣。以上敍雍州，併及西戎之別名，是西戎亦正西昆侖狗國鬼親祝已翁耳。丹旬雕題離止漆齒孔鬼注九者，西戎之別名，是西戎亦

有昆侖也。五帝紀：西戎折支渠搜，禹平九州水土，定土田賦貢之制。

道九山。

口砥柱，太行

西傾，熊耳，蟠冢，內方，岐，是九山也。古分爲三條，故地理志有北條之荆山，馬融以汧爲北條，西傾爲中條，蟠冢爲南條。鄭玄分四列，汧爲陰列，西傾次陰列，蟠冢爲陽列，岐山次陽

列。立言也。索隱以汧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蟠冢內方岐爲九山，未知何據。夫禹之滌源而

自汧至敷淺原，凡二十六奚，取于此九山，若謂舉其大者，則雷首太岳太華，外方衡山，豈

小阜乎？且蔡蒙荆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旅，奚又不在此數？有以知其說之難通，至以黑弱

河澆江沈淮，渭爲九川，則據經立義，未可厚非。獨九澤缺而不注，余依禹貢采芻說，補之

曰：充有雷夏，徐有大野，揚有彭蠡，震澤，荆有雲夢，豫有滎播，荷澤，孟豬，雍有豬野，是之謂

九澤。惟九山莫定，主名耳。愚按九山九州之山，九川九州之川，九澤九州之澤，若此而已。梁說太拘，下文九山九川，集解得之。崔述曰：導山凡兩章，其山分四重，由近而遠，由北而

南，河渭以北爲第一重，岍岐至太岳爲西幹，底柱至碣石爲東幹，壺口二句與冀之壺口

太原四句相表裏，底柱四句與冀之覃懷恆衛四句相表裏，河渭以南爲第二重，西傾以

下爲西幹，熊耳以下爲東幹，淮漢以南爲第三重，蟠冢爲西幹，內方爲東幹，江南爲第四

重，惟岍山一幹耳。近者文詳遠者文略，故岍岐以下所記凡十二山，西傾以下八蟠冢以

下四岷山以下并數淺原乃三耳猶導
水之獨詳於河九州之獨詳於冀也
汧及岐至于荆山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

吳山在汧縣西古文以為汧山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岐州
踰于河

雷首者非是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識疆域廣博可

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也余按導水
諸章文云至于合黎至于三危者水至之也云過三澁過九江者水過之也乃至云迤云

會云溢云入者皆水也非禹也何獨導山諸章則至為禹至之過為禹過之逾為禹逾之
哉文同說異何以別焉且禹八年於外所至所過之地多矣其來而復往往而復來者蓋

不可以悉數何以獨記此數章乎山之脈絡正與治水相表裏欲使水之軌道必先取地
高下左右俯仰之形而詳辨之然後能知某水當左某水當右某水於某處可出某水與

某水可合而凡地之高下左右俯仰皆視山之起伏分合屈折山
脈安可以不問哉由是言之經之逾于河當屬山不當屬禹明矣**壺口雷首**雷首

山在河東蒲阪縣東南**至于太嶽**即霍太山也見上**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山在冀州之南河之北

縣西南雷首山在蒲州河東縣太嶽霍山也在沁州沁源縣**砥柱析城**山在冀州之南河之北

陽縣南河水中也**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

河之中，孔安國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也。括地志云：析城山在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注水經云：析城山甚高峻，上平坦，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括地志云：王屋山在懷州王屋縣北十里，古今地名云：山方七百里，山高萬仞，本冀州之河陽山也。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

于海。

內山陽縣西北，常山恆山是也。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括地志云：太行山在河

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有羊腸阪恆山，在定州恆陽縣西北百四十里。道書福地記云：恒山高三千三百丈，上方二十里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可度俗。西

傾朱圜鳥鼠。

孔安國曰：鳥鼠山，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至于太華。鄭玄曰：

地理志：太華山在弘農華陰南。圍一作圃，朱圜山在熊耳外方桐柏，至

于負尾。

平氏東南陪尾。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

東，伊水所出，外方山即潁川嵩高山，古文尚書亦以為外方山。桐柏山一名大復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地理志謂之橫尾山，負音陪也。

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界八里，熊耳山在魏州盧氏縣南五十里，嵩高山亦名太室山，亦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北二十三里也。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東南五

十里，淮水出焉。橫尾山，古陪尾山也。在安州安陸縣北六十里。道嶠冢，至于荊山。

正義 鄭玄曰地理志荆山在南郡臨沮此東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隅也括地志云蟠冢山在梁州荆山在襄州荆山縣西八十里也又云荆山縣本漢臨沮縣地也沮水即漢水也按孫叔敖激沮水為雲夢澤是也內方至于大別地理志內方在竟陵

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內方山在竟陵縣東北大別山在六安國安豐縣今土人謂之飯山括地志云章山在荊州長林縣東北六十里今漢水附章山之

東與經史符合按大別山今沙洲在山上漢江經其左今俗猶云飯山注云在安豐非漢所經也 **汶山之陽至于衡山** 在長

沙湘南縣東南廣雅云岫巖謂之衡山括地志云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在長

峴山在茂州汝川縣衡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 **道** 徐廣曰淺一作減駟案孔安國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豫章豫章歷

九川 導水凡九章其次第五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故先之中原之水患河為

大故次河白河以南水莫大於江漢故次江漢河以南江漢以北惟濟淮皆獨入于海故

次濟淮雍水多歸于渭豫水半歸于洛然皆附河以入于海故以渭洛終之先漢於江先

濟於淮先弱水於黑水先北而後 **弱水至於合黎** 出張掖孔安國曰地理志弱水

在流沙東水經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鄭玄引地說亦以為然孔安國云

甘州刪丹縣西南七十里。淮南子云：弱水出鷄石山。又云：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南自吐谷渾界流入甘州。張掖縣今按合黎水出

臨松縣臨松山東而北流。歷張掖故城下。又北流經張掖縣三十三里。又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積之西。入居延海。行千五百里。合黎山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也。餘

波入于流沙。

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鄭玄曰：地理志：流沙在居

于南海。馬融王肅皆云：合黍流沙是地名。地理志云：張掖居延縣西北有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有居延澤。居延城。又山海經云：流沙出鐘山。西南

行昆侖墟入海。按是地兼有水故一云。地名一云水名。馬鄭不同。抑有由也。**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鄭玄

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孔安國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也。地理志云：黑水出伊州伊吾縣

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按南海即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

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河州有小積石山。即禹貢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者。然黃河源從西南下。出大崑崙東北隅。東北流。經于闐入鹽澤。即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

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又東北流。來處極遠。其黑水當洪水時。合從黃河而行。何得入于南海。南海去此甚遠。阻隔南山。隴山。岷山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處。西戎不深致功。古文故

有疏也。**道河積石。**爾雅云：河出昆侖墟。其色白。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

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

澤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為至于龍門南至華陰孔安

國曰至華山北而東行華陰縣在華山北本東至砥柱孔安國曰

魏之陰晉縣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砥柱山名河水分

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也在西虢之界又東至于盟津孔安國

砥柱山俗名三門山禹鑿此山三道河水故曰三門也又東至于盟津孔安國

曰在洛北杜預云盟河內郡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

近代呼為武濟括地志云盟津周武王伐紂與八百諸侯會盟東過雒納至于大

津亦曰孟津又曰富平津水經云小平津今云河陽津是也東過雒納至于大

邳成臯縣山是孔安國曰洛納洛入河處山再重曰英一重曰邳括地志云大邳山今名黎陽東

山又曰青壇山在衛州黎陽南七里張揖云今成臯非也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水在信都南孔安國曰大

陸澤名晉有大陸郭璞以為此澤也括地志云降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東北

爾雅云晉有大陸郭璞以為此澤也括地志云降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東北

流至冀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受也鄭玄曰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迎

州入海依古文改而溝洫志同為迎河河渠書贊余東觀入于海分布為九河下至滄州更

同合爲一大河，名曰逆河，**幡冢道漢**，東流爲漢，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爲漢，至

江夏，謂之夏水，水經云：漢水出隴西氏道幡冢山，故孔安國云：泉始出山爲漢水，東南流爲

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括地志云：幡冢山，水始出山沮洳，故曰沮水，東南爲漢

沔江也，考證正，又東爲蒼浪之水，孔安國曰：別流也，在荊州，

漢河之別流也，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括地志云：均州

水出荆山東，南過三澁，入于大別，孔安國曰：三澁水名，鄭玄曰：在江夏

郡縣北，孔安國鄭玄以爲水名，今竟陵有三參水，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

也，水東回爲彭蠡大澤，東爲北江，入于海，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

山道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醴，孔安國及馬融王肅皆以醴爲水

醴，解得其實，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池北會于匯孔安國曰：滄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

會于滄，東北會于湖，滄東會于伊，諸言會于某者，皆水名，則匯亦水名也。匯疑當讀為淮，朱錦綬曰：淮之為匯，猶非之為匪耳。愚按：今水路淮自入海，不合于江，而孟子滕文公篇云：排淮泗而注之江，鳳朱二說不為無據，書以備考。

東為中江，入于海。孔安國曰：有北有中，南可知也。

俱會于彭蠡，合道沆水，東為濟，入于河，沆為滎。鄭玄曰：地理志沆水出河東垣縣，王屋

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沆為滎，孔安國曰：濟在溫西北，滎澤在敖倉東南，沆水經云：自河東垣縣王屋山東流為沆水，至溫縣西北為濟水。

屋縣北十里王屋山頂巖下石泉滂不流，其深不測，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為汜水，水經云：沆東至溫縣西北為沆水，又南當鞏縣之北，南入于

河，釋名云：濟者濟也，下濟子細反。按：濟水入河而南，截度河南岸，溢滎澤在鄭州，滎澤縣西北四里，今無水，成平地。張文虎曰：正義流為汜水，汜當作沆。東出

陶丘北。孔安國曰：陶丘，丘再成者也。鄭玄曰：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

宗國都城記云：此城中高丘，即古之陶丘。又東至于荷。孔安國曰：荷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汶音

問：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又東北入于海。張文虎曰：毛本東北作北東，與禹貢合。傳云：北折而東也。漢志顏

師古注竝同段玉裁曰
作東北者古文尙書

道淮自桐柏

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按在唐州東五十餘里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與二水合入海也

道渭自鳥鼠同穴

孔安

國曰鳥鼠共爲雄雌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出焉括地志云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在渭州渭源縣西七十六里山海經云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郭璞注云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鷓鼠名鷓如人家鼠而短尾鷓似鷓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鷓音余鷓扶廢反鷓音丁刮反似雉也東會

于澧

澧音豐括地志云雍州鄠縣終南山澧水出焉北入渭也

又東北至于涇

括地志云涇水出原州百泉

縣西南斧頭山涇谷東南流入渭也考東北至于涇禹貢作東會于涇張文虎曰舊刻無北字與經文及漢志合疑此衍然水經注引此紀云導渭水東北至海則所見本有北字矣

東過漆沮入于河

孔安國曰漆沮一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道雒自熊耳

孔安國

曰在宜陽之西括地志云洛水出商州洛南縣西家嶺山東北流入河熊耳山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洛所經

東北會于澗瀍

孔安國曰會于河南城南
括地志云澗水出洛州新安縣東白石山之陰地理志云澗水出河南穀城縣替亭北東南入於洛

又東會于伊

孔安國曰

東北入于河

孔安國曰合於鞏之東也

於

是九州攸同

例攸當作所

四奧既居

方之宅已可居也

九山棗旅

孔安國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也

九川滌原

孔安國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

九澤既陂

孔安國曰九州之澤皆已陂障無決溢也

四海會同六府甚脩

孔安國曰六府金木水火土穀

衆土

交正致慎財賦

鄭玄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館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咸則三壤

成賦中國

鄭玄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賜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鄭玄

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鄭氏讀中國下屬恐非說文台下云悅也與鄭義合

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

孔安國曰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內禹貢無令天子之國以外

七字蓋史公以意增

百里賦納總

孔安國曰甸服內近王城者禾稷曰總供飼國馬也說文云總聚東草也

二百里納銍

孔安國曰所銍刈謂禾穗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

三百里納秸服

孔安國曰秸稾也服稾役禮郊特性云蒲越稾秸之美則秸是稾之類也說文云銍重於粟或云去其穎也或云半稾去皮也蔡沈曰三百里內去王城為

近非惟納總銓積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粘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孔安國曰所納精者少

多 **甸服外五百里侯服、**

孔安國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也

百里采、

馬融曰采事也各受王事也

二百里任國、

孔安國曰任王事者

三百

里諸侯、

孔安國曰三百里同為王者斥侯故合三為一名

侯服外五百里綏服、

孔安國曰綏安也

服王者政教

三百里揆文教、

孔安國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

二百里奮武衛、

孔安國曰文教之外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之

綏服外五百里要服、

孔安國曰要東以文教也 **三**

百里夷、

孔安國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

二百里蔡、

法而已 **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

滅殺其賦

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忽因其故俗而治之

三百里蠻、

馬融曰

蠻慢也禮簡怠慢

二百里流、

馬融曰流行無城郭常居 **蔡傳云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然堯都冀**

州冀之北境並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

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余按禹貢山川，以今地圖考之，具在也。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東南之地，未嘗棄也。恆山碣石而北，別無山川見於經者。沙漠之地，未嘗不荒落也。孟子曰：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說者亦謂周之王畿，豐鎬八百里，鄆六百里，共為百同以成千里。然則古之所謂千里百里，皆絕長補短而計之，非必四面八方截然不可增損於其間也。蓋九州之地，約方三千餘里。故孟子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記云：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內除甸服千里，故侯服綏服，共二千里。然則侯綏二服，乃九州以內地之所謂州十二師者也。其外羈縻之國，則附於九州，謂之要服。又外則來去不常，聖人聽其自然，不勤於遠，不受其貢，謂之荒服。其遠近略與內地等，故亦以二千里計之。然則要荒二服，乃九州以外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也。由是言之，五服之地，蓋南有餘而北不足，綜計之為五千里耳。非拘拘焉必四面皆二千五百里無少缺斜無少有餘不足而後可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曰朔北方也。

言南北及於聲教皆從之。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

帝堯

也。玄，水色。以禹理水功成，故錫玄圭以表顯之。自此已上，並尚書禹貢文。禹貢無于天下三字。張照曰：下字當衍，應作以告成功於天。愚按：以上為第四段，敘禹治水以後事以結。又按禹行自冀州始，以下采尚書禹貢、梁玉繩曰：史公所錄尚書次第與書序異。如置禹貢于阜陶謨之前，置夏社於典寶之後，蓋行文敘事，不盡依書之次第。況今所傳者是管梅賾本，並非賈鄭之舊，則安知史之次第非原本乎？禹告成功，在堯時。陳謨在舜世，至于成湯，因伐桀而作湯誓，因敗桀而伐三粵，既勝夏而作夏社，于義為順，或以為誤。

也。天下於是太平治。考治要太作大。皋陶作士以理民。正義士若

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考中井積德曰添一箇伯夷即

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考迪其德則史文當作信道其德。

下文亦云。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道德二字連用尙書未見。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慎其身脩。正義絕句。

於音鳥。歎美之辭。思長。集孔安國曰。慎脩其身。思爲長久之道。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

已。集鄭玄曰。次序九族而親之。以衆賢明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考楓三南。凌本高作亮。皋陶謨云。惇敘九族。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孫星衍曰。

據史公說。堯典明明。此庶明當爲衆貴戚。王先謙曰。釋詁。茲已此也。故史公易茲爲已。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

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集孔安國曰。言帝堯亦以爲難。知

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考阜陶謨。人下無能字。此疑衍。能知能

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集鄭玄曰。

禹為父隱，故言不及緜。

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

事事。

孔安國曰：言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為驗。始寬而

栗。

孔安國曰：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孔安國曰：和柔而能立事。愿而共。孔安國曰：慤愿而恭敬。

治而敬，擾而毅。

徐廣曰：擾一作柔。駟案：孔安國曰：擾順也。致果為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

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

章明也。吉善也。日宣三德，蚤夜翊

明，有家。

孔安國曰：三德，九德之中有三也。卿大夫稱家，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

國。

孔安國曰：嚴，敬也。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可為諸侯也。馬融曰：亮，信采事也。翁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

官。

孔安國曰：翁，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也。如此，則俊德理能之士，並皆在官也。百吏肅謹。

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

此取尚書無

次序，即是也。今亦不能深考。班固所謂疎略抵牾。臯陶謨云：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史公以十七字約說經意。天事即天工。

天討有辜。五刑五用哉。

孔安國曰：言用五刑必當。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同

寅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史公特錄天討一事者，其意謂淫邪奇謀亂天事者宜用五刑以討其罪也。索隱未得。吾言底可

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績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

皋陶

云：我未有所知，思之審贊於古道耳。謙辭也。已上並尚書皋陶謨文略其經不全備也。帝舜謂禹曰：女亦昌言。禹拜

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

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

泥行乘橇，山行乘樁。

昌芮反。樁

行山栒木。

反栒口寒反。行，寒孟。

與益予

衆庶稻鮮食。

孔安國曰：鳥獸新殺曰鮮。子音與，上與，謂同與之與。下子，謂施子。此禹言其與益施子衆庶之稻糧。張文虎

曰：與益之與，亦當作子，故索隱別之云：上子，謂同與之與；下子，謂施子之子。後人以兩子相混，改爲與益，而并改索隱。上子之子，亦作與。以決九川，致

四海，浚畎澮，致之川。

鄭玄曰：畎澮，田閒溝也。

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

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皋陶曰：然。此而

美也。

而汝也。

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

鄭玄曰：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

輔

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

曰天將重命。

汝以美應，謂符瑞也。

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

女輔之。

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

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

服色，女明之。

象下有以字。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

出入五言，女聽。

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

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爲

政及怠忽者是也。五言，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鄭玄以爲出納政教五官，非也。歸有光曰：子長用書文有改者，或以易曉語代之，必不反爲難解之文。其繼絕不可曉者，

蓋其所見乃伏生今文，故與世傳古文有異。古書宜略會文義，疑者闕如可也。如來始滑，弔由靈之類，自不可解。愚按史公從孔安國問故，則其所見不獨伏生今文，而壁中之書

亦多錯簡，宜矣。其有難解之語也。張文虎曰：女聽下。予卽辟，女匡拂予。女無

面諛，退而謗予。

四字，太史公却衍云：予卽辟，女匡拂予，終不及尙書簡當。

敬

四輔臣。

尙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陳櫟曰：敬，四輔臣言爾，不可不敬。爾爲四鄰近臣之職也。

諸

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

徐廣曰：君一作吾。諸衆讒嬖臣爲一句。君字且屬下文。

禹曰。

然。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

並位，優劣共流故也。帝用臣不是，則賢愚

爲是，猶言如是也。布，阜陶謨作敷，徧也。三，南本無布字。

帝曰。

此二字及下禹曰尙書並無，太史公有四字，帝及禹相答，極爲次序，當應別見書。

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絕其世。

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

子。

孔安國曰：塗山，國名。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系本曰：塗山，氏女名。

女，橋是禹娶塗山氏，號女橋也。又按尙書云：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今此云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蓋今文尙書脫漏。太史公取以爲言，亦不稽其本意，豈有辛

壬娶妻，經二日生子，不經之甚。正義此五字為一句，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理水，及生，啓不入門，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水土之功。又一云：過門不入，不得有子愛之心。帝繫云：禹娶塗山氏之子，謂之女，橋是生啓也。考證禹曰：二字衍，阜陶謨作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張文虎曰：辛壬錯在塗山上，傳寫偶誤，裴引傳文，但增四日二字，餘無所辨。張亦祇依集解為說，似所見本皆不誤。小司馬適據誤本，不能辨正，反謂今文脫漏，不思甚矣。愚按：癸甲下當補出往等字，面生啓子不子，五字一句，言塗山氏有孕，生啓子，過門不入，不得子視之也。楚辭天問篇：王逸注曰：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蓋亦此意。錢大昕曰：史公書於漢諱，皆回避，如恆山作常山，微子啓作微子開，盈數作滿，數是也，亦有不盡然者。周本紀：邦內甸服，邦外侯服，封禪書：五岳皆在天子之邦，犯高帝諱，殷本紀：盈鉅橋之粟，樂書：盈而不持，則傾，晉世家：其盈數也，以從盈數，春申君列傳：盈滿海內，犯惠帝諱，天官書：壬癸恆山，以北恆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封禪書：北岳恆山也，至琅邪，過恆山，田齊世家：以為非恆人，張儀傳：獻恆山之尾，五城犯文帝諱，夏本紀：益讓帝禹之子，啓禹子，啓賢，諸侯皆去益而朝啓，啓遂即天子位，是為夏后帝，啓，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孝文本紀：夏啓以光燕世家：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不足任乎天下，啓與交黨，攻益奪之，犯景帝諱，此非史之駁文，後人以意改易耳。若呂后諱雉，而殷本紀：封禪書：不避雉字，或史公本文如此，蓋呂氏傾危社稷，史臣未必為避諱也。

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師，

外薄四海，

集解孔安國曰：薄，迫，言至海也。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名云：海，晦也。按：夷蠻晦昧無知，故云四海也。

咸

建五長、各道有功。

孔安國曰：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

苗頑不即功。帝

其念哉。

孔安國曰：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

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皋陶

述其謀以下，采皋陶謨，乃語詞。

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

舜德大明。

謂不用命之人，則亦以刑罰而從之。

皋陶

於是夔行

樂。

若今太常卿也。

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

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

也。

孔安國曰：簫韶，舜樂名，備樂九奏，而致鳳皇也。依皋陶謨祖考至以下，襲自贊之言，史公

采以為記事。

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

孔安國曰：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

惟在慎微，陶謨陟作勅勅謹也。

皋陶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孔安國

國曰：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

每句押韻，此古法，下二歌同。

皋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

鄭玄曰：使羣臣念帝之戒。

率為興事，慎乃憲，敬哉。

孔安國曰：率，臣下為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

乃

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
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孔安國曰。叢脞。細碎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也。阜陶謨無舜字。

此衍。錢大昕曰。自有文字。卽有聲韻。虞廷賡歌。股肱叢脞。卽雙聲之權輿。皮日休雜體詩。序以蠅螻在東。鶯鷲在梁。爲雙聲始興。何所見之不廣也。愚按。雙聲疊韻文字之法。爲然。不獨詩歌也。姑就堯典。阜陶謨言之。黜陟搏拊。黜讞等字。面豈非。帝拜曰。然。往欽。雙聲乎。平章。遏密。蒼生等字。面豈非。疊韻乎。錢氏所見亦未廣也。

哉。
帝用此作歌。以下采阜陶謨。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德。數聲樂。
廣曰。舜本

紀云。禹乃興九韶之樂。梁玉繩曰。此因聲律。身度之言而誤也。爲山川神主。
南本。爲上有以字。帝舜薦禹

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
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三年喪

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
劉熙曰。今。天下諸侯皆

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卽天子位。
皇甫謐曰。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城。帝舜薦

禹以下。采孟子萬章篇。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
禮緯曰。祖以吞

禹母脩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姁氏顧野王云薏苡干珠也考梁玉繩曰既云國號夏后又云帝禹下文又云夏后帝啓此與五帝紀帝禹爲夏后同一語病國語商王帝辛亦同蓋史公謂夏殷亦稱帝故連加之說在殷紀中

卒。

正義帝王紀云皋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堯禪舜命之作士舜禪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賢薦之於天有將禪之意未及禪會皋陶卒括地

志云咎繇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里故六城東東都陂內大冢也

封皋陶之後於英六。

集解徐廣曰史記皆作英字而以

英布是此苗裔正義地理志六安國六縣咎繇後偃姓所封國英地闕不知所在以爲黥布是其後也

也左傳云子變滅蓼太康地志云蓼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鄆縣界故胡城是後徙於此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二里春秋文五年秋楚成大心滅之

考庭堅不祀忽諸本史黥布列傳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後

哉陳杞世家皋陶之後或封英六

或在許。

集解皇覽曰皋陶家在盧江六縣正義括地志云許故城在許州許昌縣南三十里本漢

許縣故許國也考梁玉繩曰許太岳之後也姜姓安得以爲皋陶後哉史誤

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

考文虎曰十

亂疑今本史文傳寫誤

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

集解皇甫謐曰年百歲也考禹巡

狩葬會稽之事起春秋後諸子雜說不足依據史公子論云或云禹會諸侯江以南天下

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

孟子

陽字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按陽即陽城也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又恐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為嵩山之陽也

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

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

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

愚按黃帝至堯父子相繼或兄弟相及常也

堯舜傳賢權也至禹復父子繼承之舊耳孟子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韓子云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二說吾未之信

夏后帝啟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

地理志

曰扶風郿縣是扈國地理志曰扶風縣郿是扈國括地志云雍州南郿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志云郿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鄂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

啓伐之大戰於甘

名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將戰作甘誓乃召

六卿申之。

孔安國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也。

啓曰。嗟。六事之人。

孔安國曰各有軍事故曰六

事。事之人者容軍吏下及士卒也。

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鄭玄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始見於此而其目未詳或曰洪範云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又云五行一曰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左傳文七年晉卻缺解夏書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似。天用勦絕其命。

孔安國曰勦截也。

今予維共行天之罰。

孔安國曰共

也。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

鄭玄曰左車左右車右。

御非其

馬之政。女不共命。

孔安國曰御以正馬爲政也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也。

用命。賞于祖。

孔安

國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即賞祖主前示不專也。

不用命。僇于社。

孔安國曰又載社主謂之社事奔北則僇之社主

前。社主陰。予則帑僇女。

孔安國曰非但止身辱及女子言恥累之。有扈氏不服以下采尙書甘誓裕孳同梁玉繩讀爲奴隸

之奴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不相及事有三代盛時罪及妻子之事乎愚按軍律重於常刑舊說自通。

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夏后帝啓崩。

啓元年甲辰十月癸丑崩。

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

孔安國曰：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

昆弟五人。

云號五觀也。

須于洛汭。作五

子之歌。

孔安國曰：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太康崩，弟

中康立。是爲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湏淫，廢時亂日。

孔安國

曰：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太康之後，沈湎于酒，廢天時亂甲乙也。

胤往征之。作胤征。

孔安國曰：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鄭

玄曰：胤，臣名。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

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讒子寒泥，泥殺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泥因

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氏及斟尋氏，而相爲澆所滅，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然

則帝相自被篡殺，中間經羿、泥二氏，蓋三數十年，而此紀總不言之，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疏略之甚。

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先何姓，帝魯以上世掌射，正至魯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於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諸侯，斟尋羿恃其善射，不修民

事淫于田獸棄其良臣武羅伯姻熊羆尅園而信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泥遂棄之而羿以爲己相寒泥殺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窮門泥遂代夏立爲帝寒泥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稟及豷稟多力能陸地行舟使稟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封稟於過封豷於戈恃其詐力不恤民事初稟之殺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緡歸有仍生少康初夏之遺臣曰靡事羿死逃於有鬲氏收斟尋二國餘燼殺寒泥立少康滅豷於過后村滅豷於戈有窮遂亡也按帝相被篡歷羿泥二世四十年而此紀不說亦馬遷所爲疏略也稟音五告反豷音許器反括地志云故鉅城在滑州韋城縣東十里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括地志云商丘今宋州也斟灌故城在青州壽光縣東五十四里斟尋故城今青州北海縣是也故過鄉亭在萊州掖縣西北二十里本過國地故鬲城在洛州密縣界杜預云國名今平原鬲縣也戈在宋鄭之閒也塞國在北海平壽縣東寒亭也伯明其君也臣瓚云斟尋在河南蓋後遷北海也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尙書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此卽太康居之爲近洛也又吳起對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又周書度邑篇云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卽河南是也括地志云故郟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蓋桀所居也陽翟縣又是禹所封爲夏伯

夏 索隱所引后羿之亂本左傳襄公四年哀公元年文梁玉繩曰自太康失河北夏統中絕其後少康滅寒泥中興亂幾百年而始定故魏高貴鄉公推尊少康優于漢高祖則歷代中興之主當以少康爲冠乃紀表全逸不言直敘世次若守成無事然深所未曉索隱正義及左傳疏皆譏史公疎略信矣而宋黃震日鈔謂少康之事遷時己無可考殊非豈未檢吳世家乎不載紀表而別出于世家亦失作史之體愚按吳太伯世家伍子胥引少康事

帝

少康崩，子帝予立。音佇，系本云，季佇作甲者也。左傳曰：杼滅殪于戈，國語云：杼能帥禹者也。

帝予崩，子帝槐立。音回，系本作帝芬。帝槐崩，子帝芒立。音亡，鄒誕

生又音荒也。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系本作帝降。帝不

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廙立。音覲，鄒誕生又音勤。帝廙崩，立帝

不降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崔述曰：禹之後嗣，見於傳記者曰啓，曰相曰杼曰臯，皆其名也。上古質樸，故皆以

名著無可異者，惟太康少康則不似名而似號，不知二后何故獨以號顯，且太康失國，少康中興，賢否不同，世代亦隔，又不知何以同稱為康也。仲康見於史記，當亦不謬，何故亦

豈康號而以仲別之。至孔甲，則又與商諸王之號相類。帝孔甲立，好方鬼神，

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方謂孔甲好比方鬼神，而事淫亂，愚按方

字疑衍，三代世表，好鬼神淫亂，封禪書郊祀志，搖德好神，皆下無方字。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

得豢龍氏。賈逵曰：豢，養也。穀食，音寺。陶唐既衰，其后有劉累。虞曰：后，劉

累之爲諸侯者，夏后賜之姓。正義括地志云：劉累故城在洛州緱氏縣南五十五里，劉累之故地也。

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

孔甲。

集解應劭曰：擾，音柔。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慾。

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

集解服虔曰：御亦養。

受豕

韋之後。

集解徐廣曰：受一作更。駟案賈逵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

集解按系本豕韋防

姓。

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集解賈逵曰：夏后既饗，而又使求

致龍，劉累不能得而懼也。傳曰：遷於魯縣。正義天降龍二以下，采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言中井積德曰：不知其龍食而甘之，已又求之，龍肉不可得，故懼而去耳。方苞曰：天

降龍二，此何經典要，不宜入本文。愚按此史公記劉氏所自出耳。

孔甲崩，子帝臬立。帝臬崩。

集解左傳曰：臬墓在殺

南陵。正義國語周語：孔甲亂夏，四世而隕，正義依倍卅二年左傳。

子帝發立。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爲

桀。

集解桀名也。按系本帝臬生發及桀，此以發生桀，皇甫謐同也。

帝桀之時，

集解謚法，賊人多殺曰桀。

自孔甲以

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

而囚之夏臺。

集解獄名。夏曰均臺。皇甫謐云：地在陽翟，是也。正義書湯誓云：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與汝皆亡。

立政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國語晉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亡夏。左傳昭公四年。椒舉曰。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古書記桀事。可信者不過若是。崔述曰。韓詩外傳云。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新序云。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按古者人情質樸。雖有荒淫之主。非有若後世秦始皇始隋場之所爲者。且桀豈患無酒而使之可。運舟望十里。欲何爲者。皆後世猜度附會之言。如子貢所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者。

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

條。

邑之西。鄭玄曰。地在安。

遂放而死。

世駟案。汲冢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

年矣。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案汲冢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

年矣。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案汲冢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

年矣。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案汲冢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

年矣。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案汲冢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

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子胥之言。自令陷此。梁惠王曰。

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韓信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悔恨之言，如出一口。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

下。湯封夏之後。

括地志云：夏亭故城在汝州郟城縣東北五十四里，蓋夏后所封也。

至周封於杞也。

括地志云：汴州雍丘縣古杞國城也。周武王封禹後號東樓公也。梁玉繩曰：禹後封杞，即湯封之。武王特因其舊封，重命之耳。大戴禮少間篇云：湯放桀，遷姒姓

于杞。漢書梅福傳云：武王克殷，封殷于宋，紹夏于杞。史公於留侯世家亦述鄭生之言：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而此乃謂周封夏後于杞，何哉？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

氏、有男氏、斟尋氏。

一作斟氏。徐廣曰：一作斟氏。尋氏。

彤城氏、褒氏、費氏。

一作南尋。作鄗。費

作弗，而不云彤城及褒。按周有彤伯，蓋彤城氏之後。張敖地理記云：濟南平壽縣其地即古斟尋國。又下云斟戈氏，按左傳系本皆云斟灌氏。錢大昕曰：索隱本斟氏戈氏

作斟戈氏，即斟灌也。戈灌聲相近。上氏字衍。

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本冥上有白字。

崔述曰：此所記禹之後裔，得失參半。有扈氏為啓所伐，戈為稷所封，其非禹後明甚。疑司馬氏誤也。辛冥有男彤城，亦莫知其所本。孔子正夏時，學

者多傳夏小正云。

禮運稱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玄曰：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

小正，大戴記篇名。正，征二音。論語衛靈公篇子曰：行夏之時。

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

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皇覽曰：

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壙深七尺，土無瀉泄。下無邱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裘三領，桐棺三寸。地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為下有羣鳥耘田者也。

案抵，至也。晉丁禮反葦棺者，以葦為棺，謂蘧蔭而斂，非也。禹雖儉約，豈萬乘之主，而臣子乃以蘧蔭裹尸乎？墨子言桐棺三寸，差近人情。括地志云：禹陵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三里，廟在縣東南十一里。

案述贊，堯遭鴻水，黎人阻飢，禹勤溝洫，手足胼胝，言乘四載，動履四時，娶妻有日，過門不私。九土既理，玄圭錫茲，帝啓嗣立，有扈違命，五子作歌，太康失政，羿泥斯侮，夏室不競，降于孔甲，擾龍乖性，嗟彼鳴條，其終不令。

夏本紀第二

史記二

史記會注考證卷三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殷本紀第三

史記三

考證史公自序云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洹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殷契

殷契 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殷，殷在鄴南，遂為天下號。契是殷家始祖，故言

六里，竹書紀年云：盤庚自奄遷乎北蒙，曰殷墟。南去鄴四十里，是舊都城西南三十里有

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陽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謂北蒙者也。今按洹水在相州北四里，安陽

城即相州外城也。契音薛。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有娥在不周之北

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娥氏

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明也。以上依詩

商頌玄鳥詩附會。梁玉繩曰：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履帝武敏，攸介攸止。毛傳以玄

鳥降為祀高禘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後。當毛公作傳時，未有遷史也。遷史出而乃有

吞踐之說，其說起于周秦間好事者，是以屈原天問言簡狄在臺，玄鳥致胎，列子天瑞言

后稷生于巨迹，夫毛公豈不知吞踐之說哉？亦鄙不道爾。自史公信其說，而漢儒如康成、

宋儒如朱子，並援以為據，遂有謂稷契無父而生者。母乃誕歟？史公作史，每采世俗不經

之語，故于殷紀曰：吞卵生契，于周紀曰：踐迹生棄，于秦紀又曰：吞卵生大業，于高紀則曰

夢神生季，一似帝王豪傑俱生于鬼神異類，有是理乎？愚按蘇洵嚳妃論，楊慎丹絳錄亦

有此說。又按契非帝嚳子，娥氏非帝嚳妃，譙周說是。崔述唐考信錄論之更詳。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井積德曰

契治水之功所未見且舜命為司徒是禹命為司空之日矣治水在其後恐史遷誤梁玉繩說同 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

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考證 帝舜以下采尚書堯典文古鈔南

本無五教二字舜紀亦無與堯典合 **封于商** 集解 鄭玄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 考證 堯封契於商即詩商頌云有妣方將帝立子生

商是也 正義 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高所封也 **賜姓子氏** 集解 禮緯曰祖以玄鳥生子也 正義 括地志云

故子城左渭州華城縣東北八十里蓋子姓之別邑 **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

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 集解 宋忠曰相土就契封於商春秋左氏傳

曰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 集解 相土佐夏功著於商詩頌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也左傳曰昔陶唐氏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始封商也 正義 括地志云宋州宋城

縣古闕伯之墟即商丘也又云羿所封之地 考證 左傳襄公九年詩商頌長發 **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

園立 集解 系本 考證 作遭園也 **曹園辛** 正義 園音 **子冥立** 集解 宋忠曰冥為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

郊之 集解 禮記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殷人祖契而郊冥也 考證 禮記祭法國語魯語引展禽言 **冥卒子振立** 集解 系 **振卒** 考證 本作核

子微立。

皇甫謚云

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

人報焉白虎通殷道尙質故直以生日名子梁玉繩曰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孔

叢子引書曰高宗報上甲微則商家以日爲名自微始而史缺之不始于報丁也然竊疑

商人自契至振竝別製名何以上甲至帝辛改名十日而以日爲名之外又未嘗無名如上

甲名微天乙名履帝辛名受疑諸君俱有二名今缺不具蓋名以日者殷之質生之與

死皆以此臣民之所稱亦以是別立名者殷之文非有大典禮不用故微卒。子報丁

成湯告天始名曰予小子履而微子庶不爲嗣遂祇傳其名啓而已立。主任卒。子主癸立。

音博冒反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

皆兄弟之名史指爲父子過矣崔述曰商先世詩書多缺不可詳考竊以時世推之相土

爲契之孫當在夏太康世蓋太康失國羿浞淫暴諸侯無所歸而相土能修其德政故東

方諸侯咸歸之商邱在東而西北阻於羿豷是以號令東訖於海而云海外有截也又相

土居商邱而湯居亳相距絕遠疑上甲微以後亦嘗中微如不窳之窳戎大王之遷岐者

然但不可知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

去唐虞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殷

之王皆以名爲號蓋法曰除虐去殘曰湯

湯名履書曰予小子履是也又稱天乙

者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從契

至湯凡十四代故國語曰女王勤商十四代與玄王契也帝王世紀云成湯豐下銳上指有胼胝倨身而揚聲長九尺臂四肘有聖德張晏曰禹湯皆字也荀子成

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崔述曰尚書酒誥多方立政等篇皆稱為成湯無但稱湯者蓋履名也成湯號也古多以一字名未聞以一字

號者然則成湯乃其本號湯則後世之省文也商頌殷武亦稱成湯玄鳥稱武湯長發或但稱湯或稱為武王蓋史冊主於紀實詩人主於頌美故其稱參差不一武王者子孫追

崇之稱即後世諡法所自彷彿或省文為湯因以武加之為武湯耳梁玉繩曰湯非名也以地為號故稱成湯武湯路史發揮注云湯特商國中一邑名成湯者猶成周成

湯自契至湯八遷孔安國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湯始居亳成湯二字衍楓三南本洞本舊刻本皆無

皇市諡曰梁國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

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從先王居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按亳偃師城也商丘

宋州也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作帝誥一作偁上云從先王居故作帝偁

孔安國以為作誥告先王言己來居亳湯征諸侯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

祀湯始伐之寧陵之葛鄉孟子曰湯居亳與葛伯為鄰地理志曰葛今梁國湯曰予

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殛。紀力反。誅也。金履祥曰。史遷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孟

子引毫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而其詳不可得而聞矣。梁玉繩曰。湯征亡矣。而紀有其詞。豈非史公所見壁中真古文乎。崔述曰。按孟子文。湯以仇餉征葛。非以不祀征葛也。史記

此言。殊失孟子之意。至湯伊尹之言。不知采於何書。伊尹名阿衡。書伊尹名摯。孔

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爲官名。按阿。倚也。衡。平也。言依倚而取平。書曰。惟嗣王弗惠于阿衡。亦曰保衡。皆伊尹之官號。非名也。皇甫謐曰。伊尹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又呂氏

春秋云。有佚氏女。採桑得嬰兒。于空桑。母居伊水。命曰伊尹。尹。正也。謂湯使之正天下。篇

墨子尚賢中篇。楚辭離騷。天問。崔適曰。尹亦官名。周之師尹。楚之令尹。阿衡欲奸湯

義卽本此。曰尹。曰阿衡。曰保衡。皆以官名名之。而其人。名則曰摯也。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

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媵。翊。剩。反。爾雅云。媵。將

送也考墨子尚賢篇下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己相或又見呂覽韓非諸書孟子萬章篇萬章問曰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或

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考依孟子萬章

篇告子篇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考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

形考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或曰九主謂九皇也然按注劉向所稱九主載之七錄名稱甚奇不知所憑據耳法君謂用法嚴

急之君若秦孝公及始皇等也勞君謂勤勞天下若禹稷等也等君等者平也謂定等威均祿賞若高祖封功臣侯雍齒也授君謂人君不能自理而政歸其臣若燕王噲授子之

禹授益之比也專君謂專己獨斷不任賢臣若漢宣之比也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若楚戊吳濞等是也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國君國

當為固字之訛耳固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修德若三苗智伯之類也三歲社君謂在襍祿而主社稷若周成王漢昭平等是也又注本九主謂法君勞君等君專君授君破君國

君以三歲社君為二恐非考專君若漢宣之自專自斷不任賢臣也法君若秦孝公用商鞅之法嚴急之君也授君若燕噲授子之類是人君不能自理政歸臣下也勞君

若禹之勤勞天下也等君等者類也若漢元成以下不能好惡故云等君也寄君若春秋寄公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邦分崩離析可立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三歲社君謂在襍祿

而主社稷若周成漢昭平之比也一本云九主者法君勞君等君寄君專君授君破君國君以三歲社君為一君并上八君成九主恐非也然伊尹說湯素王九主當是三皇五帝

及少昊咸勳勞天下，廣求賢佐，而致太平，而裴氏引此九主，恐非伊尹之意也。考孟
子萬章篇湯三使往聘伊尹，告子篇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胡克家曰：漢書藝文志道
家，伊尹五十一篇，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劉向別錄所言，蓋卽此二書。徐孚遠曰：劉向
所載九主，是戰國人語，酷類韓非中井積德曰：素王謂不據王位而有王德者，愚按莊子
天道篇：虛靜恬澹，以之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中井氏據是，但夏殷之際，不可有此事，春
秋之時，稱大夫爲主，未嘗稱王。侯伊尹九主決非九君之義，要之史公此紀，采擇未精，何
必求其義，又按太史公有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
素王妙論，見漢隋志，今佚。

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孔安國曰：鳩房二人，湯之賢

臣也。二篇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考孟伊尹去湯以下，采書汝鳩汝方序，梁玉繩曰：孟
子言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尙書大傳言伊尹仕桀，聞日亡，吾亦亡之言，遂去夏適湯，鬼谷
子午合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然後合于文王，是伊
尹有適夏之事也。然湯既任尹國政，何爲復適夏邪？或者湯初得尹，薦之于桀，在未任國
政時矣，而尹之所以適夏，其心必以爲從湯伐桀，以濟世，不若事桀以止亂，故五就五去，
不憚其煩，及不可復輔，乃舍而歸耳。若呂氏春秋慎大篇言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
不信，湯親射之，伊尹奔夏，三年歸亳，以權詐誣聖人，豈足道哉？愚按孫子用間篇：昔殷之
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亦與呂覽
合。古書未，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

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

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呂氏春秋異用篇。賈子新書禮篇論誠篇。又見新序雜

事篇古鈔。南本。天下作上下。楓。三。南本。獸下有矣字。

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

為亂。

帝嚳時。陸終之長子昆吾氏之後也。世本云。昆吾者衛氏是。商頌長發篇。韋顧既伏。昆夷夏桀。則是湯先伐韋國。顧國次乃伐昆吾。最後乃

伐夏也。

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

桀。湯曰。格女衆庶。來女。悉聽朕言。

李笠曰。尙書湯誓。作格爾衆。庶無來字。疑史文原只作汝衆。庶來。

以來代格。後人涉尙書文。妄增格字。

匪台小子。敢行舉亂。

馬融曰。台我也。

有夏多罪。予維

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孔安國曰。不敢不正。桀之罪而誅之。

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

事而割政。

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種曰稼。斂曰膏。楓。三本。政下有夏字。

女其曰。有罪

其奈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

孔安國曰：桀之君臣相率，遏止衆力，使不得事農，相率割剝夏之

邑，有衆率怠不和。

馬融曰：衆民相率怠惰，不和同。

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

亡。

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喪亡韻，中井積德曰：日者王者之象也。時日是民指桀而不敢斥之辭。俞樾曰：此兩

句乃韻語，疑是夏民歌謠之辭。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

其大理女。

尚書理字作賚，鄭云曰：賚，賜也。斂大

女毋不信。朕

不食言。

左傳云：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是謂妄言爲食言。俞正燮曰：食當如日有食之食，謂消蝕說詳癸巳存稿。

女不從

誓言，予則帑僂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

湯曰以下，采尚書湯誓。

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

詩云：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毛傳曰：武王湯也。王若虛曰：詩頌言古帝命武

湯，武王載旆，謂之武者，詩人之所加也。紀乃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湯決無此語。

桀敗於有城之虛，桀犇於鳴條。

括地志云：高彥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阪口，卽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矍，俘

厥寶玉。

孔安國曰：三爨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俘取也。括地志云：曹州濟陰縣，即古定陶也。東有三爨亭，是也。

義伯仲

伯作典寶。

孔安國曰：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孔安國曰：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

作夏社。

孔安國曰：言夏社不可遷之義。夏師敗績，以下采書典寶夏社序。

伊尹報。

徐廣曰：一云伊尹報政。

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

內。

洪邁曰：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固、黃生、爭辯最詳。黃生曰：湯武非

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今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反因過而誅之，非殺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未爲愚。遂罷。東坡志林云：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子與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軻始亂之，使當時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可謂至論。然予竊考孔子之序書，明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曠如。所謂六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崔述曰：後之儒者皆以征誅爲湯武病，余按爲是說者皆誤。以湯爲桀之臣，故爾。而其實不然。湯誓曰：今爾其曰：夏罪其如台。是桀固無如湯何也。湯誓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是桀之政不行於諸侯也。使桀猶爲天下共主，則當云：割萬方。湯誓曰：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是湯之

伐桀民亦有竊議之者也。使桀與湯有君臣之分，商民何故不知大義責之，而反但言舍稽之細事乎？商頌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是湯未伐桀時，已受諸侯之朝覲矣。若湯果臣於桀，安得晏然受之，以桀之暴，雖無罪猶囚之，況受諸侯之朝而安能容之哉？商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湯未伐桀時，已滅數大國矣。若桀果為天下共主，湯安得擅滅之？桀既力能囚湯，豈有聽其坐大而不問，乃束手以待其伐己者乎？由詩書之言觀之，則湯與桀之事固不如世所傳云云也。愚按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既殷之臣，則武王亦殷之臣矣。齊宣王舉湯武放伐事，問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對之，未嘗言湯武非桀紂臣也。但桀紂之末，湯武所有之地，既過千里，尾大於頭，君虐民離，遂有放弑之事。崔氏之說雖辯矣，予未能從也。

湯歸至于泰卷陶。
地名。湯自三峒而還，徐廣曰：一無此陶字。孔安國曰：地名。湯自三峒而還，

作峒，又作河，則卷當為峒，與尚書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何以知然？解尚書者，以大峒今定陶是也。舊本或備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

中
峒，古銘反。

噩作誥。
孔安國曰：仲虺，湯左相，奚仲之後。既絀夏命。
孔安國

曰：絀，其還毫作湯誥。
相近。秦與大古文通。愚按：書序亦無陶字。索隱是左傳定公

元年，仲虺居薛，為湯左相。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
字冊府元龜引作王自東郊。 告諸

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

考論子乃上疑有脫字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

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陳仁錫曰。當言東為淮、南為江、傳寫之誤。梁玉繩曰。初學記引作北為河、西為濟。

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

民。故后有立。徐廣曰。立一作土。泉陶有功於人。建立其後。故云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

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子音與。帝天也。謂蚩尤作亂。上天乃不佑之。是為弗與。有狀。言其罪大而形

狀。故黃帝滅之。先王言不可不勉。先王指黃帝。堯帝舜等言。禹咎繇以久勞于外。故後有立。及蚩尤作亂。天不佑之。乃致黃帝滅

之。皆是先王賞有功。誅有罪。言今汝不可不勉。此湯誠其臣。曰。不道毋之在國。徐廣曰。之一作政。誠

諸侯云。汝為不道。我則無令汝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閻若璩曰。司馬遷既從孔安國問古文所見。必孔壁中物。其

為真古文無疑。今之湯誥偽作也。此湯誥可補伏生今文書。梁玉繩曰。伊尹作咸有

皇王大紀引此語。以羣后毋不有功于民。至母子怨置。故后有立之下。伊尹作咸有

一德。集解王肅曰。言君臣皆有一德。按尚書。伊尹作咸有。咎單作明。一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記之於斯。謂成湯之日。其言又失次序。

居。

馬融曰：答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居序，陳仁錫曰：答與阜同。阜陶之後，梁玉繩曰：康成序書以咸有一德篇在湯誥後。

答單作明居前，與本紀同。史公親受壁中古文，則其繫此一篇于成湯紀內，必古書次第如此。本於太甲無涉也。自僞書以為伊尹歸政所陳，輒移于太甲三篇之下，索隱不察，又

援變易之本。答史公序書失次，豈不悖哉。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家尚白，晝

日色白也。後人旁注，誤入正文。上白見篇末。湯崩。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

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處。皇甫謐曰：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長卿

諸本多作劫姓。按風俗通有御氏，為漢司空御史，其名長卿，明劫非也。亦有劫彌，不得為御史。括地志云：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按在蒙卽北薄也。又云洛州偃師

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蓋此是也。中井積德曰：據皇覽，是湯八十七歲伐桀也。不近人情。且伊尹年宜長於湯，而又後輔數世，亦可以見皇說之謬。何焯曰：漢書公卿表

建平紀元凡四年，無長卿其人為御史者。張文虎曰：集解御史當作史御。索隱司空下御字衍。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

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

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

任二音 仲

迺立太丁之子太甲。

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探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

信則傳信疑則傳疑外丙即位三年崩三年當作二年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或據尚書伊訓惟元祀十

有二月伊尹祀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之文解孟子云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太甲以太丁之子即

位也以史記為謬是不知伊訓太甲為僞書也說詳于崔述商考信錄梁玉繩史記志疑梁玉繩曰殷諸王自當有名史缺不書竹書外丙以下皆有名但河亶甲名整呂氏春秋

音初篇有殷整甲徙宅西河語餘俱無徵恐是後人僞加又殷亦未嘗稱帝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

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鄭玄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徂后

者言湯之法度也伊訓肆命徂后序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

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

孔安國曰桐宮湯葬地鄭玄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阪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按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也帝太甲以下本孟子萬章篇書太甲序梁玉繩曰立下三年二字疑衍

說詳于

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竹書紀年云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

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其言妄誕太甚，書咸有一德，疏已斥之矣。

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

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

帝太甲以下采孟子萬章篇書太甲序書序無訓字孟子盡心篇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

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褒帝太甲稱太宗。書無逸太甲享國三十三年。太宗崩。

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

己氏平利鄉，毫近己氏。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又云宋州楚丘縣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也。帝王世紀伊尹名摯，為湯相，號阿衡，年百歲卒。大霧

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帝沃丁以下采書沃丁序。沃丁崩，弟

太庚立。是為帝太庚。沃丁上有帝字。古鈔南本。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

徐廣曰世表云帝小甲太庚弟也。帝小甲崩，弟雍已立。是為帝雍已。殷道衰，諸

侯或不。至。帝雍已崩。弟太戊立。是為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

為相。伊陟伊尹之子。孔安國曰。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為相以下。采書咸父序。王應麟曰。

大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大戊。小甲弟。則亦沃丁弟。太甲子。二者必有一誤。愚按伊尹相湯。湯七傳至大戊。伊陟尹之孫。或曾孫。恐非子。一暮大拱。

孔安國曰。祥。妖怪也。二本合生。不恭之罰。鄭玄曰。兩手掙之曰拱。此云一暮大拱。尚書大傳作七日大拱。與此不同。帝太戊懼。問伊

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

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劉伯莊言。枯死而消去。不見。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祥疑當作穀而去。二字疑衍。

桑穀之祥。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為湯時。書大傳。漢五行志為武丁時。此據書序。崔述曰。此必一事。而傳之者異。成湯聖敬日躋。遂有天下。豈待為天子。然後懼而修德。尚書稱武丁

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則亦非因災而後自警者。惟太戊。尚書稱其嚴恭寅畏。治民祗懼。則史記以此事為太戊時者。近是。伊陟贊言于

巫咸。子賢家。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虞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也。按巫咸及

有成。作咸艾。作太戊。馬融曰。艾。治也。尚書君奭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父王家。帝

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馬融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

所修也。伊陟，伊尹子也。原，再也。言太戊贊於湯廟，言伊陟尊高，不可使如臣佐。伊陟讓，乃再為書命之。書序云：伊陟相大戊，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

作咸，又四篇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與此異。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古鈔：楓，三

尚書無逸篇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遷于隤。安國曰：地

名，皇甫謐曰：或云河南敖倉是也。隤亦作囂，並音敖字。河亶甲居相。

孔安國曰：地名在河北。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城在祖乙遷于邢。邢音耿

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中丁遷于隤，以下采書序徐孚遠曰：先敘三代遷居之事，而後叙崩立

又一體也。梁玉繩曰：是亦一體。然商自仲丁遷隤以來，凡五遷國都，然後盤庚居于亳。殷下文云：五遷無定處，是也。史公不應止書此三遷，疑是錯簡。遷相遷邢當在是為帝河亶

甲子帝祖乙立之下。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仲丁書闕不具。

蓋太史公知舊有仲丁書，今已遺闕不具也。梁玉繩曰：逸書有仲丁篇，帝故云：仲丁書闕不具，然此句當在前文帝仲丁崩之上，不應置外壬時也。必是錯簡。帝

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為帝河亶甲。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

甲崩。

考古鈔南本。河亶甲上有帝字。

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

職。

考尚書君奭篇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

立。是為帝沃甲。

考系本。作開甲也。

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

丁。是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庚。

考南本沃甲上有帝字。中井積德曰弟字當衍。

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

甲。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

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考南本無而字。無於是。二字。崔述曰自仲丁以後有。

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至陽甲。正得九世。

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帝盤

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

無定處。

孔安國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

故居作故都梁玉繩曰按湯都南亳盤庚都西亳判然兩地孔仲達商頌疏所述皇甫謐

之辨極為精覈謐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湯地七十里耳若湯

居偃師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餘里豈當使亳衆為之耕乎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

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盤庚遷偃師然則殷有三亳穀熟為南亳即湯都蒙為北亳即

景亳湯所受命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閻氏疏證復申之曰南亳是湯所都皇甫謐

據孟子以政之史注謂湯于後徙西亳子即如謐以政之曰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縣

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尹既以身當國于偃師又焉能時于桐訓太甲乎仍屬穀熟方

近自史云復故居注遂謂湯亦會都偃師不知盤庚三篇一則曰新邑再則曰新邑曷嘗

有復故居字面止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本泛言先王徙都山險之處如

上所遷五邦多是非必定指湯或湯曾有意亳殷山險往視之如武王營洛邑仍都豐鎬

怨不欲徙。

孔安國曰胥相也民不欲徙皆咨嗟憂愁相與怨其上

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

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

何以成德。

盤庚渡河以下

乃遂涉河南治亳

鄭玄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

自此徒而改號曰殷。堯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

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因之於陽甲以前，皆書曰商王。於盤庚以後，皆書曰

殷王。於盤庚之元祀，書曰遷都於殷。改國號曰殷。余按商書盤庚篇云：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是盤庚未遷以前已稱殷也。商頌殷武篇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是盤庚既遷以後，猶稱商也。詩云：殷商之旅，又云：咨汝殷商。而書微子一篇，或稱殷，或稱商，參差不一，是殷與商可以連稱，亦可以互稱也。安在其為改號也哉。

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

盤庚三篇。

尚書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弟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史公謂盤庚遷都之日，會

諸侯群臣誥諭，崩後士民追思其言，見之於簡策，愚按盤庚上篇云：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王若曰：是非盤庚手筆明矣。中篇下篇亦然。史公之言，蓋有所受也。俞樾曰：詩書之義，蓋有同者。史記殷本紀云：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是作盤庚所以誦小辛也。小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序竝云：刺幽王也。其信南山序云：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正義謂四詩皆思成王，夫周人經幽王之亂，而思成王，猶殷人當小辛之衰而思盤庚也。然思盤庚而作盤庚三篇，不及小辛也。思成王而作楚茨諸篇，不及幽王也。

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為帝小乙。帝小乙

崩。子帝武丁立。

南本立下有是爲帝武丁五字。

帝武丁卽位，思復興

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

鄭玄

曰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不言以下，采尙書無逸論語雅也篇。

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

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

險中。

徐廣曰：戶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舊本作險，亦作巖也。地理志云：傅險卽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

七里，卽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傅說祠。注水經云：沙澗水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工官也。營，謂刻畫所夢之形像於野外求之。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傭

築於傅巖，卽險邑。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

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

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音于僞反，胥靡，廢刑也。胥靡解見賈生傳中，井積德曰：靡靡通，刑人以索相連，累

累相屬也。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

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武丁夜夢以下，依國語楚語及孟子告子篇。

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鳴也。詩云：雉之朝响。武

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曰：祖己，賢臣名。祖己乃訓王曰：

唯天監下，典厥義。孔安國曰：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也。降年有永有不

永。非天天民，中絕其命。蓋對天而言，天子亦民也。民有不若德不

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孔安國曰：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天以信命，正其德，謂其有永有不永。附，依

尚書音字。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弃

道。孔安國曰：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也。祭祀有常，無為豐殺之禮。於是，以弃常道。以上采尚書高宗

彤日及序，尚書大傳。李筮曰：俞樾羣經平議，以罔非天為句，言王嗣位，敬行民事，罔非天所命也。與余意暗合。繼常祀者，言繼續經常之祀，所謂典厥義也。毋豐於棄道，言毋豐厚

於非道之祀，所以防淫惡也。尚書高宗彤日，嗣作司，常作典，豐于棄道，作豐于昵，說微不同。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

道復興。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

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

集解 孔安

國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繹。梁玉繩曰：案漳南集辨惑云：此篇即祖己訓王之詞，其曰高宗者，史臣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既歿，祖己嘉之而作謬矣。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當全著，但云及訓，復失之太簡。所辨是困學紀聞亦譏史與書序相違也。余因考書序及大傳言高宗祭湯有雉，唯鼎耳。祖己訓諸王，史公取入本紀，本無疑義。論衡指瑞篇據大傳同，只因書有典祀無豐于昵一語，馬融王肅輒顯背經史，創爲祭禩廟之說，以祭湯爲非，蔡傳因之。至前編直謂祖庚，釋于高宗之廟，有雉，唯之異，祖己作二書以訓祖庚，反據此紀，誤繫斯事于祖庚之世，爲證竊所未安。經文昵字，指宗廟對山川社稷七祀而言，況史引作常祀，毋禮于弃道，則古本亦不盡作豐昵也。帝祖

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

國語云：帝甲亂之，七代而隕，是也。

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國語周語衛彪傒曰：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同一祖甲也。一以爲賢君，一以爲暗主。史公蓋從國語。古鈔楓三，南本帝甲作帝祖甲。 帝甲崩，子帝廩辛立。

漢書古今人表：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爲帝庚丁。 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道，爲偶人

謂之天神。反偶對也。以土木為人對象於人形也。與之博，令人為行。

反行胡孟反。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囊盛血，叩而射之。命曰

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太丁

重出疑有誤。紀年作文丁。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自時厥後，祖甲

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

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而酒誥則云：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惟

御事，厥棊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多方則云：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

以後諸王，生則逸，惟耽樂之從，而酒誥多方多士三篇，乃云：不自暇逸，罔不明德，何哉？蓋

德慎罰恤祀耳，且此乃為殷衆而言，故不暇細辨其優劣也。言各有所當。帝乙長子

曰微子啓。語云：微或作魏，讀從微音，都本亦然也。啓母賤，不得嗣。此以

啓與紂異母，而鄭玄稱為同母，依呂氏春秋言母當生啓時，猶未正立，及生紂時，始正為

記最確。呂氏春秋尤不足信。康成取之誤也。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

爲帝辛。天下謂之紂。

二名曰辛者。殷以生日名子也。曰受者。別立嘉名也。猶

天乙又名履。上甲又名微也。史不書名受。偶失也。而紂受音近。故天下共稱之。蓋卽以爲號。先儒謂紂爲諡。非。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

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倒曳九牛。撫梁易柱也。

知足以距諫。言足

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好酒淫

樂。嬖於婦人。愛妲己。

妲字己。姓也。皇甫謐曰。有蘇氏美女。南本皆上有人字。好上有紂字。國

語皆語。史蘇曰。殷辛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張文虎曰。愛妲己。句上御覽百三十五引有紂伐有蘇。有蘇人以妲己女焉。二句與國語合疑。今本

史有。股簡。妲己之言是從。

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於是使師

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淮南子原道訓。耳聽朝歌。北鄙卽北里。梁玉繩曰。

韓非子十過釋名。水經注八。拾遺記皆師涓作師延。是也。此與人表竝誤作涓。師涓出于晉平公衛靈公之世。亦見韓子十過及呂子長見。

厚賦稅。以實

鹿臺之錢、在朝歌城中如淳曰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瓚曰鹿臺臺名今

盈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也益

收狗馬奇物充切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地理志曰在鉅鹿東北七十

里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

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取樂戲於沙丘。徐廣曰

取一作聚以酒爲池。括地志云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三里太公

縣肉爲林。戶眠反使男女僕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僕胡瓦

反顧炎武曰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沉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
列孕斲脛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
不畏國法攘竊神祇之犧牲性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即以
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

是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姐已笑，名曰炮烙之刑。

鄭誕生云：格一音閣，又云：見蟻布銅斗，足廢而死，於是為銅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與列女傳少異。炮格各本作炮烙，依古鈔，南本宋本改，下同。呂氏春秋過

理篇高誘注：格以銅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韓非子喻老篇紂為肉圃，設炮格，登糟邱，臨酒池，肉圃炮格，糟邱酒池，皆相對為文，今改為炮烙，則文不相對矣。說

詳於段氏尚書撰異，盧氏鍾山札記。王氏讀書志，張氏史記札記。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廣曰：九侯

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鄂一作邗，音于，野王縣有邗城，亦名鬼侯城，蓋殷時九侯城仇也。括地志云：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蓋殷時九侯城

也。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熹淫。徐廣曰：紂怒殺

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

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美里。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美里城，西伯所拘處。韋昭

曰：音酉，一音義。脯一作美，音酉，美城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紂囚西伯城也。帝王世紀云：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御，紂烹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

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呂氏春秋行理篇：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

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淮南子道應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代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及未成而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呂覽以羑里之囚爲因文王之歎。淮南子爲因崇侯之譖，所言各異，而史公此紀併探二書。周紀專依淮南，未免扞格。說又見梁玉繩史記志疑。錢泰吉曰：正義云：牖一作姜，據此則正義本正文作牖。

獻紂。紂乃赦西伯。

西伯 淮南子道應訓：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毛詩疏引尙書

大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

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

洛水

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謂鄜延丹坊等州也。考韓非子難篇：昔文王請入雒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梁玉繩曰：史公說文王出羑里，及專征伐二事，殷周紀及齊世家所載雖有詳略，而大概相同。蓋本于伏生尙書大傳，而增損之。然皆戰國好事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說詳于志疑。古鈔楓三：南本得下有專字。

而用費中爲政。

費 音扶味反。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中音仲。費姓，仲名也。

又用惡來。

關秦之祖蜚廉子

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

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

失權重。

商夫德非傾人之事亦非陰謀所能爲若果如此又何以爲文王太公古史

削去陰行。止稱脩德。足明聖人之心。其見卓矣。愚按梁說誠是。然孫子用間篇云。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問者。必成大功。戰國策云。

蘇秦得大公陰符之謀。是皆周末假託之言。不足爲據。

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

紂廢之。

犯諫不忘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

二人退隱。其人可尚。而韓詩外傳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大行。商容紂之臣。不宜有此事。

及西伯伐飢國滅

之。

古今字異其實一耳者與黎爲二國史公誤以西伯戡黎之篇載于伐者下并爲一

案千古傳疑。迨宋儒始發其誤。至通鑑前編出。而論乃益暢其略曰。黎者商畿內諸侯也。西伯伐黎。武王也。史遷以文王伐者爲戡黎失之矣。文王專征。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自關河以東。非文王之所得討。况畿內乎。三分有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孔子稱文王至德。如戡黎之事。亦己爲之。則觀兵

王驥文王有無商之心矣。焉在其為至德。紂殺九侯。醢鄂侯。文王竊歎。遂執而囚之。况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以紂之悍。而于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皆以為武王也。昔商紂為黎之蒐。則黎濟惡之國。武王戡黎。或以警紂。而終莫之懷。所以有孟津之師。歟。故吳才老以戡黎在伐紂時。其非文王明矣。武王而謂之西伯。襲爵猶故也。愚按史公黎作者。據尚書大傳。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曰。祖伊。祖己後。

賢臣也。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徐廣

曰。元一作卜。馬融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孔安國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者。尚書假作格。王充論衡以賢者訓格人。非先王

不相我後人。孔安國曰。相助也。維王淫虐。用自絕。故天弃我。不有安

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鄭玄曰。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

江聲曰。王自絕於天。故天棄我殷。將使滅也。不得有安食。王猶不度知天性。不遵循典法。言其昏亂。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

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戴黎尚書大傳。紂以下。采尚書西伯西伯既卒。

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

微子數諫以下，本書微子篇。太師少師，書作父師。少師，周紀云：太師疵。

少師，彊，周之樂官也。崔述曰：書父師少師，史記以爲太師疵少師彊，僞孔傳及蔡傳皆以爲箕子比干。余按史記稱疵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則是皆樂師耳。玩書父師所言，殊不類樂官語。傳不之從，是也。然以爲箕比亦初無所據。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

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

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諸，遂殺比干。列視其心也。箕子懼，乃詳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大師少師，乃

持其祭樂器奔周。

凌稚隆曰：一本無祭字。梁玉繩曰：祭字衍。周紀無，崔適曰：持祭樂器者，微子也。見宋世家。愚按祭字不必衍。祭禮亦

大師少師所掌，又按此記微子之去，在箕奴比死之前。而宋世家則載之於箕比受禍之後，不同。

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

紂亦發兵距之牧野。

鄭玄曰牧野紂南郊地名也。志云今衛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

括地甲

子曰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

曰鹿一作廩徐廣

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

死。

周書云紂取天智玉琖五環身以自焚。

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釋

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

皇甫謐云商容與殷人親周軍之入則以為人名鄭玄

云商家典樂之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大明篇紂走以下采逸周書克殷解古鈔楓三南本白旗上有大字張文虎曰洪範序疏

引作太白旗周紀云縣大白之旗此脫大字愚按儒者多不信武王斬紂之事然見於諸家之說尤多墨子明鬼篇云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

手禽費中惡來衆咩百走武王逐奔入宮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僂荀子正論篇云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尸子云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碎股

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鳴呼亦甚矣武王雖非聖人必不至殘暴如此也。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

祀。

譙周曰殷凡三十一年世六百餘年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

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嚴可均曰左氏宣三年傳築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

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左氏去商未遠而舉成數或當不誤漢律歷志夏四百三十二歲殷六百二十九歲史記殷本紀注引譙周曰殷六百餘年皆與左傳等令修

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

法三宗之道而云盤庚之政乎呂覽慎大篇武王命

周公且進殷之遺老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遺老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于是復盤庚之政史蓋本此

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

後世貶帝號號爲王。

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號之爲王故本紀皆帝而後總曰三王也

梁玉繩曰夏殷周三代本皆稱王間亦雜稱后從未聞有帝稱史謂夏殷稱帝故以爲貶號爲王耳夫皇帝王后者俱有天下之通號本無甚分別爾雅云天帝皇帝王后辟君也安得升降褒貶之說哉索隱順而爲詞說詳于史記志疑 而封殷後爲諸侯屬周。即武庚祿父也 周

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

漸曰三代下

有大文章二一爲蘇東坡武王論一爲郭青螺管叔論皆有功世道之作然余猶恨其未及武庚也夫武庚於紂父子也天下可以獨夫其君武庚不能獨夫其父當武王三誓渡河斬紂之頭而懸之太白斯固不共戴天之讐也爲武庚者縱使機無乘業無可憑猶將號召頑民聯絡三監起而與武周爲難而況資之以朝歌臨之以冲主哉論者不察徒見其事之不成且於書則斥之爲小腆於詩則詆之爲鷓鴣遂亦從而非笑之噫嘻過矣且余嘗謂武庚非常人也武王沒而後舉事能俟時也管叔忠於殷而倚爲腹心能知人也播流言以疑冲人能用間也落邑諸頑民咸樂從之而起能馭衆也惜乎天不佑商卒至一姓不再興耳設令風雷之警不作金縢之書不啓成王之疑不釋居東之避不歸則向

也一戎衣而周有之者。茲也一戎衣而殷復之。安見武庚不為中興一命主哉。嗟乎。武庚之於殷。猶少康之於夏也。少康能復夏。而武庚不能存殷。此其中有天焉。不可以成敗論也。而後人乃責以不當畔周。謂畔周適以戕其身。斬其祀。則皆未嘗設身以處。而諒其萬不得已之苦衷。吾故著此論。以附蘇郭二公之後。俾論武庚者。知君父之讐之當復。而忠孝之事之。而可為也。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書大詰微子之命序。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為子

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按系

本。子姓。無稚氏。北殷氏。然北殷氏蓋秦寧公所伐亳王湯之後也。自夷氏。孔子曰。殷

路車為善。而色尚白。公為贊。不取成文。遂作此語。亦疏略也。論語語衛

靈公篇。子曰。乘殷之輅。禮記檀弓篇。殷人尚白。又見尚書大傳。春秋繁露。淮南子齊俗訓。愚按高祖紀贊云。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與此同一結法。

繼相臣。屬遷器。圯耿。不常厥土。武乙無道。禍因射天。帝辛淫亂。拒諫賊賢。九侯見醢。炮

格興焉黃鉞斯杖白旗是
懸哀哉瓊室殷祀用遷

殷本紀第三

史記三

史記會注考證卷四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周本紀第四

史記四

史公自序云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鄧錡陵遲至賴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愚按周紀穆王以前多采詩書逸周書穆王以後多

采國語左傳威烈王以後多采戰國策葉適曰以遷所紀五帝三代考之堯舜以前固絕遠而夏商殘缺無可證雖孔子亦云獨周享國最長去漢未久遷極力收拾然亦不過詩書國語所記而已他蓋不能有所增益也是則古史法止於此矣

周后稷名弃。

因太王所居周原因號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縣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

武功縣西北二十里即太王城也

其母有郃氏女曰姜原。

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謚號也

亦作釁同說文云郃炎帝之後姜姓封郃周弃外家

姜原爲帝嚳元妃。

譙周以爲弃帝嚳之胄其父亦不著與此紀異也

上采帝繫篇

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

孕者居期而生子。

期滿十月詩大雅生民篇履帝武之文而附會之者鄭氏箋詩遂用其

說至宋歐陽修蘇洵出皆從毛氏以爲從帝嚳之行而駁史記然後經義始明聖人之類始白胡一桂曰后稷後世王天下數百年學者欲神其事故附會其說不知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聖賢所同也何必有詭誕誕之事然後爲聖且賢哉以爲不祥弃之隘巷

生民篇所云誕寘之隘

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是其事也

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

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

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古史考云。弃帝魯之胃其父亦不

著與此文稍異也。弃為兒時。佗如巨人之志。踐巨人跡。其遊戲好種樹麻

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

皆法則之。種曰稼。斂曰穡。本詩大雅生民篇。帝堯聞之。舉弃為農師。天下

得其利。有功。舉弃者舜非堯也。帝舜曰。弃。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云。祖飢。故此作

始飢。祖始也。爾后稷播時百穀。后長也。稷官名。后稷猶言農師也。時讀為蒔。帝舜以下。采尚書堯典。楓南本。無時字。封

弃於郃。徐廣曰。今釐鄉。在扶風。括地志云。故釐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南。二

十二里。古郃國。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毛萇云。郃姜嫄國也。后稷所生。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郃也。今陝西乾州武功縣有故釐城。弃所封。號

曰后稷。別姓姬氏。禮緯曰。祖以履大跡而生。周人蓋稱祖官耳。后稷非別號。后稷之興。在

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

之閒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皇甫謐

曰。家去中國三萬里也。

皆字有譌。或上脫世字。

子不窟立。窟而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

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窟親奔之子。至文王千餘歲。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括地志云。不窟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即不窟在戎狄所居之城也。毛詩疏

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也。而

不窟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

官不復務農。韋昭曰。夏太康失國。廢稷之

務。此云去稷者。是太史公恐奔是后稷之名。故變文云去也。言夏政衰。不窟去稷官。不復務農者也。

不窟以失其官。而

犇戎狄之閒。

昔我先生世后稷之興以下。采國語周語祭公謀父言。張文虎曰。國語云。

稷官名。奔始爲之。而子孫世其職。至不窟而廢。豈謂棄爲后稷一傳而失之哉。不窟非奔子明甚。自史公紀表有此駁文。鄭氏詩譜因之。而周初世系從此亂矣。崔述曰。夏后氏政

衰。蓋謂孔甲以後。謂在太康之時。誤矣。愚按。不窟非奔親子。先儒歷辨之詞。繁不能悉載。

不窟卒。子鞠立。

詩疏鞠作鞠。陶世

本亦作鞠。陶疑今本脫陶字。然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

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

公劉從漆縣漆水。

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為用也。括地志云：幽州新平縣，即漢漆縣也。漆水在岐州普潤縣東岐山漆溪東入渭。

行者有資，居者有畜

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

詩人歌樂思其德。

公劉即詩大雅篇篤公劉是也。公劉以下本詩大雅公劉篇。孟子梁惠王篇中井積德曰漏公劉徒幽，何也。又

曰：度渭取材用，是徒幽以後之事，大雅可證。

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幽。

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幽亭。

漆縣

即邢也。古今字異耳。

括地志云：幽州新平縣，即漢漆縣。詩：幽國，公劉所居。洪亮吉曰：按詩篤公劉于幽斯

館，則公劉時已遷幽，不至慶節也。

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

毀隄立。

音踰。世本作榆。系本作偽榆。

毀隄卒。子公非立。

系本云：公非辟方皇甫諡云：公非字辟

也。公非卒。子高圉立。

宋衷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系本云：高圉侯倅。

高圉卒。子亞

圉立。

世本云：亞圉雲都。皇甫諡云：雲都。亞圉字。漢書古今表曰：雲都，亞圉弟。按如此說，則辟方侯倅亦皆二人之名，實未能詳。左傳昭公七

年周王使追命衛襄公曰余敢忘高圉亞圉國語魯語高圉亞圉太王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系本

云太公組紺諸整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整字叔類號曰太公也考崔述曰索隱所引世本之文自公非至大王凡九世史記周本紀則僅五

世耳帝王世紀以辟方爲公非字雲都爲亞圉字組紺諸整爲一人名即公叔祖類也余按不窟下至文王據本紀僅十有四世已難信據然即使不窟當夏末造其世數亦仍不

止於是也不窟之窟在夏桀前至文王時不下六七百歲安得每君皆享國至五十年之久乎漢書古今人表以雲都爲亞圉弟然則辟方侯牟諸整皆當別爲一人非其字矣況

毀險以前皆但舉其名何以公非以下四世皆兼舉其字蓋史記因國語之文而遺此四世世紀又因史記之文而強爲說以曲全之者也世本之文雖亦不能保無漏誤然多此

四世則於事理爲近錢大昕曰索隱整當作熬熬類聲近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

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國語魯語太王帥稷者也古鈔南

本復上無亶父二字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

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

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

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徐廣曰：水在杜陽。

岐山杜陽踰梁山。正義：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好時縣西北十八里。鄭玄云：岐山在扶風。

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矣。止於岐下。原：原，案皇甫謐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幽人

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孟子：梁惠王篇參以詩大雅縣

篇又見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為篇，尚書大傳淮南子道應訓後漢書郡國志美陽有周城美陽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崔述曰：史記周本紀稱大王曰古公，朱子詩傳

因之曰古公號也。按周自公季以前未有號為某公者，微獨周，即夏商他諸侯亦無之。何

以大王乃獨有號書曰古我先王，古猶昔也。故商頌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猶昔我先

王也。古公亶父者，猶言昔公亶父也。公亶父相連成文，而冠之以古，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者也。及他殤國，聞古公仁，亦多

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別而為邑，徐廣曰：分作五官有司。禮記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

也。去也。縣篇云：乃召司空，乃召司徒，未嘗云五官有司。蓋史公以意增。民皆歌樂之。

頌其德。

魯頌閟宮篇太王之事又見詩周頌天作篇大雅緜篇俞樾曰實始翦商子

孫之辭也在太王當日不特無其事并無其意然周人追王自太王始則不得不以周之王業為始於太王周自此始周自此上矣故曰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後人不達或欲援爾

雅言翦為勳非也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

國語注云齊許申呂四國皆姜姓也四岳之後太姜之家太姜太王之妃王季之母虞仲吳世家作仲雍同人梁玉繩曰左氏僖五年疏云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

太伯別母馬遷之言疏繆而評林引明張之象謂太姜固太伯虞仲季歷母也此獨曰太姜生少子季歷者蓋季歷取太任婦姑相繼故下以皆賢婦人一句統之張評所以著太

姜係季歷之故頗明白史公本不以季歷與太伯為異母也季歷娶太任列女傳曰太姜有呂氏之女

云攀疇二國任姓奚仲虺之後太皆賢婦人列女傳云太姜太王娶以

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與太任王季娶以為妃太任之性端壹誠莊維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

胎教子而生文王生昌有聖瑞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

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

世此蓋
聖瑞

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

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

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

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荆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改曰荆。故通號吳越之地爲荆。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

文身斷

髮

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以讓季歷。

左傳。僖公五年。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

不嗣。哀公七年。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論語。泰伯篇。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微子篇。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詩。大雅。大明篇。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愚按。史公以謂聖賢豪傑。其生異于常人。此紀云。生昌有聖瑞。卽亦是意。崔述曰。大王。周之賢主也。廢長立少。庸主猶或不爲。況大王乎。聖人之生。固有異於常兒。然其德亦必待壯而後成。生而有聖德。特國語列女傳。事後之推崇云爾。豈得以此爲據也哉。且大王安知王季之必傳之文王也哉。己既欲廢長而立少矣。安知王季之不亦然。以大王之賢智。必不如此明矣。況大伯之德固自足以興周。而何爲舍之。而待夫不可必立之文王乎。由是言之。大伯之讓王季。乃大伯自欲讓之耳。大王初無欲立季歷之事也。曰。然則泰伯何以讓國。曰。古人讓國。常事耳。不足異也。宋襄公嘗讓子魚矣。韓無忌嘗讓起矣。吳諸樊亦嘗讓季札矣。春秋時。猶有以兄弟爲賢而讓之者。況商周之際。淳樸之世哉。且古人非但讓國也。卽授官亦多有讓者。禹垂伯夷之讓。不待言矣。春秋之世。齊鮑叔

讓相於管仲，衛免餘讓，卿於大叔儀，魯匡句須讓，宰於鮑國，晉大夫之讓軍帥者，尤不可一二數。是知讓本古人常事，不必有所爲，不得已而後讓也。但自戰國以後，人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爭國者多，讓國者少，遂以古人之讓爲異，往往揣度附會，曲爲之說，故見益之，不有天下，則意度之，以爲禹傳啓也，不則以啓殺益也，見伊尹之不有天下，則意度之，以爲大甲潛出自桐而殺之也，見秦伯之長而不爲周君，則意度之，以爲大王欲傳聖孫，泰伯知而逃也，後人之說古人，大抵皆如是矣。春秋傳云：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爲飾，然則斷髮文身，亦非大伯事矣。又曰：左傳大伯不從，是以不嗣。文史記嘗采之矣。晉世家云：大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從爲亡去，是所謂不從者，謂不從大王在岐耳。自朱子以爲不從大王，剪商之志，啓後儒紛紛之言矣。

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脩古

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

皇甫諡曰葬，邠縣之南。季歷事見詩大雅皇

矣。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

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雝書靈準聽云。

若帝姬昌，日角鳥鼻，高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王念孫曰：文選注引此作西伯文王也，可從此承上句而申明也。文祖者堯大祖也。亞父者范增也。語意竝同。愚按孟子告子篇曹交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荀子非相篇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

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

此多歸之。書無逸篇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鍰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是史公所本詞意微異

伯夷叔齊在孤竹。應劭曰在遼西令支孤竹故城在平州慮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胎氏也姓墨

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采孟子告子篇在孤竹史公以意增蓋各本作盍後人依孟子改今從楓三南本

太顛閔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劉向別錄曰鬻子

名熊封於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

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崇侯虎讚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

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

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西縣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國姒姓夏禹

之後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獻紂者梁玉繩曰此處兩帝字及下文以告帝紂

帝紂聞武王來以大卒馳帝紂師三帝字史詮謂當作商字之譌也據徐廣云帝一作商則史詮是愚按史公以夏殷為帝二紀可證此不必改驪戎之文馬。豐縣東南十六里殷周時驪戎國城也

按駿馬赤鬣縞身目如黃金文王以獻紂也

有熊九駟

熊氏之墟也按九駟三十六匹馬也他奇怪

物明他上有及字

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

以釋西伯。况其多乎。

然一物謂嬖氏之美女也。以殷紂淫昏好色。故知史記桃源鈔引師說云：一物謂所獻數物中

之一。元無所指。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

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格之刑。紂

許之。

夷之歸當在此後也。方孝孺曰：羗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美馬之說。皆

好事者意構之。詞恐非其實也。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

不能決。

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也。故芮城在芮城縣西二

十里。古芮國也。晉太康地記云：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括地志又云：開原在河北縣西六十五里。詩云：虞芮質厥成。毛萇云：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君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乃相讓所爭地。

以爲閒原。至今尙在。注引地理志。芮在臨晉者。恐疏。然閒原在河東。復與虞芮相接。臨晉在河西。同州。非臨晉芮鄉明矣。

乃如周入界耕者

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

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

虞芮之人以下本詩大

雅縣篇參以所聞。蘇篇云。虞芮質厥成。文王厥其生。傳云。質成也。成平也。厥動也。梁玉繩曰。虞芮之事。當時必有成文。今無可考。然以大傳毛詩及說苑君道篇較之。史所載頗缺。略不全。復有異同之語。疑史公所增損也。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也字諸本無。今據群書

治要毛詩疏。明年伐犬戎。

山海經曰。有人人面獸身。名曰犬戎。又云黃帝生苗龍。苗山

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是爲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故字從犬。又後漢書云。犬戎槃瓠之後也。今長沙武林之郡。大半是也。又毛詩疏云。犬戎昆夷。是也。

鄭玄注。犬夷。混夷也。愚按古鈔本及毛詩疏。引史文。犬戎作犬夷。與大傳合。

明年伐

密須。

應劭曰。密須氏。媯姓之國。瓚曰。安定陰密縣是。媯姓國在安定陰密。故城在涇州鶡觚縣西。其東接縣城。即古密國。杜預云。媯姓國在安定陰密。

也。呂氏春秋用民篇。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左傳。昭公十五年。密須之鼓。與其大路。

文所以大蒐也。尚書大傳：明年，敗耆國。徐廣曰：一作既。鄒誕生云：本或作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

東北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尚書云：西伯既戡黎，是也。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

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尚書大傳：文王四年，伐映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愚按

尚書西伯戡黎，蓋明年，伐邠。地志云：故邠城，在懷州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邠

國城也。左傳云：邠，晉應韓武王之穆也。尚書大傳：文王二年，伐于，崔述曰：尚書大傳及史記有文王伐邠事，按崇密昆夷之伐，皆見于經傳，而邠未有及者，不敢信其必實。

且大傳在伐密前一年，史記在伐密後二年，其時亦不同。明年，伐崇侯虎。皇甫謚云：夏鯨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國，崇國蓋在豐鎬之間。

詩云：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是國之地也。詩：大雅文王有聲，又大雅皇矣篇云：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

攸馘不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左傳：僖公十九年，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崇人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大傳：文王六年，伐崇，愚按崇今西安府鄜

縣，崔述曰：尚書大傳文王伐犬夷，在虞芮成後之四年，史記在虞芮成之明年。按蘇之詩八章，稱混夷駢矣，九章，稱虞芮質厥成，則其先後恐不當。如大傳史記所列，又曰：文王伐

國多矣，而皇矣獨稱崇密，則是崇密為大國也。然於密，但言侵自阮疆耳。於崇，則記其戰勝攻取之畧，而言崇墉，言言則是崇尤強也。豐者崇之境也。故詩云：既伐於崇。

作邑於豐。傳云崇在郿縣。豐在郿縣杜陵西南。則是漢唐建都之地。崇實據之。當文王在岐時。地偏國狹。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國塞其衝。文王安能越崇而化行於東南之諸侯乎。諸侯即慕文王之德。安能不畏崇之侵陵遮擊。而遠從於周乎。自滅崇後。周始盛強。通於河洛。淮漢之間。然後關東諸侯得被其化而歸之耳。故詩於滅崇之後曰。四方勿拂。於作豐之後曰。四而作豐邑。

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 自岐下而徙都豐。

明年西伯崩。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也。 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九

十七乃終。孟子公孫丑篇。文王百年而崩。離婁篇。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鄧梁玉繩曰。天子曰崩。古之制也。以西伯僭稱爲崩。豈誤解受命之言乎。太子發立。

是爲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厥享國五十年。呂氏春秋制樂篇。文王

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愚按西伯一句屬下讀。其囚羸里。蓋益易之八卦爲

六十四卦。伏羲制卦。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子翼也。按太史公言蓋者乃疑辭也。

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紀方贊其美。不敢專定。重易故稱蓋也。古鈔南本。益作演。易繫辭傳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崔述曰：近世說周易者，皆以彖詞爲文王作，爻詞爲周公作。朱子本義亦然。按易傳但言其作於文王時，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憂患，不言憂患爲何事也。且曰：其當曰：其有曰：邪，曰：乎，皆爲疑詞，而不敢決。則是作傳者，但就其文推度之，尙不敢決言其時。世況能決知其爲何人之書乎。至司馬氏作史記，因傳此文，遂附會之以爲文王。姜里所演，是以周本紀云：西伯之囚，姜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自序亦云：西伯拘，姜里演周易，自是遂以易卦爲文王所重。及班氏作漢書，復因史記之言，遂斷以詞爲文王之所繫。是以藝文志云：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又云：人更三聖，世歷三古，自是遂以易象爻之詞爲文王所作矣。然其中有甚可疑者。明夷之五稱箕子之明夷，升之四稱陸積之徒，不得已則割爻詞，謂爲周公所作，以曲全之。而鄭康成王弼復以卦爲包養神農所重，非文王之所演。然後後儒始獨以彖詞屬之文王，而分爻詞屬之周公矣。由是言之，謂文王作彖詞，周公作象詞者，乃漢以後儒者因史記漢志之文，展轉猜度之，非有信。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二國相讓後，諸侯歸西伯者四十餘國，咸尊西伯爲王。蓋此年受命之年，稱王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又毛詩云：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則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也。梁肅曰：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爲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爲甚焉。嘗試言之。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革命父爲天子子未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我文考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侯天命大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爲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爲作周也歐陽脩曰孔子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後十年而崩者妄說也方苞曰史公蓋據大雅有聲之詩文王受命而誤爲此說也

蓋用尚書大傳說正義欲改爲九年蓋據逸周書文傳說詳下文諡爲文王。

緯天地曰文經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

布王號矣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殷紂尙存而周稱王哉若文王自稱王改正朔則是

功業成矣武王何復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王季歷文王昌據此文乃是追王爲王何得文王自稱王改正朔也

梁玉繩曰案婁敬當漢初其告高帝已有質成受命之語蓋其說起于戰國好事之口史公亦仍而載之中庸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據此則追王

蓋王瑞自太王興

正義

古公在邠被戎狄攻戰奪民

乃貶戎狄之俗爲室屋邑落而分別居之季歷又生昌有聖瑞蓋是王瑞自太王時而興

起也然自西伯蓋卽位五十年以下至太王興在西伯崩後重述其事爲經傳不同不可全棄乃略而書之引次其下事必可疑故數言蓋也

考證

古鈔楓三南本瑞作端義長

武王卽位

正義

諡法克定禍亂曰武春秋元命包云武王駢齒是謂剛強也

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

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緒業

正義

凌約言曰太史公始紀后稷曰民皆法

則之繼紀公劉則曰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紀古公則曰復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亦多歸之紀公季則曰修古公遺道諸侯順之紀文王則曰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

之法士以此多歸之蓋往歸之皆往歸之諸侯皆來決平紀武王則曰修文王緒業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諸侯畢從武王百姓咸待于郊見周家世

德相承人心固結以培

九年武王上祭于畢

正義

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

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

正義

上音時掌反尙書武成篇云我文考

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太誓篇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太誓篇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矣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

十四卽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卽位。適滿十年。言十三年伐紂者。續文王受命年。欲明其卒父業故也。金縢篇云。惟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按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武王服闋。觀兵孟津。十三年克紂。十五年有疾。周公請命。王有瘳。後四年而崩。則武王年九十三矣。而太史公云。九年王觀兵。十一年伐紂。則以爲武王卽位年數與尙書違甚疏矣。

洪亮吉曰。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案古無墓祭之禮。自融一言作俑。後儒遂以爲墓祭始于文王。并以爲始于唐堯。後漢書蘇竟傳曰。武王上祭畢星。求助天也。說在融前。可破其妄。愚按。曰九年者。武王卽位九年也。非言文王受命之後九年也。下文十一年傲之。說詳于歐陽脩秦誓論。又按尙書大傳引太誓云。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孟津既地名。則畢亦當地名。馬說仍是古者師出告禰祖。見禮記曾子問。東觀漢記。上于問。何必無墓祭之事。中井積德曰。上以地形而言。猶漢時上雍之上。

盟津。 王十一年。東觀漢記。武王卽位九年。克紂。 **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 事又

見伯夷傳。師行載主。古之制。見禮記曾子問。桃源抄引師說云。車當作居。車居。聲同而訛。皇甫謐。帝王世紀曰。作文王木主。以居中軍。 **武王自稱太**

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

受符節。有司也。 **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

子小子受先公功。一云。 **畢立賞罰。以定其功。** 札記引宋本及毛本立作力。尙書

大傳畢立 遂興師。師尙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鄭玄曰。號。令之軍法。重者。集解之字。當在軍法下。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

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 此已下至火復王屋爲鳥。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武王俯取以

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

云。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 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鳥有孝名。武

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玄云。鳥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周元

稱火後代改之。故秦始皇以爲周火德。稱水德滅之。是也。據尙書大傳。史文上祭

于畢以下。采漢初所傳太誓文。中井積德曰。自上復于下。是元起于下也。故曰復也。愚按

魄。魄然狀其聲也。云。助語。說詳于封禪書。梁玉繩曰。白魚赤鳥之說。乃漢初民間所傳。僞

泰誓文。詳見書序及詩思文兩疏中。西京諸儒。信以爲真。董仲舒爲漢儒宗。其賢良策對

猶言之。況史公之愛奇者乎。其書唐初尙存。故孔仲達。顏籀。小司馬。章懷太子。皆見之。不

知亡于何時也。呂氏春秋名類篇。文王之時。赤鳥銜丹書。集于周社。蓋戰國末有此妄談。

何足信哉。愚按。是蓋古泰誓首篇。伏勝所傳。董仲舒所述。而史公記之也。雖言有省略。可

以推百篇之舊。白魚赤鳥。事近妄誕。疑之者。不獨梁氏。然詩歌麟趾。鳳鳴。易記河圖洛書。

柔艱生朝。伊陟有言。飛雉升鼎。祖己作訓。禎祥未嘗不喜之。妖孽未嘗不懼之。自古而然。

白魚入舟。武王取祭，化為赤鳥。群公曰：休，當時宜有此事。梁氏又云：史記所載民間新獲偽泰誓，愚按劉向別錄泰誓之獻，在武帝末年。伏董二生，何由知之。史公亦未必見之也。

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

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諸侯二字，殷紀及藝文類聚古鈔，楓三南本不重。

引史亦無此衍。

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

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

楓三本其下有祭字，與殷紀合。

於是武王徧告諸

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

徐廣曰：一作滅。古鈔南本罪作罰。梁玉繩曰：後書袁術傳引史

云：殷有重罰，不可不伐，與今本異。

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

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書牧誓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

人，與受戰于牧野，與此異。何焯曰：三千人當從書序作三百人，千字不知何時謬改。梁玉繩曰：孟子亦言武王伐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蘇秦傳：依國策言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兩。韓子初見秦篇，呂氏春秋簡選貴因二篇。淮南本經主術兵略：風俗通正失篇並同，然皆非也。當依書序以三百人為斷。說詳于志疑。十一年十

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

畢，盡也。盡從河南渡河北。書秦誓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秦

誓三篇，與此異。梁玉繩曰：十一年者，武王之十一年，十二月者，即十一年之十二月，自晚出。秦誓有十二年之文，與書序十一年異。僞孔傳遂以月分繫于十三年，而以年為武繼文。違經背義，斯為甚。史同書序，本無譌謬。呂氏春秋首時篇言：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蓋并其為天子之年數之爾。至此作十二月，書序作一月者，序就周言之，其實改正在克商後，當依商作十二月。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孳，進也。日，言日日。武王乃

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

壞其三正。

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按三正，三統也。周以建子為天統，殷以建丑為地統，夏以建寅為人統。三正又見甘誓。鄭玄

曰：天地人之正道。

離邊其王父母弟。

鄭玄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乃斷弃其

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

徐廣曰：怡一作辭。漢書禮

樂志云：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注：今文周書秦誓之辭。

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

夫子。

鄭玄曰：夫子，丈夫之稱。共，讀為恭。古鈔：南本：天下有之字。

不可再，不可三。

梁玉繩曰：伏生尚

書本有泰誓三篇合為一，故全文有二十九篇。大傳載泰誓篇目，可證其後伏生之泰誓亡，即以民間偽泰誓三篇充伏生之數。孔仲達所謂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也。今雖佚不傳，而以史考之，疑上文九年武王上祭于畢，至還師歸，與齊世家所載蒼兕諸語皆是上篇。上文居二年至孳孳無怠，與殷紀所載剖心諸語皆是中篇。此節所載蒼兕于衆庶至不可再不可三，乃是三篇，其中或有刪省不全登錄，愚按三篇次第，梁氏所說是，但三篇皆伏生之舊，決非民間所獲偽泰誓。末篇詞意尤嚴，上可媲美於湯誓，下與牧誓相表裏。

一月 徐廣曰：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

尚書牧誓無二月二字。上文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戊午去

甲子六日，則當十二年一月。齊世家正作正月。徐廣云：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即為周二月。蓋周之改正在克殷後。周師初發，仍當用殷正。

甲子昧爽

孔安國曰：昧，冥也。爽，明。蚤，旦也。

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孔安國曰：癸亥夜陳。甲子朝誓也。

括地志云：衛州城故老云：周武王伐紂，至於商郊牧野，乃築此城。鄆元注水經云：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據泉跨澤，悉牧野也。括地志又云：紂都朝歌在衛州東北七

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帝

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

旄以麾曰。 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令。

遠矣西土之人。

孔安國曰：勞苦之。

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曰：家大也。 馬融曰：家大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

旅師氏、

孔安國曰亞次旅衆大夫也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

千夫長百夫長、

孔安國曰師率卒

率

及庸蜀羌髳微縑彭濮人。

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更髳微在巴蜀縑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

之南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

髳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庸國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叢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戎府

之南古微瀘彭三國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瀘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

錢泰吉曰正義有髳州微濮州瀘府疑有脫誤

稱爾戈、

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孔安國曰稱舉也

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也

今殷王紂維婦

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

鄭玄曰肆祭名答問也古鈔南本婦下無人字張文

虎曰集解問字疑誤冊府元龜引作報

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

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孔安國曰言紂弃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也

俾

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

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集解孔安國曰、今日戰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也。

夫子

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集解孔安國曰、伐、謂擊刺也、少則四五

多則六七、以爲例也。勉哉夫子。尙桓桓。

集解鄭玄曰、威武貌。如虎如羆、如豺如離、

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

集解鄭玄曰、禦、疆禦、謂疆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

之犇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

集解鄭玄曰、所言且也。

考甲子昧爽、以下采尙書牧誓。

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

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

考梁玉繩曰、四千乘并諸侯兵、言之陳子龍曰、紂止發畿內之兵、疑

無七十萬之衆也、且三代用兵亦無近百萬者。

武王使師尙父與百夫致師。

集解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

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葢、代御執轡、御下、捕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以大卒馳帝紂師。

徐廣曰帝一作商 大卒謂戎車三百五十乘，士卒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人。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

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

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

而死。衣，音於既反。周書云：甲子夕，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注：天智玉，之善者。縫環其身自厚也。凡焚四千玉也。庶玉則銷。天智玉不銷。紂身不盡也。

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

武王率諸侯伐天子，天子已死，諸侯畢賀，故武王揖諸侯，言先拊循其心也。 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至朝歌，謂

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

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荅拜。武王雖以臣伐君，頗有愆德，不應荅商人之拜。太史公

失辭耳。尋上文，諸侯畢拜賀武王，武王尚且報揖，無容遂下拜商人。張文虎曰：逸周書克殷解，羣賔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荅拜稽首。孔晁注：諸侯賀武王也。是武王荅拜諸侯，非荅商人。史文殘缺錯亂，遂來小司馬之疑。愚按：胡應麟梁玉繩說同。 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

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擊之。

周書作輕呂，擊之輕呂劍名也。

以黃鉞斬紂頭。

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

本經作絞。

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

馬法曰：夏

執玄鉞，宋均曰：玄鉞，用鐵不磨礪。崔述曰：按聖人之伐暴，以救民也，非讎之而欲甘心焉者也。桀雖虐，湯放之而已，使紂不死，武王必不殺紂。況於已死而殘其屍，何為也者？春秋時滅國多矣，於其君也，遷之而已，尙未有殺之者。況商周之間，風俗尤厚，而武王聖人也，安有已死而殘其屍者哉？觀於武王之封武庚，聖人之心可以見矣，必無懸紂頭於旗以示僂者。若武王之讎紂如是，則必盡殺其子若孫，即不然，亦必囚之放之，烏有反封之者哉？史記之言蓋本之逸周書。劉向所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也。此本戰國人所撰，其中舛謬良多，不可為實史記誤采之耳。

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紂

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

蔡邕獨斷曰：前驅有九旒雲罕。東京賦曰：雲罕九旒，薛綜曰：旒，旗名。

武

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

陳列也。常車，行威儀車也。叔振鐸奏拜假。又陳常車。梁玉繩曰：此脫拜假二字。

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

梁玉繩曰：畢公乃召公之誤。周書及魯世家作召

公散宜生太顛閔天皆執劔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

周禮曰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玄曰鑑鏡屬也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聚氣

陳明水以爲玄酒明水也舊本皆無水字今本有水字者多亦是也若惟云奉明其義未見不知奉明何物也烜音毀

左羣臣畢從此誤增右字脫衛康叔封布茲

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茲一作苙公

明草也言茲舉成器言苙見黎草也召公奭贊采

贊佐也采幣也師尙父

牽牲尹佚筮祝曰

南本尹作史與周公世家合南本標記云祝鄭之又反

之末孫季紂

周書作末孫受德受德紂字也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

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

古鈔楓三南本先下有

成字古鈔南本天皇作皇天周書克殷解先王作先成湯天皇作昊天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

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桃籛曰曰字是尹佚續讀筮也此處敘事與霍光

傳讀奏於皇太后前，中夾以太后語相類。張文虎曰：此文亦本克殷解文，選王元長曲水詩注引周書云：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與史同。今本逸周書失此十字，又曰：游王柯凌本膺更下注，監本作受四字，蓋校者所加。愚按古鈔南本再拜下，無稽首二字。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

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

地理志云：河

內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邶鄘衛是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按二說各異，未詳孰是。陽崔述曰：春秋傳云：管蔡啓商，燕問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又云：管蔡爲戮，周公右王，無有一言及霍叔者。史記殷周本紀亦但言管蔡不言霍叔，皆與左傳合。管蔡世家稱：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下云：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稱：封叔鮮，叔度於霍，則不言是，然則霍叔未嘗監殷明矣。尙書大傳：漢書地理志所云：亦皆與左傳史記說同，不言霍叔，由是言之，以殷畔者，止管蔡二叔，而無霍叔，故左傳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不稱三叔也。至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始稱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尙書緣此，采左傳語而增之，遂有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之文，無稽之說，不足據也。陳啓源曰：殷既三分，三叔當分治，漢志既言管蔡衛鄘，則霍叔監邶，不言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略而弗著，非謂武庚亦一監也。蓋二叔監之於外，以戢其羽翼，霍叔監之於內，以定其腹心，當日制殷方畧，想當如此。愚按書金縢篇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既言羣弟，其非蔡叔一人可知。書序：漢志大傳皆有「三監」之語，逸

周書作維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殷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據此則言霍叔監殷者不始於皇甫謐正義後說近是

已而命

召公釋箕子之囚

集解徐廣曰釋一作原

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

閔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

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考論古鈔南本財作錢與治要所引合周書史佚上南宮括作南宮伯達展

作遷保玉作三巫岡白駒曰保讀爲葆與寶同

命閔天封比干之墓

正義封謂益其土及畫疆界括地志云比干墓在衛州汲縣

北十里二百五十步考論張文虎曰尙書武成疏引句在表商容下疑今本錯

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

考論諸侯兵來會以下采周書克殷解

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集解孔安國曰武功成也考論以上采尙書武成序古鈔

楓三南本行下有巡字

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集解鄭玄云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

命及受物考論以上采尙書分器序殷之物三字疑注文竄入當作作分器分器事見左傳定公四年

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

封神農之後於焦

集解地理志弘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

黃帝之後於祝

正義左傳云祝其實夾

谷杜預云夾谷卽祝其也。帝堯之後於薊。燕國有薊縣。地理志。帝舜之後於

陳。父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封其子媯滿於陳都宛丘之側。大禹之後於

杞。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代爲楚所滅。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

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命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與此異。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尙父爲

首封。封尙父於營丘曰齊。爾雅曰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郭璞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水經注

今臨菑城中有丘云青州臨淄縣古營丘之地呂望所封齊之都也營丘在縣北百步外城中輿地志云秦立爲縣城臨淄水故曰臨淄也。封弟周公旦

於曲阜曰魯。炎帝自陳營都於魯曲阜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少昊邑于

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顓頊始都窮桑徙商丘窮桑在魯北或云窮桑卽曲阜也又爲大

庭氏之故國又是商奄之地皇甫謐云黃帝生於壽丘在魯城東門之北居軒轅之丘於

山海經云此地窮桑之際西射之南是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封召公奭於

卽周公旦子伯禽所築古魯城也。正義山海經上於字疑衍。

燕。

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觀其文，稍似重也。水經注云：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取名焉。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宗國都城記云：周

武王封召公奭於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丘為名，其地足自立國。薊微燕盛，乃并薊居之。薊名遂絕焉。今幽州薊縣，古

也。燕國

封弟叔鮮於管。

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鮮所封。

弟叔度於蔡。

括地志云：豫州北七十里上蔡縣，古蔡國。武王封弟叔度於蔡，是也。縣東十里，有蔡岡，因名也。徐孚遠曰：管蔡俱有分地而作股監，蓋雖已受封而未就國，以監殷

民為重任，猶周公封魯而身相周也。

餘各以次受封。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成鱄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者四十人，僖二十四年，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鄭郟文之昭也，邳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

允也。崔述曰：周之封同姓，成鱄以為武王富辰以為周公，以經傳考之，衛封於武王世，魯與晉封於成王世，二子之言皆不盡合，而姬姓之國至於四十，晉韓邢茅必在其內，武王

必不自封其子，周公尤不得自封其子也。蓋古人之文多舉其大略，以克商自武王，故多推本武王言之，富辰與召公對舉則稱周公，其實乃陸續所封，不可概謂之武王，尤不得

專屬之。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

括地志云：幽州三水縣西十里有

幽原，周先公劉所都之地也。幽城在此原上，因公為名。按蓋武王登此城望商邑。周書幽作汾，陳仁錫曰：幽原作汾，汾在河北，因汾與邢相近，遂誤為幽。梁玉繩曰：汾近朝

歌即郡國志潁川襄城縣之汾丘若在柵邑之圃何從登其阜以望商武王至于周邑乎姚鼐曰商河南之毫偃師也此即下文南望三塗北望嶽鄙之事

自夜不寐。憂未定天之保安故自夜不得寐也周公旦即王所曰曷

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中井

積德曰是語不足據也然其敘年紀則當曰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武王年少於六十也而或者乃云武王八十四即位妄甚

麋鹿在牧。徐廣

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

蜚鴻滿野。蔽田滿野故為災非是鴻雁也隨巢子

作飛拾飛拾蟲也淮南子云夷羊在牧按夷羊怪獸也此云蜚鴻滿野淮南子云飛蚤滿野高誘注云蚤蟬蟻蠓之屬也按飛鴻拾蚤則鳥蟲各別亦須隨文解之不得引

高誘解此也既云麋鹿在牧蠓蠓又在野外則比于商容被其放棄若飛野外或殺或去後君子庶免疑焉

飛古飛字也於今猶當今於六十年從帝乙十年至伐紂年也麋鹿在牧喻讒佞小人在朝位也飛鴻滿野喻忠賢君子見放棄也言紂父帝乙立後殷國益衰至伐紂六十年

問諂佞小人在於朝位忠賢君子放遷於野故詩云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毛萋云之子侯伯卿士也鄭玄云鴻雁知避陰陽寒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

即孟子所謂沛澤多而禽獸至中井積德曰麋鴻以見田野荒蕪人民流離之狀也

天

不享殷，乃今有成。

災異我周今乃有成王業者也。

維天建殷，其登名

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

不賓成，一又云不顯亦不恤。

也。索隱言天初建殷國，亦登進名賢之人三百六十夫，既無非大賢，未能興化致理，故殷家不大光昭，亦不既擯滅，以至于今也。亦見周書及隨巢子，頗復脫錯，而劉氏音破六為古，其字義亦無所通。徐廣云：一本作不顯，亦不賓成，蓋是學者以周書及隨巢不同，遂音改易耳。隨巢子曰：天鬼不顯，亦不賓滅，天鬼即天神也。考姚鼐曰：言殷有名賢三百六十，既不顯用，亦不賓禮，滅字屬下讀，蔑棄之意。言棄以至今，裴駰屬上讀，非也。張照曰：即詩殷鑒不遠之意，故下文云：我未定天保，何假寐，求賢以自輔，而輒轉反側也。

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我雖滅殷，尚未定知天之保安，我否何暇寐而不憂乎。

天命也。詩：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

王受。

從殷王受，言今悉求取夫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者，咸貶責之，與紂同罪，故曰貶。

受之教令，令歸周之聖化也。謂也。天以爲帝者之宅者，悉求二句未詳。梁玉繩曰：天室，帝居也。中井積德曰：天室，蓋土中之順罪並殷王，孰謂武王聖德，竟等暴秦之阮誅哉。吹景集依周書，悉作志，我共惡專從殷王紂，其論云：索隱之說非也。娥厥渠魁，脅從罔治，曾聖人而淫刑以逞乎。言志我之所共。

惡者亦惟從紂為虐如費仲惡來輩餘固無所問也書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降宥也即其義錢唐王孝廉庚期云從由也謂當日指以為惡而貶斥者乃由于殷王受之不明黜陟今悉求其人而昭雪之王說愚按是解亦晦澁難通姑書備考

日夜勞來我西土徐廣曰一連作一句讀勞來上郎到我維顯服及德方明服事也武王答反下郎代反謂撫循慰勉也周公云定知天之安保

我位得依天之宮室退除殷紂之惡日夜勞民又安定我之西土我維明於事及我之德教施四方明行之乃可至於寢寐也自此已上至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問之故先

書勞及我德方明四方歸往之日而大營土中為朝會之地也言我思修明政自洛汭延于伊

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

有夏之舊居括地志云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城然則居陽城為禹避商均時非都之也帝王世紀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是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

之桀又居之括地志云故鄆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也張文虎曰易字度邑解作陽據集解正義疑所見本亦作陽愚按居陽猶言居上流固故通毋故無事也

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徐廣曰周書度邑曰武王問

于三塗北詹望于有河杜預云三塗在陸渾縣南缺蓋河北太行山都鄙謂近嶽之邑度邑周書篇名度音徒各反括地志云太行恆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西北

接嶽山言北望太行恆山之邊鄙都邑也又晉州霍山一名太岳在洛西北恆山在洛東北二說皆通釋例地名云三途在河南陸渾縣南五十里古鈔本楓三南本詹作瞻下同與周書合 粵詹維伊母遠天室。維伊二水之陽無遠離此為天室也營周

居于維邑而後去。

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鄭鄆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在

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帝王世紀云王城西有鄭鄆陌左傳云成王定鼎於鄭鄆京相璠地名云鄭山名鄆邑名武王徵九牧之君以下采周書度邑解文崔述曰此本逸周書之文其意淺而晦其詞煩而濫與尚書大不類且周公之宅洛以殷民之遷也是時不惟未遷兼亦未畔宅洛何所取焉將以為朝會道里均則又無一言及之蓋後世之人聞周公之宅洛而不得其故揣度之而以為武王之所命耳參存 縱馬於華山之陽。在華陰縣南

八里山南

放牛於桃林之虛

孔安國曰桃林在華山東 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其

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員三百里中多馬湖水出焉北流入河也

楓三南本虛作墟

偃干戈振兵釋旅

傳曰入曰振

示天下不復用也。

傳三王世貞曰縱馬放牛云者蓋官不復錄為兵車用置

之民間听其耕牧耳方苞曰馬牛皆徵之井甸者事畢縱放使有司受而還之也必於野外者車徒至衆非城邑所能容也

武王已克殷後二

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

徐廣

曰存一作前。武王爲洪範九類。武王以類問天道。

箕子殷人。不忍言殷惡。以周國之所宜言告。

方氏補正云。此隱括洪範而爲言也。蘇頌禹與存亡之迹。九疇皆有國者所宜用說。本正義。王孝廉云。依方氏說。則下文不可接。蓋下文問天道。乃陳範耳。竊意存亡國卽興滅繼

絕之意。宜者義也。以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史公蓋有所傳。醜愧同慶。長本

校注云。一。本無故字。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

孔安國曰穆敬也。

周公乃祓

齋。

祓音廢。又音拂。齋音札。皆反。祓謂除不祥求福也。

自爲質。欲代武王。

質音至。周公祓齋。自以質幣告三王。請代武

王。武王病。乃瘳也。瘳。三。南本。作贊。中井積德曰。自爲贊。以軀爲贊。

武王有瘳。後而崩。

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

未寧而崩。皇甫謐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嗣按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

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也。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

里。畢原上也。武王病以下。本書金縢。梁玉繩曰。武王在位之年。無經典明文。封禪

書作二年。漢書律歷志作八年。竝爲西伯十一年。而詩豳風。贈疏謂鄭氏以武王疾瘳後

二年崩。是在位四年。又引王肅云。伐紂後六年崩。周書明堂解。竹書紀年。及周紀集解。引

皇甫謐竝云。六年。管子小問篇作七年。淮南子要略。訓作三年。路史發揮。夢齡篇注。合武

王嗣西伯為七年，所說不同。後儒多從管子，如稽古錄外紀、通志等俱是七年。余謂當依周書為近。又曰：後下有闕文，愚按古鈔本後下有二年二字。禮記云：武王年九十三，未必信。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

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

後國於宋。

正義今宋州也。考賈誼曰：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鄭玄曰：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王肅曰：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公羊傳正義引古尚書

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諸說不一。愚按書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秋，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則成王是時已冠矣。曰：武王崩時年十三者，近是。古鈔楓三，南本管叔上有殺字，與御覽類聚所引合。周書作洛解云：管叔經而卒，頗収殷餘民，以封武

王少弟，封為衛康叔。

正義尚書洛誥云：我卜瀝水東，亦惟洛食，以居邶。邶，衛之衆，又多士。篇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按是為東

周，古洛陽城也。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云：以周地在王城東，故曰東周。敬王避子朝亂，自洛邑東居此，以其迫阨不受。王都故壤，翟泉而廣之。按武王滅殷國，為邶、衛、三監尹之。武庚作亂，周公滅之，徙三監之民於成周，頗收其餘衆，以封康叔為衛侯，即今衛州是也。孔安國云：以三監之餘民，國

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也。序中井積德曰：頗云者其餘猶在，邶鄘其頑者固徙成周，衛今河南衛輝府。 晉唐叔

得嘉穀，獻之成王。二苗同為一穗。 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徐廣曰：歸，一作餽。 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

德曰：晉字衍，姚鼐說同。愚按：書序亦無魯旅通陳也。張文虎曰：命下當有作嘉禾三字，愚按三字不必補。 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

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孔安國曰：封命之書。

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孔安國曰：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

其事在周公之篇。梁玉繩曰：公是書之誤，愚按此斥魯周公世

周公行政七年。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周書明堂解，韓非子難篇，尚書大傳禮記明堂位，韓詩外傳所記皆

同。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

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

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序云成王在豐書召誥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洛誥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崔述曰：左傳宣公三年云：成王定鼎于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則遷鼎於洛者，成王也。而桓二年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與此異者，蓋古人之文多大畧言之，遷鼎由於克商，克商，武王之事，不可云成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故統之於武王耳。

成

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若虛曰：多士為殷民，而

作無逸為成王而作，在本紀則并無逸為告殷民，在魯世家則并多士為戒成王，不惟牴牾于經而自相矛盾亦甚矣。

召公為保，周公為

師，東代淮夷，殘奄。

於險反括地志云：泗水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

國，即淮夷也。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

遷其君薄姑。

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薄姑

氏，殷諸侯，封於此，周滅之也。

采書成王政將蒲姑序，書序薄姑作蒲姑，君下有于字，尚書大傳云：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

成王，使召公奭為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為政，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

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公之命殺祿父，遂踐奄，踐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斲其宮，愚按書序以蒲姑為地名，此以薄姑為奄君名，所傳不同。

成王自奄

歸、在宗周。歸鎬京也。作多方。下諸侯。孔安國曰：告衆方天。既紂殷命、

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孔安國曰：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興

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何休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孔安國

曰：賄，賜也。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成王將崩。懼太子釗

之不任。釗，音招。又古堯反。任而針反。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

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

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

之。作顧命。鄭玄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太子釗遂立。是

爲康王。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

誥。

康王即位以下，采書康王之誥序，古鈔本南本，康下有王字，愚按疑脫之王二字。

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

錯四十餘年不用。

刑，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中井積德曰：錯是廢舍之義。

康王命作策。

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孔安國曰：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也。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也。

序。序無公字。古鈔南本無分字。康王卒。

古鈔本南化本卒作崩，梁玉繩曰：史公諸本紀天子皆書崩而有書殺者五，周幽

王哀王思王及秦二世父子也，有書死者五，夏桀殷武乙辛受周厲王秦武王也，或殘虐無道，或傷戕短命，其貶之固宜，而周紀又雜書卒者三，未曉何故。昭王不返，赧王遂亡，則

降書以卒，猶可言耳。若康王之賢，與成並稱，豈得下同昭赧乎？夫前之文王當書卒者也，而僭書曰崩，此之康王當書崩者也，而降書曰卒，失義例矣。愚按史文作崩，古南本可證。

今本傳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

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

帝王世紀云：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

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左傳僖公四年云：昭王南征而不復，帝王世紀本呂氏春秋音初篇振者振其尸也。

立昭王子滿。是爲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

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嚭申誠太僕國之政。作嚭命。復

寧。

孔安國曰：伯嚭，臣名也。徐廣曰：誠，一作部。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僕，衆僕之長。中大夫也。尚書序云：穆王令伯嚭爲太僕正。應劭云：太僕，周穆王

所置。蓋太僕，衆僕之長。中大夫也。穆王命伯嚭爲周大僕正。作嚭命。與此異。梁玉繩曰：復寧，受上文武道缺而言。穆

王將征犬戎。

徐廣曰：一作吠。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

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

王卿士，謀父，字也。括地志云：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十五里。鄭大夫祭仲邑也。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敖倉。周公後所封也。先王燿德不

觀兵。

言先王以德光耀四方，不用兵革征伐也。

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

則無震。

韋昭曰：震，懼也。中井積德曰：震亦威也。

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

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韋昭曰：文公，周公旦之諡。唐固曰：

櫜，箱也。韋昭曰：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樂章大者曰夏。願野王曰：戢，藏兵也。詩：周頌時邁篇。夏指天下而言。武王

求美德而布其德於此中夏。信王天下而保有之也。韋注以夏爲夏聲。非。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

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

保

韋昭曰：鄉，方也。茂通作懋，勉也。汪遠

孫曰：求，古賕字，賕亦財也。財賕與下器用作對文。愚按左傳文公十七年，晉卻缺解夏書云：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與此相合。性，卽生也。

以文脩之，使

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

后稷，以服事虞夏。

保

韋昭曰：謂奔與不密也。唐固曰：父子相繼曰世。奔不密，宜稱先公。然是王者之祖，子孫相語尊爲先

王亦宜然之事。楚人曰：我先王熊繹，蓋亦此之類。中井積德曰：世猶世世也。棄之後不密之前，又有數世也。

及夏之衰也。

保

謂太

蓋孔甲以後

弃稷不務。

保

言太康弃廢稷官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於

戎狄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脩其緒。

保

徐廣曰：遵，一作選。國語：遵作纂。

古鈔：楓，三。南本：脩作循，愚按脩字與下文複作循爲長。

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

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保

前人，謂后稷也。言不密亦世載德，不忝后稷。及文王武王，無不務農事。

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

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訖戴武王，以致戎于商

牧。俞樾曰：紂近郊地名牧野。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

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

者祭。曰供日祭。侯服者祀，曰供月祀。賓服者享，曰供時享。要

服者貢，曰供歲貢。荒服者王。來王。終一王而繼立者，乃來朝享。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先王之訓。順讀

為訓，祀字涉上。文誤，衍周語無。有不祭則脩意。自責也。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脩

言。曰言號令也。有不享則脩文。曰文，典法也。有不貢則脩名。章昭

曰：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脩德。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

周本紀第四

則脩刑。

釋義 韋昭曰：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有不至，則有刑罰也。

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

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

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於

德，無勤民於遠。

正義 言勤憂萬民，無嫌於遠也。考論 勤勞也，言不遠征蠻夷。

是以近無不聽，遠

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

集解 徐廣曰：犬戎之君。

犬戎氏以其職來

王。

正義 賈逵云：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白狼白鹿，犬戎之職貢也。按大畢伯士終後，犬戎氏常以其職來王。

天子曰。

正義 祭公申穆王之意。

故云天

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

頓乎。

正義 幾音祈。頓，古鈔，楓三。南本：兵下有矣。其二字，韋昭曰：幾，危也。頓，敗也。兪樾曰：幾，語詞，其也。王幾頓乎，王其頓乎。頓者疲勞之意。

吾聞

犬戎樹敦。

集解 徐廣曰：樹，一作檄，駟案韋昭曰：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敦篤也。中井積德曰：樹，建國也。愚按：樹敦，犬戎國名，諸說恐非。率

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

正義 犬戎能守終極純一，堅固之德，必有禦王師也。龜井昱曰：

率舊德，率大畢，伯士之舊業也。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愚按：守終純句，固字屬下讀。

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內甸服至歲貢終王，又見荀子正論篇。甫

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書甫作呂，孔疏云：禮記書傳引此篇多稱為甫刑詩。崧尚

高云：生甫及申，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甫侯，不知因呂國改為甫名，不知別封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宣王以後改呂為甫也。崔述曰：呂與甫古多通用，故崧高揚水皆作申甫，而春秋傳作申呂，此蓋傳寫異文。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

刑。汝善用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以安百姓之道，當

何所選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非唯五刑當何所居，非唯及

世輕重所宜乎？兩造具備。一作遭。徐廣曰：造

禮以兩造聽民訟，注：造至也。使訟者兩至，錢大昕曰：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

兩至具備，則衆獄官聽其入五刑辭。漢書刑法志云：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周禮云：辭不直則言繁，目不直則視眊，耳不直則對荅惑，色

不直則貌煨氣，五辭簡信，正於五刑。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矣。五刑不

簡，正於五罰。集解孔安國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也。正義應乙陵反，下同，應當也。考證沈家本曰：舊說五罰即贖刑。

然以呂刑之文攷之，罰與贖為二事，言五罰是罰有五等，五罰次于五刑，五罰不服，則五刑當各有罰，此五罰常刑也，非疑而赦者也，五罰有疑則赦從免矣。五罰不服，

正於五過。集解孔安國曰：不服，不應。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

罪。集解孔安國曰：使與罰名相當。考證按呂刑云：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今此似闕少，或從省文。正義官獄，謂公案正直也，內獄，謂心案無枉濫也。考證孫星

衍曰：官獄內獄者，舉其重也，官獄謂貴官之獄，惟鈞其過。集解馬融曰：以此五內獄謂中貴之獄，或畏高明，或投鼠忌器也。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

等，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集解孔安國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

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也。考證疑，簡信有衆，惟訊有稽。集解孔安國曰：謂其法可議，其情可矜者，說詳下文。簡核誠信有合衆

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之至也。集解惟訊，訊依尚書音貌也。考證無簡不疑，尚書訊作貌，史公所傳異，訊，鞠也，集解，楓，三本重下有刑字，與書傳合。

共嚴天威。集解孔安國曰：無簡核誠信，不聽治其獄，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考證段玉裁曰：疑，經作聽，作疑乃今文，張文虎曰：集解但引書傳，索

隱正義無辨是所見本
皆作聽今本傳寫誤
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
率即鍍也音刷徐廣曰

孔安國曰六兩曰鍍鍍黃鐵也
六兩故馬融曰銜量名與呂刑鍍同
舊本率亦作選
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閱

實其罪。
徐廣曰灑一作莛五倍曰莛孔安國曰倍百為二百鍍也
音戾莛音所解反梁玉繩曰莛者五倍之名贖刑重于劓刑罰止倍

差豈有劓刑加罰倍莛之理當依呂
刑作惟倍中井積德曰灑字蓋衍文
臠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馬融曰倍二百為四百鍍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
倍中之差二百去三分一合三百三十三鍍二兩也宮刑其罰五百贖刑既輕其

數豈加故知孔馬之說非也
有等差也倍為四百鍍較重者五百鍍輕者三百鍍皆贖罰也
又
宮辟疑赦其罰

五百率閱實其罪。
曰五一作六徐廣
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

馬端臨曰熟讀呂刑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之下猶使人為之感動且拳拳乎訖富
惟貨之誠則其不為聚斂征求設也審矣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鍍蓋謂犯墨法之中疑

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其所謂疑者何也蓋唐虞之時刑清律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

扑而五刑無贖法至於周而律之繁極矣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按之律盡從而刑之
莫非投機觸罟者天下之人無完膚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始以大辟

一條言之。夫所犯者死罪，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以訓也。然大辟之屬二百，則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有如殺人反逆之類，則是不可以不殺。雖萬錢亦難贖死矣。而二百之屬，其罪不皆至此也。以經傳考之，其在周則王制之析言破律，行偽學非，酒誥之羣飲，其在漢則列侯坐酎金不敬，將帥出師失期之類，於律皆死罪也。而其情則可矜，其法則可議，豈必盡殺之乎？此則死罪之疑赦者也。意周所以斷斯獄，必在其罰千鍰之科，而漢制則不過或除其國，或贖為庶人，亦其遺意也。蓋哀矜庶獄，乃此書之大旨，贖特其一事。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臙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

甫侯言於王以下采尙書呂刑周

官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與此異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

左傳僖公十二年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穆王巡遊事見秦本紀及列子穆王篇穆天

子傳又按呂刑云穆王享國百年此云立五十五年崩何也

子共王繫扈立。

本作伊扈

共王游於涇

上。密康公從。

章昭曰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在涇州鶉觚縣西東接縣城故密國也。

有三女

犇之。其母曰必致之王。

列女傳曰康公母姓隗氏

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

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

曹大家云羣衆粲皆多之名也田獵得三獸

取羣不盡羣中并積德曰三獸在一處者不掩盡取之也

公行下衆。

曹大家云公諸侯也公之所行與衆人共議也各本公行下有不字

古鈔楓三南本無與國語列女傳合梁玉繩張文虎皆云當衍今削韋昭曰下衆不敢誣衆也禮國君下卿位遇衆則式禮之也

王御不參一族。

韋昭云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也

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

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

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

共王游以下采國語周語

共王崩。子懿王薨

立。

本作堅世

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宋忠曰懿王自鎬徙都犬丘一曰廢丘

今槐里是也時王室衰始作詩也古鈔楓三南本之時作立漢書匈奴傳云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允之故

懿王

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

是爲夷王。

紀年云三年致諸侯烹齊哀公子鼎帝王世紀云十六年崩也張文虎曰辟方世表無辟字詩王風譜引此紀與今本同崔述

曰懿王之崩。子若弟不得立。而立孝王。孝王之崩。子又不立。而仍立懿王子。此必皆有其故。史失之耳。齊侯烹。又見齊世家。及公羊傳。莊公四年。夷王崩。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云。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禮記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由夷王以下。子厲王胡

立。厲王即位三十年。記其年。他書亦無所徵。此云即位三十年。下云三十四年。

未知名據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芮伯也。

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語有作或。天地百

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龜井昱曰。榮公害物多。故物之怒亦多也。愚按。教王者。榮公也。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

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

韋昭曰。極中。也。極至也。夫王人者。將導引其利。而偏布之命。上下共同也。故神人百物。皆得至其利。而猶日怵惕。恐懼之來責也。怵。人質反。各本日作曰。今

依正義及古鈔中彭本中韓本陳仁錫引古本羣書治要訂周語亦作日

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

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

唐固曰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詩周頌思文大

雅文

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

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

周必敗也。

三南本歸下有者字韋昭曰歸附周者寡矣

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

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

韋昭

曰召康公之後穆公虎爲王卿士也

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

韋昭曰衛國之巫也監音口衛反監察也以巫

人神靈有誘毀必察也

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

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韋昭曰以目相盼而已

厲王喜。告召公曰。吾

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

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詩風刺 瞽

獻曲。

曰曲樂曲。韋昭

史獻書

史也。上書諫。

師箴

師也。上箴戒之文。音針。師樂太

瞽賦

韋昭曰：無眸子曰瞽。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

矇誦

周禮：矇主弦歌。誦箴諫之語也。

百工諫，庶

人傳語。

傳音逐。緣反。庶人微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王。

近臣盡

規

得失也。韋昭曰：近臣驂僕之屬。俞樾曰：盡蓋通爾雅釋詁：盡進也。

親戚補察

補王過失及察

是非也。

瞽史教誨

樂太師史太史也。韋昭曰：瞽

者艾脩之

脩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

二字都承前文不止。瞽史

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

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

衣食於是乎生。

平日衍。唐固曰：沃

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

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

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

出言。考張文虎曰：詩小大雅譜疏引國下有人字。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

於彘。集解韋昭曰：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考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本漢彘縣，後改彘曰永安，從鄙犇晉也。考厲王即位以下采國語周語

今平陽府霍州有彘城，元和志即周厲王所奔之地。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

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

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讐懟。考韋昭曰：在危險之中。

考古鈔楓三，南本讐而懟怒，作懟而怒，不下無讐字。與國語合。俞樾曰：險與懟通，恨也。與下句怨而不怒一律。怨而不怒，況事王乎？

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考以上采國語周語。崔述曰：周

而出之，使不得肆虐於己耳，非必殄滅之無遺育而後甘心也。王出則已，不讎王也。況太子乎？召公賢臣也，於王子固當全之，豈必避懟王之嫌而後如是？諫王為社稷也，免王子

固爲社稷也。藉令召公未有諫，王不從之事，將遂執太子以與國人，而聽其殺之乎？然則謂宜王避亂而奔召公之宮，或有之。若謂國人圍而欲殺之，召公避嫌而後以子代之，則必無之事。召公周公一相行政。號曰共和。

云共和音如字，若汲冢紀年則共和音巨用反，草昭云，彘之亂，公

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攝王政，故云干王位也。共音巨，用反。草昭云，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脩政事，號曰共和也。魯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

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也。世家云，釐

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慕上，共伯入釐侯，自殺。衛人因葬釐侯，旁謚曰共

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立爲武公。武公之子伯禽，就封于魯。次子伯而立和，不相當年表亦同。明紀年及魯連子非也。

考周公子伯禽，就封于魯。次子伯而立和，不相當年表亦同。明紀年及魯連子非也。

留宰周室，世爲周公。食采于雍。崔述曰：竹書紀年稱共伯和干王位，蘇氏古史采之云，厲王居彘，諸侯無所適從，共伯和者，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

余按人君在外，大臣代之出政，常也。襄公之執子魚攝宋，昭公之奔季孫攝魯，厲王既出，周召共攝周政事，固當然不足異也。若必諸侯而行天子之事，則天下之大變也。傳曰：干

王之位，禍孰大焉？又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共和果賢諸侯，詎應如是。春秋至閔僖以後，天下之不知有王久矣。然齊桓、晉文、猶藉天子之命以服諸侯，不敢公然攝天子事也。況西周之世，烏得有此事？且夫召穆公、周之賢相也，能諫厲王之虐，能佐宣王以興，夫豈不能代理天下事，而諸侯必別宗一，共伯和乎？齊桓、晉文之勅，傳記之紀述稱論者，指不勝

屈况攝天子之事，尤爲震動天下，而經傳反泯然無一語稱之，亦無是理也。竹書紀年，唐人多有稱述者，其文往往與史記異，以經傳考之，自周東遷以後，史記不如紀年得實。自周東遷以前，紀年不如史記近正，蓋此書乃戰國時所撰，東遷以後，本之晉魏舊史，而東遷以前則簡策多逸，或旁采異端之說以補之，是以不能無謬。猶之史記紀漢事多得實，紀三代事多失真也。共和之名，意本因二相和衷共攝而稱之，傳之既久，而失其詳，遂誤以爲有共伯和攝之撰，紀年者因從而載之耳。至於今世所傳紀年一書，又不知何人所撰，唐人所引大半無之，而其文往往反探之漢書律歷志，及僞古文尚書經傳，此尤不足論矣。古史又據春秋傳諸侯釋位，以問王政及莊子共伯得之於共首之語爲共伯和之證，然莊子所稱述本不皆實有其人，而亦未見此文。共伯之卽爲干王位人也。春秋傳諸侯釋位云云，亦言諸侯爲王卿大夫者，因厲王在外，解官歸國耳。與共伯事自別。愚按崔氏所引莊子之言，出於讓王篇云：許由嬉於潁陽，而共和得於共首。此與子州支父石戶之農等名相類，蓋子虛烏有之事。又按呂氏春秋開春論云：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後人引爲共伯攝政之證，高誘注云：共國伯爵，夏時諸侯假令與周厲同時，亦徐偃王之屬耳。決非攝行王政者也。崔說未及於此，又按正義所引魯連子術，蓋指衛州共城縣而言，正義誤認作衛國，遂引衛世家世子共伯事以證之。無論年歲不相當，且合共衛爲一國，又并共伯武侯和爲一人，乖謬最甚。洪氏四史發伏論之詳矣。

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

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

蓋宜王少時召公所賦，全篇皆比似讀周公鷓鴣詩也。

爲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

復宗周。

逐獵猶南征荆蠻及吉甫方叔之倫概不書蓋宣王不終史祇依國語作紀

故多闕略崔述曰詩小雅六月云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出車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此詠宣王征西北之事也大雅崧高云豐登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烝民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仲山甫徂齊式邁其師韓奕云王錫韓侯其追其貍奄受北國因其伯此詠宣王經略中原之事也小雅采芑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訊獲醜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大雅江漢云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常武云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此詠宣王經略東南之事也詩所詠宣王之事其先後雖未敢盡以篇次爲據然以其言考之采芑稱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是玁狁之伐在東南用師之前也江漢稱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常武稱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是徐淮之役在四方略定之後也以其理推之西戎逼近畿甸患在切膚所當先務封申城齊皆關東事似可稍緩若淮漢荆徐則距

畿較遠，近者未安，不能遠圖，理之常也。愚按史記敘宣王不及南北經略事，今依崔氏豐鎬考信錄補之。

十二年，魯武公來朝。

考證周語不紀年，史公別有所本，又見魯世家。

宣王不脩籍於千畝。

正義應劭云：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瓚曰：籍

陷籍也。按宣王不脩親耕之禮也。

考證閻若璩曰：此千畝，乃周之籍田，離鎬京應不甚遠。括地志以晉州千畝原當之，殆非。

虢文公諫曰：不可。

集解賈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為王卿士也。韋昭曰：文公，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也。**考證**國語曰：虢文公諫曰：夫人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

人之繁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事具載國語。括地志云：虢城在岐州陳倉縣東南十里，又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

王弗聽。

三十九年，戰于千畝。

集解地名也，在西河介休縣。千畝，即上文千畝，閻若璩曰：天子既不躬耕，百姓又不敢耕，竟久為斥

鹵不毛之地，惟堪作戰。塲故王及戎戰于此。

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集解韋昭曰：西夷別種，四嶽之後也。

宣王

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

集解韋昭曰：敗於姜戎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閒，料，數也。唐固曰：南國，南陽

也。**考證**料民，謂計民數以為兵也。閻若璩曰：獫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鎬等三地，名皆在雍州，則太原地名亦即在雍州。

仲山甫諫曰。

正義毛萇

云：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南三十五里。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也。

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

料民。

語則失德實多判然若兩人者心竊疑之久之乃覺其故有三詩人之體主於

頌揚然大雅之述文武者多實錄而魯頌闕宮篇則專尙虛詞荆舒是懲莫我敢承倍公豈足以當之此亦世變之爲之也宣王之時雖尙未至是然亦不免小事而張皇之城方封申亦僅僅耳而其詞皆若威震萬里者是詩言原多溢美未可盡信其故一也國語主於敷言非紀事之書故以語名其書而政事多不載焉然其言亦非當日之言乃後人取當日諫君料事之詞衍之者諫由於君之有失道故衍諫詞者必本其失道之事言之非宣王之爲君盡若是亦非此外別無他善政可書也其故二也古之人君勤於始者多勉於終者少梁武帝創業之主勤於庶政而及其晚年百度廢弛卒致侯景之禍唐明皇帝躬戡大難致開元之治而晚年淫侈亦致祿山之患其始終皆判若兩人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始勤終怠固宜有之故國語所稱伐魯在三十二年千畝之戰在三十九年皆宣王晚年事而詩稱封申伐淮夷皆召穆公經理之穆公厲王大臣又歷共和之十四年其相宜王必不甚久則此皆宣王初年事無疑也由是言之詩固多溢美國語固專紀其失要亦宜王始終本異也其故三也

四十六年宣王崩。

周春秋云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于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國語云杜伯射王於鄆

春秋見墨子明鬼下篇人死魂離元無此理心怯鬼生當有其事

子幽王淫立。

徐廣曰一作生正義所引周

反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徐廣曰涇渭洛也駟按韋昭云西周鎬京地震動故三川亦動

水在雍州北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東北南
流入渭此時以王城爲東周鎬京爲西周
伯陽甫曰周將亡矣。昭曰伯陽

甫周大夫也唐固曰伯陽甫周柱下史老子也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

過其序民亂之也。韋昭曰過失也言民不敢斥王者也
陽伏而不

能出陰迫而不能蒸。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
於是有地震今三

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井積德曰填陰陽在陰也填滿也塞也龜

井昱曰陽壓陰而使不能蒸也
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水源也周語作川源
原塞

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演猶潤也
土無所

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陽城伊洛所近也
河

竭而商亡。都衛河水所經也
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

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

崩。

集解章昭曰：水泉不潤枯朽而崩也。考論周語必山二字倒。

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

所弃，不過其紀。

集解章昭曰：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也。

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

考論

幽王二年以下，采國語周語是歲一句，言周亡之歲，三川竭，岐山崩也。伯陽父之言至此。

三年，幽王嬖愛褒姒。

考論

名夏同姓，姓姒氏，禮婦人稱國及姓，其女是龍嬖妖子，爲人所收，褒人納之于王，故曰褒姒。正義括地志云：褒國故城在梁州褒城縣東二百步，古褒國也。

褒姒生

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

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

子。

考論幽王嬖愛以下，采國語晉語史蘇言古鈔本，太子下無宜臼二字，后以下有其子二字，羣書治要引同，愚按此一節文字煩冗，恐有訛謬。

周太史

伯陽讀史記曰。

正義諸國皆有史，以記事，故曰史記。考論鄭語：太史伯陽作史，伯史記作訓語，愚按史伯、伯陽，別人，史公混同非也。

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

余褒之二君。

集解虞翻曰：龍自號褒之二先君也。考論神龍何以能人言。

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

止之。莫吉。卜請其爨而藏之。乃吉。

集解韋昭曰：爨，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

於是布

幣而策告之。

集解韋昭曰：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爨也。

龍亡而爨在。積而去之。

集解韋昭曰：

櫝，既也。考論陳仁錫曰：去，藏也。愚按與弄同。鄭語作藏。

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

代莫敢發之。

考論王念孫曰：莫敢發之，文選注引作莫之敢發，與國語列女傳合。

至厲王之末，

集解虞翻曰：末年

王流流之歲。

發而觀之。爨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之。

集解韋昭曰：諫，譴呼也。唐固曰：羣呼曰諫。

爨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

集解亦作蜃，音元。玄，蜃，蜃蜃也。

後

宮之童妾，既訛而遭之。

集解韋昭曰：毀齒曰訛。女七歲而毀齒也。考論古鈔：楓三。南本：既上有未字，與鄭語合。未既訛者，齒

未盡也。既筭而孕。

正義筭音雞。禮記云：女子許嫁而筭。鄭玄云：筭，今簪。考論中井積德曰：女子十五而筭。此與訛相次，謂其年也。與許嫁無干涉。

陳仁錫曰：幽王三年，嬖褒姒。若以其年爲二十歲，則褒姒生在宣王三十年也。自宣王三十年上距厲王末年，凡四十六年。時童妾方七歲而訛。後共和時及筭而孕，孕後尙四十年，乃生褒姒。其妖異或未可盡信。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靡

弧箕服，實亡周國。

韋昭曰：山桑曰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鄭語：無女字，此衍服國韻。

於是宣王

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

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

徐廣曰：

妖一作天，天，幼少也。夫婦賣，孤者，宜王欲執戮之，遂逃于路，遇此妖子，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褒。褒人有罪。

請入童妾所弃女子者於王，以贖罪。

國語云：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與虢石甫比

也。弃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

之，生子伯服。

此一節，斷續之際未詳，據鄭語，史伯言蓋止于此，竟以下紀事之文。

竟廢申后及太子，

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

左傳所謂，攜王，奸命是也。

太史伯陽曰：禍成

矣。無可柰何。

周太史伯陽以下本國語，鄭語史伯對鄭桓公語，史公改史伯為伯陽，桓公厲王子，幽王司徒。

褒姒不好

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燧燧大鼓，

音，晝日燃燧，以

望火煙。夜舉燧以望火光也。燧，土樁也。燧炬火也。皆山上安之，有寇舉之。

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

無寇。袁姁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

亦不至。

呂氏春秋疑似篇載此事，微異。古鈔三，南本說上有欲字，益下無亦字，與羣書治要所引合。

幽王以號石父爲

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

徐廣曰：佞一作諂。

王用

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

緡，國名。

名夏同姓。

緡，自陵反。國語云：緡，姁姓。夏禹後，括地志云：緡縣在沂州承縣，古侯國。禹後，王用之。又四字古鈔南本，作幽王之三字，治要御覽詩譜王風疏引無用字。

又字，王念孫曰：用又二字衍文。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是舉上文，起下文。申侯與犬戎攻周之事，張文虎曰：治要王風疏引與上有乃字，攻上有共字。

幽王舉

燧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在新豐縣南，故驪戎國也。舊音黎，徐廣音力知反。

括地志云：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十六里，即藍田山。按驪山之陽，即藍田山。虜袁姁，盡取周賂而去。

汲冢紀年曰：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按汲冢書，晉咸和五年，汲郡汲縣發魏襄王家得古書冊七十五卷。本國語晉語鄭語，呂氏春秋

疑似篇，鄭語云：幽王八年而鄭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晉語云：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驪山在西安臨潼縣東南，愚按：戎狄入都，取賂以是爲始，崔述曰：世皆謂申侯啓戎，戎遂克周，殺幽王，驪山下，夫周之王畿，號爲千里，有百二山河之險，關東諸侯皆堪調發，戎雖強大，豈能一旦而遂破之，蓋其來有漸矣，觀兩無正之第二章，則曰：邦君諸侯，莫皆朝夕，諸侯固已多不至者矣，觀召旻之卒章，則曰：今也日蹙國百里，戎之蠶食，亦非一日矣，周已衰微不振，是以戎得一舉而滅之，但尙書無宜幽之篇，而傳記復多缺軼，無從考其詳耳。

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維也，辟戎寇。

也平王以前號

東都，至敬王以後及戰國爲西周也。楓三南本，戎寇下有當此時秦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襄公以爲諸侯，賜之以岐以西地，從武王盡幽王，凡十二世三十六字，通鑑輯覽云：蘇軾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此言誠然，但謂平王若不遷以行勢，東臨諸侯，諸侯尙未敢貳，此則不然，平王本非撥亂反正之才，并無奮發有爲之志，縱使仍都豐鎬，亦唯苟安旦夕，終於不振，其能西却犬戎，東撫諸夏乎？且當時亦必有不得不遷之勢矣。呂祖謙曰：由此而上，則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

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

周禮曰：九命作伯，鄭衆云：長諸侯爲方伯。

平王之時以下，本國語鄭語。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

考論是為春秋之初所以特筆。五十一年平王崩。考論隱公三年春秋經。太子洩父蚤死立

其子林。是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考論父音甫。桓王三年鄭莊公

朝桓王不禮。考論隱公六年。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

用事太山田也。考論是魯朝京師之湯沐邑。有周公廟。鄭以其近故易取之。此云許

田天子用事太山田。誤。考論杜預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

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友。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

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恐魯以周公別

廟為疑。故云已廢秦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遜辭以求也。括地志云。許田在許州許昌

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城中。祊田在沂州費縣東南。按宛鄭大夫。考論怨館本

局本作宛。陳仁錫曰。怨當作宛。春秋鄭伯使宛來歸祊。正義云。宛鄭大夫。是唐本宛字未

錯也。張文虎曰。鄭世家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疑怨是怒之譌。又怨怒義亦

相近。或不煩改字。愚按張氏後說是。據左傳隱公八年文。鄭與魯易田。不由怒周。八

年魯殺隱公立桓公。考論也。考論子允令公子翬殺隱公。十三年伐鄭。考論魯桓五年。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考論左傳。緇葛之役。祝聃射王。二十

三年、桓王崩。春秋經 子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殺

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弟子儀也 辛伯告王。辛伯，周大夫也 王殺周

公。左傳曰：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不從，故及於難。然周公阿先王旨，自取誅夷。辛伯正君臣之義，卒安

王業，二卿優劣誠可識也。王子克犇燕。杜預云：南燕，姑姓也。周公以下，本桓公十八年左傳：梁玉繩曰：事在莊王三年，非四年。此

與表皆誤。十五年，莊王崩。春秋經傳不書莊釐二王崩葬 子釐王胡齊立。音倍，說作

母涼也。張文虎曰：正義證疑釐上脫皇甫字，此注當在惠王闕下。 釐王二年，齊桓公始霸。始霸，依莊公十

五年左傳 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閔立。本名母涼 惠王二年，初莊王嬖

姬姚生子穧。子穧，莊王子。釐王弟，惠王之叔父也。杜預云：姚，姓也。 穧有寵。及惠王即位，奪

其大臣園以爲囿。大臣，蒞國也 故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

左傳曰：五人者，蒞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也。 謀召燕、衛師伐惠王。南燕，滑州，昨城，衛、濮州，衛南也。 惠王

犇溫。

左傳云蘇忿生十二邑桓王奪蘇子十二邑與鄭故蘇子同五大夫伐以惠王為奔溫誤也。已居鄭之櫟。杜預云櫟今河南陽翟縣也。立釐王

伐王不克出奔溫此

杜預云櫟今河南陽翟縣也。

立釐王

弟積為王。

初莊王以下

樂及徧舞。

之樂也。

賈逵曰徧舞皆舞六代

引此樂及徧舞上有遂享諸大夫五字是也今本脫此五字左傳云王子頽享

鄭虢君

怒。

以上本莊公

四年鄭與虢君伐殺王積。

賈逵云鄭厲

復入惠王。

以上本莊公

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伯。

莊公

廿七年左傳云王使召公廖賜齊侯命

一十五年惠王崩。

春秋

子襄王鄭立。襄王

母蚤死。後母曰惠后。

后也。

左傳曰陳媯歸于京師實惠

惠后生叔帶。

志云故甘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南二十五里左傳去甘昭公王子叔帶也洛陽記云河南縣西南二十五里甘水出焉北流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 左傳疏云入洛山上有甘城即甘公采邑也。 傳二十四年傳襄

王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於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出，但其母鍾愛其少子，故欲廢太子而立之，與史不同。愚按古鈔南本，無於惠王三字，殆是。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

犇齊。

據左傳，叔帶走齊，襄王四年事。

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

于晉。

服虔曰：戎伐周，管仲救周，故和也。

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

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杜預曰：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

守音狩，禮記云：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按國，惠子高昭子，齊正卿，天子所命。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

以禮焉。

賈逵曰：節，時也。王肅曰：春秋聘享之節也。

陪臣敢辭。

服虔曰：陪，重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

王

曰：舅氏，余嘉乃勳，毋逆朕命。

賈逵曰：舅氏，言伯舅之使也。武王娶太公女為后，故呼舅氏，遠言之，我善

汝有平戎之功勳。

舅氏，賈說為是。

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

杜預云：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

之禮也。齊桓公

九年，齊桓公卒。

八年春秋。

十二年，叔帶復歸

于周。魯倍公二十二年於襄王為十四年表亦然此蓋誤張照曰左傳叔帶復歸在
十三年鄭伐

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為秦所滅時屬鄭晉後屬周事在魯釐公二十年括地志云緱

氏故城本費城也在洛州緱氏縣南東二十五里也。春秋經伐滑在魯倍二十年於襄王為十二年此蓋據國語王使游孫伯服請

滑。賈逵曰二子周大夫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入

不與厲公爵。服虔曰惠王以后之擊鑿與鄭厲公而獨與虢公玉爵

酒泉鄭伯之享王以后之擊鑿與之虢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
怨王也杜預云后擊帶而以鏡為飾也爵飲酒器也蚌地名酒泉周邑又怨襄王之

與衛滑。服虔曰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從而更故囚伯服王怒將以

翟伐鄭富辰諫曰。富辰周大夫凡我周之東徒晉鄭焉依子

積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弃之王不聽。鄭伐滑以下

廿四年左傳梁玉繩曰據國語弃之下疑脫不可二字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

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弃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

無從字，此疑衍。

楓三南本

十六年，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

伯。

唐固曰：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

按國語亦云：殺譚伯，而左傳太叔

朝預獲被殺，國語既云：殺譚伯，故太史公依之，不從左傳說也。富辰曰：吾數

諫不從，如是不出，王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

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犇鄭。

公羊傳

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事母也。王降翟師以下，采國語周語，但周語十五年作十七年，十六年作十八年，愚按僖廿四年春秋經云：夏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則並

襄王十六年事。古鈔南本，鄭居王于汜。

杜預曰：鄭南汜，在襄城縣南，汜音凡，括地志云：故汜城在許州

襄城縣一里，左傳云：天

子帶立爲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溫。

括地

志云：故溫城，在懷州溫縣西三十里，漢晉爲縣，本周司寇蘇忿生之邑，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溫其一也。地理志云：溫縣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也。以上采僖廿

四年
左傳

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

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以河內地與晉。

賈逵云：晉有功，賞之地。楊樊溫原橫茅之

田也。邕、勅亮反。珪，珪瓚也。孔安國云：以珪爲杓柄，謂之珪瓚。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依倍廿五年左傳，但賜珪、鬯、弓、矢爲伯。左傳繫之倍二十八年，卽襄王二十年事。愚按襄

王與河內於晉，疆域益蹙。顧棟高論之尤詳，其言云：東遷後，王畿疆域尙有今河南懷慶二府之地，兼得汝州跨河南北，有魏國、桃林之隘，以呼吸西京，有申、呂、南陽之地，以控扼

南服。又名山大澤，不以封。虎牢、穀函，俱在王略。襟山帶河，晉鄭夾輔，光武創業，之規模不

是過也。平桓、莊、惠相繼百年，號令不行，諸侯攘竊，王不能張皇六師，更復披折其地，以爲

賞功。酒泉、賜、虢、虎牢，賜鄭，至允，姓之戎，入居伊川，異類逼處，莫可誰何。晉滅虢，而鑄京之

北，委而棄之。由是懷慶所屬七縣，原武屬鄭，濟源修武，孟津八縣，汝州之伊陽、魯山、許州

踐土。

賈逵曰：河陽，晉之溫也。踐土，鄭地名，在河內。括地志云：故王宮

作王宮于踐土也。按王城，則所作在踐土城。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

內東北隅，有踐土臺，東去衡雍三十餘里也。

河陽。

左傳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以上采倍廿八年左傳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是釋春秋之語在史公書則無所用之或云書

上脫春 二、二十四年、晉文公卒。

二年春秋經。倍卅

三十一年、秦穆公卒。

六年左傳、三十一年、襄王崩。

經傳當作三十三年及春秋

子頌王壬臣立。頃

王六年崩。

四年左傳

子匡王班立。匡王六年崩。

年春秋經

弟

瑜立。是為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

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

郡。渾音魂杜預云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洛州陸渾縣取其號也後漢書云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左傳云初平王之東遷也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按至倍公二十二年春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計至辛有言適百年也括地志云故麻城謂之蠻中在汝

州梁縣界左傳單浮餘圍蠻氏杜預云城在河南新城東南伊洛之戎陸渾蠻氏城也俗以為麻蠻聲相近故耳按新城今伊闕縣是也。襄王十四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

伊川陸渾故城在今河南嵩縣

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

乃去。

賈逵曰王孫滿周大夫也。元年以下據宣三年左傳又詳楚世家

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

降。已而復之。二年左傳 十六年，楚莊王卒。八年春秋經 二十一

年，定王崩。年春秋經 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

公，迎子周於周，立為悼公。古鈔南本，立下有之字 十四年，簡王崩。

元年春秋經 子靈王泄心立。疑當作世，古世大同用 靈王二十四

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五年春秋經 一十七年，靈王崩。皇覽曰

靈王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蓋以靈王生而有髭而神故諡靈王，其冢民祀之不絕 襄廿八年春秋經 子景王貴立。名貴，按

國語景王二十一年鑄大錢及無射，單穆公及冷州鳩各設辭以諫，今此不言，亦其疏略耳 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蚤

卒。穆后崩，梁玉繩曰：聖而二字，乃一壽字之誤，又后似不可言卒 二十五年，景

王愛子朝欲立之。賈逵曰：景王之長庶子 左傳云：子朝用成周

水也，按河神不敢受故 會崩。皇覽曰：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秦封呂不韋洛陽十萬戶，故大其城，并闢景王冢也 各本二十五年作二十年，今從

古鈔本與年表及左傳合

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

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

賈逵曰：敬王，猛母弟。梁玉

繩曰：按昭廿二年春秋經傳，王子朝之黨與王子猛爭立，非子丐爭立也。王猛次正為太子壽之弟，故單穆公、劉文公立之，非長子也。非國人所立也。猛立七月而卒，雖未即位，周人諡曰悼王，非子朝殺之也。丐為敬王名，各本譌，或作丐，而丐乃猛之母弟。猛卒而丐立，安得此時丐與朝爭乎？史皆誤，愚按事見昭二十二年左傳。 敬王元年

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

賈逵曰：澤，邑，周地也。

十三年春秋經，王居于狄泉。

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為臣。

曰：子朝，犇楚。

皇覽曰：子朝冢在南陽西鄂縣，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朝後也。事詳于昭二十六年左傳。周即成周，周之下都在王城之東。敬王徙都于此。今洛陽故城是也。梁玉繩曰：春秋經傳，子朝奔楚，諸侯城周。 十六年，子朝之徒

復作亂。敬王犇于晉。

定六年左傳，天王處于姑蕘，注周地與此異。

十七年，晉定公遂

入敬王于周。

七年左傳。

三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

哀十四

春秋止于此年，**四十一年，楚滅陳。**梁玉繩曰：案左傳，楚滅陳在哀十七年，為敬王四十二年，此誤。史記各處所書滅

陳之年，惟秦紀吳楚陳世家不誤，其餘周紀年表及杞宋楚鄒四世家俱誤。**孔子卒。**哀十六年左氏春秋經，張之象曰：凡書生卒，亦視人品何如。有繫

天下重輕者，則各國皆書之。若孔子是也，有繫一國重輕者，則本國書之。若齊之管仲隰朋晉之趙衰成子欒貞子是也，愚按周秦二紀，魯燕晉陳諸世家皆書孔子卒，蓋以夫子

死生所關甚重也，而吳齊蔡宋楚世家則不書者，何也。**四十三年，敬王崩。**徐廣曰：皇甫謐曰：敬王四十四年元己卯崩壬戌也。

陳仁錫曰：湖本三作二，誤。愚按古鈔，南本及御覽引亦作三，與年表合。**子元王仁立。**徐廣曰：世本云：真王介也。**元王**

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徐廣曰：世本云：元王赤也。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二十八年崩，三子爭立，立應為真

定王。系本云：元王赤，皇甫謐云：真定王，考據二文，則是元有兩名，一名仁，一名赤。如史記則元王為定王父，定王即真王也。依系本，則元王是真王子，必有一乖誤。然此定

當為真字誤耳。豈周家有兩定王，代數又非遠乎？皇甫謐見此疑而不決，遂彌縫史記系本之錯謬，因謂為真定王，未為得也。崔適曰：元王定王世本於其記互倒，其父子

又改定為真，皇甫謐合之為真定，雖不互倒其父子，乃互倒其年數，增元王之八年為二十八年，減定王之二十八年為十年，但合二王計之，猶美二年故，又增敬王一年，而減景

王三年以符之，然真定十年，既承元王二十八年之後，而元癸亥乃上承敬王崩壬戌，悖謬甚矣。司馬真是真而非定，疑周不當有兩定王，則不記宋有兩昭公，衛有兩莊公，晉有

文侯仇。復有文公重耳乎。且兩定王相去。中有簡靈景敬元五王年代。又不可謂非遠也。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

有其地。二十八年。定王崩。

集解徐廣曰。皇甫謐曰。貞定王十年元癸亥崩壬申。

長子去疾立。

是爲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

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此三王皆定

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

集解徐廣曰。皇甫謐曰。考哲王。元辛丑崩乙卯。

子威烈王午立。考

王封其弟子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

正義帝王世紀云。考哲王封

弟揭於河南。續周公之官。是爲西周桓公。按自敬王遷都成周。號東周也。桓公都王城。號

在西周。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

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集解徐廣曰。惠公之子也。考王封其弟子河南爲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長

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於鞏。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有東西二周也。按系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也。鞏音拱。郭緣生述征記。鞏縣。周地。鞏

伯邑，史記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室，爲東周惠公也。子武公爲秦所滅。鞏故城在今河南鞏縣西南，據正義，惠公封少子，在顯王二年，此因封桓公類敘耳。趙翼曰：武王定鼎於郊廓，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則河南也。周公又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則洛陽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其時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王城也。及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公羊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是時王城爲西周，而成周爲東周矣。及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爲河南桓公、桓公之孫惠公，又自封其少子班於鞏，號曰東周，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則仍西周之號。此東周、西周皆在河南，而周王之都於成周，自若也。戰國所謂周王者，都於成周之王也。所謂東周、西周者，則河南之都於王城，及分封於鞏者也。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曰：故天子之國，明乎是時，西周已非天子所都也。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於是東西各爲列國者，卽河南之東西周也。而顯王抱空名，尙在成周，直至赧王始滅，則仍是敬王所遷之東周也。愚按：二周之辯，鮑彪國策注、呂祖謙大事記、吳澄東西周辨、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崔述考信錄、續篇各有出入。趙說近是。又按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又云：王赧徙都於西周。恐非。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

史記周本紀

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晉世家則云：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周本紀異韓、魏、楚、鄭各世家，皆但云列爲諸侯，不言所因何事。年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亦不載命韓、魏、趙爲諸侯之文。無從決其孰是。然嘗以其時事考之，楚世家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邱而還。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事在九鼎震後十

餘年內竹書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明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事在九鼎震後數十年內玩其文義皆似晉國未分然者若三國皆受王命爲諸侯則各君其國不相統屬何以同伐同和如一國然三國既自受王命爲諸侯則與晉侯同列無復君臣之分何以仍書桓公邑之於鄭蓋自春秋以降大夫日以上僭齊大夫稱棠公鄭伯之家臣亦以公稱伯有至戰國而益甚故史記年表稱三桓勝魯如小侯孟子書亦有費惠公之文然則三晉之僭稱侯乃事之常不必待王命也況當是時周室微弱已極王章蕩然無存非若春秋之初天下猶知尊周故晉武公必請王命然後爲晉侯也且五國相王誰命之周衰諸侯可以相王晉衰大夫獨不可以相侯乎溫公通鑑朱子綱目乃據周本紀文以爲王綱失守於焉託始書曰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其義雖正其論雖美而其事恐未必然也愚按烈王三年齊侯朝周二十六年周致伯于秦秦使公子少官率諸侯來朝其事皆後九鼎震數十年蓋周室雖衰猶足以名朝諸侯三晉爲諸侯時亦安知其不受王命乎要之自秦以前春秋經傳以後史冊殘缺傳聞互異無由于考信也顧炎武曰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嚴祭祀重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

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
可以意推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二十四年崩。徐廣曰：皇甫諱曰

元丙辰崩，己卯，咽案宋衷曰：威烈王葬洛陽城中東北隅也。子安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安王立

二十六年崩。皇甫諱曰：安王元庚辰崩乙巳。子烈王喜立。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儋即老子耳。又曰：非也。驗其年代，是別人。儋□甘反。又丁談反。幽王時有伯陽甫，唐固

曰：伯陽甫，老子也。按幽王元年，至孔子卒，三百餘年。孔子卒後一百二十九年，當作一百有九年。秦見

秦獻公曰。秦本紀云：獻公十一年見，見後十五年。始周與秦國合而

別。別五百載復合。應劭曰：周孝王封伯翳之後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至昭王時，西周君臣自歸受罪，獻其邑三十六城，合也。韋昭

曰：周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彊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按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嬴，是始合也。及秦襄公始列為諸侯，是別之

也。自秦列為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三十六城，以入於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五百舉其大數。合十七歲而霸王

者出焉。徐廣曰：從此後十七年，而秦昭王立。咽案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霸王謂始皇也。自周以邑入秦，至始皇初立，政由太

后嫪毐至九年誅毐，正十七年。正義周始與秦國合者，謂周秦俱黃帝之後，至非子未別封，是合也。而別者，謂非子未年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後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五百載。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復興之親，是復合也。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謂從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顯王致胙於秦孝公，是霸也。孝公子惠王稱王，是王者出也。然五百載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都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正義錢大昕曰：太史僂語，周本紀載之。秦本紀載之封禪書。老子列傳又載之，蓋重出者四矣。秦本紀作七十七歲，老子列傳作七十歲，皆傳寫之譌。索隱正義可證。中井積德曰：秦祖事周，未別封，是始合也。襄公始列為諸侯，是別也。及西周獻地，是復合也。霸王指始皇一人，若年數少差，固所不論。是識文之常也。又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

正義扁邊典反，考證據表，十當作七。

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

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

正義胙，臠肉也。左傳曰：王使宰，二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二

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

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

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

正義謂韓魏齊趙也。正義秦本紀云：惠王十三年，與韓魏趙並稱王。考證南本惠王作

惠公、梁玉繩曰：秦惠稱王，秦紀、秦表均不書，而楚世家懷王四年、田完世家宣王十八年附書之。張儀傳亦云：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與此紀書于顯王四十四年政合。乃秦惠王十三年也。秦惠在位二十七年，改十四年爲元年，豈非以稱王之故歟？然此謂諸侯爲王，皆在秦惠稱王之後，則誤已。其時稱王者，燕、秦、楚、齊、趙、魏、韓、七國，宋、中山、二小國亦稱之。凡茲九國，惟楚僭王，在春秋之前，其餘八國，齊最先，宋次之，魏次之，秦次之，燕、韓、中山次之，趙最後，齊爲王，始于威王二十六年，當顯王十六年也。魏爲王，始于惠王後元年，當顯王三十五年也。秦紀于惠王四年，書齊魏爲王，齊字十三年，復書魏君爲王，表亦書魏爲王于十三年，俱誤也。宋爲王，始于偃王十一年，當顯王三十三年，以爲當慎靚王三年者，誤也。燕爲王，始于易王十年，韓爲王，始于宣惠王十年，中山不知何君當顯王四十六年也。趙武靈爲王之年，無攷。趙世家武靈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令國人謂己曰君，武靈八年，爲慎靚王三年，是歲無五國相王事，攷世家，武靈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于韓，則趙之爲王，其在慎靚之六年乎？索隱正義及元吳師道國策注，言稱王之年，皆未詳覈。

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

延立。

不皇甫謐云：名誕，赧非諡，諡法無赧，正以微弱竊鈇，逃債赧然，慙愧，故號曰赧耳。又按尚書中候，以赧爲然，鄭玄云：然讀曰赧。王邵按：古音人扇反，今音

奴板反，爾雅曰：面慙曰赧。不中井積德曰：稱赧王延，則赧似諡，赧果諡，則下文不當稱王赧。稱王赧，則赧似名，則上文不當稱赧王。是必有一誤也。延世紀作誕，誕，赧音近，或因致謬耳。國已亡，無用諡爲也。王赧時，東西周分治。不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王赧微弱，恐按樞三、南本，赧王延作王赧。

西周與東分主政理各居一都故曰東西周按高誘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之地陽此疑誤或云此趙世家所謂與韓分周爲兩者事在顯王時非赧王也

王赧徙都西周

赧從成周西徙王城東徙成周十世至王

西周武公之共

太子死

徐廣曰武公惠公之長子按戰國策作東周武公

有五庶子母適立司

馬翦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爲請太子

踐反楚臣也

中井積德曰爲疑當在請下

左成曰不可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

也

左成楚臣也言以地資公子咎請爲太子周若不許是楚於周交益疏南本可周下有乃字

不如請周君孰欲

立以微告翦翦請令楚賀之以地

楚命翦適周諷周君欲立誰以微言告於翦翦令楚賀之以地周

果立咎爲太子也

左成言至此請周君三字當依策作謂周君曰四字

果立公子咎爲太子

楚令周立公子咎爲太子也

武公以下采戰國策東周策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

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

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即韓宜陽縣城也

而楚以周爲秦故將伐之

宜陽韓地秦攻而楚救之周爲韓

出兵而楚疑周為秦，因加兵伐周。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為秦之禍也。蘇代

為周說楚王，王何以道周為秦，周實不為秦也。今王賁周道為秦，言周之為秦甚周懼楚必入秦，是為禍也。何以猶言何故，以下添言字看。

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外睦於周，故當時諸侯咸謂周

秦，岡白駒曰：言之者，秦之說客也。中井積德曰：周秦間，疑脫為字。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為秦

取周之精者也。周必親於秦也，是為秦取周精妙之計。岡白駒曰：解

說也。愚按：解，解免也。卽下文絕字之意，精猶至也。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

之以疏之於秦。之楚若善周，周必疏於秦也。言當作因，或云衍字。周

絕於秦，必入於郢矣。八年蘇代說楚合周。既親周，秦必絕周親楚矣。以上至

策無此條。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

於秦。夕反，下音子夜反。史厭謂周君曰：微弱，不主盟會，寄居西周耳。王

策 厭、烏滅反、又於點反、**策** 厭作蹇、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

者、信東周也。策 徐廣曰、韓一作何、應劭曰、氏姓譜云、以何姓為韓後、策亦作韓、絕橫度也、公何不與周地、

發質使之楚。質、音竹利反、使、音所吏反、質使、令公子及重臣等往楚為質、使秦疑楚、又得不信周也、質、平敵不相負也、策、質使作重使、

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疆與周地、將以

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秦曰、韓強與

周地、令秦疑周親韓、則周不敢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此史厭說韓令與周地、

使質於楚、令秦疑楚不信周、得不假道伐韓、而猶聽命於秦、秦借以下、采東周策、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

令人謂韓王。按戰國策云、或人為周君謂魏王云者也、當依策韓作魏、曰、秦召西周君、將以

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

高誘注戰國策曰、以魏兵在河南為辭、周君不往朝秦也、楓、三、南本、使作便、策攻王之王、作魏、於下南陽、作河南、當依訂、南陽、魏邑、河南、西周王城、周君

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

南陽，今懷州也。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以上至秦召西。

周君是西周君說韓，令出兵河南謀秦也。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

周說韓王曰。為音于偽反，蓋或人為東周說韓王，令按兵無出，則周德韓矣。西周故天子之國，多

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韓按兵不出，伐東周，而東周甚媿韓之恩德也。

中井積德曰：曰故天子之國，可知今非天子之國也。按兵不出，一則可以施恩德於東周，一則可以得西周之寶。而西周之寶，必可以

盡矣。韓出兵助西周，雖不攻東周，西周媿其佐助，寶器必盡歸於韓。以上至東周與西周戰，是或人說韓令無救西周也。中井積德曰：將救而不出

兵，西周欲其速出也，故不惜重寶以賂韓也。若已出兵，則必不肯行賂也。愚按以上，采東周策古鈔，南本無以字。王赧謂成君。下注徐廣

說成君下，有脫簡。楚圍雍氏。徐廣曰：陽翟雍氏城也。戰國策曰：韓兵入西周，西周令成君辯說秦求救，當是說此事。

而脫誤也。如徐此說，自合當改而注結之，不合與楚圍雍氏連注。雍，音於恭反。括地志云：故雍城在洛州陽翟縣東北二十五里。故老云：黃帝臣雍父作杵臼，所封

也。按其地時屬韓也。雍氏，韓地，故城在今河南扶溝縣西南。凌稚隆曰：徐廣注引戰國策一段，今本所無。韓徵甲與粟於東周。

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

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

徐廣曰：今河南新城縣高都城也。高誘云：高都韓邑，今屬上黨。

也。括地志云：高都故城，一名郟都城，在洛州伊闕縣北三十五里。錢大昕曰：戰國策以為西周，張文虎曰：國策在西周，策文無東字，高都韓地。

周君

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

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驛謂韓亦有相國，然則

諸國共放秦也。相國公仲侈也。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

也。

謂楚兵弊弱也。

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

楚以韓弊示

弱。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

已止也。策善下有然字，徐乎遠曰：言既已發使，故雖善代之言而不可止。

代因言，宜與周高都也。

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

粟於周，亦已多矣。

幸甚也。

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

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

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爲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

以上至

楚圍雍氏。是蘇代爲東周說韓。令不徵甲而得高都。楚圍雍氏以下。采西周策。吳師道曰。赧王三年十五年。楚圍雍氏。此十五年事。梁玉繩曰。圍雍氏。止一役。事在赧王九年。愚按吳梁二說未確。說在秦紀。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師武。

徐廣曰。扑一作仆。戰國策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北取趙。蘭離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

又有天命。

地理志曰。西河郡有蘭離石二縣。蘭音力刃反。括地志云。離石縣。今石州所理縣也。蘭近離石。皆趙二邑。梁玉繩曰。此

語最爲可疑。策與史皆不免有誤。攷伊闕之戰。秦敗韓魏。虜韓將公孫喜。殺魏將犀武。其事固屬白起。若秦取趙離石。在顯王四十一年。取蘭。在赧王二年。皆非白起之功。其時起未出也。今又將兵出塞攻梁。鍾山鄴元注水經云。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

間。故謂之伊闕。按今謂之龍門。禹鑿以通水也。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

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

養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

支左誦右也。

按列女傳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又越絕書曰。左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嬰兒。

也。支左。屈右。謂左手張支弓。右手屈持筈也。

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

善息。

言不以其善而且停息。息止也。

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

百發盡息。

息猶奔。言并奔前善撥弓反也。鉤矢鋒屈也。

今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

蘭。離石者。公之功多矣。

楓。三。南本。公下有也。公二字。與策合。

今又將兵。出塞過

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弃。公不如稱病而無出。

以上至三十四年。是蘇厲為周說。白起無伐梁也。

以上采西周策。

四十一年。秦破華陽約。

廣曰。一作徐

厄。司馬彪云。華陽亭名。在密縣。秦昭王三十三年。秦背魏約。使客卿胡傷擊魏將芒卯。華陽破之。六國年表云。白起擊魏華陽。芒卯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是。按馬犯見秦破魏華陽約。懼周危。故謂請梁城周也。

中井積德曰。約字疑衍。

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

周。胡傷擊魏將芒卯華陽破之是馬犯見秦破魏約懼周危故謂周君請梁城周而設

詭計也。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說梁王曰秦破魏華陽

之軍去周甚近周王憂懼國破猶身之重病若死則犯必死也。中井積德曰病謂

真病死謂真死岡白駒曰此詐稱周王病也王病而強兵在鄰邑若王死則國破犯亦不
能免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謂梁王我方入鼎

於王。王當謀救援己也。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於梁而梁信馬犯矯言遂與之

卒。令守周。實以取鼎也。故下言字。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

王試出兵境以觀之。器王若不信試出師於境以觀梁王之變也秦果

出兵。又謂梁王曰。兵於境又重歸說梁王也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

而復之。後有可之時以鼎入梁也復音扶富反。重也。秦既破華陽軍。今又

出兵境上。是周國病秦久矣。犯前請卒戍周。諸侯皆心疑梁取周。後可更重請益卒守周
乎。甚作瘡為長言王病瘡矣鼎不可得也姑待可得之時岡白駒曰復如復命之

復言報入鼎之約也。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

卒爲周城，以匿事端。

梁實圖周九鼎，且外遣卒戍周和合，秦舉兵欲侵周，梁不救周，是本無善周之事，止是欲周危而取九

鼎故諸侯皆心不信，梁矣故不如匿事端使卒爲周城，既諸侯生心，不如令卒便爲築城，以隱匿疑伐周之事端，絕諸侯不信之心，梁王遂使城周，解諸侯之疑也。

中井積德曰：今王病愈，鼎不可得，秦兵又在境上，而梁卒輒罷歸，則隱謀發露，諸侯後不信梁矣。故請城之，以掩匿其事也。梁王曰：善。遂使城

周。

以上至四十二年，是馬犯說梁王爲周築城也。凌稚隆曰：詳國策，愚按今本策無此條。

四十五年，周君之秦。

客謂周取曰。

取音詞喻，反周之公子也。

公不若舉秦王之孝，因以應爲太

后養地。

徐廣曰：地理志云：應，今潁川父城縣，應鄉是也。戰國策作原，原周地。太后秦昭王母，宜太后芊氏也。括地志云：故應城，殷時應國。

在父城，按應城，此時屬周。太后秦昭王母，宜太后芊氏也。鮑彪曰：養，供養之地，湯沐邑也。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

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客謂周取曰：周君

與秦交善，是取之功也。與秦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周取，今必得勸周君之罪也。以上至四十五年，是周客說周取令周君以應入秦，得交善而歸也。以上采西周策，有秦交、

策作有秦也。中井積德曰：勸周君入秦者，別人其人獲罪，則周最之權重也。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爲王計

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

合於齊。兵弊於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勸

王攻周。秦與天下弊，則令不行矣。說秦曰：周、天子之國，雖有重器名寶

土地狹少，不足利秦國。王若攻之，乃有攻天子之聲，而令天下以攻天子之聲畏秦，使諸侯歸於齊。秦兵空弊於周，則秦不王矣。是天下欲弊秦，故勸王攻周。令秦受天下弊，而令

教命不行於諸侯矣。以上至秦攻周，是周最說秦也。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

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以秦輕易周相，故相國於是反歸周也。凌稚隆曰：策作留其行，注留不進也。此

還字恐遲字之誤。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國重相國亦未可知。秦

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變。秦

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

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徐廣曰聚一作聚，聚亦古之聚。按周聚事齊而和於齊周，故

得齊重今相國又得秦重是相國收秦周聚收齊周常不失大國之交也。

秦信周發兵

攻三晉。

三晉韓魏趙也。以上至五十八年是客說周相國令報三國之情得秦重也。

五十九年秦

取韓陽城負黍。

徐廣曰陽城有負黍聚。括地志云陽城洛州縣也。負黍亭在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周邑。左傳云鄭伐周負

黍是也。今屬韓國也。

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

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瓚曰以

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按諸說未允。關東地南北長長為從六國共居之關西地東西廣廣為橫。秦獨居之。

將天下銳師出伊

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

西周以秦取韓陽城負黍恐懼倍秦之約共諸侯連從領天下銳師從洛州南出伊闕

攻秦軍令不得通陽城。

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

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也。摎

虘反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

昭王之五

十二年。謂西周武公。西周武公與東周惠公兄弟惠公薨於顯王九年而武公存於赧王五十九年可疑此云西周君蓋武公子孫。秦受其獻

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

宋衷曰：諡曰西周武公。非也。徐以西周武公是惠公之長子，此周君即西周武

公也。蓋此時武公與王赧皆卒，故連言也。劉伯莊云：赧是慙恥之甚，輕微危弱，寄住東西，足爲慙赧，故號之曰赧。帝王世紀云：名誕，雖居天子之位，號爲諸侯之所役，逼與

家人無異，名負責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其臺曰逃責臺。周民

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愚狐。

徐廣曰：愚音憚，愚狐聚與陽人聚

相近，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閒，西周蓋武公之太子文公也。武公卒而立爲秦所遷，而東周亦不知其名號。戰國策雖有周文君，亦不知滅時定當何主。蓋周室衰

微略無紀錄，故太史公雖考衆書以卒其事，然二國代系甚不分明。括地志云：汝州外古梁城，即愚狐聚也。陽人故城，即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君地

梁亦古梁城也。在汝州梁縣西南十五里。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按愚狐陽人，傍在三城之閒。西周之亡地，與人皆入秦，而赧王成周之居自若也。故赧王得考其終，史所

謂歸西周君於周者，亦斥成周王居也。赧王已崩，周民東亡，無復守九鼎寶器者。西周公遂失其居，遷於愚狐矣。後七歲秦莊襄王滅

東西周。

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括地志云：故穀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河陰縣城，本漢

平陰縣，在洛州河陽縣東北五十里。十三州志云：在平津大河之南也。魏文帝改曰河陰。陳仁錫曰：西字衍，洞本無。愚按：西周已滅於赧王五十九年，是歲東周復滅，故下

文云、東西周皆入于秦、

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王八百六十七年、
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

也、日食盡曰既、言周祚盡滅、無主祭祀、
爭、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統、十五年、海內咸歸於漢矣、
侯謀伐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然則莊襄王滅東周時、未絕其祀也、至始皇除封建爲郡縣、前代賜周陽人地當復入于秦矣、此云不祀、終言之也、徐孚遠曰、平王東遷曰以奉周祀、紀末以周既不祀終焉、贊語復封周後、蓋自相應以明漢家繼絕也、王翳曰、周既不祀下、當有缺文、不應如索隱說、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

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

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

徐廣

曰、一作社、
可解當是于字之誤、史公蓋引書序、愚按我字自周公立言、史公采書序意、不襲其文、
白駒曰、事見
于魯世家、

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秦山、東巡狩

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

瑣曰

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勤朝，子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爲後，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爲後，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括地志云：周承休城，一名梁雀塢，在汝州梁縣東北二十里，帝王世紀云：漢武帝元鼎四年，東巡河洛，思周德，乃封姬嘉三千戶，地方三十里，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元帝初元五年，嘉孫延年，進爵爲承休侯，在此城也。平帝元始四年，進爲鄭公。光武建武十三年，封於觀，爲衛公。顏師古云：子南，其封邑之號，爲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按自嘉以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瓚言子南爲氏，恐非。通鑑注：據恩澤侯表，周子南君食邑於潁川長社，越按：周表，其舊國，子美稱南，以其在河南也，君亦美稱，非邑，非姓氏，亦與衛子孫不相涉。比列侯。

以奉其先祭祀。

徐廣曰：自周亡乙巳，至元鼎四年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漢之九十四年也。漢武元鼎四年封周後也。

述贊：后稷居郃，太王作周，丹開雀錄，火降烏流，三分既有，八百不謀，蒼兕誓衆，白魚入舟，太師抱樂，箕子拘囚，成康之日，政簡刑措，南巡不還，西服莫附，共和之後，王室多故，壓弧興謠，龍絜作蠹，頽帶挂禍，實傾周祚。

周本紀第四

史記四

史記會注考證卷五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秦本紀第五

史記五

秦雖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豈以諸侯之邦、而與五帝三王同稱本紀、斯必不可、可降爲秦世家、

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歸有光曰：秦本紀與始皇本紀當為一，如周紀始，后稷也，以簡帙多，始皇自為紀，何焯曰：莊襄之世，秦已取周固，繼周而王矣。然六國未亡，則存封建之遺制也，至始皇并吞而盡有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於是三代規模一變，是始皇本紀所以離而為二也，方苞曰：秦紀多夸語，其世系事蹟詳於列國，而於他書無徵，蓋史之舊也，愚按六國年表序云：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又云：秦記不載日月，其文略未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蓋此紀以秦記為經，以左傳國語國策為緯，比諸吳齊魯晉諸世家，其事大備者為此也。

秦之先，帝顛頊之苗裔。

孫號高陽氏，黃帝之

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

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

父不著而秦趙以母族而祖顛頊，非生人之義也。

也。按左傳，鄰國少昊之後，而嬴姓蓋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氏。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業是皋陶。維騏曰：古人郊禱祈嗣，以玄鳥至日為候，祈而適孕，乃生大業耳。洪亮吉曰：此乃因簡狄事附會，不足信。愚按：伯益非皋陶子，正義誤。

大業取少典

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

反為得此，則秦趙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

書謂之伯益，系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無疑，而陳杞系家，即敘伯翳與伯益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邪，抑亦謬誤爾。俞樾曰：

顓頊爲黃帝之孫，女脩既爲顓頊苗裔，則去黃帝遠矣。況大業又其子乎？而少典黃帝之父也。女華爲少典之子，則與黃帝兄弟也。而謂大業得娶之子以五帝紀及秦紀參觀，其謬殊甚。趙翼曰：史記伯益佐禹，而秦本紀秦之先大業娶女華生大業，大業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栢翳，而不言伯益，是以後人皆以栢翳伯益爲二人。然使佐大禹平水土者，別有栢翳一人，則尙書載之，當與稷契皋陶同列，乃尙書所載，有伯益無栢翳，而伯益爲虞，其職若上下草木鳥獸，與史記所云馴鳥獸者，適相磨合，則史記平水土馴鳥獸之栢翳，卽尙書若上下草木鳥獸之伯益無疑。惟史記之大費不見於尙書，胡應麟據汲冢書有費侯伯益之語，則大費則伯益之封國，史記既云大費卽栢翳，而伯益實封於費，可見栢翳卽伯益也。又按國語：臧伯翳之後也。韋昭注：卽伯益也。漢書地理志又曰：秦之先爲伯益，佐禹治水，爲舜虞官，則栢翳伯益之爲一人，尤明白可證。蓋翳與益聲相近之訛也。梁氏志疑亦以伯翳爲伯益，其說更詳。愚按：古重氏族，託名聖賢，以華其所自出者，不獨嬴秦其爲顓頊之裔，旣已不可知，伯益栢翳異同，不問而可也。

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

功成也。然其事亦當有所出。

爾後嗣將大出。

孫也。故左傳亦云：晉公子姬出也。中井

積德曰出，猶興也。

乃妻之姚姓之玉女。

姓之女也。徐廣曰：皇甫謐云：賜之女玉妻以姚

之文鄭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愚按乃妻之以下記事之文。玉字疑衍。集解賜之玄玉。上文錫玄玉。集解誤併於此。說詳于李笠訂補。

大費拜受佐

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

字承賜卓游。二

舜賜姓嬴

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

以仲衍鳥身人言。故為鳥俗氏。俗一作浴。若木以王父字為費氏也。李笠曰。周本紀。壓弧箕服。亦當與此同義。詩。頍弁。實維何。鄭箋。實猶是也。楚詞。抽思實沛。祖兮。

王注實猶是也。

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

費仲即昌之後

也。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

玄孫曰孟戲。中衍。

舊解以孟戲中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名也。

鳥身人言。

身體是

鳥。而能人言。又云。口及手足似鳥也。南本言作首。梁玉繩曰。鳥身上似脫。仲衍二字。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

遂致使御。而妻之。

左右二字。三。南本。吉下有

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

遂世有功。

謂費昌及仲衍。御覽引無遂字。正義費昌及三字。可削。

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

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曰湏一作滑

正義中音仲。湏音決。宋衷注世本云仲滑生飛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秋曰手裂虎兕蜚廉善

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

廉為紂石北方。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尚得其說徐雖引

之而竟不云是脫何字專質之甚也。為于僞反。劉伯莊云霍太山紂都之北也。霍太山在晉州霍邑縣按在衛州朝歌之西方也。石當作使梁玉繩曰水經汾水注

述此事云飛廉先為紂使北方御覽引史記亦曰時飛廉為紂使北方傳寫誤使為石洪頤煊沈濤姚範張文虎說同。還無所報。為壇霍

太山而報。地理志霍太山在河東瑋縣得石棺。紂既崩無所歸報故為壇就霍

廉築土為壇偶土中得石棺石棺與紂不涉。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

發武王名也言不與周武之難耳愚按孟子云驅飛廉於海隅戮之與此異。死。遂葬

於霍太山。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蓋非實譙周深所不

信 蜚廉復有子曰季勝。正義音升。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

王。是為宅皋狼。正義地理志云：西河郡皋狼縣也。按孟增居皋狼而生衡父。皋狼生

衡父。衡父生造父。考地理志皋上。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

溫驥。亦作盜。鄒誕生本。作驥。音陶。劉氏音義云：盜驥，驥也。驥，淺黃色。八駿既因色。

為名。驥，為得之也。考南本重穆王二字。溫當從一本。作盜。世驥，驥也。驥，淺黃色。八駿既因色。

家及穆天子傳列子周穆王後漢東夷傳李賢注可證。盜乃淺青色。驥，驥也。驥，淺黃色。八駿既因色。

華而赤，今名馬驪赤。驪耳之駟。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驥馬。是生驪耳。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為名號。駟案穆天

子傳穆王有八駿之乘。此紀不具者也。按穆王傳曰：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騂驪踰踰驂耳山子。按穆王傳曰：西巡狩，樂而忘歸。

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春秋云：前涼張駿酒泉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丘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按肅州在京西北二千九百六十里，即小崑崙也。非河源出處者。徐偃王作

亂。地理志曰：臨淮有徐縣。云故徐國。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駟謂號偃由。此，地理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

人有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洲，獨孤母有犬，鵲蒼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乃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宮人聞之，更取養之。及長，襲爲徐君。後鵲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化爲黃龍也。鵲蒼或名后蒼。括地志又云：徐城在越州鄞縣東南入海二百里。夏侯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傳云：昔周穆王巡狩諸侯，共尊偃王。穆王聞之，令造父御乘驪，褒之馬，日行千里，自還討之。或云：命楚王帥師伐之，偃王乃於此處立城以終。

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

里，以救亂。

周衛豈得救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竝言此事非實。按年表，穆王元年

去，楚文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矣。韓非子五蠹篇云：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淮南子人間訓所云略同。據此則滅徐者楚文王，非周穆王也。而此紀及趙世家云：徐偃王作亂，造父御，周穆王攻徐破之。楚世家亦不載文王伐徐事。至後漢東夷傳則云：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騾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於是周穆王造父三人，悉與徐偃事。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亦本此爲說。崔述曰：前乎穆王者，有魯公之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竝興，後乎穆王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驚徐方，徐方來庭。則是徐本戎也。與淮夷相倚爲邊患，叛服不常，其來久矣。非能行仁義以服諸侯，亦非因穆王遠遊而始爲亂也。且楚文王立於周莊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五十餘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與之共伐徐乎？故張氏史記正義言此事非實矣。蓋穆王本巡遊無度者，故傳

稱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後世稱造父者，欲神其技，因取偃王之事附會之，以見其有救亂之功，稱偃王者，欲表其美，因又取穆王之事附會，以為能行仁義而諸侯歸之。耳初未暇計其乖舛於事理，刺謬於經傳也。韓子之文，雖出於酬應，不得已而作，然采邪說以惑後世，亦非大賢所宜為也。愚按崔說極確，繆王以趙城

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

括地志云：徐廣曰：趙城在河東永安縣。今晉州趙城縣是本彘縣地。

後改曰永安，即造父之邑也。今山西平陽趙城縣西南。

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

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蚤死。

惡來革者，豈即惡來

耶，但不宜復曰蜚廉子，既為武王誅死，又不宜曰早死。

有子曰女防。女防生芴皋。芴皋生太几。

太几生大駱。

引此女防作女妨，人表同。

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

皆蒙趙城，姓趙氏。

曰：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漢書武五子傳曰：趙氏無炊火

焉。楚世家：淮南子人間：秦族二訓，稱始皇為趙政。

非子居犬丘。

云：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在雍州

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扶風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也。

好馬及畜，善養息之。

好，火

到反畜許救反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

蕃息。

正義汧音牽言於二水之間在隴州以東。

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

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

戎胥軒妻。生中湏。

正義申侯之先娶於酈山胥軒仲衍曾孫也。考酈山者之女中井積德曰酈山蓋先

名號。

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

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

正義重直

龍反言申駱重婚西戎皆從所以得為王王即孝王

考酈山者之女中井積德曰酈山蓋先

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

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

正義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州清水縣本

名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周太史儋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故天子邑之秦

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

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

駱古鈔南本駱上有大字

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

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

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卽位。

徐廣曰，秦仲之十八年也。

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

二十三年死於戎。

毛詩序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也。

有子五人。其長者曰

莊公。

梁玉繩曰，襄公始爲諸侯，襄公之先，不過大夫而已。稱莊公者，詩秦侯譜疏云，蓋追諡之，理或然也。或曰，承非子之初封，僭稱爲公，猶非子之稱秦侯。

耳。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

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

注水經云，秦莊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與大駱犬丘之地，爲西垂大夫。括地志云，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漢隴西郡縣是也。復予以下十六字，一氣讀，言賜以秦

仲舊封，及大駱所有犬丘之地，使并有之也。

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

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

讓其弟襄公。

考錢大昕曰：據此則周未東遷之日，戎已僭王號，如徐偃王、楚句亶王、鄂王、越章王之類，其後有亳王、義渠王、獮王，皆戎種。愚按：戎

王之王，猶言長。襄公為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

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

考張文虎曰：宋本無元年三字。凌稚隆曰：周無豐王，闕本作幽王。

蓋幽豐字相近，而又適其時，作幽似矣。然幽王妻申后，何以有繆嬴？周廣業曰：豐王疑是戎王之號，荐居岐豐，因稱豐王，與亳王一例，非幽王也。上下文周厲王、周宣王、周幽王、周

平王皆連周字，知是必非幽王。秦襄以女弟妻戎王，鄭武公妻胡之計耳。愚按後說是。襄公二年，

在隴州汧源縣東南三里。

帝王世紀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戎圍犬丘。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

考梁玉繩

曰：世父二字衍。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

子為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

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涉

雒邑。

正義周平王徙居王城，卽雒邑。語云：我卜澗水東瀛水西者也。

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

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

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

使聘享之禮。乃用騶駒。

集解徐廣曰：赤馬黑髦曰騶。

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

西時。

集解徐廣曰：年表云：立西時祠白帝。秦襄公始列爲諸侯，自以居西時，西時縣名，故作西時祠白帝。時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亦音市，謂爲壇以祭

天也。**考證**梁玉繩曰：按年表及封禪書，各三當作各一。上帝當作白帝。愚按六國表序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與此紀合，則不改作白帝。但五行五帝

之說，始盛於戰國。春秋之前，未之有也。秦之西時，邠時密時，亦止爲壇祭神，猶中土諸侯祭社稷耳。其曰祠上帝祠白帝，黃帝者，蓋後來附會之說，何必問其異同。十二

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

正義卽上三西縣是也。

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

考證岡白駒曰：曰會，二水之所會同。

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

東獵 括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秦紀云：秦文公，即營邑之。十

年，初爲郿時。

郿時 故封禪書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史敦

以爲神，故立時也。**括地志**云：三時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封禪書云：秦文公作郿時，襄公作西時，靈公作吳陽上時，竝此原上，因名也。用三牢。十

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

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孔穎**

達曰：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

於河，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梁玉繩曰：終南隔渭相望，詩人起興，不

必定是時得岐東。秦地至河在晉，惠公獻地後，乃穆公創霸，時事左傳及本紀甚明，不得言襄公救周，即得之矣。至獻岐東之說，或

者，秦獻之，而周不能，有遂仍入于秦乎？**十九年，得陳寶。** **志**云：文公獲若石云

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又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神會，祭于此者也。蘇林云：質如石似肝，云語辭。

括地志云：寶雞神，在岐州陳倉縣東二十里，故陳倉城中，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媚，常在地中，食死人

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謂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上陳倉，北阪爲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

二十一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余有丁曰：

秦法自來慘刻，蓋夷狄之故俗也。黃淳耀曰：三族之罪，始於秦文公，而商鞅因之。漢祖名爲除秦苛政，然始定天下，卽族信越，文帝甫除收擊，相坐律令，旋族新垣平，是後武帝數興大獄，而秦法遂終漢世不變，吾故謂漢非雜霸也，雜秦耳。嗚呼！秦之遺孽，毒甚矣哉！

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

特。

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

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皆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按今俗畫青牛障，是也。

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諡爲靜公。

廣曰：文公

之四十四年，魯隱之元年，古鈔本，靜作靜，俞樾曰：太子而爵之以公，非禮也。當時諸侯所未有也。下文又云：哀公卒，太子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爲惠公。愚按：恐是

秦史，靜公之長子爲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

山。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葬於西山，在今隴西之西縣。考楓三南本，西上有岐字。蟬公子立，是爲寧公。集解徐廣

曰：一作曼。考梁玉繩曰：始皇紀末秦記，寧公作憲公，漢人表同，即索隱於秦記引秦本紀亦作憲公，則寧字以形近致譌，此與年表並當改爲憲公。張文虎曰：詩秦風疏，水經

注，冊府元龜引史皆作寧公，則作寧之本已久。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郗之平陽亭，寧公則作寧之本已久。

都平陽，按岐山縣有陽平鄉，鄉內有平陽聚，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四十六里，秦寧公徙都之處。遣兵伐蕩社。集解徐廣曰：蕩音

湯，社一作杜。集解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集解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蕩陵，又有湯臺，在始平

縣西北八里，按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矣。考梁玉繩曰：蕩即湯古字通，西戎亳王號湯，湯在杜縣，後人以杜字注其下，混入正文，又譌爲社。三年，與亳

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集解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四年，魯公子翬弑其

君隱公。正義左傳隱十一年，考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

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集解括地志云：秦寧公墓在岐州陳倉縣西北三十七里，秦陵山帝王世紀云：秦寧公葬西山大麓，故

號秦陵山也。按文公亦葬西山，蓋秦陵山也。考楓三南本，西上有岐字。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爲太子，武公

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

正義德公母號魯姬子。考林伯桐曰：武公弟德公同母為句魯姬子生出子為句。

謂兩公與出子不同母也。正義乃以魯姬子為德公母恐未必然。愚按楓三本魯魯作曾。

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

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

正義壘音力追反。考岡白駒曰：大庶長威壘官名弗忌三父人名。出子六

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

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

正義戲音許宜反戎號也。蓋

同州彭衙故城是也。

至于華山下。

正義即華嶽之下也。

居平陽封宮。

正義宮名在岐州平陽城內也。三

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

考凌稚隆曰：夷三族與上初有三族之罪相呼應。

鄭高渠昧殺其君昭公。

正義春秋魯桓公十七年左傳作高渠彌也。

十年伐邾冀戎初

縣之。

正義地理志隴西有上邽縣應劭曰：即邽戎邑也。冀縣屬天水郡。考姚鼎曰：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

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制。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

不同於周，不曰都鄙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尚無郡名。十一年，初縣杜、鄭。鄭縣也。地理志：京兆有鄭縣，杜

城在雍州長安縣東南九里，古杜伯國。華州鄭縣也。毛詩譜云：鄭國者，減小虢。班固

周畿內之地，宣王封其弟於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按秦得皆縣之。減小虢。班固

曰：西虢在雍州，西虢音古伯反，括地志云：故虢城在岐州陳倉縣東四十里，次西十

餘里，又有城亦名虢城，與地志云：此虢文王母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按此虢滅時，陝州

之虢猶謂之小虢，又云：小虢，羌之別種。洪亮吉曰：西虢不滅於秦，輿地志誤。正義謂是羌之別種較是。十二年，齊人管至父連

稱等，殺其君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武公十二年事，與年表同，與此異。

晉滅霍、魏、耿。梁文耳，又傳曰：賜畢萬魏，賜趙夙耿。杜預注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

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三國皆姬姓。括地志云：霍，晉州霍邑縣，又春秋時霍伯

國，章昭云：霍，姬姓也，括地志云：故耿城，今名耿倉城，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故耿國

也。都城記云：耿，嬴姓國也。括地志云：晉世家：獻公之十六年，滅霍。魏耿年表：是

年為秦成之三年，此作武公十三年，相隔二十四年。張文虎曰：當錯簡。錢泰吉曰：據索隱，則史本無魏字，正義但釋霍耿，則所見本亦同。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齊桓公。雍於

秦本紀第五

一七

後人依左傳改之也。正義曰：雍林邑人，此正釋雍林人三字也。正義姓名二字，此亦後人所加。齊音爲疆國。十九年，晉曲沃

始爲晉侯。

晉穆侯少子成師居曲沃，號曲沃桓叔。至武公稱滅晉侯，緡始爲晉君也。

齊

桓公伯於鄆。

伯音霸，莊十五年左傳。

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

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

陽。

即雍平陽也。平陽時屬雍，並在岐州解在上也。

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

鄭宮。

徐廣曰：今縣在扶風。括地志云：岐州雍縣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大鄭宮城也。

以犧三百牢祠鄆時。

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

卜居雍之後，國益廣大。後代子孫得東飲馬於龍門之河。封禪書索隱曰：百當

作白。秦君西祀少昊，牲尚白。祭郊本特性，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徐孚遠曰：吳子徵會百牢，秦人僭侈，未必臻特性之禮。百字不爲誤也。愚按：秦列諸侯，歷年未久，其志雖大，亦不過欲飲馬於河耳。何至僭擬天子。況以三百牢祭神，三代所無。百字蓋衍文。襄公祠西時，用駢駒、黃牛、羝、羊各一文。公祠鄆時，用三百牢，既見上文。申井積德曰：子孫飲河，是卜占之辭。愚按：是伏後段。

梁伯芮伯來朝。

梁，嬴姓。芮，姬姓。梁國在馮翊夏陽。芮國在馮翊臨晉。括地志云：南芮，夏陽故

城在同州朝邑縣南三十里，又有北芮城，皆古芮伯國。鄭玄云：周同姓之國，在畿內，為王卿士者。左傳云：桓公三年，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故逐之，出居魏。今按州芮城縣界有芮國城，蓋是殷末虞芮爭田之芮國是也。梁嬴姓，倍六年左傳，邵芮曰：梁近秦而幸焉，是其十九年亡秦得其地以為邑，曰少梁。文十一年，晉人取少梁，即梁。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東二十二里，有少梁城，芮姬姓，今同州府朝邑縣有芮故城。一、年初伏，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孟康曰：六月伏日初

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

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以狗禦蠱。徐廣

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蠱者，熱毒惡氣，為傷害人，故磔狗以禦之。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按磔，禳也。狗，陽畜也，以狗張磔於郭四門，禳卻熱毒氣

也。左傳云：皿蟲為蠱，願野王云：穀久積變為飛蠱也。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

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宣公元年，衛

燕伐周。衛，惠公都，即今衛州也。燕，南燕也。周，天王也。括地志云：滑州故城，古南燕國，應劭云：南燕，姑姓之國，黃帝之後。出惠王，立

王子穧。莊公十九年左傳，即秦惠公二年事。三年，鄭伯號叔。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亦鄭之制。

邑漢之成臬，即周穆王虎牢城，左傳云宮之奇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殺子積而入惠王。考莊廿一年左傳即惠公四年事。四

年，作密時。

括地志云：漢有五時，在岐州雍縣南，則邠時。吳陽上時下時，密時北時。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邠，衍作時，郊祭白帝。

曰邠時。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祠炎帝。漢高帝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時是也。與晉戰

河陽，勝之。

河陽之戰，春秋傳晉世家年表皆不載。

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

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

括地志云：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少梁故城，古

少梁國，都城記云：梁伯國，嬴姓之，齊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志云：孤竹故

城，在平州盧龍縣十二里。殷時諸侯竹國也。莊三十一年春秋經：齊人伐山戎，國語齊語：桓公北伐山戎，斬孤竹。成公立四年卒。子

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

秦自宣公已上，皆史失其名，今按系本古史考得繆公名任好。古鈔：楓南本子上有生字。

繆公名任好，見下文。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劉伯莊又見文六年左傳。云：茅津，戎號也。

括地志云：茅津及茅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注水經云：茅亭茅戎號。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

其歲齊桓公伐楚至邵陵。

年春秋經傳

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

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

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

南本宋本無以璧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

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安得被執為媵之事被執為媵者虞大夫井伯也史誤合為一人故于晉世家連書井伯百里奚而于此紀以百里奚

替井百里奚亡秦走宛。

地理志南陽有宛縣

楚鄙人執之繆公

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

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

梁玉繩曰後漢書

文選注引韓詩外傳論衡並言秦大夫禽息薦百里奚當是也此言繆公贖于楚呂氏春秋慎人篇言公孫枝以五羊皮買之而獻諸穆公說苑臣術篇言買人買以五羖羊皮使

將鹽車與萬章自鬻秦皆好事者為之言人人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

十餘本於孟子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

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殺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餽人。蹇叔收臣。徐廣

曰餽一作銓。銓音珍栗反。銓地名。在沛縣。楓三。南本常作嘗。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

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積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積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畱。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

曲也。服虔曰。河曲。晉地。杜預曰。河曲在蒲阪南。一作西。駟按公羊傳曰。河千里而一。

按河曲在華陰縣界也。梁玉繩曰。春秋。河曲之戰。在魯文十二年。乃秦康公時事。下文書之。秋。穆公以下十一字衍文。晉驪姬作亂。

太子申生死新城。

正義韋昭云，曲沃，新為太子城，括地志云，絳州曲沃縣有曲沃故城，土人以為晉曲沃新城。

重耳夷

吾出犇。

正義重耳奔翟，夷吾奔少梁也。正義倍四年左傳，十二年戊申，縊於新城，即穆公四年事，此書于五年，蓋依春秋經。

九年，齊桓

公會諸侯於葵丘。

正義括地志云，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一百五十步，郭內即桓公會處，又青州臨淄縣有葵丘，即傳連稱管至

父所成處，晉獻公卒。

正義九年以下，倍九年春秋經傳。

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

齊，荀息立卓子。

正義徐廣曰，一作倬。

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

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

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

正義謂同華等州地。正義左傳國語無百里奚送夷吾事，河西八城

正義作河外，列城五。

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

正義古鈔本，城作地，南本無城字。

丕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

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芮之計也。願君以利

急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卻。呂卻等疑丕鄭有閒，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

正義調音徒聊反言能誅大

臣丕鄭云是夷吾於百姓調和也。劉伯莊音徒弔反。按調選也。邪臣誅忠臣用是夷吾能調選兩通也。不聽而陰用

豹。正義立驪姬以下見僖九年十年左傳國語晉語小異徐孚遠曰丕鄭已死是晉無內應晉未可以問也故穆公益厚晉以驕之。十二年齊

管仲隰朋死。正義南本十二作十三據齊世家及年表管仲隰朋死於秦穆十五年。晉旱來請粟。丕豹說

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正義服虔曰秦大夫公孫子桑。支

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

自雍相望至絳。

賈逵曰：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也。梁玉繩曰：晉早失書十三年，愚按南本車轉上有以字，晉早以下，采國語晉

語，倍十三年左傳，以百里奚言為穆公自謂。

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虢射

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

射，音石也。梁玉繩曰：晉世家亦云，惠公用虢射

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伐之，攷內外傳，晉但不與粟而已，未嘗有因饑伐秦之事，公之伐晉為其三施無報，豈因晉來攻而秦擊之乎？且未嘗使丕豹將也，且秦饑請粟，在十四年冬，

戰于韓原，在十五年九月，寧有兵閔四時而始交戰者，此及世家皆誤。

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

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

左傳云：倍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十六國春秋云：魏顆夢父結草抗秦，將杜回亦在韓原。 晉君

弃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

驚，音致，又敕利反。國語云：晉師潰，戎馬還溇而止，韋昭云：溇，深泥也。 驚疑

當作

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

繆公，繆公傷。

事詳倍十五年左傳，國語晉語少異。

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

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

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

括地志云：野人塢在岐州雍縣東北二十里，按野

人盜馬食處因名焉。

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

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

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竊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

於是

岐下以下采呂氏春秋愛土篇

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

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

梁玉繩曰：內外傳秦有殺惠公之

議而無祀上帝之語，此與晉世家並非，徐孚遠曰：左傳無周請晉君之文，初獲晉君亦未能遽及，當是穆姬力也。

夷吾姊亦爲繆公夫

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

楓三

南本，跣下有行字，救作教，義長。

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

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

賈逵曰：諸侯，雍饋七牢，牛一、羊一、

豕一，爲一牢也。

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爲質

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

晉河西八城入秦，秦東境至河，卽龍門

河也。晉君夷吾，姊以下，采倍十五年左傳國語晉語，但天子爲請四字。二書無之。中井積德曰：據左傳，穆公以其女妻子圉也。宗字恐謬。梁玉繩同。

十八年，

齊桓公卒。

倍十八年春秋經，齊侯小白卒，秦穆十七年事。

二十一年，秦滅梁芮。

梁芮國皆在同州。

秦得其地，又滅二國之君。館本考證云：倍十九年左傳，秦取梁，年表亦載入秦穆十九年。愚按春秋經傳不記秦滅芮之事。

二十二年，晉公

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卽君百

歲後，秦必畱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

子圉母，梁伯之女也。

楓三南本，他作也，無子

字。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圉

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

南本，重

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懷公。

考二十三年以下，采倍二

十三年二十四年左傳國語晉語李笠曰是爲懷公四字疑在子圉立爲君之下與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語相似後人誤移於此而衍子圉二字耳愚按子圉未定爲君故附記說號於後耳非錯簡也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

王居于汜邑也。

倍廿四年左傳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繆公將兵助晉文

公入襄王，殺王弟帶。

梁玉繩曰倍廿五年左傳云晉侯辭秦師而下晉語云秦將納之則失周矣是秦未嘗助晉納王也晉

世家與左傳合此誤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

衛地也今濮州倍二十八年春秋經

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

左傳云倍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杜預云文公過鄭鄭不禮之

鄭

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疆

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李笠曰：上而字與則同。三十二

年冬，晉文公卒。二年春秋經傳。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

門，鄭可襲也。夫杞子而此與晉世家以為鄭人，何也。繆公問蹇叔百里

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

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

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

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本日上重行字。繆公聞怒曰：孤

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孟子：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張文虎

曰：御覽引聞下有而字，沮，止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與音預。臣

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

殺阬矣。

音胡交反阬音厄春秋云魯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括地志云三殺山又名嶽岑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即古之殺

道也。考之左傳其諫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獨蹇叔而已故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

勤民穆公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嘗有百里奚預其間哉而司馬遷記此以為二老同辭不知其何據也左氏云公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又云蹇叔之子與師蹇

叔謂孟子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人也哭送其子曰吾收爾骨焉蓋孟明輩自為將帥而蹇叔之子則士卒之屬也此亦不相涉而遷以孟明為百里奚子西乞白乙為蹇

叔子又何耶梁玉繩曰史公敘襲鄆之事依公殺故與左傳異然公殺但云二老哭送其子而已未嘗謂三帥即其子也厥曾叔曰遲之言比也高祖紀黎明索隱黎猶比也謂比

至天明也漢書作遲遲與黎相近故義亦相通遲明即比明知遲還即比還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

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

左傳云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

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杜預云王城北門也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也李筌曰更過也漢書張騫傳欲通使道必更

匈奴中司馬相如傳丹水更其南兵至滑。滑為八反括地志云緱氏故城在洛州緱氏縣東二十五里滑伯國也

義同愚按楓三南本無北門二字。姓昭云姬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

鄭解弦高人姓名

麥卦反。賈音古。左傳作商人也。陽張文虎曰。販賣二字疑衍。見秦兵恐死虜。中井積德曰。據左傳。弦高所贈十二牛耳。其所齎蓋不止於此。

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

二勞軍士。陽恐死虜。非事實。淮南子云。弦高謂。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秦三將軍相謂

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陽梁玉

繩曰。穀梁傳曰。滑國也。考春秋莊十六年。滑伯始見于經。至此卽爲秦所滅。故經書秦人入滑。愚按。楓本滅上有遂字。當是時。晉文公喪

尙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

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

歸。文公夫人秦女也。陽服虔曰。繆公女。南本文公上有晉字。爲秦三囚將請曰。

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

烹之。陽南本。三人上無此字。程一枝曰。繆公未卒。不宜以證稱。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

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侯，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

傳用下無百里侯三字，說見前，雪音刷洗也。

三十四年，楚太子

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

年春秋經傳

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

將兵伐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引兵歸。

杜預曰：馮翊郿陽縣西北有衙城。括地志云：彭

衙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即穆公三十五年事。年表同，此差一年。

戎王使由余

於秦。

戎人姓名。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

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

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

罷音皮

上下交爭怨，而

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

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考論司馬光曰：是特老莊之徒，設為此言以詆先王之法。太史公遂以為實而載之，過矣。愚按韓非子十過

篇云：穆公問由余以古之人主得國失國之故，由余對曰：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云云。韓詩外傳第九說苑反質篇所記略同，皆與此紀異。於是繆公退

而問內史廖曰。

集解漢書百官表曰：內史，周官也。考論外傳作內史王繆。

孤聞鄰國有聖人，敵

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

考論楓三，南本無賢字。

內史廖

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為

由余請以疏其閒，留而莫遺，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

徐廣曰：奪一，作徇。楓、三、南。

本虜 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

按牀在穆，公左右相連而坐。

謂之曲席也。中井積德曰：席一縱一橫，相連如矩，謂曲席。當時未設床，李笠曰：折席而坐，令近己也。傳食而食，則推食食我之意。 問其地形與

其兵勢。盡營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

形。

正

韓安國云：秦穆公都地方三百里，并國十四，辟地千里，隴西北地都是也。繆公退以下本于韓非子十過篇，又見呂氏春秋壅塞不苟篇，韓詩外傳九。

說苑反質篇：漢書藝文志：雜家有由余三篇。張文虎曰：正義韓安國云二十八字，見漢書韓安國傳原脫安字，今補案所引與伐戎全不相涉，疑當注後文開地千里下錯簡在此。 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

晉人取王官及鄙，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

徐廣曰、

左傳部作郊，駟案服虔曰皆晉地，不能有。鄙，音郊。左傳作郊，杜預云書取言易也。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

郊故城，又有西郊古城。左傳云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也。括地志云蒲州猗氏縣南二里。又有王官故城，亦秦伯取者。上文云秦地東至河，蓋猗氏王官是也。

楓三南本孟明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大陽徐廣曰茅津在

下有視字船上有晉字封殺中尸。賈逵曰封識之左傳云秦伯伐

渡河也括地志云茅津在陝州河北縣大陽縣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

還杜預云封埋藏也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番音婆

頭貌言髮白而更黃故云黃髮番番以申思謂蹇叔百里奚也以

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

書秦誓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輔還歸作秦誓與此異梁玉繩曰秦誓書序謂敗輔還歸而作先儒多從之而史公繫于封殺尸之後通鑑前編因以為說攷

古質疑謂史誤，四書釋地又續云：王伯厚亦莫能折衷，但云二書各不同，以左傳考之，當作于僖三十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日，不作文三年夏封殺尸，將霸西戎之時。蓋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詞哉？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

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服虔曰：周備也。考繆君子聞之以下，文三年左傳，但無皆為垂涕數字。王若虛曰：按左氏曰：君

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至于孟明子桑皆有贊美之詞，凡左氏所謂君子者，蓋假之為褒貶之主，而非指乎當時之士也。安有所謂聞之垂涕者哉？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

戎。

考繆韓非子十過篇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文三年左傳遂霸西戎，史李斯傳十二作二十，未知孰是。

天子使召公過賀繆

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

皇覽曰：秦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廟記云：橐泉宮秦

孝公造，祈年觀德公起，蓋在雍州城內，括地志云：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

子輿氏二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

毛萇云：良善也。三

善臣也。左傳云：子車氏之三子，杜預云：子車，秦大夫也。行，音胡郎反；鍼，音其廉反。應劭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

死黃鳥詩所為作也杜預云以人葬為殉也括地志云三良家在岐州雍縣一里故城內考張文虎曰詩秦風黃鳥疏引百七十七人作百七十人與年表合秦人

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考詩黃鳥序云黃鳥哀三君子曰秦繆

公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

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

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考三十

九年以下文六年左傳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蓋以秦記補顧炎武曰秦至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左氏此言不驗史公何以并錄之乎繆

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罃代立是為康公康公元年往歲繆公

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正義雍母秦女故言秦出也

考論洪亮吉曰案左傳公子雍母曰杜祁則非秦出可知遷誤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正義韋昭

云晉正卿士蔦之孫成伯之子季武子也食采於隨范故曰隨會或曰范會季范子字也秦以兵送至令狐正義杜預曰在河東正義

令音零括地志云令狐故城在蒲州猗氏縣界十五里也 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

來奔。往歲以下采 二年、秦伐晉取武城、報令狐之役。括地

志云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華州郃縣東北十三里也 四年、晉伐秦取少梁。

又取之 前入秦、後歸晉、今秦 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大敗晉

軍。服虔曰羈馬晉邑也 文十二年左傳、梁玉繩曰左傳云、 晉人患

隨會在秦為亂、乃使魏雝餘詳反、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

晉。服虔曰魏雝餘晉之魏邑大夫 雝、音受、又作驩、音同、詳音羊、

雝餘作壽餘、梁玉繩曰壽雝古通用 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公又竝失名 十代至靈

公春秋名稱年表 共公二年、晉趙穿弑其君靈公。二年左傳 三年、楚

莊王彊、北兵至雒、問周鼎。三年左傳 共公立、五年卒。本考證云

春秋宣四年秦伯稻卒則共公立四年非五年矣梁玉繩曰子桓公立桓公三年表及秦記並作五年史誤以秦桓元年為共公五年爾

年晉敗我一將。

考梁玉繩曰案晉世家作虜秦將赤攷年表書獲謀即左傳宣八年殺秦謀之事也索隱云赤即斥謂斥候之人彼謀即

此赤也然既稱為謀不得號曰將欲稱為將不得復曰赤豈秦將名赤者詐為細作而被晉獲之歟史必別有所據故紀表世家所書各異蓋互見耳 十年楚

莊王服鄭北敗晉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為會盟合諸侯

考宣十二年春秋經傳梁玉繩曰十年乃七年之譌 二十四年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

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二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

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考成十一年十三年左傳桓公立二十七年卒。

四年春秋經子景公立。考徐廣曰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梁玉繩曰景公已下名又錯亂始皇本紀作哀公

之一年以益共公故作二十七其實二十八年也紀表俱誤桓景之名春秋史記皆失書集解索隱皆引世本謂景公名后字伯車則誤甚攷左傳景公母弟鍼字伯車又字后子安得移作景公名又景公索隱引始皇紀作哀公而始皇紀無哀公之文況秦景公四別自有哀公乎蓋秦記誤稱景公為僖公小司馬欲兩存之復誤以僖作哀爾

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

考證成十八年經傳。

十五年，救鄭，敗晉兵於櫟。

櫟，杜預曰，晉地也。正義

櫟，音歷，括地志云，洛州陽翟縣古櫟邑也。考證

襄十一年左傳。是時晉悼公爲盟主。十八

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

遂渡涇，至棫林而還。

集解徐廣曰，棫，音域，駟案杜預曰，秦地也。考證

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晉之諸帥不和，謂之遷延之役。此云敗秦軍，秦軍走，年表亦然，與左傳相反，愚按晉世家同誤。

二十七年，景公如

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

考證館本考證云，三傳無此盟，愚按年表繫之，景公二十九年，依左傳在二十八年，且非公自行也，說

詳于梁氏志疑。三十六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而自立，是爲靈王。

考證昭元年

左傳。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

正義鍼，音鉗。景公母弟富，或譖之。

考證楓三

南本無景公母弟四字，蓋上文複衍，富字屬上，家富也。

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

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

昭元年左傳或譜之作其母曰弗去懼選晉平公作趙文子三十九年楚靈王彊會諸侯於申為

盟主殺齊慶封。申在鄧州南陽縣北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

公立。始皇本紀作瑋公今本始皇紀作畢后子復來歸。昭五年春秋經傳秦哀公八

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而自立是為平王。梁玉繩曰昭十年春秋弑靈王者是

公子比而史於秦紀及魯蔡曹陳衛宋鄭八世家皆稱弃疾斯乃史公特筆雖與春秋異詞不免背經信傳而于誅首惡之旨固合故小司馬於吳世家云史記以平王遂有楚國

故曰弃疾弑君春秋以子干為王故曰比弑其君彼此各有意義也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建

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梁玉繩曰年表及楚世家在平王二年為秦哀公十年此在十一年竝誤考左傳在魯昭十九年

此秦哀十四年也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建亡。太子建亡之鄭鄭殺之伍子胥奔吳

昭二年左傳晉公室卑而六卿彊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

攻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

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

正義包胥，姓公孫，封於申，故號申包胥。左傳云：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

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七

日不食，日夜哭泣。

正義左傳云：申包胥對秦伯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七日，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敗吳師，吳師歸。楚

昭王乃得復入郢。

正義左傳：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敗吳師於軍祥。考定四年五年左傳：楚王復郢，秦哀公

三十二年事。哀公立，三十六年卒。

考定九年春秋經傳：太子夷公，夷公蚤死，不

得立，立夷公子，是為惠公。

正義楓三南本：太子下，不重夷公，夷公子作其子。惠公元年，孔

子行魯相事。

正義定十年左傳云：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杜預云：相會儀也。梁玉繩曰：相乃饋，相非當國為相也。此紀及吳齊晉楚魏

五世家，伍子胥傳，並誤。

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攻之。

范中行氏亡奔齊。

考梁玉繩曰：此所書有三誤：事在惠公四年，非五年事，一也；伐范中行者，知韓魏三家，趙簡子已奔晉陽，並不與攻。

范中行氏二也。范中行之奔齊，在秦悼公二年。首尾相去八歲，是時但奔朝歌耳。三也。**惠公立，十年卒。**秋經館本考證云。

春秋惠公在位九年，此與年表及始皇本紀皆作十年。**子悼公立。悼公二年，齊臣田乞弑其君**

孺子，立其兄陽生。是為悼公。六年左傳。**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弑**

悼公，立其子簡公。張文虎曰：吳齊世家並與左同。此吳齊互錯。**九年，晉定**

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於黃池。卒先吳。吳疆陵中國。徐廣曰：

外傳云：吳王先歿。外傳、國語、吳語、哀十三年左傳云：先晉人，與此異。中井積德曰：此及晉世家云：先吳，據國語也。吳世家云：長晉，據左傳也。宜從一。**十二年，**

齊田常弑簡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愚按：哀十四年左傳館本考證云：

事在秦悼十年，此作十二年，與左傳及年表不合。**十三年，楚滅陳。**哀十七年左傳：陳世家為陳。潛二十四年事，與此紀合。年表繫之。

秦悼十二年陳潛。**秦悼公立，十四年卒。**秦記可證。史謬加惠公在位九年為

十年，遂滅悼公十五年。**子厲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孔子卒，

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考論年表又云，楚人來賂，六年義渠來賂，十四年晉人楚人來賂，俞樾曰，不以聘

問禮來，而曰來賂，先王輕財重禮之意，不復存矣。春秋所以為戰國也。愚按賂猶言獻也。蓋秦人語，俞說拘。十六年，塹河殤，以兵二

萬伐大荔，取其王城。集解徐廣曰，今之臨晉也。臨晉有王城。正義荔，音

大荔近王城邑。二十一年，初縣頻陽。集解地理志，馮翊有頻陽縣。正義括地志云，頻陽故城在雍州同官縣界，古頻陽縣城也。

晉取武成。考論古鈔，楓三，南本武成作武城。二十四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

趙、韓、魏。考論趙策，韓非子十過，梁玉繩曰，智伯不可言國。當改曰分其邑。愚按當改曰趙、韓、魏殺智伯分其邑。二十五年，智開

與邑人來奔。集解徐廣曰，一本二十六年，城南鄭也。正義開，智伯子伯被，趙襄子等滅其國，其子與從屬來奔秦。考論張照曰，智伯死無後，又

史載唯輔果在，正義以開為智伯子，無據。蓋智伯之族。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集解應劭曰，義渠，北地也。正義

括地志云，寧慶二州，春秋及戰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也。三十四年，日食。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

公二年，南鄭反。正義南鄭，今梁州所理縣也。春秋及戰國時，其地屬於楚也。考論水經注，鄭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稱南鄭，即漢中

郡呂祖謙曰秦惠王始取楚漢中置漢中郡今蹀公時書南鄭反豈地之得失無常其先
晉屬秦與黃式三曰據六國表厲共公二十六年城南鄭南鄭特漢中郡之一隅耳

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陽水北曰陽若據表則渭南為非矣十四年

蹀公卒立其弟懷公。未立而卒太子之子是為靈公懷公四年庶長

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反趙人名也劉伯莊音潮懷公太子曰

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獻公也靈

公懷公孫也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七年呂祖謙曰出師在

六年而戰在七年十三年城籍姑。括地志云籍姑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北三十

籍姑之歲也安得五里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公名師隔立靈公季父悼

子是為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簡公昭之弟而

公季父也始皇本紀云靈公生簡公誤也又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
立惠公。劉伯莊云簡公是昭子之弟懷公之子厲公之孫今史記謂簡公是厲公

子者抄寫之誤。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楓三南本作厲。厲公當作靈公。簡公六年，令

吏初帶劔。

春秋官吏各得帶劔。

塹洛城重泉。

地理志重泉縣屬馮翊。重直龍反。括地志云重泉

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也。陳仁錫曰表在七年。十六年卒。

徐廣曰表云十五年也。秦記亦云在位十五年。此誤。

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子出生。

梁玉繩曰表謂十一年生。未知孰是。但秦之先已有出子矣。不應

復以稱惠太子。表並秦記稱爲出公。是也。世本作少主。呂氏春秋作小主。十三年，伐蜀取南鄭。

紀表前此書秦城南鄭及南

鄭反矣。則南鄭非蜀土也。程一枝曰：史表蜀取我南鄭當從史表爲是。

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

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

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

南本改作政。中井積德曰：本文明言河西，注何去河字而解之。王念孫曰：如正義則正文西上本無河字。蓋涉下文而衍。漢書地理志西縣屬隴西郡。故城在今秦州西南。殺

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

錢大昕曰：呂氏春秋當賞篇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

聞之欲入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去入翟從焉。氏塞。苗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興卒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來至雍。爾夫人令

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為獻公。不韋言秦事必可信，小主者即出子，藺改者，庶長改也。呂氏祖謙言獻公名連，而索隱云名師，隰未知所本。秦以往者數

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疆，奪秦河西地。所上八城也。獻公元年，

止從死。徐曰：丁酉，二一年，城櫟陽。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東。

北百二十里，櫟陽，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隋文帝開皇三年遷都於龍首川，今京城也。改萬年為大興縣，至唐武德元年又改曰萬年，置在州東七里。櫟陽故城，今

潼關東北。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

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

考：太史儋言，又見周紀封禪書，老子傳，他書無所見，古鈔南本合下無七字，吳春照曰：此當衍。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

雨金櫟陽。言雨金於秦國都，明金瑞見也。梁玉繩曰：案封禪書前靈公作上下時，獻公此年又作哇時，紀中諸時皆書而缺三時，何耶？表

亦失。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括地志云：堯門山，俗名石門，在雍州三原縣西北三十三里，上有路，其狀若

門，故老云：堯鑿山為門，因名之。武德年中，於此山南置石門縣，貞觀年中，改為雲陽縣。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

陳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爾雅釋器云斧謂之黼，郭注云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己相背，書益稷傳云黼若斧形也，黻為兩己相背，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亦云，黼文若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黼謂刺繡為己字相背，以青黑線繡，三說略同，蓋起於魏晉之世，而漢書韋賢傳顏注云絺畫為亞文，亞古弗字也，其說與古不同，阮元鐘鼎款識據顏說謂亞當作亞，云古畫黻作亞形，明兩弓相背，非兩己相背也，兩弓相背，義取于物與斧同類，兩己之己，何物邪，得非兩弓相沿之誤與，漢書注語必有師傳，非師古所創，其說甚確，二十二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

罪說在
戈反

晉古鈔南本無魏字，王念孫曰魏字後人所加也，與晉戰少梁者，晉即魏也，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俞樾曰共魏晉猶言殷商，愚按王說是下文云與晉戰雁門，館本考證云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同，六國表作虜其太子趙世家作太子痤，黃式三曰秦魏表兩言太子是也，趙世家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滄痤，魏二字倒，秦紀魏世家云虜公孫痤，亦譌，蓋後人竄改之，而益其譌耳，公叔痤非公孫痤也，明年痤病死，非虜死也，愚按黃說未得，是役所虜太子與公孫痤也，公孫痤與公叔痤別人，太子非申，申太子見虜代立也，一十四年，獻公卒。

徐廣曰表云二十三
年，**表**與秦記合是，子孝公立。年

已二十一歲矣。

名渠梁

孝公元年

徐廣曰庚申也

河山以東，疆國

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間，小國十

餘。

正義竝白浪反。謂淮泗二水。楓三南本國六作六國與作興義長錢大昕曰是時燕乃文侯非悼公韓乃懿公非哀公正義竝讀為白浪反屬下淮泗之間為

謂魯宋邾滕薛等國

楚魏與秦接界。

正義楚北及魏西與秦相接北自梁州漢中郡南有巴渝過江南有黔中巫

郡也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東岸向北有上郡邠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洛即漆沮水也

魏築長城自鄭濱

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

陳仁錫曰一本巴作巫巴地屬秦非屬楚也

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正義河即龍門河也。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

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脩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

地理志：天水有獮道縣，應劭曰：獮戎邑，音桓。

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

見孝公。

監，甲暫反，闌人也。

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脩

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

考字衍

孝公善之，甘龍、杜摯

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

拜鞅爲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

洪邁曰：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

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爲相，獨秦不然。始與謀國開伯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有天下者，諸人之力也。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

在同州

澄城縣界也。考呂祖謙曰魏是時未稱王。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正義界。史云元里，正義注

上。文杜平注同。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地理

志曰：河東有安邑縣。正義括地志云：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本夏之都，大

梁。此時豈有安邑降秦之事。通鑑刪之。胡注：辯之審矣。梁玉繩曰：安邑二字，乃固陽之誤。

據表及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秦商鞅圍固陽降之。即此事也。固陽

之役，必圍在秦孝十年，而降在十一年。黃式三曰：固陽當作襄陵。諸侯圍襄陵，見魏世家

及表。鞅伐魏，見秦紀及表。與商君傳通鑑分為二事實。一事也。愚按：襄陵之役，史曰諸侯

不曰衛鞅，曰圍，不曰降，則梁說近是。十二年，作為咸陽。正義括地志云：咸陽故城亦名渭城，在

即秦孝公徙都之者。今咸陽縣古之杜郵，白起死處。築冀闕。正義猶記事。闕，即象魏也。

考冀讀為魏。汪中曰：天子諸侯宮城皆四周，闕其南為門，城至此而闕，故謂之闕。春秋

桓公三年傳：諸母不出闕門。史記魏世家：臣在闕門之外，庫門在外，路門在中，二門之中

亦謂之中闕。扁鵲倉公傳：出見扁鵲於中闕是也。其異名魯周公世家：場公築茅闕門。秦

本紀：孝公築冀闕是也。闕巍然而高，故謂之巍。闕莊子：讓王篤心居乎巍闕之下是也。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正義萬二千

五百家爲鄉聚，猶村落之類也。考中井考集爲大縣。縣一令。集解漢書百積德曰：既曰小鄉，必無定數，只大於聚耳。

皆秦官，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三十一縣。考諸本至三百石，皆有丞尉。考集解所述漢時之制，秦孝未必如此。

三作四，今從古鈔本，與年表商君傳合。爲田開阡陌。考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

南北爲陌。考朱熹曰：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

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漚上之涂，洿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曰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爲正。蓋

陌之爲言百也，遂漚從而徑涂亦從，遂間百畝，漚間百夫，而徑涂爲百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洿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洿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

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漚洿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漚八尺，洿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

容大牛，涂容乘牛，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商君以念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

阡陌所東，而耕者有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際，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

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井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

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辜，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所謂開者，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

東地渡洛。

顧棟高曰：秦與晉以河爲界，

河以東爲晉，河以西爲秦。然秦當春秋時，疆域褊小，非特隔于函關之外，爲晉所限，隔而不得出也。攷史記，繆公立五年，而晉獻滅虞虢，是時新立，初起岐雍基業，未固而晉武獻已絕盛，滅虢而桃林已舉，秦之門戶在晉肘腋中矣。後晉文公初伯，攘白狄，開西河，魏得之而爲西河上郡，白狄之地爲今陝西延安府東去山西黃河界四百五十里至戰國。惠王六年，魏始納陰晉，八年納河上郡，十年納上郡十五縣。陰晉，今華陰縣。河西，孔氏曰：同丹二州。丹州，今延安府宜川縣。上郡，爲延安以北。又惠公之世，韓之戰曰：寇深矣。若之，何可見晉之幅員廣遠，斗入陝西內地，不始于文公時。此亦可爲秦晉疆域之一證也。故終穆公之世，未嘗一日忘東向，其援立惠公也，實貪河內列城之賂，蓋欲圖虢之故地，以爲東出之謀。旣而韓之戰，秦始征晉河東，未幾復屬于晉。秦之不得志于晉，可知也。迨初立文公，秦欲納王，而晉辭秦師，獨下文公梟雄，賴秦之力，而實陰忌之，必不使勤王之舉，得分其功。晉之抑秦，又可知也。至其季年，日暮途遠，背晉與鄭盟，已復襲鄭，懸軍深入，年老知昏，而穆公之始終不忘東向，其情益汲汲矣。其後絕晉，日尋干戈，少梁北徵，彭衙剗首，迭有勝負。然終不能越河東一步，蓋有桃林以塞秦之門戶，而河西之地，復犬牙于秦之境內。秦之聲息，晉無不知，二百年來，秦人屏息而不敢出氣者，以此故也。至孝公發憤，東

向渡洛，魏人納地恐後，而河西始悉為秦有，吳起去，西河而泣，豈無故哉？十四年，初為賦。

法也。徐廣曰：制貢賦之

軍賦也。胡三省曰：井田既廢，則周什一之法不復用，蓋計畝而為賦稅之法。十九年，天子致伯。

如字。孝公十九年，天子始封爵為霸，即太史儋云：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之年，故天子致伯。桓譚新論云：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此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理而五帝用德

化，三王由仁義，五伯以權智，其說之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與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曰開封東北

有逢澤，儀縣東南十四里。逢澤亦名逢池，在汴州浚

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

有馬陵，虞喜志林云：濮州甄城縣東北六十餘里，深峻，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即此也。

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

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

商，今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鞅所封也。契所封地。

二十四

年，與晉戰鴈門。

岸門，蓋一地也。尋秦與韓魏戰，不當遠至鴈門也。又下云：敗韓

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二十八里，今名西武亭。據正義：張本正作岸門，岸門戰，年表係于孝公二十三年。

虜其將魏錯。

七故

反、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名驪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

法、于偽反、為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

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可下黥字、楓、三

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

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爵一級、徐廣曰：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

二上造，三簪，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

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

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古鈔本：反下無而卒二字。吳春照曰：宋板亦無。徐孚遠

曰：以其亡也，因坐之以反罪，明商君無二心於秦也。姚範曰：紀無錫爵之文，注引此未詳。

又欲為官者五千石，漢書百官志無此文。中井積德曰：注五千石，似太重，疑千當作十。姚

鼐曰：今漢書百官表中脫為官者句。韓非子定法篇：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

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然則裴注千字十之誤也。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

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冠音館。禮記云：年二十行冠禮也。梁玉

繩曰：惠文稱王，在十三年，此與表俱于前三年。書王冠。

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

集解地理志，二縣屬河東，云渡河東取之，括地志云

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也。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一百八十步，即古皮氏城也。與魏王會應。

因應山為名，古之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左傳云：邴晉應韓武之穆也。圍焦降之。

同姓所封，左傳云：虞虢焦滑霍陽韓魏皆姬姓也。杜預云：八國皆為晉所滅。按武王克商封神農之後于焦，而後封姬姓也。

也。愚按：年表，魏襄五年，秦圍我焦。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

曲沃，即秦惠文八年至此降之也。十一年，縣義渠。

居之。古西戎也。寧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周先公劉不窟

渠不得為縣，犀首傳云：其後五國伐秦，陰以文繡千純婦人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起兵襲大敗秦李伯下，若義渠已為縣，秦必更置令長，何至十年之後反為所敗？沈家本曰：疑

字之誤。歸魏焦曲沃。為名，按焦曲沃二城相近，本魏地，適屬秦，今還魏，故言歸也。

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二月臘日也。秦惠反，文

王始效中國爲之，故云初臘。臘禽獸，以歲終祭先祖，因立此日也。風俗通云：禮傳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漢改曰臘。禮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考吳翌鳳曰：鄭康成祭鬯謂臘，卽周之蜡祭，和峴亦云：蜡者臘之別名。余攷玉燭寶典云：蠟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臘與蜡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勤動而息之也。臘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臘于廟，蜡于郊。唐貞觀制，丑蜡百神，卯祭社稷辰臘家廟，開元定禮，始蜡臘同日。宋初仍分，其後依和峴議，三祭同。

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考魏襄王、韓宣惠王也。考梁玉

繩曰：魏惠稱王，在惠文四年。此紀書之，而是年紀與秦表復書魏君爲王，何歟？蓋是年秦惠稱王，故書月書日以別之。魏字乃秦字之誤。燕世家書燕君爲王，是其例也。若表中魏字乃美文，表例但書君爲王也，不然魏君爲王，何以入于秦表也。至韓宣惠爲王，在秦惠後元二年，誤書于是年耳。愚按亦爲王，連言之耳。

使張儀伐取

陝，出其人與魏。考梁玉繩曰：案表及儀傳，事在惠文後元年。此誤書于十三年。十四年，更爲元年。

考前年稱王，故改元也。何焯曰：改元始此。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考梁玉繩曰：案此及表及

儀傳皆缺書。魏世家云：張儀與齊魏相盟是也。齊魏二世家，但言諸侯執政而已。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

五年，王游至北河。考徐廣曰：戎地在河上。考按王游觀北河至靈夏州之黃河也。七年，樂池相秦。

正義 樂音岳池徒何反裴氏音池也 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

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

正義 修魚韓邑也年表云秦敗我修魚得韓將軍申差敗趙公

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

正義 梁玉繩曰此事諸處所載互有不同余詳較之攻秦者實燕楚趙魏韓

齊六國而匈奴不與也攻楚世家云六國攻秦楚懷王爲從長楚爲從長所書自當不謬大事記據之是也此紀不及楚年表及燕世家不及齊趙世家但言與韓魏擊秦魏世家及犀首傳但言五國攻秦樂毅傳不及燕楚韓世家竝略之皆錯失不足憑而賈生過秦論又稱九國之師豈攻秦一役宋衛中山共以兵從如匈奴之屬六國歟是時義渠亦伐秦若并數之則爲十一國矣秦之戰敗韓趙在次年八年秦不與攻秦同歲年表各世家可證此紀并入七年誤蓋六國雖同出師不相應領故惟韓趙戰秦韓趙既敗四國遂引歸不戰而齊乘趙魏之弊復敗之于觀澤齊真巨測哉韓公子渴太子奐乃是主帥申差特韓之一將爾以後文韓太子蒼推之知奐已死矣意彼時渴奐均敗沒申差其生獲者也然韓世家謂秦虜申差則生獲不止一將乃何以此紀既失書鯁又混稱虜其將申差幾莫辨爲趙將爲韓將六國表及張儀傳皆云八萬此紀增多二千紀仍秦史之舊而秦尚首功虛加其級耳愚按

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

正義 蜀西南夷舊有君長故昌意娶蜀山氏女也其後有杜宇自立伐取趙中都

西陽。

集解地理志，太原有中都縣，正義括地志云，中都故縣在汾州平遙縣西十二里，即西都也。西陽，即中陽，也在汾州隰城縣東十里。地理志云，西都中陽，

屬西河郡。此云伐取趙中都西陽，趙世家云，秦即取我西都及中陽。年表云，秦惠文王後元九年，取趙中都西陽安邑。趙武靈王十年，秦取中都安陽。本紀世家年表，其縣名異年

歲實同，所伐唯一處，故具錄之，以示後學。考梁玉繩曰，中都西陽，當依趙世家作西都中陽。漢志地屬西河郡，若中都屬太原，西陽屬山陽，未可相混。此與表同，誤。按，楓三

南本，西陽作雲陽。十年，韓太子蒼來質。考館本考證云，韓世家在宣惠十九年，即秦惠後十一年。梁玉繩曰，當在破岸門後。

伐取韓石章。

正義韓地名。

伐敗趙將泥。

集解徐廣曰，將一作莊。正義趙將名也。

伐取義渠

二十五城。

考表在十一年。

十一年，樛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

斬首萬，其將犀首走。

考楓三南本，萬上有二十二字。梁玉繩曰，其將犀首走五字，當在降之句下。犀首，魏官，即公孫衍與韓無

涉。故魏表及魏世家云，走犀首岸門。公子通封於蜀。集解徐廣曰，是歲王赧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為蜀侯，

以陳莊為相。徐廣所云，亦據國志而言之。考表在十二年。通作繇。燕君讓其臣

通中井積德曰，通之封，蓋受采於蜀地耳。非為蜀侯也。華陽國志蓋謬。

燕君讓其臣

子之。考事在後九年。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

子之。

考事在後九年。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

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

虜趙將莊。豹趙世家及表作趙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

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

漢中郡。楚圍雍氏。表不書也。庶長章，即魏章。梁玉繩曰：雍氏之役，莫定何年。六國

傳書之。然時已各殊，事頗不合。秦紀書于惠文王後十三年，與齊世家書于潛王十二年。同是周赧王三年，韓世家書于襄王十二年，是赧王十五年，皆誤也。而注國策注史記者，

不復詳攷。遂謂楚兩度圍韓雍氏，以赧王三年為前所圍，取秦與韓敗楚丹陽事當之。以赧王十五年為後所圍，取秦敗楚新城事當之。夫丹陽之與雍氏相去遠矣，策及傳稱秦

宣太后，攷赧王三年為惠文後十三年，惠文未薨，昭王未立，安得有宣太后耶？新城之與雍氏亦甚遠矣。策及世家稱甘茂、攷茂之懼讒出奔，在秦昭元年，而赧王十五年為昭王

七年，茂久去秦相位，尚何收置之言哉？蓋注者之誤。由于策記錯亂，因生此異端耳。其實圍雍氏，止有一役，楚未嘗再舉策記未免交混，而其事非丹陽新城也。其時非赧王三年

十五年也。周紀茂傳固可據也。周紀書于赧王八年之後，次年即秦昭元年，故茂傳云：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韓。茂為言于王，乃下師殺以救之，而救韓之師，傳彼茂伐魏，蒲

坂之先，蒲坂未拔，茂亡奔齊。皆昭王元年事也。然則圍雍一役，其在赧王九年，秦昭元年，韓襄六年，楚懷二十三年乎？黃式三曰：梁氏之說，于甘茂傳雖合，而于韓世家之文，究不

可解。馬氏釋史云：楚圍雍氏，有三，其一，則秦惠王後十三年，秦韓敗楚屈匄于丹陽，楚王怨韓而圍雍氏，在赧王三年。其二，則秦武王死，昭王新立，戰國策韓令使者求救于秦，與

甘茂傳所言即此役也其三則韓襄王十二年公子咎與嫪毐爭國遂令楚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宜從馬說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

攻齊到滿助魏攻燕

及韓世家乃助魏攻齊耳是時無韓伐齊事

十四年

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

徐廣曰壯一作號

也臣伏於蜀蜀相殺蜀侯并丹犁二國降秦在蜀西南姚府管內本西南夷戰國時蜀漢國唐初置黎州丹州也

且二國臣蜀亦無為載於秦史愚按張儀傳及秦策云司馬錯定蜀蜀王更號為侯而使

陳莊相據此則是紀所云蜀相莊即陳莊其所惠王卒

字者衛之叡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文子晉趙獻文子止稱文子魏惠成

王莊襄王止稱宣王趙悼襄王止稱襄王秦惠文王止稱惠王悼武王止稱武王昭襄王止稱昭

齊楚越皆賓從

徐廣曰越一作趙張文

武王元年與魏

惠王會臨晉

徐廣曰表云哀王按魏惠王卒已二

誅蜀相壯

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犁。南公揭卒。

知何人 未

二

年，初置丞相。樛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

應劭曰：丞

者承也，相助也。

於魏。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

外謂臨晉

樛里疾相韓

無疾相韓

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

不恨矣。

安井衡曰：車通三川者，欲容車之廣，通三川之路也，不必須廣。愚按：三川，伊水、洛水、河水。

其秋，使甘茂、庶長

封伐宜陽。

在河南府福昌縣東十四里，故韓城是也。此韓之大郡，伐取之。三川路乃通也。

四年，拔

宜陽。

武王謂

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徐廣曰：韓邑也。按此邑本屬韓，近

平陽、韓世家云：貞子居平陽，九世至哀侯，徙鄭。楚世家云：而韓猶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故知近平陽。

魏太子來朝。

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

鼎絕臄。

徐廣曰：一作臄。臄音頻，忍反。絕，斷也。臄，脛骨也。烏獲見商君書。孟子：先於秦武，蓋稱力士為烏獲，猶稱相馬者為伯樂，稱治疾者

為扁鵲秦武力，士必別有姓名。八月，武王死，族孟說。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為周文

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十五里也。甘茂傳云：武王至周而卒于周，與此紀異。張文虎曰：水經渭水注引秦本紀：武

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漢書五行志：亦有此文，引作史記曰：今惟上一條見秦記，而本紀皆無之。豈佚文與？武王取魏女

為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則一名稷，昭襄母，楚人，姓芊

氏，號宣太后。芊音美，秦蕙田曰：詩大雅大明：太任有身，生此文王，思齊，太

之稱實始於此。武王死時，昭襄王為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趙世

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為相。蓋封蜀郡嚴

也。即樛里疾，甘茂出之魏。梁玉繩曰：案傳：茂奔齊，復至楚而終于魏，此言茂

二年，彗星見。反又先到反，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

誅。侯傳集解引秦本紀無諸侯二字，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廣曰：迎歸

於楚者昭王嫡母也死胡三省曰惠文后正命曰良死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年王冠與楚王

會黃棘也棘紀力反蓋在房襄二州與楚上庸上庸縣地理志漢中有

邑縣及金州是也云四年取蒲阪州河東縣南二里即堯舜所都也彗星見五

年魏王來朝應亭梁玉繩曰應亭臨晉之誤年表魏世家可徵復

與魏蒲阪六年蜀侯輝反輝音暉華陽國志曰秦封王子暉為蜀

怒使司馬錯賜輝劍此輝不同也疑非秦公子蓋前蜀侯子弟華陽國志不足據也司馬錯定蜀庶長奐伐楚

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世家及年表俱在秦昭七年此入六年日食

晝晦七年拔新城死二萬殺我將軍景缺年表云秦敗我襄城殺景缺括地志

云許州襄城縣即古新城縣也按世家年表樛里子卒八年使將軍芊戎

攻楚取新市江夏有新市縣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

共攻楚方城。取唐昧。

王二十八暴衝韓將姓名。館本考證云。楚世家懷

丘而去。年表各世家俱同。是年于秦昭為六年。此誤書于八年。愚按昧字宜从目。荀子議兵篇呂子處方篇作蔑。

趙破中山。其君亡。竟

死齊。

年滅中山。在秦昭十二年。田完世家同。此敘入八年內。

魏公子勁、韓公

子長為諸侯。

侯猶商君趙長安君然。別封之邑。比之諸

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

完世家薛文相秦在秦昭八年

奂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

表楚世家景

快並作景缺。上文拔新城正義引同。今本惟此文作景快。各本皆同。或傳寫誤然。殺景缺在昭襄七年。而此在九年。疑是錯簡。抑別有景快耶。

十年。楚懷王

入朝秦。秦畱之。

懷王入秦在八年。陳仁錫曰。薛文以金受免。

金受。秦丞

相。方苞曰。九年薛文來相秦。十年免。中間無金受相秦事。金受名。別無所見。恐傳寫之誤。蓋薛文以受金免。而樓緩代相耳。張文虎曰。金受疑倒。梁玉繩曰。攷孟嘗君傳。秦

昭王以為相。人或說昭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昭王乃止。囚孟嘗君。疑金受是說。昭王之人。又文之免相在九年。此誤在十年。中井積德同。梁說。愚按。楓

山本無薛文二字。以金受未詳。闕疑可也。

樓緩為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

共攻秦。

蓋中山此時屬趙故云五國也。

至鹽氏而還。

徐廣曰鹽一作監。括地志云鹽故城一名司鹽城在

蒲州安邑縣按掌鹽池之官因稱氏。

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

與韓武遂以和按河外陝魏

曲沃等地封陵在古蒲阪縣西南河曲之中武遂近平陽地也乃此增趙宋中山為五國一五誤伐秦止韓魏齊策所云三國攻秦者六國表孟嘗傳同乃此謂至鹽氏二也秦和

也攻秦臨函谷關策所云入函谷者韓魏田完世家孟嘗傳同乃此謂至鹽氏二也秦和

田完世家亦不言與我齊城反載與韓河外又不及魏三也武遂封陵在河外故三國世

事而表與各世家分伐秦在秦昭九年講和在十一年尤誤大事記糾之矣依本文是六

國亦一 **彗星見。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

懷王

亡趙在秦 **昭十年。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

括地志云穰鄧州所理縣即古穰侯國

予

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

地理志魏郡有武始縣括地志云武始故

城在洛州武始縣西南十里始

左更白起攻新城。

白起傳云白起為左庶長將兵擊韓之新城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本是漢新城

縣考隋文帝改為伊闕，在洛州南七十里。考據傳是年白起未為左更，五大夫禮出亡奔魏。考穰侯傳，呂禮，秦將

也。孟嘗傳亦有禮相齊事，此誤。大事記亦以奔魏為非。集任鄙為漢中守。表曰：郡守，秦官。集十四年，左

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正括地志云：伊闕在洛州南十九里，注水經云，昔大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

其間，故謂之伊闕。按今洛南猶謂之龍門也。考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考曰：上文言

魏使公孫喜攻楚，則喜是魏將也，故穰侯傳稱虜魏將公孫喜，乃此紀及白起傳不言喜為何國之將，而六國表書虜喜于韓表中，韓世家謂使公孫喜攻秦，秦虜喜，似喜又為韓

將矣。蓋伊闕之役，韓為主兵，而實使魏之公孫喜將之，故所書不同。正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正垣音

袁前秦取蒲阪，復以蒲阪與魏，魏以為垣，復予之。考曰：白起傳，但言拔垣，梁今又取魏垣，復與之，後秦以為蒲阪皮氏。考玉繩曰：此衍復予之三字。考攻

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集地理志：河內有軹縣，南陽有鄧縣。正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懷

州濟源縣東南十三里，故鄧城在懷州河陽縣西三十一里，並六國時魏邑也。按二城相連，故云及也。考拜免。表及穰侯傳再謝病免，相

在昭十五年，梁玉繩曰：魏冉凡三相三免，紀表皆不盡書，而紀與傳所書之年亦多舛誤，不合。余綜考之，再初相在昭王十二年，至十五年免，此書冉免于十六年，誤也。再相在十

六年、至二十一年免。此紀下文于廿四年書魏冉免相者誤也。三相在二十六年、至四十二年免相出就封邑。傳所謂免二歲復相者、乃免四歲之誤也。**封公子**

市宛、公子悝、鄧、魏、并陶為諸侯。
悝、號高陵君。初封於彭、昭襄王弟也。鄧、公子市即涇陽君。

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
城陽縣、古郟伯姬姓之國。周武王封

弟季載於郟。其後遷之城陽也。梁玉繩曰：成陽君韓人。魏策有之。成城通用。**秦以垣為蒲阪、皮氏。**
為易蓋字訛

也。蒲阪、今河東縣也。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八十步。索隱是。**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

雍、決橋取之。
徐廣曰：汲冢紀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陽曰河雍、改向

攻取之也。正義非是。**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呂禮來**

自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
館本考證曰：田完世家、齊潛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溫。魏世家、魏昭十年、

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年表亦同。是年、在秦為昭之二十一年。此入于十九年內。**任鄙卒。二十年。**
徐廣曰：秦地有父馬生駒。

虎曰：漢書五行志引史記、秦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紀表皆無此文。當在二十一年。下故集解引徐廣語、二十一年集解徐廣語、史記正文誤入注。又譌子為牛。**王之**

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與錯攻魏河內。

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考沈家

王之赦罪人，遷之以實初地也。始皇之徙，謫以實初縣，其策實本於此。考涇陽君封宛。考館本考證云：十六年已封公子市宛矣，此復封涇陽君。

疑有。二十一年，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考梁玉繩曰：蒙恬傳，蒙武乃蒙鶩之子，鶩事昭王，至始皇

四世，則此時擊齊者，必是鶩而非武也。凌稚隆曰：古史河東上有取字，愚按河東本魏地，前年入秦，故分爲九縣也。本文自通。與楚王會宛。與

趙王會中陽。考地理志：西河有中陽縣。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

破之濟西。考尉秦官，斯離其姓名。考尉都尉，斯離名也。考正義是梁玉繩曰：伐齊之役，實秦楚燕趙韓魏六國也。燕齊楚三世家可證，此

紀與趙魏世家失書楚，韓世家上言與秦攻齊，孟嘗君傳失書韓楚樂毅傳，失書秦。愚按年表亦云：燕與秦三晉擊齊。王與魏王會宜陽。

與韓王會新城。考年表及魏韓世家，竝作會西周。梁玉繩曰：即指河南之宜陽新城也。下同。二十四年，與

楚王會鄢，又會穰。考鄢於建反，又音偃。括地志云：故偃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古鄢子之國也。秦取魏安城、

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

正義地理志汝南有安城縣。在豫州汝陽縣東南十七里。本

魏策梁玉繩曰。是年為燕昭王廿九年。趙惠文王十六年。燕昭新破齊。濟方圍。營即墨。未

下。何暇出兵救魏。而趙時為秦之細。自守不足。又何敢出一旅為魏抗秦。此之不實。了然

可知。魏丹免相。考十六年云丹免。其後不言丹復相。二十五年。拔

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考年表韓世家並云。會兩周間。與魏王會新明邑。考凌雅

隆曰。新明邑。不詳其邑。或新所取者。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丹復相。考梁玉

人。不知遷于何地。愚按古鈔。楓三。南本侯下有魏字。據下文。遷之南陽。正義穰字當連上句。上文云。魏丹免相。侯疑魏字。二十七年。錯攻楚。

赦罪人遷之南陽。正義南陽及上遷之穰。皆今鄧州也。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

正義括地志云。光狼故城。在今澤州高平縣西二十里。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

蜀攻楚黔中。拔之。正義黔中。今黔府也。陳子龍曰。後世每從益州取荊者。蓋始此也。二十八年。大

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正義鄢鄧二城。並在襄州。西陵三城。紀失書。西陵

表失書鄧楚世家失書鄧鄧而白起傳言
拔鄧鄧五城乃拔鄧鄧西陵三城之訛
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

白起攻楚取鄧為南郡楚王走

正義括地志云郢城在荊州江陵縣
東北六里楚平王築都之地也

今湖北江陵縣
東有故郢城
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

集解地理志河東有襄陵縣
正義括地志云襄陵在晉州

臨汾縣東南三十五里關廂十三州志云襄陵晉大夫鏃邑也
攻楚取郢燒其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遁保于陳安得楚與秦為好會乎必非二十九

年事
也
白起為武安君

正義言能撫養軍士戰必剋得百姓安集故號武安故
城在潞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七國時趙邑即趙奢救閼

與處也
案是名號侯之濫觴也名號侯之名始自魏志武帝紀裴注以為今之虛封今案無封邑

但有名號而已七國時或有封邑而別為名號如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封樂毅於觀
津號曰望諸君秦相呂不韋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此如漢世之列侯而別為

名號者也或有名號而無封邑如秦相蔡澤為剛成君趙賜趙奢為馬服君漢初封劉敬
為奉春君叔孫通為稷嗣君則位於列侯始皇本紀謂之倫侯漢曰關內侯即名號侯

之類也趙有兩武安君始蘇秦終李牧而秦亦以是名封白起亦但有名號耳正義故號
武安以上是也故城以下又以為封邑一名而兩釋之乖矣秦攻韓閼與軍武安西大為

趙奢所破在秦昭王三十七年則
前此秦安得有武安以封白起耶
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

爲黔中郡。

正義華陽國志張若爲蜀中郡守括地志云巫郡在夔州東百里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也**考證**梁玉

繩曰白起及春申君傳言起取之非蜀守張若豈伐巫之役起與若共之與**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

反我江南。

正義黔中郡反歸楚**考證**岡白駒曰上年秦取江南爲郡既爲秦有故曰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

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

年客卿胡傷攻魏卷。

集解地理志河南有卷縣**正義**卷音丘袁反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卽衡雍也

蔡陽長社取之。

集解地理志潁川有長社縣**正義**括地志云蔡陽今豫州上蔡水之陽古城在豫州北七十里長社故城在許州良社縣

西一里皆擊芒卯華陽破之。

集解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考證**芒卯魏邑也**正義**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

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國語云史伯對鄭桓公虢郟十邑華其一也華陽卽此城也按是時韓趙聚兵於華陽攻秦卽此矣**斬首十五萬**魏入

南陽以和。

集解徐廣曰河內修武古曰南陽秦始皇更名河內屬魏地荊州之南陽郡本屬韓地**正義**括地志云懷嘉縣卽古之南陽杜預云在

晉州山南河北故曰南陽秦破芒卯軍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考證**梁玉繩曰此所書戰最誤年表世家列傳亦誤攻秦昭三十二年當魏安釐二年韓釐廿一年秦攻魏

拔兩城軍大梁下韓使暴鳶救魏爲秦所敗鳶走開封魏與秦溫以和是秦昭三十二年之戰也而此云魏入三縣穰侯傳云割八縣竝誤蓋二縣秦拔之一縣魏予之共止三縣耳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是秦昭三十三年之戰也而此以斬首四萬并入大梁之役書于三十二年誤已秦昭三十四年趙魏攻韓華陽韓告急于秦穰侯又與白起客卿胡陽攻趙魏以救韓走魏將芒卯斬十三萬人敗趙將賈偃沈其卒二萬人于河取魏卷陽長社取趙觀津魏子秦南陽以和秦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是秦昭三十四年之戰也而此在三十二年誤一止言客卿胡陽反遣郤主帥穰侯大將白起較之年表趙世家白起及春申傳但舉白起更覺失倫誤二斬魏卒十三萬沈趙卒二萬乃合趙于魏作十五萬人與六國表魏世家俱非穰侯傳云十萬亦非誤三趙魏同破何以單說魏不及趙表亦單說魏又云得三晉將魏世家云秦破我及韓趙穰侯傳云攻趙韓魏白起傳云得三晉將春申傳云攻韓魏趙述一事而各異如此四至暴鳶國策暴作畢其字譌也韓世家鳶作戴其字同也芒卯西周策及韓子說林顯學淮南汜論作孟卯晉之轉也而韓子外儲說左作昭卯呂覽應言作孟邛皆誤又此紀胡傷兩見當是傳寫之譌依穰侯傳作陽爲是趙策作胡易卽古陽字

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

佐韓魏楚伐燕

梁玉繩曰國策齊韓魏共伐燕燕使太子請救于楚楚王使景陽救之夫楚方救燕不伐燕秦亦無伐燕之事而伐燕

是齊韓魏非韓魏楚此與燕世家同誤

初置南陽郡

今鄧州也前已屬秦秦置南陽郡在漢水之北釋名云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爲

名焉。張衡南都賦云：陪京之南，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

居漢之陽。括地志云：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鄆州之縣。年表及田完世家皆三十七年，此與穰侯傳在前一年竈秦策作造音相近。三十八

年，中更胡傷攻趙闕與，不能取。孟康曰：音焉與，邑名在上黨潁縣西。闕於達反，與音預闕與聚

城一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趙奢破秦軍處，又儀州和順縣，即古闕與城。亦云。趙奢破秦軍處，然儀州與潞州相近，二所未詳。又闕與山在洺州武安縣西南五十

里。趙奢拒秦軍於闕與，即山北也。按闕與山在武安故城西南。四十年，悼太子死。又近武安故城，蓋儀州是所封故地。

魏歸葬芷陽。田縣西六里。三秦記云：鹿原東有霸川之西阪，故芷陽也。四十一

年夏，攻魏取邢丘。懷。徐廣曰：邢丘在平泉關案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于邢丘，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

括地志云：平泉故城本邢丘邑。漢置平泉縣，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故懷城，周之懷邑，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

秦昭之三十九年，十一年拔我鄆丘，即秦昭四十一年也。此兩年事，并入一年。梁玉繩曰：邢丘當依魏世家作鄆丘，此與范睢傳同誤。邢丘之地，久入于秦，不待是時，表作廩丘，尤

誤。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

集解徐廣曰：羊氏，正義：鄆，力知反，在雍州新豐縣南十四里也。考證古鈔：南本十月作七月，此本譌。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

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考證館本考證云：白起傳，昭王四十三年，白

起攻韓，陘城，按五城，韓世家。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考證錢大昕曰：南郡，六國表作南

陽，攷江陵之南郡，楚地，非韓地。當以南陽為是。但昭十六年，拔韓宛城，又魏冉封穰侯，皆南陽郡地，是南陽屬秦已久。至昭王三十九年，置南陽郡，何以四十四年攻韓，又取南陽

蓋戰國時，大郡或領十數城，非一時所能盡拔。秦雖置南陽郡，尚未全有其地，至此始悉取之。愚按：白起傳亦作南陽。五年，五大夫賁攻

韓，取十城。

正義賁，音奔，五大夫官，疑賁名也。葉陽君，惺，出之國。未至

而死。

集解一云：華陽，正義：葉，書涉反。考證中井積德曰：葉陽，當作華陽。梁玉

當有脫誤，不然，將以莘戎為公子惺矣。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考證上黨，今山西潞安，梁玉

細曰：事在四十五年，趙策白起傳可證。此因說長平事，而并書于四十七年，非也。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

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

考證長平，河

南陳州西華縣古鈔南本
萬下有人字殺上有坑字
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
南卷縣有垣雍城

秦軍分爲三軍。
考白起傳云秦分軍爲二王訖攻皮牢
武安君歸王

訖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
考梁玉繩曰白起傳言訖攻拔皮牢不言

起傳正義皮牢故城在絳州龍門
縣西一里今河南彰德武安縣西
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
考太原

今山西
太原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
考今直

隸廣平邯鄲縣張文虎曰上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後書九月此年先書十月後書正月大
事記古文尙書疏證謂秦先世已嘗改十月爲歲首是也自此年以後復用夏正故下文

書其十月云云遂不以爲歲首而四十九年先書正月後書其十月文甚明白梁玉繩志
疑乃以四十二年之十月爲七月之誤四十八年之十月爲衍考之未審矣愚按四十二

年之十月爲七月之誤古鈔本可證姚範援鶉堂筆
記亦以十月正月其十月爲俱譌張氏未審考之也
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

佐陵陵戰不善免王訖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

捐弗守還斬之。
考義爲于僞反蔡姓尉名考
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

有罪，爲士伍，遷陰密。

集解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正義**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即古密須國也。

張唐攻鄭拔之。

考證梁玉繩曰：此以所拔之鄭爲舊鄭，歟則卽威林之地，東遷時已屬秦也，以爲新鄭，歟韓徙都于其地，不聞是時韓失國。

都也，疑是鄭字之譌，趙地也。

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

正義括地志云：臨汾故城在絳州正平縣東北二十五里，卽

古臨汾縣城也，按汾城卽此城是也。

武安君白起有罪死，斃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

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

集解徐廣曰：楚一作走。

正義按此時無楚軍，走字是也。**考證**二月上添其後字看，古鈔本乾上有王字，河下有者字，梁玉繩曰：改楚作走，則流死之文不可接，謂時無楚軍，尤爲囁語，卽楚救邯鄲之

兵，始緣秦伐趙邯鄲，而救趙，繼緣秦伐魏寧新中而救魏，楚世家稱救趙至新中，可證已，愚按晉卽魏也。

攻汾城，卽從唐拔寧新

中。

集解徐廣曰：寧，作曼，此趙邑也。**正義**唐今晉州平陽堯都也，括地志云：寧新中，七國時魏邑，秦昭襄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城，卽今相州外城是也。**考證**中井

積德曰：唐張唐也，寧新中，年表及楚世家，皆作新中，梁玉繩曰：凡言新中者，竝脫寧字，是魏地，蓋楚魏救趙，秦還軍而拔魏地也。

寧新中更名安

陽。

集解徐廣曰：魏郡有安陽縣。**正義**今相州外城，古安陽城。**考證**南化本，更字在寧字上，初作河橋。

正義此橋在同州臨晉縣東渡河。

至蒲州今蒲津橋也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也負黍亭在陽城縣

西南三十五里本周邑亦時屬韓也云正義府字誤以唐地理志考之或應作告成二字

餘縣首虜九萬事非實說在趙世家西周君背秦武公與諸侯約

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

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

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

九鼎入秦器謂寶器也禹貢金九牧鑄鼎於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

秦中後世之法程夏亡而鼎入于商商亡而鼎入于周三代相傳號稱神器道周之季世七雄

僭王私計得鼎者可以有天下若後世得國璽者然于是爭起染指之謀而周之君臣惴

惴謂夫鼎存而禍隨也遂陰計毀之其稱淪入于泗水者一時詭辭後世乃傳信之耳中

井積德曰是時九鼎為秦之周初亡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曰天子賀以以黼黻曰

天子致胙，曰：天子致伯，曰：天子賀，曰：天子致文，武胙，曰：東周君來朝，曰：周君來，曰：西周走來歸，而結書曰：周初亡，皆篇中關鍵也。五十二年，天下

來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虞城故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

山之上，亦名吳山。周武王封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吳城即此城也。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

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名柱，五

十三而立，立一年卒。尊唐八子為唐太后。果，徐廣曰：八子者，姜媵之號，姓唐。孝文王之母也。先死，

故尊之。管灼云：除皇后，自昭儀以下，秩至百石，凡十四等。漢書外戚傳云：八子視千石，比中更。俞樾曰：秦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莊襄王立尊夏姬為夏太后，後世

人主追尊所生者，仿乎此。其始本於春秋妾母之稱。夫人，至漢哀帝時，有四太后，中井積德曰：不得援漢制解秦官。管灼非。而合其葬於先王。

以其母唐太后與昭王合葬，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

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

考莊襄王元年，亦大赦罪人。沈家本曰：孝文莊襄之赦，即為後世改元肆赦之權輿矣。大赦之名，亦始見於此。懋按：此即位行赦之始。孝文王除喪，

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

秦名子楚，三十二年卒，葬陽陵。

紀作四年，考梁玉繩曰：孝文之立，書之重，言之複，讀史者或疑為美文錯簡。宜衍去赦罪人十五字，謂赦罪人等事皆莊襄元年事，增出于孝文元年之下，而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二語當互易之。移于孝文元年之上，蓋既葬而除喪，其時不獨三年之喪久廢，卽期年亦不行耳。茲說未知然否，但余攷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尙書顧命，適子釗于南門之外，延人于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祚之位，舜格于文祖，及成王免喪，將卽政，朝于廟，是也。則所謂子孝文王立者，正嗣子之位也。昭襄卒于庚戌秋，喪葬之事皆畢，斯數月中，不言既殯，正繼體之禮，秦省之而不行也。所謂孝文王元年者，正改元之位也。所謂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者，正踐祚之位也。是年歲在辛亥，三年之喪廢，故孝文期年，便除而因以知昭王之卒，必在秋九月。竊意史公緣孝文即位三日便卒，恐後世疑莫能明，特備載當日行事，至今秩然可見，不得以為美文錯簡矣。乃閻氏摘十月己亥一句，謂孝文已踰二年，史稱卒國一年為誤。莊襄以先君崩年，改元失禮，莫大其辨甚新，殊不知爾時秦尙未以十月為歲首也。

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

韋誅之，盡入其國。

考諡楓，三南本不重秦字。

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

君奉其祭祀。

南梁縣有陽人聚

使蒙鶩伐韓。韓獻成臯鞏。

括地志

云洛州汜水縣古之虢國亦鄭之制邑又名虎牢漢之成臯鞏恭勇反今洛州鞏縣爾時秦滅東周韓亦得其地又獻於秦

年表同梁玉繩曰鞏榮陽之誤鞏為東周所居韓安得有之愚按蒙恬傳亦云莊襄王元年蒙鶩伐韓成臯榮陽作置三川郡秦界至大梁初置

三川郡。

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

二年使蒙鶩攻趙定太原。

梁玉繩曰使蒙鶩八字乃美文年表及趙世家蒙恬傳皆無其事蓋所謂攻趙者因是年有蒙鶩攻趙取三十七城之事也所謂定太原者因明年有置太原郡之事也二

事下文皆書之則此為錯出無疑況前十二年三年蒙鶩攻魏高都汲拔之得韓上黨地已北定太原矣此時何煩再定乎三年蒙鶩攻魏高都汲拔之。

徐廣曰汲一作汲汲音急括地志云高都故城今澤州是汲故城在衛州所理汲縣西南二十五里孟康云漢汲縣今鄆城是也括地志云故鄆城

在懷州河內縣西三十二里左傳云蘇忿生十二邑鄆其一也梁玉繩曰三年二字亦美文所書事表在二年是已汲字當依徐廣作汲蓋秦拔魏汲在始皇七年也

攻趙榆次新城狼孟。

括地志云榆次并州縣即古榆次地也新城一名小平城在朔州善陽縣西南四十七里狼孟故城在

并州陽曲縣東

取三十七城。

并代朔三州之地矣

四月日食。四年王

訖攻上黨。

正義上黨又反秦，故攻之。考證張文虎曰：莊襄無四年，六國表書在三年，此四年二字涉上四月而衍。觀下文五月即接上文四月，其證

也。梁玉繩曰：前此昭王四十八年，盡有上黨地，北定太原，是時何煩再攻？疑前所定者惟降趙之城市邑十七，今所攻者并其餘城而攻拔之，故韓世家云：秦悉拔我上黨也。紀表

但言攻上黨，擊上黨，拔上黨，似乎複出，而不知是悉拔之。紀初置太原郡。正義上黨以表似欠明，正義謂上黨又反，故攻之，臆測之詞，非事實矣。

北皆太原地，即上三十七城也。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正義信陵君也，率燕趙韓楚魏之兵擊秦也。秦卻

於河外。正義蒙騫被五國兵敗，遂解而蒙騫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

襄王卒。子政立。考證梁玉繩曰：據始皇紀集解，政當作正，南化本午下有朔字。是為秦始皇帝。秦

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考證十三

而立，立三十七年崩，葬鄠山。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考證古鈔本：帝下有立字，南化本無。始皇帝三字，中井積德曰：始皇十

三而立，在位三十七年而死，年正五十矣。一字蓋衍。梁玉繩說同。張文虎曰：疑本作年五十而崩，衍一字，又誤倒耳。錢大昕曰：五當作立。始皇為帝十一年耳。依古鈔本，錢說是。

子胡亥立。是為二世皇帝。考證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歲，此實本紀

而注別舉之，以非本文耳。張文虎曰：秦襄元年甲子至二世三年甲午，凡五百七十一一年，索隱六當作五，一七二字當互易，單本索隱作二十七，更誤矣。錢泰吉曰：索隱注字不知何所指，疑有集解而缺失也。三年，諸侯竝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

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其語在始皇本紀中。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

穆嬴是也。然則秦姓嬴而氏趙也。漢以來，姓氏中井積德曰：秦女嫁諸侯稱嬴姓，如晉

混淆，史公之言欠明曉。

其後分封，以國為姓。

梁玉繩曰：史公混姓氏為一，故凡氏皆謂之姓，而夏殷秦三紀之論並誤云。

以國為姓，其實氏也。然其所載諸氏，亦不盡以國，如殷之目夷，秦之飛廉，是以名為氏者。終黎菟裘，以邑為氏者。國云乎哉。

有徐氏、郟氏、莒氏、

終黎氏。

徐廣曰：世本作鍾離，應劭曰：氏姓譜云：有姓終黎者是。

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

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

為趙氏。

述贊：柏翳佐舜，阜旃是旌，蜚廉事紂，石椁斯營，造父善馭，封之趙城，非子息馬，厥號秦嬴，禮樂射御，西垂有聲，襄公救周，始命列國，金祠白帝，龍祚水德，祥應陳寶，妖

除豐特里奚致霸，衝鞅任
刻厥後吞并卒成凶惡。

秦本紀第五

史記五